

潘郎憔悴

管将军下朝回府，卸下官衣，在凉台上乘凉吹风，见次子照夕，在花园内手弯铁背竹胎弓，仰首望着当空一群饥鹰，欲发又止，不由皱了一下眉，转首对太太陈氏道：

“这孩子，一天到晚，只知道走马射箭，对于今秋的大考，像是根本不放在心上，我看他怎么得了啊！”

太太眼了儿子一眼，却微微一笑道：

“年轻人，骑马射箭也不是坏事，我倒挺喜欢这孩子的，你别老说他！”

管将军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倒说得好，不是坏事，今秋大试要是落榜，我看他有什么脸见人！”

太太出身杭州，却在北京长大，说得一口道地京片子，清脆动听，此时格格一笑，道：

“教你说得我们儿子成了饭桶了，对门江提督两口儿，就是最疼这孩子，见一次夸一次，昨儿晚上我们斗牌的时候，还一再提，教我跟你说，要收他作干儿子呢！看样子，他家的那个闺女，也很想跟咱们攀亲！还有方军门他们，哪一个不夸他，说他允文允武，人家都这么说，只是你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将军已不耐道：

“好了！别说了！”他把府绸马褂袖子挽了一下，瞪着虎目道：

“我只要一说他，你就护着他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想些什么，是爱他呢还是害他？”

将军吐了一口气，继续道：“你以为你这样做是爱他？老实说，你真把他害死了！”

太太愣了一下，她真是不明白，当下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什么……我把他害死了？我怎么害他了？”

将军气得叹息了一声，摇了摇头道：

“你这还不是害他？成天光看着他玩，他把老师给气走了；再请，又气走了！我就没看见你说过他一句，这么下去怎么得了？你说！”

太太嫣然一笑道：

“就为了这个呀！你也值得生气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那时孩子小，哪家小孩子不皮，再说，那些先生哪一个是有学问的，照我看，都是混饭吃的，走了算了。”

太太忽然声音压小了，把身子靠近了将军些，小声道：

“你都不知道，上个月走的那个周老师就和蓝红……”

“蓝红”是府里的一个丫环，太太已打发她走了。

将军一皱眉道：“瞎说！”

太太拍了一下腿道：

“哎呀！你一天到晚在外面，知道屁呀！这事情不是一天半天的了，家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？就是你一个不知道！你说，这像什么话？这都是你找来的好先生，儿子跟他学，能学出什么好来？”

管将军这才有些信，用手在石柱上重重拍了一巴掌，道：

“这事你怎么早不告诉我？”

太太愣了一下道：“早？唉呀！叫他们走了不结了，还告诉你干什么，你那脾气，告诉你还得了！”

将军摇了摇头，把预先凉好的开水，端起来一口气喝了三杯。

管将军自约甚严，从来不吸烟不喝酒，数十年东征西讨，为朝廷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生平嗜好围棋，再就是听戏，生活很有规律，早起早睡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但却有一怕，就是怕热，热起来三四个小子扇扇都不够，有时候干脆就泡在冷水池子里不出来。

将军虽是武将，却博览诗书，知人善任，眼光高超，真不失为标准儒将！

夫妇二人，正谈说间，忽听远处院中一片嬉叫之声，管将军不由探了一下脖子，说：

“你看看，这小子不定又捉弄谁了，也不小了，还这么淘！”

太太对儿子很了解，闻言只是微微一笑道：

“你也不要说他，你自己十七岁比武还杀过人呢！这是你自己对我说的，我可没屈说你吧？”

将军一愣，气得直摇头，连连喟叹道：

“好太太！你尽管护着他吧！真是气死我了！”

正说之间，却见一个丫环，头上梳着两条小辫子，这丫环却把小辫子打了个结盘在顶头，夏天天热，翠绸小衫的小袖，也卷起老高，露出一双藕也似的小胳膊，她一面跑一面叫：

“太太！太太！看呀！”

说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已进了堂屋，管将军在凉台上一愣道：

“你看！这孩子又闯祸了不是？”太太也皱了皱眉头道：“不可能吧！”

却见纱门启处，那个小丫环笑着跑进来了，她手里却提着两只巨大的苍鹰，鲜血兀自汨汨滴落不已，一进门先请了个安，叫了声：“太太！”

眼见将军也在座，不由怔了一怔，赶紧把两只鹰放在身后面，红着脸，发窘地又叫了声：“啊！将军也回来了！”

管将军点了点头，哼道：“什么事呀？以后不兴这样，大嚷大叫的成什么样子？有话说就是了！”

小丫环被说得眼圈直红，口中连连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太太看不过去，她最疼儿子跟前这个丫环，当时笑睥着将军道：

“你也是！自己家里有什么关系？看把她吓的！”随即一笑道：

“思云呀！有什么事你这么喜欢？”

小丫环看了将军一眼，一脸为难之色，半天才结结巴巴道：

“哦！没什么……没什么……”一面后退着，想往外跑，将军哼了一声道：

“拿出来吧，我都看见了，又是那个畜生作的怪是不是？”

思云这才红着脸把一双鹰儿拿出来，放在地下，太太口中叨叨着：

“哎呀！这个该死的……好好的老鹰你打它干什么！”

可是她仍然慢慢走到了那两只死鹰前，低头细看了看，回头对将军一笑道：

“这孩子真是一手好箭法，比你强多啦！”

将军又哼了一声，太太才又回过脸来，笑着问道：

“射到哪儿啦？你看还动弹呢！”

思云见将军没骂人，胆子不由大了，这时见太太笑，她也不由笑了，一面小声道：

“射着脖子了！”

说着还在自己粉颈上指了一下，太太又念了一声佛，笑眯眯道：

“以后快别叫他射了，老爷刚才还在说他呢！”

思云笑道，“太太你看呀！两只老鹰的脖子……”

太太翻了一下眼道：“傻丫头，我看那个干什么？怪血腥的！”

思云笑道：“太太看嘛！”

说着又低下头小声道：“两个脖子挨在一块的！太太看！”

太太禁不住仔细一瞧，不由叫开了，回头向将军招手道：“我的老天，你来看看吧！”

将军也忍不住凑上来，低头一看，只见二鹰双颈竟是为一箭所穿，那箭还插在脖子里呢！管将军虽习射多年，可是对儿子这种神技，也不禁惊得目瞪口呆，顿时赞了一声：“好箭法，这叫做一箭双雕！啊！不，应叫做一箭双鹰！”

小丫环见老爷也不气了，不由乐开了，当时嚷道：“真了不起，好高啊！少爷只一箭，乖乖！”

将军被这小丫环也逗乐了，回头看了她一眼道：“他怎么射的？”

思云笑着迈开了一条腿，上身向前一伏，学着样子，两手拉弓盘箭，口中道：“这样一拉一放，嗖的一声……”

将军见她学得滑稽，不禁哈哈笑了起来，太太也格格笑开了，遂道：“这孩子在哪呢！你把他叫来！”

思云拍了一下手道：“好！我去叫他去！”

将军一听叫儿子来，马上把笑容收住了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太太忙嘱咐道：“等会他来，你别又说他，儿子也不小了！”将军没出声，须臾就见花丛小道中，出来两个人，前行的是小丫环思云，后面行的，却是一身修长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剑眉星目的年轻人，一面走，似闻他道：“不叫你拿去，你偏要拿去，这一下好了……爸爸要是骂我，你高兴是不是？”

前行的思云回头笑道：“得了，少爷！这一次管保不会骂你。”

俊公子哼了一声道：“不骂？哼！哪一次都说不骂，结果一挨骂，你就溜了！”

小丫环抿着嘴笑，将军在凉台石栏杆里把二人的话都听见了，心中动了动，暗忖：“要说这孩子，也没什么错，就是爱学武，学武也不能算坏事呀！”

他一只手摸着下巴，思虑了一下，浓眉皱了皱，却见照夕魁梧的身材已经进来了。他双手抱拳，给二老行了一个礼，叫了声：“爸爸！妈！”

太太早笑着过去，握住了他一只手，道：“来，坐在妈跟前！”

照夕忸怩了一下，儿子大了，有时候对母亲的温情，总会觉得不自然，何况还有人在边上。他红着脸笑道：“我……还是坐在这里好！”

说着走向一个位子坐了下来，太太嗔道：“你看你这孩子，坐在妈跟前怎么啦？”

将军一挥手道：“好啦！好啦！孩子生是让你惯坏了！”

太太正要还嘴，管之严却用手一指地上的鹰，笑道：“这鹰是你射的不是？”

照夕见父亲面有喜色，不由乐道：“是孩儿射的，还有两只，我叫念雪送到厨房去了！”

思云、念雪是太太陪房的两个小丫环，都是十七岁，因疼儿子，都拨过去，服侍照夕，两个小丫环在府里娇得很，人又机伶，大家都很喜欢她两个，

两个小丫环更是有恃无恐了！

再和照夕一凑上，三个人坏点子比谁都多，府里面谁一沾上他们，算是该倒霉！

太太闻言笑道，“真是笑话，老鹰肉哪能吃！”

思云在一旁答腔笑道：“可好吃呢！上回少爷自己烤了一只，我尝了一点，和鸡肉差不多，就是有一点酸！”

管将军哼了一声，小丫环吓得话才停住，照夕觉着不大得劲，目光看着父亲。

管之严皱了皱眉道：“一个月前，我叫你看的那一部《少仪外传》你读得怎么样了？”

照夕笑道：“孩儿早已读熟了，吕祖谦的东西，差不多我都看过了！”

将军不由一怔道：“啊！你都读过了？我看你整天玩，怕没有许多工夫念书吧？”

说着看了太太一眼，转过目来，笑道：“这我倒要考考你了！我问你所谓‘东南三贤’那时候是指的哪三人？吕伯恭先生生平有些什么成名之作？你说说看！”

照夕想了想道：“所谓东南三贤，是指宋朝当时的大理学家朱熹、张栻和吕祖谦。”

将军点了点头，照夕看了母亲一眼，遂又道：

“祖谦先生晚年在金华城中的泽春院广会文友，著有《东莱集》四十卷，又作《古周易》、《春秋左氏传说》、《东莱左氏博议》、《大事纪》、《历代制度详说》、《少仪外传》、《古文关键》等。”

管将军连连点头，心中不禁暗惊道：“这孩子学问不错啊！”

当时含笑问道：“你以为吕先生生平为人如何？”

照夕想了想遂道：“要说这个人，孩儿以为他少时个性过于偏急，易喜怒，不免失交于人！”

将军方自摇头，照夕却道：“不过据其小传自言，一日读孔子言：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’，平时愤怒疾然冰释，总而言之，此人不失为一可敬的博学之人！”

管将军不禁拍了一下手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你和我看法完全一样！”

说着笑着连连点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平日不见你多读书，你倒有些鬼聪明，倒是难得！”

说着笑了笑道：“我请的这位池先生，是进士出身，我好不容易礼聘来的，你要好好敬重他，昨天听他说，你文思敏慧，只是厌于文章，有这回事么？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，太太却在一边摆手，可是照夕点了点头道：

“是的……”

将军一怔，不悦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照夕喃喃道：“孩子以为文章随兴而发，若强而为之，似乎失去为文之意……”

将军吐气道：“简直胡说八道，你莫非没有读过颜之推家训：‘文章陶冶性灵，从容讽谏，入其滋味，亦乐事也！’难道颜之推见解还不如你？”

照夕看了父亲一眼，讷讷道：“可是韩愈也曾说‘文章之作，恒发于羁旅草野，至若王公贵人，气得自满，非性能而好之，则不暇以为！’孩儿并

非厌于为文，只是不喜日日强而为之，昨夜因走马近郊，适过寒涧，归后因作《冷泉心曲》，池先生亦赞为上好之作，爸爸如喜看，孩儿可呈上请阅！”

管将军不由一怔，心中虽不以照夕之意为意，只是一时却想不出辩白之词，当时眨了一下眼睛，闷哼了一声道：“好！过两天你送来给我看看！”又道：“你的见解也并非不对，只是文学之特质，我以为实可慰人、可亲人、可感人，我儿如仔细玩味其间，自得其乐也，至于韩愈之言，亦未尝不对，他是说在上者，肥甘足于口，轻暖足于体，采色足于目，声弦于耳，无往而不快，是无所用其慰，即或鞅掌有隙，亦为被丽弦歌，取媚泉石，其能寄情于翰墨，染意于松烟者，盖千百中之一二耳！”

老将军文兴大发，挥了一下芭蕉扇又道：

“你既知道这道理，所以要特别约束自己，万不可养成腐朽之躯，懒于行有为之业也！”

照夕颇有所感，连连点头称是，二人这一掉文道典，一旁可苦了陈氏和思云，陈氏倒幼读诗书，书香门第，听来尚能会意，那小丫环听得直翻白眼儿，小声问太太道：

“太太，将军和少爷说些什么啊？我一句也不懂！”

陈氏笑道：“你自然不懂啰，老爷子又在掉文呢！”

思云吐了一下舌头，太太却大声笑道：

“好了！好了！有完没有？我只一叫他来，你就给他来这一套，真烦死人了！”

将军笑着上下看着照夕，得意地对陈氏道：

“这孩子是不错，很有见解，差一点把我考住了！”

正说话间，忽然一个小丫环跑上来，对太太请了个安道：

“对门儿江夫人和小姐来访，要见太太！”

将军忙站起道：“快！快！你下去，我到里面去！”

照夕遂也向二老行了个礼，匆匆而去，小丫环思云跟在他后面嘻嘻笑道：

“少爷！江小姐来了，你不去看看呀！”

照夕脸一红道：“江小姐来了怎么样？又不是找我来的！”

思云笑转着一双大眼睛道：“那可说不定！”

照夕回身瞪了她一眼道：“你不要胡说八道……”

思云小嘴含着指尖，娇声笑道：“哟！少爷！我又胡说八道了！前天打猎时，不是碰着她来着，今儿个就来访了，真快！”

照夕正要喝斥她几句，却见念雪远远从后面跑上，一面叫道：

“别走别走！太太叫你呢！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叫我？”

思云抿嘴一笑道：“你看怎么样？我猜的没错！”

念雪已跑了过来，笑着对照夕道：“太太在客厅里，叫我来请少爷！”

照夕剑眉微皱道：“有客人没有？”

念雪点头道：“对门的江夫人还有江小姐！”

遂又一笑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照夕顿了顿，心说娘也是，都是女人，叫我去干什么？但是母命又不能不遵，当时把衣服拉了拉，两个小丫环一个为他重新编着辫子，一个用小手巾拂着他紫红缎子坎肩上的尘土，因为方才他在后院骑马来着！

念雪还在他帽子上哈了口气，又用绸子手巾去擦，却为照夕推开了，他

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这是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去攀亲，瞧瞧你们俩！”

思云念雪也不禁格格笑了起来，照夕气得脸色通红，径自迈步，直向客厅中行去！

还没进门，就听见母亲的声音在与来人道：

“我把他叫来，江太太你当面问他，看他愿不愿意，这孩子呀……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厅前有紫红木隔断遮着，他不由把脚步放慢了些，又听见另一个吴侬软语口音的女人道：

“这还有什么话说的！咱们是老街坊了，式威和管将军也是多少年老交情了，你把他叫来，我当面说！”

照夕靠在隔断边上，心中不由奇怪，忖道：

“她们要和我商量什么？”心中正在不解，却听见另一娇声小语道：

“妈！有人来了！”

管夫人咳了一声道：“谁来了？是照夕不是？”

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心说这是谁，耳朵真灵，当时脸一红，咳了一声，迈步入内，先向母亲弯腰叫了声：“妈，您是叫我么？”

管太太笑道：“就是叫你，见见你江伯母，还有江小姐。”

照夕侧过脸来，见正面檀木太师椅上，坐着一个年约四旬的妇人，珠翠缠头，身着淡白大红两截小袄，手里拿着垂珠团扇，正自望着自己微笑。

照夕认识她，这位夫人常来家里，只是自己很少和她说话。

在她身侧，坐着一个少女，约有十七八岁，身材修长，生得蛾眉杏目，肤色白嫩，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自己。

她嘴角微微向里弯着，露出一对浅口酒窝儿，似在微笑。

这姑娘，照夕在昨天打猎时，才见过她，知悉她是对门儿的三小姐，新近由杭州回家，传说她是学艺回来，有一身好功夫，可是自己并没见过。

只见她身着浅绿绸子汗衫，袖口儿却微微上挽着，露出半截玉腕，左手腕上带着一只翠镯子，下面穿着折幅马裙，足下是一双鹿皮小马靴，手里还玩着杏黄的小丝鞭子，满头青丝却挽了再挽，一任它半垂着，显得一派青春娇媚之色。

照夕很少见过这种打扮的少女，因为那时女孩子讲究不出大门的，像江小姐这种走马射箭和随便衣着的姑娘，很是令人惊奇而少见。

可是她那种落落大方的姿态和浅浅的微笑，确能在首次见面时，给人以特别清新的良好印象。

照夕只看了她一眼，忙把目光转向一边，同时躬身叫了声：“伯母！”

他目光转视了一下江姑娘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却没有说什么。

江夫人已笑着站起道：“好孩子，我才给你妈说你呢，快坐下……”

照夕落坐后，江夫人笑眯眯道：“这孩子几个月不见，又长高了。”

丫环献上了茶，照夕偶一抬头，那位江小姐，仍然玩着她手上的丝鞭子，一双大眼睛正在看着自己，照夕这一看她，她却笑着把目光视向窗外去了。

照夕动了一下身子，似显出不自然的样子，管夫人笑道：“你的伯母来说，后天是她女儿雪勤姑娘的生日，他们请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去玩，因为江姑娘新由杭州来，又没见过你，所以想请你也去，人家怕你不去，亲自请来了！”

照夕浅浅一笑道：“这点小事伯母打发个丫环来通知一声就是了，怎能

烦劳伯母和姑娘千金之躯！”

江夫人笑道：“还是你会说话，这么说你是答应了？后天一早就过去……”

说着用手一指她女儿，笑道：“你们认识吧！”

江姑娘笑着摇了摇头，江夫人遂向照夕道：“这是你妹妹江雪勤！”

又一指照夕向女儿道，“这是管公子，他叫管……”

管夫人接口笑道：“管照夕。”

二人各自交换了一下目光，俱把对方名字暗暗记在心中，管夫人笑看着雪勤道：

“听丫环说姑娘也会骑马射箭，是真的么？”

江姑娘笑着看了照夕一眼，微微地点了点头道：“侄女只是玩玩而已。”

管夫人道：“危险呀……以后可别玩啦，摔着了可不是玩的！”

雪勤看着照夕，浅浅一笑，遂把目光视向地面，江夫人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谁说不是？可是说她她也得听呀！从杭州回来，还练了一身功夫，她父亲高兴得了不得，我是真为她发愁，一个姑娘家，夫人你说，练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咱们家还用得着她把门护院是怎么着？”

管夫人一听，格格笑了几声，用眼一瞧照夕道：“妹妹你不说，我也不好说，这孩子还不是一样？一天到晚不是舞剑，就是玩弓，方才他爹还在说他呢！”

江夫人笑道：“可是他是个男孩子呀，我们这是个姑娘，你看看！”

雪勤听到此，不禁小嘴一噘，偏是当着生人，不好意思说什么，一时面现桃红，偷偷瞟了照夕一眼，却见他正自忍着想笑，不禁急得娇哼了一声，晃了一下身子，逗得两位太太都笑了。

江夫人笑道：“不叫说也不行呀！你想想，你自己练功夫不说，还强迫着丫环们练，害得她们一天到晚在我跟前叫苦连天，这是好玩的呀！”

管夫人笑着道：“叫丫环也练？”

江夫人一拍腿道：“可不是，每天天不亮，都叫她给叫起来，晚上半夜才睡，说什么练三五更！夫人你说，这不是作怪么！”

照夕在一旁听得忍不住“噗”地笑了一声，雪勤在她娘跟前，不禁臊得脸通红，娇哼了几声，直想掉眼泪！

江夫人这才住了话，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笑道：“我也没屈说你，这么大姑娘，当着你管哥哥还哭呀！”

雪勤噘着小嘴道：“人家也没强迫她们练，是她们自愿的嘛！你就说我，以后我也不教她们了。”

江太太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妈屈说你了！”

雪勤抿嘴一笑，又偷看了江夫人一眼，夫人遂也抛开话题，笑问道：

“后天你都请了些什么人？”

雪勤浅笑道：“除了诗社的几个朋友，再就是侄女师门两个姐姐。”

照夕不由一怔道：“全是女的？”

两位夫人不禁又笑了，雪勤白了他一眼，浅浅一笑道：

“也有男的。诗社里的！”

照夕这才一块石头落地，心说要都是女的，打死我我也不去！

管夫人笑斥道：“瞧你那样，女的还能吃了你？这么大孩子了……”

照夕不由俊脸一红，江夫人遂笑道：

“诗社是她父亲为她请的，都是一些老朋友的孩子，有男有女，都是年轻人，他们十天见一次面，赏花作诗倒是挺有趣的！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暗想这倒挺好玩，只是怎么我不知道呢！

想着不由看了雪勤一眼，雪勤浅浅一笑道：

“管兄若是有意，小妹也欢迎你加入……”

照夕看了看母亲，遂含笑道：“岂敢！”

江夫人微笑道：“后天正是他们诗社聚会的日子，又是她生日，所以社里发起要热闹一下，要依着我，小孩子生日，怎敢惊动大家！”

管夫人嘻嘻一笑道：“年轻人嘛，叫他们聚聚也好！”

正说话间，跑进个丫环请安道：“太太开饭啦！”

江氏母女忙起立告辞，管夫人留也留不住，只好和照夕亲送至厅门口，二位夫人握手道别，那位雪勤姑娘只是用脚尖在地上划着玩，不时抬头看照夕一眼，照夕才发现这位姑娘原是一双天足！只是足尖平窄，看着却是好看！她身材十分婀娜，腰很细，尤其是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，顾盼之间，透着有情和爽朗，多少还有些少女的娇羞，总之，那是纯洁、娇嫩、美丽的化身。

照夕在她的轻颦浅笑里，似乎感到自己的矜持，是多么多余。

他不由也爽朗地一笑道：“姑娘再见！”

雪勤扬了一下手中的小丝鞭，膘了这位俊少年一眼，笑道：

“管兄后天一定要来，小妹还想多多讨教呢！”

照夕正想说话，她母女已姗姗转身而去，随行的小丫环本在外厅里等着，此时向管氏母子请了安，才跑着跟了上去。

管夫人又叫了声好走，才转身而回，照夕不由问母亲道：

“我们在这住了六七年了，怎么从不知道江家有个姑娘？”

管夫人笑道：“这位江太太是二房，雪姑娘是她第二个女儿，听说八岁那年到杭州，随一位侠女学功夫读书，她爹倒也真放心！”

照夕心中一惊，暗付：“怪不得人家都说她有功夫呢！”

他心中忽然又动了动，暗忖：“她临走时，不是说想多多和我讨教吗？”

想着不由皱了皱眉，忖道：“要是文学方面，我也许尚能应付一二，要是武技，那可糟了……”

“我会什么呢？除了会射箭，再就是马师傅教我的两手剑法，那怎么敢和她比？”

这么一想，不禁大大的发起愁来，匆匆和母亲进了饭厅，将军早已在座，笑问夫人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管夫人嘻嘻一笑道：“是来找照夕的，后天请他吃饭！”

管将军怔了一下道：“怎么请他？什么事请他？”

夫人这才把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，将军点了点头道：

“老江早就说为他女儿请了一个诗社，很想叫照夕也加入，我也答应了，只是回来就给忘了！”

夫人一笑道：“你呀！这不得罪人么？”

将军笑了笑道：“忘了有啥！后天他去了提一声也就是了！”

管夫人又想起那位江小姐，不由对将军道：

“你看看人家，女孩子都能骑马射箭，听说练了一身好功夫。”

管将军笑道：“那是传说，我就不信一个姑娘家，还能练什么功夫，骑

骑马射射箭，也许还勉强行！”

夫人也皱眉道：“我也是想，看她那娇滴滴的模样，哪会什么功夫？我也不信！”

一席饭吃了半个时辰，照夕回房之后，看了几卷书，脑子里可不像平日那么宁静了！

他支着头，望着窗户外面，心中反复想着白日的遭遇……

渐渐，他英俊的面颊上，带起了一丝微笑。

他想到：“这姑娘太美了，她为什么老看着我呢？”

于是他不禁又想到了那日打雁时，这位姑娘在马上飞驰的神情，一时不禁神驰！

照夕伸了一下胳膊，自语道：“江雪勤……好动听的名儿……”

于是他由笔筒里抽出一枝笔，饱浸墨汁，在宣纸上振腕挥毫，写了“江雪勤”三个大字，又把自己的名字加在了旁边，痴痴的看着这张纸，正在意乱神迷的当儿，忽然觉得侧窗上，有人轻轻的敲了三下。

照夕不由皱眉道：“谁呀？怎么不进来说话？”

那人不说话，又叩了三下，照夕由位子上站起，匆匆走到窗前，把窗子推开，却见眼前空无一人。

这一惊，管照夕不由出了一身冷汗，心说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听见有人在敲窗子的呀？怎么开了又没有人呢？”

想着探头出去望了望，也不见有人，又问了声也不见有人答理！

管照夕无奈，只好皱着眉返回座位，才坐下，不由惊得又站了起来。

原来方才自己所写的那张纸，竟不翼而飞，另在那叠素笺上，龙飞凤舞的写着一行字，仔细一看，那纸上写着：“不要胡思乱想！”

笔力细草，却十分苍劲，细看之，墨迹尚未全干，分明是刚刚书写上去的。

再看那枝笔，仍旧好好的插在筒内，照夕这一惊，不由吓了个目瞪口呆，心忖自己只是一转身的当儿，这人竟能从容来去。

这还不说，居然还在纸上留下了字，这简直是神乎其技，真不敢令人相信！

想着也不及开门，就由桌前开着的窗子，跃身而出，口中沉声道：

“何方高人来访？请示侠踪！”

茫茫黑夜里，哪有什么踪影，月光洒在庭院里，花石舒然有序。

他今夜真个是遇到高人了！

多少年来，他一直醉心着能结攀异人，好习武技，可是只听传闻，虽访尽三山五岳，却没见着一个能够令自己真心佩服之人，所以多年以来，他每想起来，总引以为毕生憾事。

可是这番心思，他从来没有泯灭，今夜——也就是这一霎时，他的心可又活了！

他抬头望着皎洁的天，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似是怅然有所失！

无奈，痴痴回至房中，双手捧起了那张纸，细细地打量了一番，依旧看不出什么名堂。

突然他想到了，失去的那张笺上自己所写的字，不由俊脸一阵发红，暗暗骂了声：

“真是糟糕！要是这位异人看见了，不笑坏了……”

忽然他摇了摇头，又道：“不！他根本不认识她……”

也就在他发呆的当儿，一个婀娜的身影，正在屋檐上窥视着他。

只听她轻轻笑了声道：“傻小子！”

遂见她以“海燕钻天”的轻功绝技，陡地拔空而起，娇躯再一下落，却用“细胸巧翻云”的身法，滚转之间，已消失在沉沉黑夜里！

江府的雪勤小姐，派丫环来催请了三次，说是客人都已来齐了，只等着照夕一人，无论如何务请赏光，照夕这才换了衣裳过去。

本来他是不大习惯和女孩子打交道的，尤其是赴少女之筵，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显得有些紧张，而第一次赴约，就令人家三请诸葛，可是不大好意思哩！

两个小丫环思云、念雪，一个为他理着那条油松似的大辫子，一个急着为他找这个弄那个，思云一面理着照夕的辫子，一面笑道：

“对门的小姐，八成许是看上我们少爷了，一会儿功夫就催了三次！”

念雪哼了一声，翻着眼笑道：“本来嘛，才子佳人……”

照夕俊脸一红道：“你们不要乱说，参加诗会的人多着呢，也不是只请我一个人！”

无奈两个小丫环更是口不饶人，你一句我一句，照夕简直无法抬头，只好匆匆离开了房间，他走了几步，忽然想道：“对了！今天还是她的生日，我哪能空着手去！”

他想着剑眉微皱，不禁又发起愁来，正打不定主意，忽听得马槽内一声马嘶，照夕偏头一看，见是自己那匹心爱的“雪中炭”，正在栏内竖耳扫尾，每逢照夕出门，这马总是如此！

照夕慢慢走到了栏边，这里拴着他三匹爱马，那是“乌云盖雪”、“雪中炭”、“老霹雳”，就三匹马个性来说，“雪中炭”最好，“乌云盖雪”也是父亲所爱，不敢擅作主张，而“老霹雳”性情太暴，女孩子是不好骑的。

他用手摸着这匹“雪中炭”，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莫可奈何，只有把你送人了！”

他把它牵出圈来，这马本是蒙古木赤千总送给父亲的，父亲转赠给了自己，想不到今天竟又把它转送给人，这也许是“物各有主”吧！

马僮远远跑来，嚷道：“少爷你上哪去呀！我来给你上上鞍子！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牵出去遛遛腿。”

这马僮快腿张心中犯着嘀咕，直朝着照夕翻白眼儿，心说：

“这可稀罕，今儿个他老人家想起遛马了！”

管照夕牵着马，往外走，可真有点应上了那两句唱词：“店主东牵出了黄骠马，不由得秦叔宝泪如麻……”

到了江府门前，一个小厮笑着来接马，一面笑道：“管公子您才来？”

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这匹马是我送给你们小姐的，我要面交给她，你去通禀一声吧！”

这小厮弯腰笑道：“公子您里面请吧！他们人可多着呢！都在院子里，您进去就看见了！”

照夕答应着，遂拉马而入，庭院之中，绿草如茵，紫藤萝一串串的由架子上垂下来，无数的蝴蝶上下飞着，夕阳之下，更显得绮丽。

照夕牵着马穿过了一条花径，果见不远一泓荷池，池边上乱哄哄的站着、坐着不少人，笑语如珠，其乐融融，他停住了脚步，心说：“这些个人都在

干什么？哪一个是江小姐呢？”

正在发愣，忽听一声娇唤道：“管兄才来么？”

照夕忙一偏首，却见冬青树林子里，站着个挺俏的佳人，仔细一看，不由俊脸一红道：“啊……江姑娘，我来迟了。”

江雪勤浅浅一笑，她一面分着花，已走到了照夕身前，照夕见她穿着一身紫色衣服，小蛮腰扎得细细的，这一行进，愈觉明艳照人，亭亭玉立，忙把目光转过一旁，却听她似笑又嗔道：“那天，我不是请你早点来么？”

照夕吃了一惊，心说糟了！她竟怪罪我了，当时怔了一下，窘道：“我……现在晚了么？”

江雪勤笑睨了他一眼，顺手抽了一下冬青树的叶子，她手中玩着那小鞭子，嗔笑道：

“还不晚！你知道人家心里有多急……”

说到此地忽然顿了一下，脸红了红，又小声接道：

“一会出来看看。”

她那双黑亮的眸子，在照夕身上转了转，却把头低下了，管照夕搓了一下手，却不知说什么好。

雪勤遂又抬头一笑，看了那匹马一眼道：

“这么近，你还骑马？”

照夕这才哦了一声，道：“今天是姑娘生日，我一时想不出送什么东西，这匹马如果你喜欢，就……”

雪勤喜得秀眉一扬，叫道：“呀，是送给我……”

忽然似又觉得有些害羞，红着脸瞟了照夕一眼道：

“这不是你平日骑的那匹马么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可不敢要，你还是牵回去好了！”

照夕急道：“那怎么行……我已经决定了……我另外还有两匹。”

其实雪勤心中早已乐意了，只是不得不口头上客气一句，照夕这么一推让，她也就收下了，她笑着接过了马缰道：“你不后悔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当然不后悔！”

江雪勤这时上下看着这匹马，正在高兴，忽然亭子里跑出一个人来，这人二十六七的年岁，一身黑缎子长衫，外罩天青马褂，挺亮的一对眼睛，他哈哈一笑道：

“姑娘原来在这里，让我好找！”

说着他已走了过来，雪勤微微皱了皱眉，不得已似的笑了笑，遂道：

“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！”

照夕忙一抱拳，那人却冷冷的点了点头，雪勤一指照夕道：

“这位是对门的管公子，过来玩玩的……”

那人似微微一惊，因为管照夕的大名他早已久仰了，素日轻财好义，有“小孟尝”之称，当时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雪勤又一指这黑衣少年，对照夕道：

“这位是楚少秋，楚公子。”

照夕也道了声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楚少秋遂问雪勤道：“我们过去吧！那梁厉生向我挑战，说是要比一阵暗器，请姑娘作一个公证人。”

他看了照夕一眼，笑道：“管兄也过去看看如何？”

照夕一听比武功，不由眉飞色舞，他虽没学过功夫，可是醉心此道已久，此时闻说，连连道好！

雪勤本是皱眉不语，此时见照夕如此高兴，便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我去把马拴上，马上来！”

说着拉马而去，楚少秋上下又看了照夕一眼道：

“管兄神射，小弟久已闻名，等一会却要表演一手，叫我们开开眼呢！”

照夕摇头笑道：“我那两手，简直是见不得人……倒是楚兄神术，却是不可错过。”

说着雪勤已来到近前，微笑道：“你们说些什么？”

楚少秋眸子一转，道：“我是说，如果管兄也肯凑趣一番，岂不更佳！”

照夕不由脸色一红道：“这可万万使不得。”

不想江雪勤却道：“人家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”

这时三人已来到池边，照夕见满池莲花，开得正炽，池边草地上摆着两列长案，十数个少年男女，想是舞文弄墨已过，案上墨迹处处，纸片纷飞，案上有壶签多具，竹签满桌，大约正在玩着“投壶”的游戏，不时爆出嬉笑之声。

三人这一来，大家都停下了手，有人说：“主人来迟，该罚酒三杯！”

你喊我叫乱作一团，雪勤笑眯眯道：“你们不要怪我，我是迎一个新朋友！”

说着把身边的照夕给大家一一介绍了一遍，少不得又是一阵寒暄，这时就闻一人尖声尖气道：“楚兄要和我比一阵暗器，请姑娘来作一个证人，小弟自知技不如人，无奈各位姐弟是非要小弟献丑不可……”

照夕侧目一看，只见身旁站着一个锦衣少年，长得兔耳鹰腮，梳着油亮亮一条辫子，还打了个红绒线的穗子，一双眉毛却似有意修得又细又弯，乍看起来，真像是个娘儿们，偏又是说的一口吴软细语，真叫人听得全身发抖，当时不由皱了皱眉，心说：

“倒看不出，他还是身怀武技之人呢！”

这时楚少秋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

“梁兄你不要急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朋友了，人家是高手，也要和我们一块玩玩呢！”

这尖声尖气的人叫梁厉生，闻言之后对着照夕媚笑了一下道：“就是这位管兄么？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忙摇手道：“小弟一介儒生，对于武技是一窍不通，平日虽喜骑马射箭，可是真正技击功夫，却是见也没见过，尚请勿要迫令现丑才好！”

不想江雪勤却噗的一笑道：“管兄高技，远近皆知，何必如此谦虚，在座也不是外人，何不令我们开开眼呢！”

照夕不由红着脸看了她一眼，至为尴尬道：“姑娘你这是何苦……”

雪勤却朝着他眨了一下眼睛，照夕不由一怔，暗忖：“她是成心捉弄我呢？还是……”

心中正在猜疑，不想那楚少秋已朗声大笑道：

“好，好！管兄就不要推辞，你我梁兄三人，借着江姑娘这一池莲荷，来试一试暗器，倒是一乐！”

照夕见已成事实，直急得全身发热，心说好个江雪勤，你是明知还是故

意，我哪会什么暗器，连暗器之名也不过才知道未久，叫我比试，岂不是要了我的命，这玩笑可是开大了！

当时真恨不能有个地缝，叫自己钻下去才好。

想着真是叫苦不迭，正在顾盼着，想找一个解围之人，不想那楚少秋，却用手一指莲池，笑道：“管兄你看，荷花正好，你我三人，就在这荷花上试试手法！”

照夕苦笑道：“小弟万万是……”

不想那梁厉生却尖笑了一声道：“妙极！莲花上寿，绝妙也！”

楚少秋这时由腰上解下了一个五彩缤纷的锦囊，他伸手由内中摸了一把笑道：

“小弟要以一掌枣核镖，在各位面前现丑了！”

照夕不由张大了眸子道：“什么！枣核镖？”

江雪勤这时多少由照夕受窘的情形之中，已看出对方不擅武学，可是梁厉生、楚少秋心中已存下了妒意，有意要逼管照夕在众人眼前出丑，当时微微一笑道：

“管兄连枣核镖也不知道么？别开玩笑了！”

他说着张开手掌，照夕见他掌中，是一掌十粒如同枣核也似的东西，通体紫亮，再一磨擦，琤琮不已，当时皱了皱眉道：“我真的没见过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江雪勤已笑道：“你就是打不好也没人笑你，大家凑个趣儿又有何妨！”

说着嫣然一笑，露出两排细白的牙齿，楚少秋淡淡一笑道：

“是啊！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只不过试试手法而已！”

他说着一指自己解下的镖囊，道：

“囊中暗器尚多，管兄请随便使用无妨！”

那梁厉生这时也笑咪咪走了过来，他已把外衣脱下，里面穿着一身大红的劲装，愈发显得身材细长婀娜，简直女态十足，有不少人都抿着嘴笑，他却不自知，当时伸了一下脖子道：“小弟惯使金钱镖，倒不劳楚兄费心了！”

说着伸出了三个指头，嗲声嗲气道：

“楚兄的枣核镖是五丈见准，而我这金钱镖用五成之力，能打出五丈，可是要五丈见准，可就不行了。”

楚少秋点点头道：“这是自然。”

他说着也似微微一惊，因为和这梁厉生见过也有十几次了，平日只知他爱在女子堆里混，嗲态十足，倒不知他却还有一身功夫，还真是看不出来！

二人谈话之际，在一旁的管照夕，心中可真是有苦说不出，他呆呆的看着池子里的莲花，心说：“我怎么个打法呢？根本也没学过。”

想着往一边的江雪勤看了一眼，略带不悦之色，心想：“你也太愚弄人了，你们不是一定要我比么，反正我往池子里乱洒一把就是了！”

想着气得把头扭开了一边，却见雪勤正抿嘴笑，照夕不由更气了，暗忖：

“看我出洋相，你倒乐了！”

这时那梁厉生笑向照夕道：“管兄使何暗器？”

照夕正在懊恼，闻言气得随口道：“我随便，反正……”

雪勤却接道：“人家是行家，使什么都一样。”

梁厉生连连点头，照夕这一刹那，脸都气白了，当时冷笑着看了雪勤一眼，却见她正看着天微笑呢！小脸上带着一对浅浅的酒窝儿，那姿态天真妩

媚已极，照夕看在眼中，不由气又消了些，心说：“她是个小孩，我又何必跟她认什么真？”

想着微微摇了摇头，这时所有在场之人，都围过来，看三人表演暗器。

楚少秋含笑向梁厉生道：“梁兄请！”

梁厉生似已等不及了，他向楚少秋和管照夕一抱拳道：

“既如此，小弟先现丑了。”

他走近池边，用手往远处指道：“各位看那片荷花开得真好看，小弟这一掌金钱镖打出，却要落下十朵来。”

他伸了一下脖子，得意的晃了一下又道：“这还不算，我要它们所断的部位全一般长。”

照夕这时只是气恼，望着他直发怔，他说些什么都没听见，旁边诸人，都不由惊呼成了一片，纷纷说道：

“高明！高明！”

楚少秋也是连连拱手，面上带着微笑，梁厉生说完之后，身形后退三步，已自探掌入囊，随着他猛然一个转身，身形半蹲，口中如女子似的一声娇叱道：

“打！”

遂见他右掌翻处，一片金光，微闻簌簌之声，已洒向了湖波之中。

这时一阵叫好之声，就有人跑到池子那一边，把折断的花捡了上来。

照夕细细一打量，不由暗自惊心，果然是十枝荷花一枝不少，最奇的是每一枝折断之处，都是一般长短，这种打法，照夕还真是第一次见到，当时直惊得心中通通直跳，那梁厉生在欢叫声中，把地上荷花捡起，向四周打躬道着：

“献丑，献丑！”

随后又走到了雪勤之前，双手捧花道：

“这十枝莲茎荷花，权充贺礼，请小姐收下玩吧！”

雪勤见他说话之时，那副挤鼻弄眼的样子，真叫人看着呕心，无奈这是人家的好意，只好含笑收下，一面恭维道：

“难得！难得！”

梁厉生这时手叉细腰，那种得意神情，真是不可形容，他对管照夕和楚少秋一抱拳，嘻嘻笑道：“小弟献丑已毕，该二位了。”

照夕苦笑道：“还是楚兄请，小弟不敢贻笑。”

楚少秋浓眉一挑，冷冷道：

“好！那么我先来了。”

四周诸人，早知这楚少秋负一身绝技，人也长得俊，此时见他上场，都不由往前又偎了些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。

楚少秋看了雪勤一眼，却见她一双眸子正含情脉脉的瞅着管照夕，不由一时怒火中烧，当时哼了一声，心说：“我倒要看看这姓管的有什么功夫，令你如此着迷！”

想着不由有意大笑了一声，面向照夕道：

“管兄是真人不露相，等一会我们倒要拜赏了……我这里是抛砖引玉……”

他用手远远数了一下荷花数目道：

“方才梁兄高技确是惊人，小弟也想在莲花上凑趣一番！”

他说着，一双眸子在池内转了转，晒然道：

“我这一掌枣核镖打出，各位请看，那后面一排荷花，共是十二株，却要叫它们单数全折，而双数半折，倒而不断！”

众人不由一阵骚动，照夕也吓得睁大了眼睛，心想：哪里会有这种功夫？太不可能了！

这时那半男半女的梁厉生也笑道：

“楚兄这一说，又是透着高明了。”

楚少秋这时把十二枚枣核镖，分握双手，一边六枚，微微一笑道：“着！”只见他双手如同渔夫撒网似的向外一翻，荷池内立刻起了一阵劈落之声。

众人于惊叹之间，果见那为首一排十二株荷花，有六株全数折倒池内，另六株却是茎断皮连半拖着，正如其言。

这一手功夫，照夕不要说眼见了，就是听也没听过，此时惊得目瞪口呆，同时内心更是说不出的苦，偶一偏目，江雪勤却正凝眸看着自己，照夕一看她，她却又抿着小嘴笑了！

这时四周诸人，无不鼓掌称绝，纷纷议论不已，因为他们还不知照夕会怎样呢，自然更是叹为观止了！

梁厉生红着脸，嗙声道：“果然高明，小弟是万万不及，甘拜下风了！”

楚少秋呵呵一笑道：“你休要恭维我，好的在后面呢！”

他说着转过身来，对着照夕一笑道：“管兄该你的了，也叫大家开开眼吧！”

江雪勤这时走了过来，道：“管少侠，该你了。”

照夕一听她唤自己为“少侠”，心里的气不由更大了，当时连看也不看她一眼，只红着脸对众人道：

“我？我真的什么也不会呀！”

他看了池中一眼，讷讷道：“不要说打荷花了，就是打荷叶都成问题！”

那楚少秋又是哈哈一笑道：“管兄也太小气了……今日是为江小姐作寿，你却不能推辞呢！好歹你也要露一手，要不然大家誓死也不走！”

一旁众人久仰管照夕大名，只是从无交往，今日一见，无不想套套交情，纷纷嚷着，非要他表演一下不可！

这时那梁厉生为他抓了一把枣核镖，笑着塞到了照夕手中道，“得啦！你老兄也太藏拙啦，呸！这里是八粒枣核镖，你就露一手，我们也死心了！”

他一只手还抓着照夕的手，媚声媚气，秀眉连扬，管照夕实在受不了这股劲，把牙一咬，当时接了过来，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既是你们一定要逼着我打，我就打给你们看看，你们总会相信了吧！”

江雪勤这时却依在一棵柳树下，注目池中，她悄悄问身边一人道：

“他手中是几粒枣核镖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八粒。”

雪勤微微领首，管照夕这时剑眉斜挑，他心中是又羞又怒，当时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他突地把心一死，暗忖：“我本来是不会，又怕人笑什么？反正是你们硬逼我来的……”

想着竟自拉下了脸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们看好了，我这一手可是精彩，叫做‘乱打莲花’！”

他说着一背身子，胡乱的把一把枣核镖，向池中洒去，只听叮叮咚咚一

阵细响，全数落到了水中！

众人不由一怔，管照夕不由红透了脸，苦笑道：“你们可看见了？这就是我的玩艺！”

楚少秋呵呵一笑，正想出言讽刺，不想那一边的江雪勤却失声娇语道：“呀！真高明……真高明！”

照夕冷哼了一声，方想说你也捉弄得我够了，却见雪勤满面惊异的用手指向池中道：“你们快看呀！看呀！”

这时本来不知所以然的人，听她这么一叫，都向池中仔细看去，楚少秋和梁厉生也睁大眸子向水中看去，这一看各人都大吃了一惊！

原来这时水面上，竟自飘起了八条半尺许的鱼来，由鱼身上流出的血，把水都弄红了！

那狂傲的楚少秋，这时不由抽了一口冷气，用惊疑的眸子看着照夕道：“好一手‘海底落针’，管兄你也装得太厉害了！”

众人更是啧啧称奇，只有管照夕呆呆的站着，这一刻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他揉了揉眼睛，再向水中望去，已见有人用网子，把鱼弄了上来，众人一窝蜂似的偎了上去，他也慢慢走了过去。

只见八尾鲜鱼，每条鱼都是被贯穿双目而死，水中打鱼已是不易，而每一尾都是穿目而亡，这种神技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直看得众人怪叫连天。

照夕这时脸上青红不定，他心中通通直跳，暗忖：“这可真是有鬼了……我随便丢一把，就是再巧，也不会有这种事呀！”

可是证物就在眼前，又不容他怀疑，他回头看了身后的雪勤一眼，江雪勤却笑眯眯地道：“我说你是真人不露相吧……管兄有这么一手神技，以后可要教教我呢！”

梁厉生这时也回过身来，动着秀眉道：

“这一手‘海底落针’，小弟还是只听传闻，不怕管少侠笑话，小弟还真是生平第一次见过……真是神乎其技！”

他凑前一步，却把声音放低了些道：“请问尊师是哪位老前辈？”

照夕此时可真是如坠五里雾中，人家恭维称颂他，他却只是傻笑，可是他心中始终是个疙瘩，怎么想也想不通。

这时最难受的却是那楚少秋了，他心中虽是又妒又恨，可是管照夕这一手“海底落针”，他自问再练三五年，也是不及。

他怔了一会，这才珊珊行到雪勤身前，淡淡一笑道：

“姑娘，我有急事，却要先行一步了，姑娘有管公子在侧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雪勤蛾眉一竖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楚少秋叹了一口气，看了左右一眼，声音放小道：“反正我对姑娘是一番真心，如果有人……哼！”

他哼了一声，眸子向照夕瞟了一眼，倏地转身而去，他走得很快，一会已走远了。

江雪勤倏地一惊，她目视着楚少秋愤怒的背影，心中似有所感，黛眉微微一皱，可是她如今全部心力，早已为这个新来的俊美少年吸住了，尤其是看见管照夕那种糊涂的样子，她就忍不住想笑！

这时就有丫环来请，说是请入内用饭，各人也就一哄而进。

饭厅内摆下两桌席，江老夫妇没有出来，雪勤是主人，她让各人落坐后，

自己却在照夕身边坐了下来，一面挥着一块小手巾道：“今天真热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他仍在为方才那件事情心存纳闷，雪勤微微一笑道：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照夕皱了皱眉头道：“我是在为一件事奇怪，天下不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，这一定是有人……”

雪勤忍不住一笑道：“明明是你自己，还装个什么劲呢！好了，现在吃饭了！”

照夕也遂把这念头抛开，当时随着各人有说有笑，一席饭毕，已月上树梢了。各人酒足饭饱，纷纷向主人告辞，照夕也觉出天色不早，向雪勤告辞，江雪勤一直送他到了大门，才笑了笑道：“你回去还念不念书了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考试在即，焉有不读书的道理？”

雪勤忽然转了一下眸子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还真想中状元啰？”

照夕脸色微微一红道：“这只是家父这么期盼我罢了，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这个愿望。”

雪勤抿嘴一笑道：“当然，读书不是坏事，不过，我却不赞成一天到晚死啃书本子，譬如说练练武也不妨事……”

说到此，她忽然中止住，露出一对小酒涡儿笑了笑，照夕猛然心中一动，倏地抬起了头，正想说什么，不想江雪勤却眨了一下眸子，半笑道：

“我问你，你晚上不睡觉，却乱想些什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没有呀？”

雪勤看了左右一下，走进了一步，她的脸突地红了红，遂又笑道：

“我不是说今天，我是说昨天晚上！”

照夕想了想，不由俊脸一红，讷讷道：“昨天……没有呀！”

雪勤一嘟小嘴，娇嗔道：“还没有呢！我问你！”

她一扬小脸，掀着一对小酒涡道：“你昨天趴在桌子上写什么来着？”

照夕不由一惊，他红着脸，退了一步道：“咦！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江雪勤羞笑了笑道：“我干嘛不知道？你呀！也不害臊！”

说着用纤指在小脸上划了两下，这时那边有人正在叫着江小姐，她一面转过了身子，手中抛出一物道：“这是你的东西，还给你，傻子！”

说着就跑了，照夕怔了一下，见地上那东西，竟是一个纸球儿。

他捡起来打开一看，顿时脸就红了，原来那纸上写着自己和江雪勤的名字，正是昨夜自己无聊时随便写的，却又如何会到了她的手中呢？

他怔了一下，暗道：“哦！原来是她……真不知道，她竟有这么一身好功夫！”

想着又惊又奇，又羞又喜，匆匆把这个纸球揣入怀中，返回家去。

到了家中，他倒在床上，心中想道：

“这位江小姐，小小年纪，竟会练出了这么一身好功夫，要是昨晚是她，她那身轻功，真是令人钦佩，真是太了不起了！”

想着忙到书房，把昨夜那人留下的字，找出来细看了看，愈觉其字体清秀，出于女子手笔，当无疑问，一时不禁又呆住了。

暗想自己心事，被她看出，真是不大好意思……又想她一个女孩子，居然学成这么一身功夫，而文才也是不弱，真是难能可贵，而自己堂堂七尺男子，除了读了些死书之外，又有什么用？和她比起来，相形之下，实在是差得太远了！

于是他又不由想到了今日的一场比武，所遇的奇事，然后再把雪勤自始至终神情一想，不由倏地跺了一下脚道：

“ 啊呀！原来是她……一定不会是别人！ ”

当时愈想愈对，不由又愣了半天，心中又是羞惭，又是费解。

惭愧的是，堂堂一个男子汉，受人家暗助，竟还蒙在鼓中，费解的是，她又何故对自己如此？

他坐在椅上想：“ 别是她故意捉弄我吧！可是也没有这么捉弄法的……何况她言笑之间，处处都似对我极为亲切……她又为什么要捉弄我呢？ ”

他想到了雪勤那种谈笑的样子，不觉又有些神驰，脸也不觉得就红了，他想：

“ 也许她也很喜欢我…… ”

想着他又摇了摇头，暗忖：“ 像她这么一个侠女，眼界一定是很高很高的，她所喜欢的人一定得有一身好功夫，像我这种只会骑马射箭的人，如何会看在她的眼中？ ”

这么想着，他又不禁有些懊丧，当时重重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，想道：

“ 我真是白活了这么些年了，除了读了些臭书之外，有什么用？ ”

他想：“ 我能比得过谁？不要说江雪勤了，就是那楚少秋也不知比我强多少倍！唉！就是那不男不女的梁厉生，他也比我强多了…… ”

想着他紧紧地搓着双手，紧紧地皱着双眉，这一霎，他脑中可是乱极了。

于是江雪勤那句话，又在他耳中响起：

“ 我不赞成读死书……有时间不妨练练武…… ”

他睁大了眼睛忖道：“ 她这话，不是明明指点我，叫我练练武功么？可是我怎么练呢？ ”

“ 常听人家说，练功夫，第一要好质禀，第二要有名师指点才行，一个人死钻，就是白了头发，也是没有什么用，我要是想练功夫，非得先找个好师父不可！ ”

这一霎，他可真像是着了迷一般，他本来就对武学醉心向往已极，此时再有这么多因素刺激他，他的想法更坚定了。

这时正巧那马僮儿快腿张从窗前经过，照夕不由抬了抬手道：

“ 快腿张你过来，我有事问你。 ”

快腿张龇牙一笑道：“ 我也正想问问少爷呢！ ”

照夕皱眉道：“ 你问我什么？ ”

快腿张一面进门，一面道：“ 少爷方才把雪中炭牵出去，还没见牵回来呢，我来问问是拴在哪了，再晚可就不好找了！ 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 你不要找了，我把它送人了！ ”

快腿张一听怔了一下道：“ 什么？送人了……哎哟！我的少爷，你可真大方，这匹马全北京城也找不出几匹来，你竟把它送人了……这是说着玩吧？没别的，您快告诉我送给谁啦，我去给要回来。 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，不悦道：“ 你知道什么？这匹马今天才算遇到了真正的主人了，送都送了，哪还能要回来，也只有你才会说得出这种话来！ ”

快腿张叹了一口气，一只手摸着脖子，又道：“ 你老可真舍得？平日连我都不叫骑……唉！ ”

言下之意，真是心痛已极，照夕见他如此，不由一笑道：

“ 你也不要难受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好在这马就在对门，你天天还能看见

它！”

快腿张先是一怔，后来皱着眉道：“看见它有啥用？也不是咱的啦！我是说谁有这么大的福份，原来是她……咳……”

说着咧口一笑，晃了一下头道：“那就难怪了……不过说实在的，这马给了江小姐也算值得啦，她一定会爱惜它，要是给了那些野小子，马也受罪。”

照夕这时笑了笑：

“我是想问问你，你也是老江湖了，你可知道这天下本事最大的是谁？”

快腿张一听这个可怔了，摇了一下头道：

“这个……我也不知道！”

他翻了一下眼皮子道：“少爷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他又挥了挥手道：“算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快腿张默默的退下，照夕暗笑了声道：“我真是想糊涂了，问他有什么用，这完全要看自己的造化才行。”

想着他又不禁发起愣来。

大雪山苍前岭下，新近迁来了一位老贡生，据说他是江南一个世家出身，儿孙均已成年离家，他的老伴儿也死了，所以这位老先生，就一个人搬到这儿来了。

他本来的意思，是想在有生之年，到全国各处去游览一番，再回故乡送终的，可是不知怎么，却爱上了这个地方，竟然在这里长住不走了。

老人家年岁不小了，可是如果你问他多大了，他也不告诉你，只是摇摇头叫你猜，你说六十他摇头，说七十他也摇头，再往上猜他还是摇头，大笑几声也就拉倒了！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多少岁，只是看他脑后那条小指细的辫子，其白如霜，再看看他那雪珠似的两团眉毛，就可知他很有一把子年岁了。

老人家姓洗，名字也没人知道，所以每逢他出来，人们皆以洗老称之。

他虽是读书人，可是怪癖多，脾气也坏，在他住着的那座小独院里，是不准任何人进去的，即使是有人来访，他也是在门口和人家说话决不往里让，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溜进了他的花园，在他窗口看了看，被洗老看见了，追出来用戒尺把那小孩头打破了，小孩家里很不高兴，为此还请出当地的几位老先生来说话，洗老倒是赔了几个钱，可是他却对大家说：

“以后请你们自己注意，要是再有小孩如此，我还是要打的，不过，我可不赔钱了，我是有言在先。”

这么一来，谁也不敢冒失了，再说也没有什么好偷看的，他家里也没有花大姐，更没有小媳妇，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好看的？老人家因此落得安静。

洗老最喜欢花，院子虽小，可是却叫花给占满了，他进进出出，都要在花丛中留恋一阵子，有时候在太阳下面捉虫，他能捉个把时辰，捉好了，大脚丫子把它们踩得稀巴烂，还要骂上两句才算出气。

他说话口音很杂，平常是江南口音，可要是碰着北方人，他也能用道地的北方话和人家聊聊，遇见广东人，他就傻了，扭头就走。

离洗老住处不远的山半坡上，有一所“白云寺”，寺里老师父智法和尚，和洗老是好朋友，因此洗老的三餐便解决了，每一顿饭都是庙里小和尚送来，他门口有一个拉铃，饭到了，小和尚只一拉铃，他老人家就慢慢踱出来了。

这位老人家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来到这苍前岭，已有半年多了，可是平日决不远游，顶多是到白云寺去聊聊，和老和尚手谈一下，他的棋艺很高，每一次都杀得老方丈愁眉苦脸，然后他就笑着出来了。

老和尚请了不少能人报仇，嘿！一样被他老人家杀得落花流水。

你说他怪吧，比他怪的人还有！

秋末，从远处来了一个少年公子，由口音上猜，大概是京里来的，这公子姓管，也不知他为什么来，反正他找了半天，于是就在洗老对面搭了一个小草房住下了。

洗老很不高兴，认为他这间草房离自己太近了，但也没有理由撵人家，只好任人家住下来。

这少年公子，人品学识都是顶尖儿，尤其是那份长相，更是英俊儒雅。

因此他一来，这附近大姑娘都迷上他了，每天洗菜打水，就连淘个米，都借故由他们门前绕上一趟，递个眼波笑一笑，也是舒服。

这么一来，洗老爷子可烦了，有时候连门都不开了，一天到晚闷在屋子里。

管公子真有一股子磨劲，他找过洗老两次，被骂出来两次，可是他仍是笑嘻嘻的，也不急也不气，反正洗老读书，他也读书，好在他带来的书也不少，要说掉文，他作的诗比洗老还强呢！

日子久了，洗老爷子不由也慢慢注意他了。

少年人奇怪的地方也很多。

第一，他明明像是一个阔家子弟，却偏要一个人住在这里受穷；

第二，他像是从北京来的。好家伙！北京离这里可远了，他一个年轻轻的人，跑到这里干什么？他口口声声对外说是应考的举子，可是入秋了，也该上路啦，他这边却连一点动身的意思也没有；

第三，这姓管的少年，似乎每天都盯着自己，他把房子也搭在这里，硬守着自己，你说他是安着什么心？

这么一想，洗老爷子平日就更小心了，他本来是爱在太阳下面，捉花上的小虫的，可是有一次，因为那少年多事要帮着捉，洗老一气，就从此不再捉了，弄得少年也很扫兴。

这一日，洗老穿了一件黑丝长袍，戴着瓜皮小帽，拿着一把布伞，到白云寺去玩耍，一进门，就见那姓管的少年，正在里面，和老方丈交谈甚欢，洗者扭身就走，却为智法老方丈追出来硬给请回去了。

少年由位子上站起，对洗老打了一躬道：“真是幸会，想不到在这里，又遇到你老人家了。”

洗老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是常常来的。”

少年微笑道：“洗老来此是拜佛还是问经呢？”

洗老摇头道：“我是来下围棋的，和他。”

说着用手一指智法方丈，老方丈忙笑道：“洗檀越棋艺太高，我总是败……”

他忽然笑问少年道：“管公子你行么？”

少年尚未说话，洗老已摇头不耐道：“他们年轻人，就是会也不精，哪能同我下。来！来！我们来手谈。”

智法老方丈点着头，笑着陪洗老到了庙廊下面，那里设着棋盘，二人坐下，年轻的管公子，却在老方丈身后站下来了。

小沙弥端上了一碟脆梨，一碟月饼，是翻毛枣泥馅的，这盘棋就开始了。往常洗老总是要让几个子儿的，可是今天那少年却笑着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帮助你来玩玩。”

洗老嘴角带着不屑，可是半个时辰之后，他的态度全改了过来。本来老和尚该输的棋，经这姓管的少年一指引，马上就变过来了，洗老反而处处受了困，一局棋下到了日落，竟是不分胜负。洗老爷子惊于少年高超棋艺，不由大为赞叹，当时搁下棋子道：“明天再下，今天晚了。”

少年也笑道：“洗老棋艺太高，我今夜要仔细想想，明天好出奇兵制胜。”

智法老和尚更是惊叹不止，对少年赞不绝口，坚留二人在寺里用晚膳，二人自然都答应了。

饭间老方丈问少年道：“少施主住处离此远不远？”

洗老点了点头道：“他就在我对门，也是一个人。”

少年连连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我就在洗老对门……”

老方丈呵呵笑道：“真巧呀！”

洗老心说：“一点也不巧，他是成心的！”

想着不由一双深凹在眼眶里的眼睛，仔细的打量着这个少年，咳了一声道：“管先生大名是……”

少年受宠若惊道：“不敢，小侄名照夕。”

洗老轻轻念了声“管照夕”，觉得名字很陌生，自己从没认识过姓管的人，当时就很放心的笑了笑道：“你的棋艺不错啊！是和谁学的？”

照夕弯身道：“小侄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，从前常和家父下下，肤浅得很，以后老先生要多指教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饭后老方丈拿出布施簿子来，照夕在上面写了纹银三十两，老方丈很高兴，洗老怕天下雨，就告辞，照夕忙也告辞而去。

老方丈一直把二人送至庙门口，道了声再见，才回转身去。

照夕方要和洗老凑凑近，不想他老人却扬长而去，照夕忙跟上，想不到走了百十步，天上果然下起小雨来了，洗老张开伞，踉踉行着。

照夕忙叫道：“洗老，借伞用用吧！”

不想那老头子，却装着没听见，转过几棵树，就往山下走了。

照夕追上，却见他一只手拉着长袍，一只手打着伞，微微弯着身子，走得很快。

照夕又叫了两声，洗老已走远了，他望着洗老踉踉后影，不由怔住了。

这时他衣服全湿透了，水珠子顺着头发，流在脸上，他紧紧咬着嘴唇想道：

“他也太狠心了……这半年来，我吃了多少苦，可是又得到了什么？”

想着他不禁流下了两行泪，想到自己留信离家，曾发下志愿，不学成绝技，绝不返家，可是这异人到哪里去找啊！

他又想到了洗老，虽然他怪处极多，可是自己撇来这两个月，日夕观察他，就没见他现过一些本领，自己怎可断定他是一位身怀绝技的人？

想着一时又愣住了，就连脸上的雨水也忘了擦了，他不由又想道：

“常闻人说，凡是身怀绝技之人，是决不轻易露出来的，半年来我虽是失望了好几次，可是这一次，我却要有始有终，不可轻易放弃，我要再忍一个时期，把他摸个清楚。”

想着把脸上的水擦了一下，一个人失神落魄的朝山下走去。

他来到了草房之中，才坐下来，却见洗老拿了一块很大的干毛巾，打着伞走了过来，照夕忙自迎上，洗老只把毛巾丢过来道：

“你淋了雨，要用力把身子擦干，换上干衣服才不会生病……年轻人要爱惜身子。”

说着转过身子，又回到他那所小屋中去了。

照夕拿着毛巾，心中又喜又惊，暗忖：

“他可真是一个怪人，既是这么好心，方才把伞给我合打一下，也就没事了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！？”

想着把门关上，脱下湿衣把身子擦干，换了一身干衣服，忽然他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有了，等一会我可借故还他毛巾，到他房内看一看，定可看出一点名堂。”

想到此心中很高兴，当时拿上了毛巾，又等了一会，雨也小些了。

再过一会，洗老房中已亮起了灯，琅琅的读书声，由他房中传了出来，管照夕不由又有些失望，心想：“我自己就是一个书呆子，不要费了九牛二

虎之力，再找着一个老书呆子，那才是真冤呢！”皱了会眉，暗忖：“管他呢，过去看看再说。”

想着轻轻把门关上，走了过去，他轻着步子，慢慢走进了洗老的花园，心中想这里平常是不能随便进来的，忽然他又想道：“我何不轻轻的走到他门边，看看他屋里情形，反正他也不知道。”

想着就轻着脚步，悄悄走到了洗老窗前，方要由窗缝向里窥视，读书声忽止。

照夕忙往后退了几步，却见洗老已在门口出现了，他看了照夕一眼道：

“你进来干什么？”

照夕红着脸道：“我是来还毛巾的。”

洗老鼻中哼了一声，伸手把毛巾接了过去，他看着管照夕道：

“以后不可随便进来，门口有一个拉铃，你可以拉铃，知不知道？”

照夕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他说着方要往前走一步，不想洗老却点了点头道：

“我要读书了，你不要打搅我。”

说着很快的转身而入，那扇小门遂又关上了，管照夕不由怔了一会，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而回，那琅琅的声音，又由老人房中传了出来。

照夕徘徊在斗室之内，心绪重重，他想：

“要是这么等下去，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来。”

他又想到，方才自己已走路极轻，居然离他窗口甚远，就被他发觉了，可见此老听觉极灵，他的心不由又激动了。

暗想来此已两个多月了，如果就此离去，非但前功尽弃，而且心也未甘。

因为他认为，这姓洗的老人，定是一非常人，对于这种非常人，自然要特别不同，尤其是要有耐心，过去他也读过不少的书，深深知道，要学惊人技，需下苦功夫，当初张良在桥下为老人穿鞋，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是很明白的，因此他考虑的结果，仍是留下来。

十一月的天，在这苍前岭可是很冷了。

洗老院子里堆满了落叶，天还未明，照夕已早早起来，他轻轻推开了老人的门，用扫帚，把落叶扫成了一堆，然后用手捧了出去。

他的动作很轻很轻，生恐吵了洗老的睡眠，然后他再回到自己屋子里。一个月以来，每天都是如此，从不间断，有时候在庙里遇到了洗者，就下下棋，可是洗老从不与他多话。

管照夕既下了决心，要以至诚打动这位老爷子的的心，所以也就不如从前那么的急躁了。

这一日清晨，天还不十分明，照夕按照往常的规矩，又早早起来了。

他轻轻又走到老人花园之中，当他把枯黄的落叶一捧捧送出门外之时，忽见老人门前，放着一个锦袋，照夕心中一动，暗想：“这老爷子真粗心，钱袋也不好好收着，掉在外面了。”

随手捡起来，觉得重重，打开袋口一看，照夕吃了一惊。

原来竟是整整一袋子珍珠，还有十来块翡翠，光华夺目，照夕忙把袋子收好，心想：

“这些东西，洗老竟不小心，真是糊涂透了。”

想着马上走过去，方要用手敲门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由又把手放了下来，暗忖：

“他是不准人进来的，我又何必自讨无趣。算了，还是偷偷给他放进去吧！”

想着见门下有三四寸空隙，照夕就把这钱袋，用手轻轻推了进去，又用棍子往里送了送，心想洗老起身之后，定会发现的。

想着这才又把枯叶扫尽，一个人低着头回到了草舍之中，不想他才一进门，顿时就怔住了。

原来不知何时，洗老竟坐在了他的屋中，他那双深陷在眶子里的眸子，紧紧地看着照夕。

管照夕不由脸一红，讷讷道：“你老人家已经起来了？”

洗老点了点头，他用手一指椅子道：“你坐下！”

照夕忙坐了下来，心中猜不透这位老爷子要说些什么，不由得有些惊慌失措。

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洗老的脸色比平常好多了，而且还有一丝笑容。

他点了点头，对照夕道：“这一个月来，你每天早晨扫地的事我都知道……很是难得。”

他咳了一声又道：“其实在你起身之前，我早已起来了，我喜欢天不亮出去散步，因为空气好。”

照夕心中惊异，可是不敢说什么，他只用惊怔的眼睛看着老人。

洗老忽然站起了身子，在小室里走了一转，他那双留着长长指甲的手，搓了搓，那雪团似的一双眉毛，倏地皱了起来。

他走了一转，站住了脚，皱着眉道：

“在你初来之时，我就对你很注意，而且很奇怪，我真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又叹息了一声道：“现在，我总算知道了，你定是有所为而来。”

说着他坐在了椅子上，朗声道：“现在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事要求我做呢？”

他又追了一句道：“一定是有事……孩子！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呢？不要怕！你说。”

照夕心中这一刹那，真不知是喜是悲，当时差一点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他猛然往地上一跪，抖声道：“老先生！我知道你是一个奇人，你老人家定是一个隐姓埋名的武林怪杰，你收我做徒弟吧！”

洗老猛然一惊，接着他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连道：

“哎哟！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”

照夕流泪道：“你老人家一定得收下我！”

洗老白眉一皱道：“谁告诉你我会武功？我……我只是个老酸丁，连棍子也提不动呀！你叫我收下你，收你干什么呀？”

照夕见他居然还不承认，当时想起自己可能又落了空，不由一时呆住了。

他紧紧地咬着自己嘴唇，几乎都快要咬出血来，可是他仍然跪着没有起来。

洗老这时皱着眉，看了他一会，忽然长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再说，你一个念书人，有这么好学问已经够了，还要学什么武功？”

照夕一听，顿时破涕为笑，因为洗老这句话，已似乎说明了，他是会武的了。

当时不由连连叩头道：

“你老人家不知道，我是自幼就想习武，只是被父亲管着读书，如今我留信而出，遍访名师，非要学成一身绝技不可。”

洗老皱眉道：“可是，你怎么会找上了我呢？我一个老人，头上也没写着字，谁说我会武呀？”

照夕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由笑了，他眨着眼道：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你老人家定是会武，而且还是江湖侠隐之流。”

洗老呵呵大笑道：“你是剑侠小说看多了。”

他走过去，用力把照夕搀了起来，一面道：

“孩子，起来吧！不要胡思乱想啦！”

说也奇怪，照夕这么重的身子，洗老人这么随便一搀，竟自站了起来。

就在照夕惊怔之间，洗老却已走出房子去了，管照夕这一霎，反倒是一阵惊喜，他淌着泪想道：“果然不错，他是一个异人，我没有看错。”

想着转过了身，却见洗老已进了他自己的房中，门也关上了。

照夕对着门怔了一阵子，心说：

“你别想叫我中途而退，我是守定你了，非拜你为师不可！”

想着把脸上泪擦了擦，一个人靠着门暗暗道：

“方才他自己说的，他每天起得比我还早，这就对了，练功夫的人，都是早起的，我明天半夜就起来，我等着他起来，跟着他，倒要看看他去哪里，或是练什么功夫，只要给我发现了，他就是赖也没有法子赖了。”

这么一想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当时也就安心了。

他注意到，那洗老，竟是整整一天没有出门，照夕看着他紧闭着的两扇小门，心说：

“为什么他们有本事的人，偏要如此的装伪，这多不自然呀！”

想着他又叹了一口气，脑子里这时极乱，他想到了北京城的父母，又想到了江雪勤……他想道：“他们也许认为我现在早已学了武艺，谁知我却连门还未入呢。”

这么一想，心中不禁有些难受，可是转念一想，眼前这洗老，定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，他所以不敢答应自己，定是对我还有很多不放心的地方，要慢慢观察我，我却不可就此懈怠，否则才真是前功尽弃了。

晚上他早早的上床了，明天要早起，一定要窥出一些端倪来。

这时对门琅琅的读书声，又传了过来，那是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中的一段：

“……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，君子安贫，达人知命，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，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……”

洗老把这一段书念得有声有色，管照夕却不觉浮上了一层莫名的悲哀！

虽然，他并不如这段书中所形容之凄惨，可是自己孤身一人，千里迢迢来此，如今一事无成，思前想后，也不禁有些伤感了。

管照夕在他琅琅的书声里，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，天还是大黑着呢，他已轻轻的穿上了衣服，隔窗子向对面望去，果见洗老窗前亮着豆大的一点灯光。

管照夕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糟了！莫非他已经起来了？”

想着正要出去查看一下，却听“吱”一声，门开处，现出了洗老瘦高的

影子。

照夕见他穿着一身短马褂，也没罩长衫，他手中提着一个黑布长口袋，光着头也没戴帽子，出门之后先东张西望了一阵子，然后轻轻把门带上了，慢慢踱了出来。

照夕忙退后了几步，其实洗老也看不见他，然而他却有些作贼心虚。

过了一小会，他再趴在窗上看，却见洗老已顺着门前的小路走了下去。

管照夕生恐他走远了追不上，忙跟了出来，远远的缀着他，就见洗老由一条极小的路绕向了山坡，照夕也忙跟随了上去。

当他才走到山岔口的时候，却见洗老已经上了十丈有余，管照夕心惊道：

“好快的身法！”

这时天仍然很黑，尤其是夜里的小雨，草上水还没干，照夕走了一路，两只裤腿全湿透了，再加上衣服又穿得少，可真是有些冷的吃不住。

可是眼前那洗老，却是十分疾劲，他爬上了一个山坡，像是没事一般。

这时他走向一片平地，就把身子站住了，照夕见他放下了手中的包裹，长长的吸着气，可是面部却是朝着东方，也正是朝着照夕这面。

如此一来，照夕只得把身子蹲着不敢动了。

却见洗老吸了几口气之后，身形半蹲了下去，由他喉中发出呼呼的喘息之声，这种声音初听来还不十分吃惊，可是数十喘之后，声如豹啸，四周都有了回声，管照夕不由吓得脸都白了，心说：“我的天！这是什么玩艺？哪有这么练功夫的！”

正自惊异之间，却见洗老慢慢把声音放小了，而且一双眸子，微微闭了起来。

可是却由他那微闭的眸子之中，射出了凌人的精光，照夕吓得忙把头低下，他心中这一霎时，真是欣喜欲狂，差一点叫出声来，只是他还想更清楚一下洗老的功夫，所以借着长长的草，把脸遮住，只由草缝中向外面看。

这时洗老已站好身子，背着手，在那里走了一转，忽见他弯腰，把放在地上的那个黑口袋捡了起来，照夕就更注意了。

洗老很快的由袋中抽出了一口长剑，方要拧把抽出剑刃，忽然他怔了一下，又把宝剑收回到了袋中。

照夕见他把剑一放回，就知不妙，忙把身子向下一蹲，不想才一蹲下身子，就听得洗老叱了声：“是谁？”

管照夕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当时哪还敢多耽误，猛然回头就跑，不想才一举步，就觉得头上一股疾风掠过，照夕吓得口中叫了声：“啊哟！”

再一抬头，那洗老已满面怒容的站在了自己身前，照夕不由觉得腿一软，顿时就坐了下来。

洗老嘿嘿冷笑了几声道：“管照夕，你的胆子可是愈来愈大了！”

照夕不由吓得抖声道：“老先生……我没有看见什么……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

可是此时洗老的态度，和平常就大大不一样了，他眸子里射出两股逼人的奇光，直看得管照夕全身簌簌颤抖。

他嘿嘿笑了几声，冷冷地道：“可知我生平最忌讳的是什么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

洗老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自然不知道，可是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。”

这位老爷子，说话之时，面现杀机，他逼近了一步道：“我生平最忌人

家偷窥我练功夫……不要说人了，我练功之时，即使是有飞鸟掠过，我也不会轻易饶它们活命。”

他说话之时，竟真的突然有一只黑鸟掠空而过，洗老说着话，倏地一伸右手，那黑鸟本已飞出数丈，却在当空打了一个转儿，直向洗老掌中落了下來。

照夕这一霎那，只吓得目瞪口呆，却见是一只黑身红足的大鸟。

这黑鸟在洗老掌心之上，几番振翅哀鸣，却总似被一股吸力吸住，休想飞起一分一毫。

洗老冷笑了一声，倏地一翻掌心，那黑鸟已尸横当地，血肉一片模糊！

照夕吓得打了个寒颤，想不到素日温雅的一个老儒生，竟是如此残忍的个性！

而且他这一手功夫，照夕不要说眼见了，真是听也从未听过。

当时不由直直地看着他，洗老哈哈一笑，随即一敛笑容道：“你看见了没有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洗老这时目射奇光道：

“你如今犯了我的大法，我虽有爱你之心，却是饶你不得，这只怪你命该如此，却怨不得我洗又寒手狠心辣！”

他说着一晃身，已站在了照夕身前，倏地一伸手，已按在了照夕天灵盖上，照夕就觉一股极大内力，由顶门上直贯而下。

当时自认必死，不由叫了声：“洗老先生且慢！”

洗又寒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么？”

照夕这时反到不如方才那么害怕了，他苦笑了一下道：“既是命该如此，弟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只请死后能将弟子尸身运回北京，得正丘首，弟子即使是死于九泉，也感恩非浅。”

他说话之时，洗又寒那双炯炯的眸子，在他脸上转来转去，冷冷地道：“还有话么？”

照夕忽然张大了眸子，问道：“方才你老人家掌毙黑鸟，虽是过于残忍，可是那种功夫，弟子竟是毕生闻也未闻过，你老人家可肯在弟子临死之前，告诉弟子一下，那是一种什么功夫？”

他这天真的一问，就见那洗又寒倏地神色一变，他长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罢了！罢了……我洗又寒毕生行事手狠心辣，就从来没有心软过，今日为你这孩子，竟破了戒！”

他说着脸色十分难看，同时缓缓把按在照夕顶门之上的右手收了回来。

管照夕不由一怔，同时洗老的手离开了，那股压力也就随之而去，他不由拜倒在地，感激道：“弟子多谢你老人家不死之恩！”

洗老这时苦笑笑道：“管照夕！你算把我的底细摸透了！只怕我不杀你，日后你却要……”

他忽然把话中途打住，脸上颜色更是一片死灰，他忽然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你如今还要拜我为师么？”

照夕这时喜得连连叩头道：“弟子梦寐以求。”

洗老脸上仿佛带上了一丝笑容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可是你知道我的来历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可是他立刻又磕头道：

“弟子不知，可是弟子绝不后悔，只愿终身追随你老至终。”

才说到此，洗老忽然仰天一阵大笑，声震四野，笑声一敛，就见他一翘大拇指道：

“好！我老头子想不到，在此垂暮之年，竟会收下了这么一个好徒弟。来！”

他说着忽然向前迈了一步，一伸手，已把照夕搀了起来，一面笑道：

“我们回去说话。”

他说着话，身形倏起，在这昏沉沉的早晨，就如同一只大鸟似的，一路倏起倏落，直向来路上飞驰而去！

照夕这时在他单臂挟持之下，真个是如同腾云驾雾一般，只觉得两耳风声飕飕，身形却如同星丸跳掷一般，洗老带着他，在那峭壁陡崖之间，往往只用足尖，在壁面上一点，如飞星下坠似的已纵了开去。

管照夕这一刹那的心情，可真是惊喜到了极点，暗忖自己真是苦心没有白用，想不到遇此奇人，自己定要学成一身惊人之技。

他这么一路想着，洗老已倏地停住了脚步，道了声：“到了！”

照夕再一看，原来已到了自己和洗老住处，当时慌不迭就要下跪，洗老哼了一声道：

“入内再说！”

说着已转身走了进去，照夕怔了一下道：

“洗老……我可以进去么？”

洗老本已入内，此时闻言，回过身来，冷冷哼道：

“自然可以了，你进来吧！”

他这种喜怒不定的个性，很令照夕吃惊，只是他现在完全已醉心着学成惊人的武功，他能忍受任何的冷漠和奚落，只要能达到学武的目的，他一切都可以忍受。

照夕就在这种惊喜的情绪之下，进到了洗老的房中，他立刻怔住了，暗想这房子并没有什么奇处。

原来这房子十分简陋，外间有一个大书架，堆满了各种书典，还有一个书桌，擦得十分洁亮，一尘不染。

另有一间卧室，和外间相接，却见内中并无床褥，却是一个极大的蒲团，置于室中，一支高腿白铜蜡台，置在蒲团旁边。

照夕心中暗想：“常听佛法高深的和尚，以坐禅代替睡眠，倒不知凡人亦可如此。”

想着不敢多看，这时洗又寒已在一张太师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照夕往地上一跪道：“师父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”

洗老却没有说什么，等照夕叩完了三个头之后，他冷冷的抬了一下手道：

“你起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照夕忙起来恭侍一旁，他顿了一顿才道：“我本来是不打算收徒的，因为我对我的弟子们不敢信任了……”

他略为犹豫了一下，才慢吞吞地道：

“可是却为你的至诚所感动，我破格收你为徒，我想你也许不会同你的两个师兄一样，落得那种凄惨的下场……”

管照夕只是静静的听着，虽然他有一肚子疑问，但是，他却不敢问。

洗老又点了点头道：“你既拜我为师，今后我自然是不会令你失望，定可把你造就成一身惊人绝技……”

照夕不由喜道：“谢谢师父！”

洗老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先不要谢我，我有几句话说在前头，你看看是否可以接受。”他眨了一下眸子，慢吞吞地道：“第一，既入我门，当遵守我任何戒条，违者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照夕打了一个冷战道：“弟子谨遵。”

洗老冷哼了一声，遂又道：“第二，为师我今后也许有许多奇怪的行动，你却不可多疑和询问，自然对你绝对无害的，你能做到么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弟子能做到。”

洗老这时脸上才带出了一点笑容，他面色变得稍微和善了一点，遂道：

“只要你能谨遵我言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，可是你如果有违我言，那时也说得叫你血溅我肉掌之下！”

这一番话，不禁说得照夕一阵心惊肉跳，唯唯称是，洗老往起一站道：

“口说无凭，来！我们立个字据。”

他说着遂返内室而去，须臾，他拿着一个黑色的小布包走了出来。

他此时脸上，更显得阴森可怕，他把这个布包往桌上一放，满面戚容地道：

“你进来！”

照夕忙应了一声，小心的走到桌前，洗老用手一指桌上的布包道：

“你把它打开看看。”

照夕闻言答应了一声，依言用手把这黑布包慢慢打了开来，只觉得内中包着软软的东西，似乎还有一本书，待打开一看，内中是两个小皮袋子，另有一本厚厚的典册，同时有一股腥臭之味上冲鼻端，照夕不由剑眉微皱，暗想：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洗老点了点头，冷笑道：

“你把书翻开……翻到最后一页！”

照夕不由信手一翻，只见全是一个个血红的手印，另一边却有记载文字，当时只觉得一阵阵心惊肉跳，也不敢多看，匆匆依言，翻到了最后一页，见是一张白纸，洗老示意的点了点头。

照夕忙放下了簿子，垂立一旁。

洗老用手一指桌上的笔道：“你把你的姓名、住址以及年月生辰写下来，要写得很清楚。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，想着就依言，把姓名年岁住址写了下来，洗老就立在他身后，冷冷的嘱道：

“如违师言，愿受本门火炙尸刑！”

他哼了一声道：“把这句话加上。”

照夕不由仰着脸道：“师父！什么是火炙尸？”

洗老倏地一瞪双目道：“我叫你写，你就写上，哪里有这么多废话！”

照夕只好依言写了上去，最后又具了名字，洗又寒把本子拿起，看了一遍，才点了点头，他又一指桌上的印泥道：“把十指指模打上，慢慢来！”

照夕暗自叹息了一声，心说：“原来拜师还有这些手续啊！这简直不就是形同卖身一样么？”

可是他此时，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些了，洗老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。

一切就绪之后，洗又寒才点了点头笑道：

“其实这一切都是多余的，不过这是我们中的必要手续。”

照夕连连称是，洗又寒又点了点头道：

“你把那个皮袋子打开看一看。”

照夕现在真是听话，叫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当时依言忙把一个皮袋子拿起，将束口的细绳子解开，才一开袋口，只觉一股血腥之味，中人欲呕，当时吓得差一点把这皮袋子丢了。

可是洗老一双眸子却紧紧的盯着他，照夕吓得忙又收了回来，仔细往袋中一看，不由吓得手都抖了。

原来袋中竟是一条血迹斑斑的发辫，尤其是辫根上，尚还连着一块枯黄的人皮。

管照夕就是再沉着，看到此也不禁倏然变色，他叫了声：“师父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洗老呵呵一笑，就手拿过了这皮袋，收上了口，一面笑道：

“你不要怕，我只是叫你来一看，知道一下为师的手段而已。”

照夕不由张大了眸子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师父怎会……”

洗又寒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是你二师兄……他叫谷云。”

说着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照夕更是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既是二师兄，你老人家又何故将他……”

洗又寒倏地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方才不是说过么？他妄敢不遵我言，而且竟敢……勾引外贼，对我加害……所以我……”他冷笑了一下，用手指着另一个皮袋道：“这是你大师兄，他和你二师兄是一样的下场……我也把他杀了！”

管照夕一时呆若木鸡，洗老看了他一眼，收了脸上的笑容，转为微笑道：

“可是你放心，只要你对我忠心，不出卖我，我不会对你如此！”

照夕翻了一下眼皮，道：“我那两个师兄，原来是出卖了师父？”

洗老不由一阵咬牙切齿，愤然作色道：“岂止出卖我……我这条命，还差一点送在他二人手中，嘿嘿……”

他冷笑了几声，点着头道：“可是，他们仍是没有逃过我的手去！”

他说着，脸上罩下了一层阴影，看着十分可怖，就见他仰着脸喃喃道：

“可恨的孽障……可恨的淮上三子！”

照夕不由惊问道：“淮上三子……师父……”

洗老忽的一怔，叱道：“不要多问！”

照夕心中这时暗暗想道：“师父真是一个令人敬怕的怪人啊！”

他想猜到，这洗又寒本身定有一件极为隐痛的事情，不为外人所知，可是，因为师父曾经关照过对他不可猜疑，所以管照夕一想到这里，忙岔了过去。

洗又寒这时已把簿子收好，又用黑布包扎了起来，他目光灼灼的注视在照夕脸上，半晌才道：“你那两个师兄，虽是随我多年，学成了一身难得的本事，可是到底限于根骨，未能登峰造极……他们死了之后，我也就失去了传人。”

他叹息了一声，看了管照夕一眼道：“这多少年以来，我因收徒灰心，差一点死在了徒弟之手，所以抱定宁可把一身绝技失传，也决不再收一个徒弟了……”说到此，他顿了一下又道：“自从你一来此，我已猜出你安有拜师之心，只是一来我已下定决心不再收徒，再者我取徒条件太苛责……也不

知你是否有此资格……”

他微微一笑道：

“这几个月以来，你固然是在天天留意我，可是我又何尝不在天天注意你？”

说到此，照夕不由脸色一红，洗老笑了笑，又接着说下去道：

“经我仔细观察的结果，你质禀、根骨、智慧无不是上上之材，我的心就有些动了。”

管照夕不由暗自欣喜，洗老白眉微皱，又道：

“后来又见你诚心可感，而且我为试你是否贪财，故意遗落珠袋在外，你居然见财不昧，诚心难得！”

说着他又狞笑了一下道：“当时如果你一时贪心，可就为你自己造下了杀身大祸了！”

照夕吓得直打冷颤，洗又寒又接下去道：

“也就是因为以上几点，所以我才饶你不死，竟破格收你入我门下，在你来说，确实福缘不小！”

他冷笑了一声又道：“这是因为特殊的事故，才追使我洗又寒来此穷途，否则青海天沙岭冷心轩，和江南十二道台，那种势派和今日又自天壤不同了！”

他像是有无限的感慨，长吁了一口气，那瘦癯的脸上，刻下了深深的回忆，这一霎，在他脸上的皱纹里，荡漾着悲痛、愤怒和仇恨。

管照夕只是静静的听着，不敢多岔一句，可是听到此，实在又忍不住，不由问道：

“师父为何不回去呢？”

洗又寒冷峻的目光扫视了他一眼，嘿嘿冷笑了几声，低头自语道：

“总有一天，我会回去的。”

他突然正色道：“今天我对你说的任何话，你都不许对外人泄露一字，否则……”

照夕打了一个冷战，连连点头道：

“你老人家放心，弟子一定守口如瓶。”

洗老笑了笑：“我倒不是怕你说，只怕你说出来之后，我又要多杀一个人了！”

类似这种的话，真是句句令照夕心惊肉跳，他连连的答应着，洗老又道：

“还有一点，以后你在人前，不可叫我师父，仍称我洗老就是……至于练功也不必过急，我自会慢慢授你的。”

照夕又连连称是，洗老提起一把砂壶，倒了两杯白水，道：“你喝水！”

照夕恭恭敬敬的端过了一杯，就口呷着，这时洗老完全回复了平静的态度，他走了一转，回过头来问道：“你以前练过功夫没有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，什么功夫也没练过。”

“好！好！最好是没有练过。”

他眨了一下眸子道：“中国技击之术，可分为内、外两派，其实殊途同归，其理则一。”

“内家开派为武当，创自宋徽宗时之武当道士张三丰，他的原理是由内往外，先以养气而后则动以拳掌，讲究的是十八字秘诀……”

照夕不由听入了迷，洗老咳了一声又道：

“这武当派动手讲究狠，所谓‘犯者立仆’，外表上看来，凡属于内家一脉者，永远是一派斯文，看不出有何异状，可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如触我，力随意施……我本身内力，大部分是脱胎于此派的。”照夕不由点了点头，洗老又皱着眉道：

“所谓外家派者，始自魏时之达摩禅师，也就是今日之少林，他们是由外往里练，可是不论内、外哪一家，都是最注意于内功吐纳一道……”

他眯着眼睛笑了笑道，“为师我六十年来，浸淫吐纳一道，却又收到‘澄波返渡’之功，这自然非你如今所能想得到的，不过，我准备第一步，就让你由‘吐纳’上着手去练，我有几种厉害的手法，至今仍可说是绝步武林，只是要看你是否有此造化了。”

照夕不由极为神往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

“只要师父肯传授，弟子定下苦功夫锻炼，决不令你老人家失望。”

洗又寒闪闪的瞳子注定在照夕脸上，笑了笑道：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他又笑了笑道：“跟我学功夫，可是最苦的……我不像一般人一样只练子午二时，有时候却要连下夜去！”

照夕这时连连点头道：“弟子愿意受苦。”

洗又寒笑了笑，一挥手道：“那么你先回去，午夜再来。”

照夕忙躬身行礼，转身回房而去。

时间真快，转眼之间已是三度寒暑，而平静的日子，从表面上看起来，似乎仍然是和从前一样。

可是谁又知道，那个没有人注意的少年书生，却强大了。

三年来，管照夕跟着这个奇怪的师父，学了一身惊人的功夫。

他这种不分日夜的苦练，有时候，连洗又寒都颇为惊讶，因为这个弟子的成就，简直是太惊人了，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而更令洗老满意的是，这管照夕果然除了随自己练功夫以外，别的事，是任什么也不管不问，这一对奇怪的师生，居然这样的相处了下去。

照夕到了今天，对洗老一切仍是一个迷，虽然他和这个师父相处了三年，可是他对洗老的一切，知道得太少了，同时他并不想多知道。

可是有一件事；却令他始终怀疑，因为洗老的行动太怪了，他总像是在逃避着什么似的，这几年以来，他只是去“白云寺”走走，别处哪里也不去，可是时时见他长吁短叹。

而更有一件事令他吃惊：洗老本身有一种极为离奇的怪病，这种病差不多五十天发作一次，每发一次总是要数日方才复元。

而发作之前，洗老总是先有预感，他一个人远远的出门，总是要十天半月才回来。

他对照夕说他是去一个朋友处治病，可是他从不告诉他是什么病，要怎么医治，照夕只知道是一种怪病，却不知如何个怪法，而老人的功力，尤其是他独有的一种功夫“血神子”，更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“血神子”是一种怪异的内家掌力，运用之时，只需长吸一口气，凝气于掌，右手立刻暴涨如箕，而且赤红似血一般。

这种掌力发出时有红雾少许，可在五十步之内，制人于死命！

照夕亲眼见老人，用这种掌力试打过一条花豹，那豹子全身肿胀而死！

管照夕对师父这一手功夫，极为向往，可是洗老却不肯传他，每一次告

诉他，总是说不到时候，照夕也就不敢多求了。

洗老的功夫极为混杂，差不多的家数，他都精一点，尤其是传授照夕的方法特别，有些方法，真是照夕作梦也梦不到的。

可是不可否认的，这三年来，管照夕在老人的悉心教导之下，有了惊人的长进，他的收益，是一般人八十年也难学到的。

这一日清晨，照夕在松坪行完吐纳之术，返回住宅，却见洗老正自一山涧中，纵跃如飞而上，管照夕忙也纵身迎了过去，见老人面有喜色，不由叫了声：

“师父！你上哪里去了？”

洗老笑道：“来，照夕！我正要找你。”

照夕很少见他面有笑容，不由很奇怪，问道：

“什么事你老人家如此高兴？”

洗老端详了他一会，正色道：“这三年来，你确实有我意料不到的进步，你的长进，就是你那两个师兄在世，也是很难和你比的。”

照夕不由垂首道：

“谢谢师父夸赞，只是弟子总觉得还不够。”

洗老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理由。”

照夕不由大喜，脱口道：“师父莫非要传我一手新的功夫么？”

洗老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岂止是一套新的功夫！这功夫简直是你梦想不到的，而且也是你的造化。”

照夕不由一怔道：“这是一套什么功夫？”

洗老嘿嘿一笑道：“武学一道，实是微妙，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如想在武林之中，占一席之地，你必须要有有一手绝技，我是说有一手众人不会也不知如何练的功夫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洗老眉头深皱道：

“这几年来由于你功力长进过甚，很令我惊喜，我也考虑到传你一手功夫，可是，总是没有适合你练的，今日想不到，却为我无意中发现了。”

照夕不由又惊又喜，正要说话，洗老已转身道：

“来！你随我来！”

说着一路直向一处山涧下飞坠了下去，管照夕也紧紧随着纵身而下。

却见这虽是一处山涧，可是涧内杂花异草，到处都是，蜂蝶成群，尤其是松树成林，高可遮天，是一处极佳地方。

洗老边行边道：“我来此已逾十载，竟没有发现这地方，真是奇怪了！”

照夕也甚奇怪，忽见师父倏地纵身跃上一株大松，回身点手道：“你也来！”照夕忙跟纵而上，他身子才一上树，耳中已听到一片“嗡嗡”之声，同时目光之中，已见无数黑蜂由当空左近穿行飞鸣着。

照夕不由一皱眉道：“这里怎会有这么多蜂子？”

洗老倏地用手一指道：“你看！”

照夕顺其手指处一看，就在身前不远一棵大古松枝桠之间，有一个极大的蜂巢，嗡嗡之声，震得两耳阵阵发麻！

照夕心中虽吃一惊，可是仍不明师父意思，当时转过身道：“这不是一个大蜂巢么？”

洗老这时目光注视着蜂巢，闻言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正是……”

他回过头来对着照夕道：

“这是一个大墨蜂的蜂巢。”

照夕看着天空嗡嗡不绝的墨蜂道：“什么是墨蜂？”

洗老哼了一声道：“这是一种极为稀有的蜂类，想不到这里出现这么多！”

照夕皱眉道：“师父方才说练一种特别的功夫，莫非与这些墨蜂有关系么？”

洗老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如今年岁已老，血气也不如少年人那么容易恢复了，所以这种功夫，你倒能练！”

他说着眨了一下眼道：“只是你要受些痛苦就是了，好在你如今内功已有很好的根基，倒不怕伤了元气！”

他说着倏地伸出了一只手来，就有两三只墨蜂落向了他的掌中。

那墨蜂在他掌心欲飞不起，纷纷振翅打转，最后更掉尾往他掌心上刺来！

洗老咬着牙，连连冷笑道：“我就是怕你们不刺我……愈多愈好！”

那三只大蜂刺了数十下，眼见洗老一只瘦手肿了起来，他才一挥手，那三只墨蜂却掉在了地上。

照夕不由大惊道：“师父这是何苦？”

洗老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正是我要你练的功夫！”

他用手往地上一指，再看那三只墨蜂，却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，虽举翅亦飞不起了。

照夕不由惊异道：“师父莫非以内力伤了它们么？”

洗老注视着地下，慢慢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何尝是伤了它们，只是它们全身精力已失，只怕是活不成了！”

说着蹲下身来，用手再拨弄了一下，那三只墨蜂果然就不动了。他讷讷道：

“怎么样？死了吧！”

然后他回过脸来笑道：“这种墨蜂最毒，它却不知本身精力有限，而每刺人一下，就要消耗不少精力，是以，我虽不杀它们，它们也活不成了！”

照夕只是怔怔的听着，惊心不已，就见洗老微笑着站起，双手搓揉道：

“它们身上的精力，现在全在我掌上了，对我是大有好处。”

照夕不由惊道：“难道这墨蜂身上没有毒么？”

洗老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谁说没有？只怕这毒更厉害呢！”

他看了照夕一眼，微微点着头道：

“蜂刺时，毒汁顺血而下，这时却要以内功暗锁全身血穴，尤其不可令毒攻心！”

他笑了笑又道：“有一种极普通的毛衣草，这里也多得很，只需用它的汁全身遍擦，一个时辰之后，蜂毒尽去，那么留在体内的只有那墨蜂的精力了。”

照夕不由暗暗惊心，洗老说着话，四处找了找，随手摘下了几株圆形的草叶。

这种草叶，如指甲般圆圆小小的，其上还有些细毛，洗老摘在手中，在那只肿掌之上，连连搓揉，这种毛衣草浆汁极多，流出一种白色的浓汁，洗老把这只手擦满之后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如此，一个时辰之后，肿自然也就消了。”

照夕不由张大了眼睛，像是听神话一般的仔细听着，洗老随手把这毛衣草丢到了一边，道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天天来此如法苦练，只需半年之后，

你就可看出，这种墨蜂对你的补益及好处了！”

管照夕打了个冷颤道：“可是如果这种毛衣草要是没有了呢？”

洗老摇头一笑道：“方才我已看过了，漫山遍野全是，你一辈子也用不完！”

照夕一时又怕又喜，洗老却又道：“你初练之时，可伸一臂，一日之后，可出二臂，再后不妨全身。”

照夕听来已够吓人了，洗老笑了笑道：

“练时，可以皮帽，遮住面部，下着皮裤就无妨了。我们回去吧！”

说着转身而去，照夕跟了出来，洗老似颇感慨的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要是数十年前，我有此机缘，今日造诣当更不止此了，只是我因练了那‘血神子’，对此功却有如水火而不能相融了。可惜之至！”

说罢，尚自连连摇首不已。

管照夕这时边走边思，师父可真是一个怪人，他所教练的一些功夫，无不是闻都未闻过的怪理论，就拿这种墨蜂来说，也是骇人听闻的玩意。

他边走边想：“反正师父这么关照我，我照练就是。”

他想着一路低头而行，洗老这时伸出手道：

“如何？你看肿消了吧！这是因为我内功高深，自然驱毒更快，要是你来，非一个时辰之后才见功！”

照夕再看他手，果然已恢复如前，心中不胜惊异，不由连连点头道：

“如此弟子明日试它一试。”

自此以后，管照夕就日日依言，前往那松涧之中，引蜂刺体，待肿麻后，才采那毛衣草，以之擦体，果然肿就消了。

他起先只是一臂，随后二臂，最后全身，虽吃了极大的痛苦，可是竟有想像不到的好处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内功、内力、轻功提气各方面，都比半年之前，少说也增加了一倍有余。

他因心怀恻隐之心，不忍令群蜂精尽而亡，所以每次只让它们刺数下，就放它们飞回，另换一批再行功，如此蜂既无害，

他本身却有了更大的长进。

这期间，那洗老却是连连外出走动，有时十天半月回来一

次，归时匆匆察考他一下功力，总是赞赏有加，照夕也因有了方法，所以也不必天天要师父在他身旁，无形中，就等于照夕

独自苦练了。

这一日照夕又按时来到松涧，把衣服脱下，往草地上一躺，再由一小瓶中，倒出些蜂蜜，遍擦全身，就有无数墨蜂纷纷落

在了他身上。

他方欲以内功，把众蜂吸住，好令它们性急之下用针投刺，不想这时耳中却听到咦的一声道：“哎呀！不得了啰！”

声调细柔，分明女子，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略一失神，群蜂已离休而去。

他忙自挺身跃起，却见松树之后，慢慢走出一个少女，这少女修长的身材，身着一身紫衣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水汪汪透着无限惊恐之色，她张大了眼睛道：

“你……你被蜂子刺了么？”

照夕这时因没穿衣服，不由又羞又急，忙用双手把身子抱住，一时羞得

脸色通红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就见那少女猛然纵身扑了过来，照夕方要拿起衣服躲开，那少女却尖叫了声：“傻瓜！不要跑啊！”

照夕不由一怔，抖声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那少女似乎颇为关心的皱着一双秀眉，满脸焦急关心之色，她比着手势道：

“快坐下，快坐下……先不要管我是谁！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心想：“她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想着见一边有一块大石，忙坐了下来，讷讷道：“姑娘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

少女这时匆匆把背在背后的一个小篮子放在地下，娇声问道：

“是我们的蜂子刺了你。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暗忖：

“啊！原来这墨蜂，是有人养的呀！”

这么一想，自然不愿照实说出，只傻傻的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少女这时走到照夕身前，轻轻弯下了腰，仔细看着照夕身上，口中啧啧连声道：

“真可怜……刺得这么厉害。哎呀！你这人怎么惹了它们了？”

照夕此时近看这少女，大约有十八九岁的年岁，长身玉立，头上青丝挽了两个发髻，体态极为婀娜，身后还系着一口长剑，飘着杏黄的剑穗子。

她转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满脸痛惜关心之容，尤其是照夕仅穿一条短裤，光着身子，她竟忘了避羞，管照夕红着脸点了点头道：

“不要紧……不太重。”

少女翻了一下那双长长睫毛的眸子道：

“不要紧？你知道什么哟！今天要不是遇到我，恐怕你命都没有了！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不会，我每天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想到，这种事情，怎可随便对人家说？只好临时把话停住，一时偏又找不到什么说的，只把一双俊目看着这少女。

那女孩这时匆匆由地上小篮子里，拿出一个瓷瓶，内中盛着半瓶白色浓汁，倒出了些在手上，忽然她脸色一红，退后了一步，把瓶子往照夕手上一递道：

“你自己擦……要揉一揉。”

照夕这时真想笑，可是看见这少女那种关心害怕的样子，他又笑不出来，人家是一番好意，他也不便拒绝，当时小心的把瓶子接了过来，道了声：“谢谢姑娘……”

他由瓶中倒出了一些在乎上，在鼻上闻了闻，才知道原来就是那种毛衣草的汁液，只不过比那个浓些罢了，他慢慢在身上擦着。

这少女始终皱着两弯秀眉，似乎比他还要痛的样子，照夕擦完之后，把瓶子还给她又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这女孩脸上才算露出了一些笑容，小小的嘴往两边微微分着嘴角，露出又白又亮的牙齿，她问照夕道：“痛不痛？”

照夕自从离开江雪勤后，从来没见过一个美丽的女孩子，尤其像眼前这女孩的姿色，已深深的把他吸引住了，他觉得这女孩太美了。

当时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，这少女不由抿嘴一笑道：

“原来你也知道痛呀，我方才看你那样子，就好像没事一样的。”

她说着不由又微微皱了一下眉道：“现在好些了么？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好些了。”

少女把小瓶子又放回篮中，她这时才开始细细朝着照夕脸上看了看，她脸上立刻显出了一些红晕，照夕不由也脸红了一下，少女却把身子背了过去道：

“你把衣服穿上……我不看你。”

“你早都看过了，还说什么不看我？”

想着也顾不得身上发粘，忙把衣服穿上了，少女慢慢回过身来，照夕窘笑道：

“谢谢姑娘……”

他说着方转身欲去，那姑娘却娇声道：

“喂！你回……来！”

照夕回过身来，怔了一下道：“姑娘还有事么？”

少女脸色一红道：“你姓什么？这地方我常常来，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呢？”

照夕弯腰笑道：“我姓管，这地方我也常常来，也没有见过姑娘。”

少女脸色一红，白了照夕一眼，她轻轻说了声：“油嘴……”声音很低。

照夕这时也反问道：“还没请教芳名，来此有何贵干？怎么这些墨蜂是你们养的呢？”

少女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竟也知道这些蜂子是墨蜂，倒是难得。”

她扭脸看了那蜂巢一下，微微皱眉道：“这蜂子是师父养的，已有十年了，每日我都来此采蜜一次，这一次想不到碰到了你……你怎会不穿衣服呢？”

照夕不由笑了笑，掩饰了一下他脸上不自然的神色，道：

“这附近有个水潭，我每天都来游泳，却不知会惹上了它们，幸亏你来救我，要不然我恐怕……”

少女格格一笑，她扬了一下秀眉道：“你这人怪有意思的……”

说着忽然又顿了顿，想是在生人之前，这句话说得有点太冒失了，她眨了一下眸子道：

“你大概也练过些武艺吧？”

照夕本来很少跟女孩子谈话的，尤其因为师父管得太紧，今天也凑巧洗老外出未归，照夕不由胆子大了一点，再说这姑娘实在很风趣，一时他也就不想走了。

他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会一点。”

少女似乎很开心，她又问：

“你家离这里远不远？”

照夕用手往山那边一指道：“不远，就在苍前岭。”

少女点了点头，她低下头，一只手扭着那件紫色的裙边，照夕遂笑道：

“你一个人，如何能到那蜂巢之中去取蜜呢？”少女抬了一下眸子，抿嘴一笑道：“所以我才请你帮我一下……不过……”

她又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不过你身上伤未好，恐怕不大方便吧？”

照夕这时不知不觉已为少女风采深深吸引住了，当时竟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关系，我帮帮你就是了。”

这女孩喜得拍了一下手道：“你真好，只是你不痛了么？”

照夕笑了笑，道，“不怎么痛了，还要谢谢你的药。”

他看了那大蜂巢一下，剑眉微轩道：“这蜜如何采呢？”

少女这时想了想道：“其实你也不要帮什么忙，只请你替我赶一赶蜂子就是了。”

她说着由竹篮内，拿出了一条很长的白绸子，顺手在一边折了一很长长的树枝，把那块白绸子一边系在了树枝顶尖，然后又由篮内拿出了一个小瓶子，内中是一种红色液体，她笑了笑：“这是牡丹花神，只要洒在绸子上一些就够了。”

这突然出现的少女，就像一朵山中的玫瑰花似的，那么娇艳，那么迷人，管照夕不知不觉，已对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此时见她把那一瓶红色液体，慢慢往白绸子上洒去，不由翻着眼睛道：“这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少女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这是一瓶玫瑰精，只要洒一点就够了，香得刺鼻子！”说着还扇着小手，耸了一下鼻尖。

照夕皱着眉道：“刺鼻子？”

少女不由翻了一下眸子，以为他是逗自己开心，不由低笑嗔道：

“讨厌！”

照夕见她这种轻颦浅笑，更添无限娇媚，尤其是前额上那几缕散乱的发丝，小风吹来，吹得它弯弯的，逗人怜爱已极。

那种欲羞还笑，欲笑还颦的神采，令照夕仿佛又回到了昔日江雪勤的身边，而雪勤以及这个不知名姓的少女，她们总似有很多地方相像。

管照夕数年来兢兢于练功，可谓念无及它，而今日一旦遇到了这可人的姑娘，轻颦浅笑之中，不禁有些飘然之感。

假如说陶醉也是一种“快感”的话，那么管照夕此刻正沉迷在极度的快感之中。

他痴痴的看着她，那发亮的牙齿，大而有神的眸子，白中透红的皮肤……

他想到了古人的一首诗：

“由来闺色玉光寒，昼视常疑日下看……”

这两句诗此时拿来点缀这个姑娘，可谓十分恰当了，少女这时收起了小瓶子，才发现照夕怔怔的看着自己，不由低下了头。

她嘴角动了动，本想笑，可是又带着几分矜持翻着那双大眼睛，应该形容它是“剪水双瞳”，她微微摇晃了一下身子哼道：“你看什么吗！不来了……”

照夕这才大梦初醒似的惊醒过来，也不禁俊脸一红，赶忙笑道：

“我……姑娘弄好了么？”

少女嘟着小嘴，浅笑着，看着系好的绸带，那是一种女孩儿家的做作。

当她们发觉情绪过于“热情”或是“上升”时，本能的有一种掩饰，要使自己顺应和自然。

现在这个女孩就是这样的，她用小蛮靴轻轻挑动了地下一粒石子，嘴角微微上弯着，道：“你老是这么看人家，你到底想些什么呢？”

照夕不惯说谎，而这女孩直率的语句，单刀直入的刺了进来，他红着脸，半笑道：

“想不到会认识你……我住在这里已快四年了，就没见过一个漂亮的姑娘……想不到……”

少女瞟了他一眼，脸上有点红，可是女孩子家，有时候却情愿以“羞涩”来换取一两句适当的赞语，因此她眨动了一下长长的睫毛道：

“想不到什么呢？”

她想笑，可是她仍然抿着嘴，仿佛一笑出来，就显得有点“明知故问”了。

照夕看了她一眼，心说：“这小丫头真会逗人，非逼着我红脸不可！”

当时叹了一口气，低眉下视，道：“想不到会遇到了你！”

少女皱了一下眉毛，娇声道：“我怎么样呢？你说呀！”

照夕抬起了头，讷讷道：“你……很美……”

女孩眸子眨了一下，红晕和笑容同时涌上了她那吹弹得破的小脸蛋上，她心中松了一口气，仿佛是在说：“到底你还是说出来了。”

当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偶然也会分析到少女的个性和脾气，我觉得实在很微妙，我们常常会错觉女孩子是非常害羞的，这也并非不对，不过我以为，她们只是在很豪爽直率的男孩面前害羞的，如果她们遇到一个本身就有些‘害羞’的男孩时，那么有时候，她们却不十分害羞了。

这女孩转动了一下眸子，而照夕那滚动的眼波，就像两股电流似的，在她脸上看看，她不得不把眼光降低了一下，看到照夕那零乱不整的衣服，觉得也不是好的浏览之处，随着又移开了。

照夕拉了一下衣服，尴尬地道：“我说的是真的！”

少女笑了笑，抬起头道：“我也没问你是真是假……”

照夕不由脸又一红，道：“方才我问你的名字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！”

女孩用手把前额的乱发，往上掠了一下道：“我叫丁裳！”

然后她脸又红了一下，遂斜眼小声道：“你呢？”

照夕把自己名字说了，这时东方已现出了红霞，太阳已快出来了，丁裳忽然啊呀一声道：“我真糊涂，光顾和你说话，竟忘了师父还在等着我呢！她不骂死我才怪！”

她说着话，倒像是真的急了，匆匆把那捆好绸带子的树枝递与照夕道：

“你快帮帮我吧！”

照夕也忙站了起来，接过了那树枝，往上摇了摇道：

“是这样吗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道：“对了，可是你千万记住手不能停，手一停它们可就要下来刺你了！”

照夕连连点头道：“我知道啦！你呢？”

这时丁裳已由篮内取出一件黑色软皮衣裤，匆匆穿了起来，活像是一个大猴子，她红着脸笑了笑：“你别净看着我，要是蜂子刺了我的手，我可怪你！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不会！不会！”

说着把那长枝举了起来，果然有少数墨蜂飞来，数目一多，嗡嗡之声就大了，眼见那大蜂巢之中，“轰”的一下，弥天盖地的飞来一片黑云，围着照夕的白绸转来转去。

照夕虽是日日身受蜂刺，可是那顶多也不过百十墨蜂，哪里见过这种阵势，不由吓得啊了一声。

丁裳这时正一手提篮，一手提着一柄晶光四射的小钻子，方要纵上蜂巢，闻声回头一看，不由格格笑道：“傻子！你不用害怕，只要你手不停，保险它们不会飞下来刺你的。”

照夕只好双手用力的摇着，一面笑道：

“这玩意倒蛮好玩呢！你怎么想出来的？”

丁裳这时身形微矮，猛一长身，已用“金鲤探波”的轻功绝技，跃到了那大蜂巢的面前。

只见她用手中的钻子，向前一按一拨，已开了一个大可进人的穴门。

照夕这时不由颇为惊异，心想：

“原来这蜂巢也是她们预先特制的呢！”

想着，丁裳已弯身钻了进去，仍有不少墨蜂扑着她身上飞。

可是她那件看来虽不十分厚的衣裳，却是不怕蜂刺，只是她却机灵的防着她的脸面和手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！

照夕口中叫着小心，丁裳回头笑道：“知道了！”说着就爬进去了，照夕这边仍是加紧摇动着，那漫天的墨蜂只管嗡嗡的振着翅膀，向那散着奇香的绸带子上偎去，可是它们始终也没办法往绸面上落脚，只管不停的飞着涌着。

看过去，就似一大片黑云，围着一条匹练似的长虹，煞是美观！

约有盏茶时间，丁裳已由巢内探身而出，她飞快的在四面纵着，把跟随她的少数墨蜂摆脱了，才一路纵驰到了照夕身前，笑嘻嘻地道：

“你就紧摇吧！只要你不怕累！”

照夕闻言脸一红，方要停手，丁裳忽然惊叫道：

“不要停！用力丢出去，再用力！”

照夕闻言，力贯右臂，一声长啸，单臂一振，这条长枝，连着丈许的绸带，就如同是一支箭似的，直穿出了百丈之外。

那漫天的蜜蜂，“轰”地一声，齐向那掷出的绸带追了上去。

霎时之间，已消失净尽，照夕不由感慨的笑了笑道：“真好玩！”

不想这时那丁裳却睁着一双大眸子看着他，脸上带出一种极为钦佩的表情，道：

“看不出，你有这么大的力量。真吓人！”

照夕不由红着脸笑了笑，他搓着手道：“哪里……”

丁裳一跃至前道：“真的，有一次我和师叔来采蜜，他用尽了力量，还没你丢得远呢！你力量真不小！”

照夕心中不由欢喜十分，他笑了笑说：

“我还没用出全力呢！要不然丢得更远。”

丁裳这时就像审察怪物似的，仔细盯着他看，半天才眨着眼笑道：

“你这人真了不起……”

照夕这时笑着看了看她，只见她全身上下都是粘粘蜂蜜，不由问道：

“你采了蜜没有？”

丁裳这时把篮上的布掀开，笑道：“你看！”

照夕这时往其篮中一看，只见篮中全是如同黄腊似的浓蜜，同时鼻中已可嗅到阵阵清芳，丁裳眯着眼睛笑问道：“你要不要尝尝？”

照夕以手指沾了些，放在嘴中一尝，不由猛力的往外碎了一口道：

“好苦！”

丁裳不禁格格的笑了出来，直笑得前俯后仰，照夕不由又气又笑道：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丁裳忍着笑道：“怎么不好笑？谁叫你馋嘴的，你以为这是普通的蜂蜜吗？”

照夕奇怪道：“为什么它是苦的呢？”

丁裳笑咪咪地道：“并不是苦，只不过是太甜了罢了，其实少取出一点，用水冲开，你再喝，就觉得很可口了。”

照夕不由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

正在说话之时，忽听得远处传来一片当当之声，声音细尖刺耳，丁裳不由一惊道：

“ 啊呀！我师父在叫我呢！都是你！我走了！ ”

她说着正要转身而去，此时照夕心中充满了好奇，暗忖这大雪山上，原来还隐藏着她们一对师徒，我倒要看看她师父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这么一想，照夕不由笑道：

“ 我也和你一块去好不好？ ”

丁裳这时已经纵出数丈以外，闻言回身笑了笑：

“ 我回去，你干嘛跟着？ ”

照夕不由脸红道：“ 我很想见一下你师父，我想她一定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。 ”

丁裳看着他，摇头一笑道：“ 她是一个怪人，你还是不要见她为好。 ”

照夕这时已走到她身前，闻言更是惊异道：“ 为什么呢？ ”

丁裳似乎急着回去，闻言皱着眉，一面摇着头道：

“ 她从来不见生人的，而且最讨厌生人，假使她要是知道你和我一块来的，不但你倒霉，我也要跟着你受连累，你又何必呢！ ”

照夕不由低下了头，心想：“ 听她这么说，她师父脾气，倒和我师父是一个样子，这倒是奇怪！ ”

想着不由愈发想见她师父了，当时皱眉道：

“ 那么，我就跟在你后面，你可假作不知就是了。 ”

丁裳低头想了想道：“ 那要是师父发现了你呢？ 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 要是令师发现了我，一切由我处理就是了，反正绝对连累不上你。 ”

丁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 其实我并不是怕我被连累，而是担心你。 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 那你倒不用管，我只是想看看你师父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 ”

丁裳略一低头，然后才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 她老人家已走火入魔达十年了……如今形同一个废人一般，又有什么好看的？ ”

照夕不禁吃了一惊，当时怔了一下，正想再问问清楚，却不想，后山又传来一阵当当之声，似乎比方才更形紧促！

丁裳一听，不禁变色，啊呀了一声，拔脚就跑，照夕忙追上道：

“ 什么事？什么事？ ”

丁裳花容失色道：“ 不好！我师父有急事相召，我回去了。再见！ ”

她说着倏地脚下加劲，一连几个纵身，已跃出了十数丈以外。

管照夕这时心中奇怪万分，又因听师父急事相召，不由更是心中存了好奇之心，想要看上一看。

这时丁裳在前飞驰，他也就一声不哼，用轻功提纵之术，紧紧蹑着丁裳身后数丈以外，紧逼了下去。

不多时已翻出了百十丈以外，丁裳突然发现身后有人，猛然转过身来，皱了一下眉，无奈这时云板之声又起，较之方才更急。

丁裳用力跺了一下脚道：“ 你…… ”

说着又转过身来跑了，那样子仿佛是拿他没有办法之意。

照夕也就毫不掩饰的一路随了下去，这时只见不远处枫林内，似在冒着白烟，并像是有些红红的火光，同时空中传来阵阵枯焦之味！

前行的丁裳这时口中已大哭了起来，她大叫道：

“啊……啊……可怜的师父……怎么会起火了呢？”

说着已由一道细小的山路上转了进去，照夕这时心中也吃了一惊，他由路旁奋力拔下来了一株小松树，扑到了丁裳身前道：

“姑娘，你不要哭，我来帮你扑火，先把火救灭了才好。”

丁裳这时也失去了主张，她一面哭着，一面道：

“你拔树干干什么？”

照夕皱眉道：“打火呀！”

这时二人已扑进了起火之处，只见那火起的地方，却是在山根之下，由于风向，那火苗全是吹着卷向山根，阵阵浓烟弥天盖地，虽只是局部的火势，可是看来却也是惊人。

这时丁裳已哭了起来，她只围着这起火之处转来转去，却是无处可入。

照夕这时也不由急道：“你住在哪里呀？”

丁裳用手向山下指道：“在那里……都被火围住了。”

说着干脆更是放声大哭了起来，照夕急道：“现在不是哭的时候……来！我帮着你。”

说着抡动手中小松，扑到火堆中，左舞右抡，一时倒给他打灭了了不少。

丁裳见这法子有效，也不哭了，当时放下了小篮子，也找了一株小松树，扑身至前，两株松树，啪啪哗哗，颇具声势。

所幸这时风势一转，火势向反方向烧起来，山根处空出了一块地方，却为白色的烟遮住了。

丁裳丢下了小树，一面用手拂着脸上的汗，半哭道：

“我要过去看看！”

这时火势虽小了许多，可是因风向的关系，却向着二人立身处卷来。

照夕不由拉着丁裳道：“你不能过去，火还没灭，太危险了！”

丁裳尚还哭着，挣着不依，正在推拉之际，忽听得一声冷笑道：“这火，是你们打灭的么？”

二人不由忙一转身，这才见有三个人站在身侧不远。

这三人一高两矮，都穿着半灰不白的长衫，长衫下摆，都拉起来掖在腰带上，岁数都不小了。

三人之中，身材高的人，岁数有六十多了，一条花白的小辫子，盘在脖子上，两袖高高卷起，正是他在向二人发话。

尤其怪的是，三人背后都背着一个圆筒一样的东西，用青布包着筒子，一端尚有拉手，其中一人，尚不时弯腰，用手拉着，发出叭叭之声，同时由筒子内，射出一枚枚通红的火弹子。

这种火弹是以硫磺制成，一落下地，立刻火星飞溅，碰着什么马上就可烧起来。

二人不由一怔，丁裳立刻大怒道：

“你们三个人是哪来的？为什么放火……我师父她老人家还在里面，你们不知道呀！”

那身高的老人哈哈一阵大笑，遂道：

“她要不在里面，我们还不烧呢！”

说着猛一晃身，已蹿到二人身前，厉叱道：

“你们还不闪开，否则大爷火了，连你们两个小东西也给烧了！”

说着猛然向丁裳一掌推去，丁裳这时一听，这三人原来是有心向师父下

毒手的，不由又惊又怒，当时尖叱了声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我和你们三个鬼贼拚了！”

说着一闪身，已躲开了老人一掌，同时娇躯下塌，猛然双掌齐出，用“排山运掌”的掌力，直向这高个老人当胸劈去！

这时那两个矮子，见同伴居然打了起来，不由各自呼叫了一声，一齐朝丁裳扑去。

照夕这时既忧心那火势未灭，更为丁裳着急，此时见三人齐向丁裳下手，不由把手中小松枝往一边一丢，大吼了声：“姑娘闪开了！”

这时丁裳已为后来的二矮之一，一掌伤了右腿，踉跄出了五六步之外，此时闻声，忙向一边拚命一纵，照夕已蹿至三人身前，用手一指三人道：

“你们三个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放火？说！”

三人见少年这一声吼，真个是山摇地动，不由俱是大吃了一惊，当时已为照夕先声所夺！

那高个子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莫非你也想死么？”

那二矮之一也挺了一下胸道：“妈的！小杂种，你也要管闲事吗？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，使他自己不解的是，这一刹那，他竟会觉得全身血管都暴涨了起来，同时两掌掌心，阵阵发痒，直痒得连连互搓着。

他抖声道：“你们不要跑，我来对付你们！”

正巧三人之中，已有一人不耐，腾身而来，在空中施一口剑，直向照夕咽喉上点来。

丁裳这时惊叫道：“当心！”

可是管照夕喉中，已发出了一声连他自己平时也不知道的声音，那声音极为尖厉，如同夜枭也似，随着他这声尖吼同时，右掌已张开如箕，猛的向当空击去。

只听见一声惨叫，那空中扑来的人，已如同一个弹珠似的，倏地弹了起来，跟着“扑通”一声摔在了地下，众人低头看时，已是一片血肉模糊。

他这种掌力发出后，自己也大大吃了一惊，他做梦也不知道竟会有这种功力，当下怔了一下！

同一霎时，似有一种声音，在他脑子里继续喊道：

“杀得好！杀得好！还有两个，也把他们干掉了吧！”

那一旁一高一矮二人，这时见状，脸都吓白了，忽见那高个老人，倏地大吼道：

“并肩子！快爬开，这是‘蜂人掌’，慢了就没命了！”

那矮子一听，面无人色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跑！

可是这时照夕，就如同一只出笼的猛虎一般，他狂笑了一声道：

“朋友！你们还想走么，这火场也就是你二人埋骨的地方！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他双目一张，厉叱道：“回来！”

倏地双掌平着向外一推，十指箕张，说也奇怪，那一高一矮二人，本已跑出了丈许，竟似突遇阻力，不由震了一下，转过身来。

这时二人吓得一阵颤抖，那高个老人发抖着道：

“小朋友……你掌下留情……留情！”

要按平日性情，照夕万无再杀害他二人之心，可是这时他那发痒的掌心，真恨不能立杀二人而后已，同时也不知一种什么力，倏地起自丹田，贯之全身，他竟是再也控制不了。

当时他扑前了一步，又是一声怪啸道：“去！”说着掌心向外一推，力发掌心，这一双掌心向外一展，只听见两声惨叫，再看二人，早已横尸丈许以外！

同时，二人身上硫磺火筒也爆开了，熊熊的火，燃烧着两具尸体，一阵腥焦之气随风四散。

这种手法可谓是快到了家，三人霎那之间，俱已各自横尸就野。

照夕那沸腾着的热血，也不禁慢慢的凉了下來，那双掌心也不再感到发痒了，他微微笑了笑：“你们总该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！”

那一边看着的丁裳，这时张大了眼睛，几乎都要吓呆了，她真没见过有这么厉害的掌力，同时照夕杀人时的那种厉雷之声，也令她胆战心惊！

她痴痴的看着照夕，正要说什么，照夕重拾起了地上的那棵小松树道：

“你还不帮着救火，你师父要烧死了！”

丁裳这时才想起，当时又直想哭，由于那火势已转了方向，所以二人只要把附近的残火打灭了也就行了。那转了方向的火，烧到了石头边，由于无物可燃，也就灭了，只是还往上冒着烟。

丁裳哭着，朝一处地方扑了进去，她手中还提着那个采蜜的篮子。

照夕见她进到一个凿在山壁上的石洞之中去了，当时也跟着进去。

他猜想着，可能那残废的老婆婆，一定是死在洞中了，那洞中集满了浓烟，把人熏得直咳嗽。

照夕一入洞中，就见正面靠着石壁，坐着一个白发如银，瘦骨嶙峋的老太太。

她下半身，用一床厚厚的红毯盖着，只露出穿着黑色宽大绸衫的上身，一双眸子更是闪闪放光，炯炯有神。

那丁裳这时正哭倒在她的怀中，她却是面带冷笑的看着照夕，想是因为被烟火熏烤得太久之故，喘得很厉害。

照夕见状，忙弯腰行了一礼道：“弟子管照夕，叩见前辈，不知前辈受惊了没有？”

这老太太嘿嘿笑了几声，道：“你就是方才在门口，杀死那三个人的人么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方要说话，只见这老婆婆，倏地脸上神色一变，猛然一伸右手，骈二指向照夕隔空点了去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照夕只觉得身上一麻，倏地打了一个冷颤！

当时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只以为被老婆婆隔空点了穴道，不由抖声说道：

“前辈你……”

方说到此心中一动，暗忖：“不对呀！我要是被点了穴，还能说话吗？”

想着不由更是惊异不止，正在狐疑费解，老太太已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洗又寒是你什么人？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是……家师！”

这老婆婆忽然冷笑了一声，遂自语道：“这就是了！”

她说了这句话，才又把一双眸子回到了照夕的脸上，厉声道：

“你回去给家师说，就说我老婆子曾经对他说过，这个世界之上，我只容许有一个极恶之人，绝不容许有两个……”

她叫着，连声音都有些抖了，遂又叹了一口气，冷笑道：“不过，我并没有说不容许有一个半……”

她翻了一下眼皮，哼道：“所以我才能保全你一条活命，可是你要想继承你师父的秉性，却是万万不能了！”

她说着猛然尖叱道：“快滚！”

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心中又疑又气，暗道：“好个不讲理的老太婆，要不是我帮着你把那三个人杀了，只怕你此刻早已被烧死在洞中了，你非但不谢我救命之恩，却反而对我如此无情！”

当时一怒之下，真想骂她几句，可是看到旁边的丁裳哭成泪人似的，他的心就软了。

当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既如此，老前辈大名如何称呼，弟子也好禀知家师。”

这老婆婆一睁眸子，怪笑连声道：

“你只一提我姓蓝，他就知道了。”

说着手一挥道：“快滚！快滚！”

照夕气得面色一青，冷笑了一声，一跺脚道：“好！我走！”

说着头也不回的，就转身走了，他耳中仿佛听到了丁裳一面哭，一面在说：

“师父！是他救你老人家的！”

老婆婆却阴森森地冷笑道：“下次要是再见你和他来往，你就休想再入我门中，我决不要你这个徒弟！”

照夕耳中听着这句话，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，一时心中真是又怒又伤心。

当时一句话也没说，就出去了，他走出洞外之后，仍是愤愤难平。

这时太阳已高高的升了起来，这一带湖光山色，景致绝佳，只是方才那一阵大火，烧了数十株松树，留下半坡焦土，有些“劫后余生”的感觉。

照夕一个人垂着头，一边走着，一边心中暗自想着，这真是一个世间最怪的老太婆，我对她明明有恩，却反被她奚落一番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
他又想到了老婆婆对自己所说的话，更是心中不解，他想：“听她口气，似乎已用隔空点穴之法伤了我，只是我却为何一点也觉察不出来呢？”

想着不由又站住了脚，皱着眉头，仔细运行了一遍气，也是通行无阻，运了运力，更是出发由心，他更是费解了，暗忖：“管他的！反正回去见了师父再说吧！”他猜想那老太太，既知道师父的名字，而且只一看我，就知道我的门路，想必和师父认识，说不定他们或许是仇人，否则她又何故如此对我？

他脑中这么不停的想着，不一刻已到了原先蜂巢的地方，看了看蜂子，也没有心情再练那功夫了，便匆匆回了家。

谁知这才一进门，那洗又寒却早已坐在蒲团之上了。他深深的皱着眉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回来了，到哪去了？”

照夕先向师父行完了礼，这才长叹了一声道：“师父，原来那墨蜂，是人家养的，哪里是野生的呀！”

洗又寒不由一怔，他紧张地问道：“谁告诉你的？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照夕见他如此，不由心中暗道：“原来他早知道！”

当时便把方才之事，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，只是不敢把自己和丁裳之事说得太清楚。那洗又寒听完之后，一时呆若木鸡，他连连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了……我知道了……”

照夕不由忙问道：“师父，这老婆子是谁？她干吗这么不讲理？”

洗又寒微微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你能自她手中逃了活命，这已是万幸了，你还不知足么？”

照夕听师父这么说，不由更是不解，当时又不敢多问，只是翻着眼睛看着他。洗又寒以一双炯炯光瞳，注目看他道：

“她就是二十年前江湖中闻名丧胆的鬼爪蓝江！”

照夕对“鬼爪蓝江”

这个名字，虽十分生疏，可是由师父说话的态度上判来，这“鬼爪蓝江”，确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人物。当时不由皱眉道：“你老人家莫非和她……洗又寒斥道：“不要多问！”

他走下蒲团，伸出了一只手拉住了照夕的手臂，苦笑道：“来！我看看她怎么伤了你？”

照夕怔怔的凑了过来，洗又寒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！”

照夕如言而行，心中知道师父要以本身真元，把自己全身一百零八穴通行一周，看看病在何处。

当时怀着惊惧的心，忙把眼睛闭了起来，洗又寒一只手已按在了他的头上了。

由他掌中贯下了一股热流，就如同是一只小长虫似的，一会钻上一会钻下，约有一盏茶的时间，洗又寒才把手放下来。

照夕忙睁开眸子，惊慌问道：“师父，伤在哪里？”

却见洗又寒雪团似的眉毛，紧紧的皱着，半天才道：“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呀！”

他又伸出双手，在照夕两膝以及后颈“琵琶大筋”

上按了按，摇头道：“真怪，她要是把你废了，除了这几个地方，又能在何处下手呢？”

照夕不由喜道：“也许没有什么，她只是吓着我玩罢了！”

洗又寒冷冷的笑了笑道：“绝不会，这老婆子个性我最清楚，绝不可能是和你闹着玩的！”

他皱了一下眉又问道：“她当时是怎么说的？”

照夕又把那鬼爪蓝江的话重复了一遍，洗又寒脸上变色道：“不错，这句话她是说过，这……”

他咬了咬牙，到底是忍不住，在照夕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来，你跟我出来！”

照夕不知究竟，忙跟着洗又寒出了房子，洗又寒却是直向山里走去，因为白天，这一带虽是僻野，到底还住的有人家，所以二人都不肯施展轻功。

洗又寒一直把照夕带到了一个人无人的山坡边上，才停住了脚，他愤愤地道：

“我苦心苦意的把你造就出来，要是叫她轻易就把你废了，我实在是不甘心！”

照夕问道：“师父领我来此做什么呢？”

洗又寒冷冷地道：“我方才察你奇经八脉，各处穴道，都无异处，只是这老婆子手法高绝已极，有时也许连我也看不出端倪，所以，我要你试试功力才放心。”

他说着用手指着一株四丈以外的松树道：“你用掌试试。”

照夕答应了一声，猛力双掌齐出，劈空朝着那株树上击了过去，只听见

“喀嚓”一声巨响，一时树断枝扬，连根下的土都翻起了好些！

洗又寒似乎很满意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

他说着又用手指指一座岩石道：“这里！”

照夕一抡双掌，只觉丹田起了一股热气，直贯双掌，当时怪啸一声，双掌齐出，那岩石轰的一声巨响，一时石溅灰飞，竟被照夕掌力，整整打碎了数尺见方的一块岩石！

洗又寒皱了皱眉，心中暗忖道：“看样子，这管照夕分明武功未失，只是那蓝江既有此说，怎会是一句空话呢？”

这时，一只羚羊走过，洗又寒用手一指道：“打它！”

照夕又是一掌过去，那羚羊哞了一声，顿时横死在地！

洗又寒点了点头道：“很好……由此可见，你没有受什么伤。”

他口中虽这么说，可内心仍是不无疑虑，原来那鬼爪蓝江本和洗又寒是夫妇二人，只因这洗又寒生具怪性，手黑心辣，杀人如芥，动辄制人于死命，所以江湖上送了他一个绰号叫“血魔”，死在他手中之人，简直是不计其数。

他这杀人性情，久之已成了习惯，假如每月不杀上几人，就痛苦已极，所以常常背人而出，杀上几人才能安心。

如此一来，自然那蓝江对他大为不满，进而夫妻反目，鬼爪蓝江论起功力来，实还在洗又寒之上，而心机敏慧，老谋深算较洗又寒亦过之，最惊人的是，这蓝江还有一身医术，擅治任何疑难杂症。

她因见丈夫杀心成性，似乎是先天遗下的劣性，所以几次想把洗又寒废了以除人间之害，只是因夫妻之情，不忍下手，所以离去之日，曾告洗又寒道：“我们总算有过夫妇之情，我虽一生除恶无数，可是对你却不忍下手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，只是我只允许世上有你一人，若是你再造就出第二人来，也就是你死期到了。”

蓝江说完了这句话含愤而去，来至大雪山，立志苦修。

可是有些事情是人意料不到的，想不到这鬼爪蓝江，竟会走火入魔，下半身形同瘫痪了一般，十数年来未能复原。

她只想以本身真元，慢慢使半体复元，可是这时间可太慢了，而且并不是一定有把握的事情。

她苦苦的挨着，希望有一天痊愈。

他十数年来，被这种杀人的怪性左右着，可是他内心十分痛苦，他总希望能有一个同样个性之人，可是他收下两个弟子，都让他失望了。

那两个弟子，因发现师父竟是如此一个杀人魔王之后，欲图逃走，却不幸，竟先死在师父手中了。

血魔洗又寒虽是心黑手辣，可是怪病不发作之时，却是温文儒雅已极，十数年来，他念念不忘离开了他的妻子。

千山万水，千里迢迢，总算让他找到了蓝江隐居的这个地方，同时他也知道了蓝江走火入魔的事情，这痴心的老人，终于想出了一个救她的方法。

他又发现了蓝江在附近养的一窝墨蜂，每月以蜂蜜服食，以这种蜂蜜特有之力，活血通脉，洗又寒苦察医经，走访江湖各处名医，总算得知有一种花，是可治愈蓝江的瘫痪的。

可是他知道，明面去说，以鬼爪蓝江的个性，非但不会采用自己为她想出的方法，很可能会念旧恶，马上与自己翻脸。

所以这洗又寒不得已之下，想出了一种法子，他找来那种怪花的花种，

在后山一处山坡上，广遍栽种了满山都是，花开时香气如雾，中人欲醉。

于是那些墨蜂，都纷纷飞到这些花上去采蜜，又归回吐出酿蜜，无形之中所酿的蜂蜜之中，已带了那种花的精华药力。

如此蓝江命人采回蜜去，服用的结果，自然药力大行。

三年以来，她竟能盘地而起，而且竟可小小的移动了。

蓝江又哪里知道，这会是洗又寒弄的手脚，尚在自喜呢！

她身边的丁裳，却是友人荐来，新收不久的门人，而她因瘫痪年久，一些绝功，却未能详加面授，所以丁裳并没学到太惊人的本事，可是比之一般，也是绰绰有余了。

同时在血魔洗又寒这边，竟意外的收到了照夕这个徒弟。

洗又寒鉴于照夕奇特的质禀和骨骼，已决心把他造就成有一身惊人功力的人，同时更安下私心，要把照夕变成和自己一样怪性，这样师徒才能彼此相容。

所以他这才狠着心，把照夕带至蜂巢之下，传授他一套可怕的“蜂人功”！

这种功夫，前文已叙，是说以内力，吸取墨蜂身上精力，而充沛自身，人蜂体质自是不同，久而久之，自可使人性有所变质。

管照夕哪知师父是如此用心，尚在日日苦练，一年来，他功力虽是有意想不到的猛进，可是性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大大改变了。

那蓝江并不知洗又寒就在附近藏身，可是她隔洞一看照夕这种功力，大大吃了一惊！

她知道普天之下，知道这种“蜂人功”练法的，除了洗又寒之外，并无第二人。

所以在惊奇、痛心之下，这才实践前言，一方面又不忍见照夕陷入歧途，这才拚着一年苦禅的一点空灵之力，借一点之力，透入照夕体中，隐于照夕“气海俞穴”之上，把那意志的两道奇经伤了一根，如此照夕在愤怒之时，可收心平气和之功，

自然可少杀许多无辜。

此举实在是为了实践前言，一方也是为了报答照夕救她活命之恩。

只是洗又寒却发觉不了。

如此他考验着徒弟的武功，丝毫也窥不出有什么异端，可是想到了鬼爪蓝江的话，又令他实在不解，他看着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我们回去吧！”

照夕随师父回身而去，他不禁暗暗为自己这一身功力而惊喜不已，在以往他是一直不知道的，若非是早晨和人家动手时施出掌力，他还真不知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会练成了这么厉害的掌力。

他睡在床上，反复的想着这一切，丁裳亭亭玉立的影子，又不禁浮上了他的眼帘……

他暗中想道：“她真是一个天真的姑娘……只怕以后再也看不到她了……”

想到此，不由得又联想到，那在故居的江雪勤，他脑中立刻又充满了喜悦，他想：

“再过些时日，我也就差不多可以回去了，那时她不知如何了……她一定还在等着我……”

想到此，他微微笑了笑，他忆起那一日雪勤过生日之时，在她家里，被迫比武时的尴尬场面，和江雪勤暗中相助的情趣……

想着，他的脸不禁就慢慢红了，一个堂堂男子被一个女孩子暗中帮助，这总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

照夕脑子里重复着往事，他暗想，这一次回去之后，我一定要把那楚少秋和梁厉生找来，再和他们再比一比，即使是江雪勤，也要和她试一试，看一看到底是谁本事大！

这么想着，他更是归心似箭，可是暗忖师父对自己的态度，并不似有令自己下山的意思，也不知还要学上多久，真是令人纳闷。

晚上洗又寒把照夕唤进，告诉他说，因有事需外出几日，嘱令照夕抓紧练“蜂人功”，不可间隔，要照常天天去练习，并告诉他说，他本人十天后回来，要严格察考，同时又嘱咐他千万不可再去接近那鬼爪蓝江，甚至连蓝江的洞口，也要避免走过，因那老婆婆静中参悟十数年，听视之力，已非常人所能意料，如果冒失往探，很可能会遭到那老婆婆毒手！

照夕唯唯称是，由是心中对那蓝江，有了敬畏之心！

洗又寒又令他把剑术练了一回，指点了几招错处，这才出门而去。于是，又只剩下管照夕一人了。

管照夕待师父走后，一个人暮晚在岭前小镇上走了一转，甚感无聊。

村前的杏花，开得正炽，一朵朵都似少女多情的芳唇，又似情人的眼睛，而眼前万顷春光，无限芳菲，却给异乡的游子管照夕，带来了无限的相思和伤情，他低低在花前徘徊着，想到自己一意孤行，总算是上天有眼，拜师学成绝技。

可是此后的进展，却未尝没有茫茫之感！

一个人在努力干一件事之前，常常把它想得太美了，可是当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你又会感到“不过如此”而已，甚至似乎还会让你觉得反不如前的感觉。

而“不知足”却是每一个人所不能避免的，身在平地向往高山的壮观，可是当你爬到了高山的顶峰，你又会仰慕苍穹的辽阔，可是那却是你无法达到的，因此你将会失望、嗟叹和抱怨！

管照夕这一霎，虽不能说已有了这种思念，可是却有一种茫然莫释的烦恼感觉，而这种感觉，在他过去认为，是不应该有的。

他在岭前走了走，遇到了不少的熟人，他们和他亲切的招呼着，而他只是微笑的点着头。

正当他穿过一个小木桥，踏向山路之时，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的背影。

那女孩披着一件水红披风，纤腰细摆，风姿绰约，方由一条小溪边走过，照夕定目一看，不由叫了声：“丁裳！”

那女孩正是晨间见面的丁裳，她手中提着一个小竹篮，正要穿山入径，闻声向照夕看了一眼，面色似突然一喜，可是马上又转过身去，同时足下加快，往那条小路奔去。

照夕不由一纵身来到了她身后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上哪去？是我呀！”

丁裳依然低头前走着，照夕不由忙追了上去，转在她前道：“咦！你怎么不理我了？”

了裳这时也站住了，她瞟了照夕一眼，小脸上带出一层羞红之色，半天才道：

“管大哥，你不要与我说话了，我师父要知道，会骂我的。”

照夕不由愣了一下，遂皱眉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又不是坏人。”

丁裳翻了一下大眼睛，眸子内含着一汪泪水，道：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师父说以后不许理你，而且她说，她说……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她说什么？”

丁裳讷讷地道：“她说……说你师父是一个杀人的魔王，是世界上最坏的人！而且……”

照夕又惊又怒，当时哼了一声道：“而且什么？你说不要紧！”

丁裳偷偷看了他一眼，才又道：“师父说，你也是一个杀人的小魔王，早晚要和你师父一样的。”

照夕不由脸都气红了，当时冷笑了一声，心想：“好呀！你这个老太婆，我把你从火场里救了活命，你非但不说一个谢字，反而竟如此辱骂我师徒二人，嘿！我是杀人小魔王，真是见鬼！”

当时几乎连丁裳也恨上了，他冷笑一声道：

“她是这么说我的么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又瞟了照夕一眼，好似真有一点畏惧照夕的模样。

管照夕愈想愈气，当时紧紧握拳道：“难道你真的就信了她的话？你认为我是爱杀人的人么？”

丁裳连忙摇着头道：“不！不！不是的……我不相信。”

照夕心中这才少宽，道：“那你又为什么不理我呢？”

丁裳抬起了头，看着照夕吞吞吐吐道：“你师父是血魔洗又寒，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……你怎么会是他的徒弟呢？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他从师已四年多了，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师父的绰号，顿时就怔住了，忙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什么血魔？”

丁裳翻了一下眸子道：“你师父不是洗又寒么？”

照夕点头道：“是呀！他又怎会是……”

丁裳道：“他就是江湖中闻名已久的‘血魔’！你莫非不知道？”

照夕低下头想了想，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我师父虽是洗又寒，可是绝不会叫什么血魔的外号，你们一定弄错了！”

丁裳张大了眼睛，似乎也有些相信他的话了，照夕马上道：“我随师父四年以来，就没见他杀过一个人，而且举止文雅，怎会是血魔呢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道：“是呀！我也不大相信……”

她眨了一下眼又道：“可是……我看你杀那三个人的时候手段也真狠，我不由又有一点相信是真的了。”

照夕脸色微微一红，遂道：“我是为了救你师父，想不到你们还怪我手狠心辣！”

丁裳不由汗颜道：“我应该谢谢你的，可是你不应该把他们都杀死……太惨了。”

照夕不禁低下了头，心中这一霎，似也有一种莫名的感伤，暗忖：“她说的不错，我当时怎会那么心狠，把我第一次见面的三个人，全部都制于死命？这的确太残忍了。”

想着不由一时答不出话来，丁裳见状倒笑了笑笑道：

“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也用不着再为它难受了，只要下次不要再这样就是了。”

照夕苦笑笑了笑，丁裳似想再安慰他一番，可是又不好出口，她顿了顿，才轻轻叹了一声道：“好吧！再见吧！我走了！”

照夕不由忙道：“你真的不理我了？”

丁裳走出不远，慢慢又回过头来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皱了皱眉道：“我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，否则师父知道了，对我们彼此不利……”

照夕只是看着她，没有说一句话，丁裳说完话，又叹了一口气，才转身而去。

她手中提着那个小竹篮子，是为她师父抓的药，照夕目送着她走远了这才叹息了一声，返身而去，他心中沉郁着说不出的感伤，而首次感觉到“冷漠的滋味”，虽然丁裳在他眼中，只是一个不太解事的小女孩，自己对她，也只不过是匆匆一面之交，尚谈不到什么感情，可是她却给照夕一个很深的印象，绝不似和人初次相交的那种平淡，因此，照夕十分懊丧的感叹着。

尤其是丁裳那句“小魔王”，已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，同时他也为自己所为而震惊，要是丁裳不提起，他是很难自省而知的。

同时他也怀疑到了师父洗又寒，听丁裳说，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人，这似乎也并非没有一点可能，因为师父的个性，他是了解的，有时候确是十分怪异和残忍。

他想着这些问题，更是不胜感伤，但拼命的摇了摇头，不愿再去多想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仍然早早的起身，到松涧蜂巢之下，练习“蜂人掌”的功夫，他希望在那里能够再遇到丁裳，因为他想由丁裳的口中，更了解一下师父，甚至师父和那鬼爪蓝江之间的往事，可是他失望了，丁裳并没有再去。

他一个人，练了一阵子，怅怅而返。

由此一连五六天，丁裳都没有再出现过，照夕也就把她忘了，他推测，一定是那鬼爪蓝江限制丁裳和自己来往，因此也就赌气不再去多想了。

本来他想去蓝江洞中探访一番，可是他又忆起师父临走时的嘱咐，终于没有敢冒险而去。

这一天，也就是洗又寒离开的第八天了，照夕在蜂巢之下，方自让群蜂上身刺体之时，忽然丁裳在松树之中款款走了出来。

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忙由地上坐起，那些蜜蜂“嗡嗡”一声全都飞了。

照夕忙穿上了衣服，丁裳已走到了他身前，她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色，似乎十分惊惧害怕，照夕不由含笑道：“你来了？”

丁裳忽然退后了一步，嚅嚅地道：“你刚才在做什么？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道：“没有……没有干什么呀！”

丁裳摇了摇头，冷笑道：“你不要骗我，我都看见了。”

照夕窘笑了笑道：“只是好玩而已。”

不想丁裳忽然秀眉一挑，睁大了一双眼睛道：

“什么好玩！这一点也不好玩，简直是怕人！”

她走上了一步，又道：“你也不要骗我，这七八天，我每天都在松树里偷看你，你不知道就是了。”

照夕不由脸色一红，当时暗忖：“师父曾关照我，练这种功夫，不可对任何人轻易泄露，只是她既然已偷看到了，我也不便再瞒她了。”

想着不由笑了笑：“你既然看见了，我自然不便瞒你，我是在练一种功夫……你不知道。”

丁裳这时睁着一双大眼睛，仔细的看着他，半天才吞吞吐吐道：“你真的是在练蜂人掌……师父没有说错。”

她猛然用双手掩着脸，倏地回身就跑，照夕不由一怔，当时见状，又惊

又奇，忙纵身而上，跟到了丁裳身前，大声道：“姑娘！你怎么了？你……”

丁裳这时眼中含着热泪，闻言站住了脚，带着气道：“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人呢！”

她顿了一下又道：“直到那一天，我遇到了你，仍然认为你是一个好人，谁知你真是……”

照夕不由又惊又怒，当时颇为不悦道：“姑娘！你这话可是要说清楚，不可随便诬人！”

丁裳用手擦了一下眼泪道：“你不要再装了，我什么都看见了，我师父一点都没有说错。”

照夕皱眉道：“你师父说我什么？你难道相信她说的？”

丁裳这时看了看他，面色微愠道：“我为什么不信，我都亲眼看见了。”

照夕也不由有些生气了，可是他极力的容忍着，丁裳遂道：“你为什么耍练这种功夫？你难道甘心要把自己毁了吗？”

照夕突地一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丁裳还以为他是有意装傻，当时心中又气又难受，她皱眉跺了一下脚道：“算了！我不与你谈了……你去杀你的人，不关我什么事！”

说着转身就走，这么一来，照夕真是给弄糊涂了，当时忙又跟上了一步，伸手抓着丁裳一只衣袖急道：“姑娘你不要走！”

丁裳猛的转过身来，正想叱责，可是却又不忍，只轻道了声：“你……不要拉。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！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一句也不懂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请详细说一说不说好不好？”

丁裳皱了一下秀眉道：“难道你什么都不知道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只是遵从师父的话来练功夫，我又知道什么呢？”

丁裳转了一下眸子，面色稍霁道：“这真是奇怪……天下会有你这种人！”

照夕不由更是怀疑，追问道：“你师父说什么？你怎会知道我练的功夫叫蜂人掌？”

丁裳叹了一口气，反问道：“我问你，这种功夫你练了有多久？”

照夕想了想道：“大概已有七八个月了。”

丁裳闻言脸色大为紧张，她后退了一步，“啊”

了一声，遂又摇了摇头道：“这么久了……这太……太晚了！”

照夕此时真是不明白丁裳说些什么，当时皱眉道：“你说些什么？真把我急死啦……你倒是快说呀！”

丁裳一双大眼睛，在他脸上转了又转，似已相信照夕所说全是实言，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……你被你师父害了！”

照夕剑眉一挑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丁裳不禁流下了两滴泪，她是一个同情心极重的女孩子，此时见照夕那种天真茫然的样子，不禁触动伤怀，一时竟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。照夕见状更是莫名其妙，重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，你把事情告诉我，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令你如此伤心？”

丁裳不由又气又笑，当时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真是个傻瓜……我是为你难受啊！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为我？”

丁裳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先坐下，我慢慢把事情告诉你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照夕忙点头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你再不说，我都要急疯了。”

丁裳用含泪的眸子瞟了他一眼，心说：“你还笑呢！等我说出以后，恐怕你连哭都来不及呢！”

她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父虽然再三关照我，叫我不理你，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见你如此受害，今天拼着师父知道以后受罚，我也要告诉你。”

照夕不由十分感动道：“你真好……”

丁裳玉面微微一红，当时一双眸子在照夕面上转了转才道：

“你师父外号人称血魔，是江湖上一个极为凶残的怪人，他一生杀死的人，恐怕数也数不清。”

照夕皱着眉一言不语，丁裳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这话也许你不信，其实连我也不相信，可是师父她老人家，对你师父是最清楚不过了，她绝不会骗我，不相信你将来到江湖上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照夕怀疑地问：“可是这几年，我并没有见他杀过一个人呀？”

丁裳冷冷一笑道：“这话我回去也问过师父了，她老人家说，他杀人是不会让你看见的，因为这是他一个隐病，谁要是发现了他这隐病，他就会杀谁！”

照夕这时痴痴的听着，听到最后，他突然哦了一声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的……我知道了！”

他说话之时，脸色十分难看，丁裳不由问道：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照夕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

“姑娘不要多问，反正我相信这句话就是了。”

丁裳见他相信了，似乎更是起了无限伤心，她低低的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我师父说他连他的徒弟也一样杀，从前他本有两个徒弟，也都死在他手中了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，“是的！这是真的，只是并不能怪师父，因为我那两个师兄，是想叛逆师父，所以师父才先下手，把他们两个杀了！”

丁裳睁大了眸子道：

“你么？你居然认为他们该死？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，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实在的情形我并不知道，只是师父是这么对我说的。”

丁裳这时心中暗暗忖道：“他虽是下手狠毒，可是内心尚不失良善，也许不致于如师父所说的那么严重。”

想着又摇了摇头，照夕这时忙道：“你方才说，师父把我害了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丁裳眨了一下眼睛道：“起先我也不知道，就是那天，你帮我师父仇人打死了，救了师父，后来师父才告诉我。”

照夕静静的听着，丁裳看了他一眼，接道：

“你在洞外所用的掌力，师父已看见了，她后来告诉我说，这种掌力叫‘蜂人掌’，天下擅此掌力的只有你师父一人。”

照夕不由吃惊道：“这是一种很难练的掌力，可是又有什么害处呢？”

丁裳皱眉道：“你先不要急，听我说呀！”

她又叹息了一声，才道：“师父说，这种掌力，练时要受极大的痛苦，当时我再三追问，她才告诉我说，练时要把全身衣服脱净，一任这种墨蜂，用尾上毒针来攻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所以我才要脱光衣服。”

丁裳冷笑道：“但是你可知道这种功夫的害处么？几百年来，知道这种功夫的人，也不能说没有人，可是他们从来不敢练，就拿我师父来说吧，她老人家就不敢练！”

照夕皱眉道：“她是女人当然不好练。”

丁裳瞟了他一眼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告诉你吧，凡是练这种功夫的人，练久了性情都会大大改变。”

照夕不禁怔了一下道：“会变性情？怎么变呢？”

丁裳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将来就会变得凶残之极，所以百年以来，从没有一人敢轻易练这种功夫。”

她顿了一下又道：“固然这种功夫，极难练成，而且威力无匹，可是视人命如草芥的凶残个性，究竟有违人道，所以没有一人敢练它，想不到你……”

她哼了一声，无限伤感地道：“你师父把你害了，他所以要教你练这种功夫，用心是想让你变成和他一样……”

照夕不由打了一冷战，可是他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当时他痴痴的摇了摇头道：“这……不会吧？”

丁裳忽然拉住他一只手道：“你千万要想个办法离开他，你也不要再练这种功夫了。”

照夕这时心中想着丁裳所言，深深皱着眉头，他忽然把丁裳的手向外一挥，丁裳脸一红，遂低下了头，流泪道：“其实我是要好……反正，今天我见了你，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他不禁伸出手来，握住了丁裳一只手道：“姑娘，你对我好，我永远感谢你……只是我绝不相信，师父会这么害我，等他回来我一定要问问他。”

丁裳不由面色一变道：“你千万不要问，只怕一问，连你的命也没有了！”

照夕这一霎时，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感伤，他只觉得一阵阵发冷，似乎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。

尽管丁裳如此关心着他，可是他却如同处身在一个大冰窖里一般。

他猛然站起了身子，冷笑道：

“你还是回去吧！不要再理我了！”

他说着猛然转身而去，丁裳又叫了一声：“管大哥！”

照夕回过身来，他脸上似已失去了原有的光彩，变得十分阴沉可怕，丁裳跟上了一步道：“我不会不理你的……只是我怕！”

照夕苦笑道：“我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。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转身而去，这一次丁裳没有再叫他，她痴痴望着他英俊的背影，慢慢消失在松林之中，这才低下头来，眼泪汨汨的由她眸子里流了出来。

照夕一个人失神落魄的回到了所住的草舍之中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疑惑。

他仔细的把丁裳方才所说的话想了一遍，似乎觉得并非全然无理，因此

更不禁心惊肉跳，他紧紧的咬着牙齿，暗忖：

“等师父回来了，我一定要问问他，如果是真的，我一定要离开他，这太可怕了！”

可是他转念一想，想到了昔日师父出示那两条血迹斑然的发辫时所说的话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，不由紧紧皱起了眉头，又摇了摇头，忖道：

“我是不能问他的，要是问了，即便是真的，恐怕我也万难活命！”

这么想着，不由又发起愁来，他又想到了师父再次外出的原因，自己虽不知他外出何为，可是如今想来，可能如丁裳所言，又去杀人了！

“这真是一个恐怖的老人……我怎会投到了他的门下，只怕日后要想摆脱他，是大大的不易了。”

他一个人，在静静的深夜里，愈想愈是胆战心惊，最后他又想到了自己，暗想自己来时的性情，和近来真是大大不同了。

虽然平时和常人一样，可是发怒时，双掌发痒，血液发涨，这种情形，却是往日所没有的，尤其是那种杀人后变的残暴性格，更是以往所未有的，如此想来，果然是那“蜂人掌”之害了。

这么一想，他如同是一具木人似的怔住了，他猛然由床上翻身坐了起来，心想：“我还是逃走了算了。”

可是他又摇了摇头，觉得事情并未完全证明是真的，何况师父那种严厉手段，令他思之心寒，不禁让他很快的又打消了此念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：“无论如何，反正这蜂人掌的功夫，从明日起我是不练了。”

他左思右想在床上辗转了一夜，到天亮也没有睡着，而且也无心再练功夫了。

中午，洗又寒由外风尘仆仆的回来了，照夕仍如从前一样的不闻不问，他却暗中注意师父的态度，可是并没有什么异样。

到了傍晚，洗又寒忽然把他唤到了身前，含笑问道：

“你的功夫练得如何了？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洗又寒忽然哈哈一笑道：

“你不要怕，你已学到不少功夫，也该知足了。”

说着又笑着点了点头，照夕不由肃然道：

“弟子功力尚差……师父夸奖了！”

洗又寒摇了摇头道：“你不要再客气了……我早已想到了，你的功夫也差不多成了，就是那‘蜂人掌’尚不到十分火候。”

他说着，把那一双雪珠似的眉毛皱了皱，如电的目光，在照夕身上转了一下道：

“不过，也差不多了，我预备明日一早，考察一下你的功力。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洗又寒又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你来了也快五年了，要是功夫练成，也该下山了。”照夕听到了这句话，倒不由一喜，心想：

“果真能下山，岂不等于离开他了么？”

四

第二天清晨，照夕早早就起床了，洗又寒带他到素日练武的地方，他的脸上浮着一层忧虑，使人望之生寒，也许他是为这个即将离他而去的徒弟而有所感伤吧。照夕只是默默的随着他，不发一语。

他虽知道师父是一个个性极怪，又有着特殊隐情的老人，他那冷落的态度和孤癖的性情，很难使人有好印象，自己对他也有特别畏惧的心情，可是如今不同了。

从丁裳的口中，得知了这个令他战栗的隐秘之后，对洗又寒的感观，可就完全变了，同时也不禁兴起逃脱之心。

他一句话也不说，望着洗又寒那张消瘦的脸，心中不由暗自盘算着：

“不知他今天要怎么来考我？我是不是能通得过？”

同时那双眸子，也不禁仔细的打量着这个老人，令他暗自惊心的是，那看来道貌岸然的面孔，竟会是一个杀人的魔王！这真令人不敢相信，可却又令人不能不信，照夕望着他，脑中不停的思索着。

洗又寒那双闪烁的眸子，对他注视了半天，白眉紧紧的皱着，他说道：

“你明白我今天带你来此的目的么？”

管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师父是为考察一下我的功夫。”

洗又寒笑了笑，但仍似未能掩饰他面上的忧愁，他道：

“这自然是一个原因，可是……”

他眸子转了一下，似把到口的话忍住了，极不自然的笑了笑：“我老实对你说吧！当我初投师门的时候，那情形是和今日一样的。”

他目不转睛的望着管照夕道：

“我师父紫衣道人当初苦心传了我一身功夫，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不独如此，而且我还继承了他的事业甚至他的秉性与为人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面色带出了些阴森的味道，照夕听着，不由由背脊骨中直冒冷汗，他仍是静静的听下去，洗又寒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这数十年了，紫衣道人也许早已归天了，可是我却并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望……”

他目光重新看在了照夕脸上，笑了笑：

“现在，我同样的希望你也是如此，因为我在你身上，是用了很大的苦心的，我把我全身的功夫，也都倾囊传授给你了，我知道这些年，你也很用功，自然像今天的考验，你定能顺利通过的。”

照夕仍是一声不哼，洗又寒站起身子，走了几步，他那沉重的步伐，令管照夕心中怀疑着，不知除了武功之外，师父另外还有什么交待没有。

洗又寒倏地转过身来，沉声道：“管照夕，与其说今天是对你一种武功考验，不如说是你对生命的一种生死判决！”

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当时紧张地道：

“师父，你说什么……怎会是生死的？”

洗又寒仰天一阵狂笑之后，道：

“你自然不懂……可是你也就快要懂了。”

照夕一时有些毛发耸然，他用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个语无伦次的怪老人，不知他心中什么打算。

这时洗又寒却由提来的一个口袋之中，取出一件黑色长衣，穿在了身上，又由袋中摸出了一小块石灰，递与照夕道：“这是一块石灰，你把它捏碎了，抹涂在你右手中食二指之上……”

他又抖了一下身上的衣服道：“我这件黑衣服，是很干净的，现在我们可互相对一阵功夫，你可把你所学的一身小巧功夫，完全施展出来，向我身上下手。”

照夕似乎面上微有难色，洗又寒又笑了笑道：

“你可以放心，我决不会向你下手，可是我却会尽力躲闪，在三十招之内，看你指上白灰，点在我身上多少。”

管照夕这才知道，原来师父是借此来考核自己的身手，当时点了点头，洗又寒又道：

“可是，你所点的地方，必须是我身上的穴道，在动手之间，我口中会不停的报出各处穴道的名字，每一处穴名，我只报一遍，在我口中报出的时间之内，你没有点中，便失去了再点的机会，你清不清楚？”

照夕不由惊恐道：“师父如此身手，只怕我一下也点不中。”

洗又寒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要是如此，这五年以来，我的心血可就全白费了！”

照夕闻言，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依言，把那石灰块紧紧夹在双指中间，他不敢把石块捏碎，因怕那么做，会不太清楚。

这时洗又寒已纵身在草坪间，回身点头道：

“你快点来！要记住我口中所说的穴名，不可有错。”

管照夕到了此时，也只好把心一硬，当时身子往前一纵，已到了洗又寒身前，就见洗又寒身如败絮残花似的猛然飘出了丈许，同时由他口中传出了一声低叱道：

“志堂！鸠尾！”

照夕这时集中全身精力，闻声唯恐时光不再，哪敢丝毫怠慢，猛然用“踩云步”的身法，追到了老人身后，骈指就点！

可是他才点到了“志堂穴”，尚不及往下再点“鸠尾穴”时，洗又寒身子却紧跟着变了。

同时在他柳浪似的身形变化之中，一连串的穴道名称，就如同炒蹦豆似的脱口而出，那一袭黑色长衫，带起了嗖嗖的风声，猎猎起舞，真似鬼影飘荡一般，只见呼呼的疾风影中，裹着照夕倏起倏落的身影，约半盏茶之后，那洗又寒一声长啸，倏地振臂拔上一耸石尖，高叱道：“好了！”

照夕本已扑上，闻声不由把去势一收，这时洗又寒已由石尖之上，如同一片枯叶似的飘了下来，他那枯瘦的脸上，带着无比的兴奋之色，道：

“想不到你的身手，竟有如此进步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不时低头，审视着身上那件黑色长衫，只见黑衣之上，白斑点点，他略一注视，点了点头道：

“我报出了六十三穴，你仅有五穴没有点中，其它都差不多……实在很难得！”

他用手把身上的白粉拍掉后，看着管照夕道：

“你在武功方面，我也不用试了……现在你随我来。”

他说着回过身来，直向山边走了过去，管照夕这时心中是又喜又忧，喜的是自己这多年以来，总算没有白费时间，忧的是不知师父下一步又将如何。

当时跟着洗又寒走了有三四里路，来到了一处窄道，照夕不由道：

“师父，再走可有住家的人了。”

洗又寒站住了脚步，见道旁有几块石头，他用手指着一块石板道：

“我们先坐下。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依言就坐，洗又寒这时脸色铁青道：

“我们等一个过路的人！”

照夕心中不由奇怪，可是也不敢多问，只低着头，心中动着心思，洗又寒铁青着脸，坐在一边良久，也没有说一句话。

又过了一会，才见一个背着锄头的人，由远远的山道上走来，洗又寒微微一笑道：

“好了！有人来了。”

照夕不由马上由石上站起，仔细向那路人望去，奇怪地道：

“他是谁？我不认识。”

洗又寒微笑道：“我们都不认识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过路农人。”

照夕不由惊道：“可是，你老人家……找他有事么？”

洗又寒冷笑了一声，翻着眼皮，慢慢道：

“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凡入我们中之人，在出道之前，需要当着师父面，亲手杀一人！”

才说到此，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他怔了一下道：“这……这又为什么呢？”

洗又寒忽然哈哈一阵大笑，他那冷峻的目光，如同是两道寒电似的在照夕面上扫了一下，道：“不为什么！这是规矩。”

照夕不由讷讷道：“可是，这人是一个好人，而且和我们又没有什么仇。”

洗又寒这时并不理他的话，只用手一指那行将来到眼前的农人道：“用你学成的蜂人掌，往他身上下手。”

这一霎，管照夕心中起了极大的变化，原本是明辨是非的人，可是不知如何，洗又寒这句话，竟在他内心起了莫大的鼓励。

他猛然跨出了一步，右臂向外一探，五指箕张，怒吼了一声，那农人已在他奇异掌力笼罩之下了，洗又寒看到此，似面有喜色，他笑道：

“快撤掌力！”

管照夕这只麻痒的手掌，每当他欲施“蜂人掌”力时，都似有“杀而后快”的意念。

可是这一霎，竟觉一丝冷冰之气，由脾肺之间上冲顶门，顿时那股杀人的怒焰冷了不少。

他颤抖着举着未曾发出内力的那一只手掌，一时不禁犹豫了起来，这时内心似在谴责着他道：“你不可任意杀人！”

他看到在痛苦挣扎中的那个农人，他的气焰愈发消失了，他偏过脸向洗又寒看了看，却见这怪老人，脸上带着又惊又怒的神色看着自己，他那双愤怒眸子，似乎都快要喷出火来了，鼻中发声冷笑着。

管照夕立刻感觉到，如果自己违背了这项命令，恐怕自己将会遭致到杀身之祸。

由此更证明了那丁裳对自己所说的话，一点也不错，这老人确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怪人。

一刹那，他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许多了，同时也就在矛盾的内心之下，

猛的一拍掌，叱了声：“去吧！”

倏地力贯单掌，一掌击出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那农人竟被他这种无比的怪异掌力，打向了半天之上，尚未落地，已是血肉横飞了！

照夕掌力发出之后，身子也由不住向前扑了好几步，他触目着那血肉模糊的尸身，内心痛如刀绞。

可是现在他眼中没有一滴泪，他像是一个麻木的人，在这个凶残的师父之前，他是不敢有任何举动的……洗又寒终于满意的爆出了一声长笑，他走到了管照夕身前，在照夕肩上拍了拍，朗声道：“好！毕竟是我入门的弟子，现在你已通过了我的考试了。”

他微微笑了笑，又道：“老实说，方才我见你那种犹豫不决的样子，心中真不禁替你担心，总算你后来又下了决心。”

他狂笑了一声，又在照夕肩上拍了一下道：

“现在你可以出道江湖了，我们师徒再见有日。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他仍然为着方才的盲从而忏悔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，洗又寒说完了这句话，竟头也不回的走

他痴痴的看着师父的背影，心中又似乎有些依恋，可是他并没有追上去，叫一声师父，直到血魔洗又寒的影子完全消失之后，他才叹息了一声。

突然他像发疯了似的，扑到了那具死尸之前，低头看着那无辜屈死在自己掌下的农人，心中涌出了无比的惨痛和懊悔。

他注视了良久，才慢慢的叹息了一声，心中追忆着方才自己凶残的举动，不觉心惊肉跳，他抖索的想道：“啊！我真的是变了……变了……而洗又寒果真是这么一个怪癖可怕的人物，我如今侥幸脱离了他，又有什么可值得依恋的？我还不快走，等些什么！”

想着倏地转过了身，唯恐回去又遇到洗又寒又生出事端，所以他居然舍下房中的衣物，径自头也不回的就往山下行去了。

傍晚时分，他已远离了这座山岭，来到了一处叫做“丰城”的镇街之上。在一处客栈歇了下来，他睡在硬邦邦的床板上，想到了这六年来的一切，恍如是一个梦。

六年来自己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，摇身变为一个吃尽千辛万苦的穷小子，所幸六年来，自己锻炼了一身铜筋铁骨，兼有一身惊人的功夫，比之从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这么一想，他又不禁觉得异常欣慰，真恨不能插翅飞到北京的家中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久久不能入睡，一些久远的往事，又都重新回到了他的记忆之中，尤其是雪勤那娉婷的影子，更令他倍增思慕之情，他仍然记得那一日雪勤过生日时，自己去贺寿的场面，若非是雪勤暗中相助，自己只怕就出了大丑，可是江雪勤那种俏皮的举动，捉弄自己的神情，至今想来，心中也有一种气笑不得的感觉。

他想着这几年又应该对她说些什么呢？

还有那楚少秋，此人也不知如何了？想到当初他那种骄傲的神态，照夕不由一时热血沸腾，他心中默默地想道：

“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他看一看我如今的功夫，我现在不用雪勤暗中相助，也一定能比过他去！”

想着她更是心事重重，一直到了天快亮，才昏昏的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快到中午，他才起来，胡乱吃了些东西，匆匆上路，这时午时已

过，可是当空骄阳，仍像是一个极大的火球，在每一个路人的头上悬着，管照夕把一条大辫子由左肩头拢过，头上戴着一顶草帽，身上打扮更是古怪，一条青绸的单裤，上身是一件府绸的汗褂，露着一双结实的膀子。

这本是他在山上学艺时，平日的衣着，因为山上没有什么人，也就很随便，如今匆匆下山，竟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，身上虽有几两碎银子，可是要想添购衣物，却不够。

他一个人匆匆在路上走着，他这种样子，立刻吸引了许多的路人。

看他这种打扮，又不像士子，更不像出力的苦朋友，尤其是他背上还背着一口宝剑，说他是镖行里的朋友，倒有几分相似，只是却连一匹马也没有，未免太落魄了。

管照夕凭着一时兴奋下得山来，并没有考虑到许多，可是上路之后，他不禁深深的后悔了，暗怪自己，真是走得太仓促了，应该回去一趟，打点一下衣物银两再走就好了。

当时愈想愈后悔，可是再回去拿，一来心有未平，二来又怕那洗又寒起了疑心，那时只怕自己再如此从容下山就万难了。

想了想，仍是狠着心不回去，咬着牙往前走着，如此紧赶了一程，直到晚上，可就到了距离朱仙镇不远的一个叫“守口子”的地方，前望开封城门，也不过只有三四十里的距离，照夕又饥又热又累，到了这里就不想再走了。

他摸了摸身上的几两碎银子，就决心在这里歇息一夜，到明天精力恢复了再说。

太平年间，此地民性敦厚，地方上很富饶，又因这地方靠近开封，所以更显得十分富足，入晚以来各处都掌上了灯，尤其是飘着青黄布幌子的小饭馆，更是显得十分热闹。

照夕把草帽脱下背在背后，走到了一处不十分讲究的食店门前，见招牌上写着“嵩云阁”，店门一边还挂着一个葫芦，表示卖酒的意思，正有两个堂倌在门外吆喝着，店门左边大师傅正下着蒸笼，笼里是香喷喷的肉包子，还有白面卷子，照夕看了看，遂向店内走去，他可是实在饿了。

当时就有一个小二招呼着他坐下，照夕要过了手巾把，在脸上擦着汗，伙计又送上了茶，他就慢慢的喝着，心中暗自算计着今后的一段日子，该如何去应付。

这时却见一个店伙，慌慌张张由他桌前跑过，惊慌的向柜上的账房先生高声道：

“快看，七小姐来啦！”

那账房先生大惊道：“上咱们这来了？不可能吧？”

伙计还来不及点头，却见一匹白马在店门口站住了，一个全身雪白衣裙的少女翻身下马，匆匆向店中走来。

那柜上的先生也走了出来，躬身向那少女叫了声：

“七……七小姐……你来啦！”

这时所有的食客，似乎都大吃了一惊，慌忙离座而起，就像是恭迎皇帝圣驾也似，却只有管照夕坐在那动也不动。

他心中十分惊奇，因为想不透一个少女，竟会有这般威风，她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想着不由仔细的打量这个叫做七小姐的少女，只见她约有二十二三岁的年龄，一身雪白的衣裳，足下是一双双凤戏水的弓鞋，满头的黑发，长可披

肩，却用一条肉色的纱巾在发根上紧紧扎住，手中挽着一条细皮编就马鞭子，虽是不伦不类，可是看起来，却只是美，她那丰美的姿态，立刻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。

照夕心中也不禁有些惊异，暗想这地方，竟会有此姿容，只是她一个女的，居然到这个地方来，总是有些不大正道。

想着不由呆呆的看着她，却见这七小姐往店内走了三四步，停住了脚步，这时她身后跟进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，从装饰上可看出，是她的丫环，她追了上来，向里看了半天，才向那少女道：“小姐！他在里边，一点没错。”

白衣少女微微瞪了她一眼，小丫环立刻停住了话，还伸了一下舌头。

这时那柜台上的先生跑上前，深深鞠了一躬道：

“想不到七小姐今天竟会光顾我们这个小店，真使蓬荜生辉。”

白衣少女含笑走了进来，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堂内转着，略微在管照夕身上停了一下，嘴角微微向上弯着，带出了一丝笑意，照夕不由一怔，等到再注视她时，少女的目光，却又移向别处去了。

那小丫环更是在照夕身上盯了一眼，才跟上了白衣少女。

这时那掌柜的又笑着弯言道：

“七小姐……是要吃点什么？请吩咐一声，小人好亲自关照厨房。”

说着搓着双手，口中嘻嘻的笑着，白衣少女此时已坐了下来，和照夕遥遥相对。

她点了点头道：“随便弄点来吧……快一点！”

那小丫环也坐在了她的旁边，四道目光，有意无意又向照夕投了过来。

管照夕不由脸色一红，忙把头转向一边，心中暗自惊奇道：

“怎么她们一直看我呢？我也不认识她们主婢呀！”

想着不由回头看了看，身后却没有第二人，他又看了看身上，不由恍然大悟道：

“啊！一定是她们见我衣衫不整，光着两只胳膊，在笑我。”

想着不由尴尬的把那短过两腋的袖口，往外拉了拉，又把前衫的扣子扣上，再一抬头，却见二女正低头微笑，那小丫环尚似低声的说着什么，嘴却向照夕这边努着，白衣少女却又似以目止住她如此。

她主婢二人这种表情，直把个管照夕看得如堕五里雾中，心中纳闷异常。

这时小二上了两菜一汤，还有一盘馒头，他吃着，不再去看她们了。

谁知他虽不看人家，人家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注意得很，那白衣少女微微向小丫环说了几句，就见那青衣小丫环笑着叫了

声：

“堂倌！”

一个伙计忙弯腰跑了过去，那丫环用手中的筷子，向照夕指了指小声道：

“这位相公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竟用这种菜去招待人家么？”

这堂倌一听这话，不由吓得两眼一翻，马上弯着腰道：

“小的们哪知道是七小姐的客人，要是知道，天胆也不敢如此怠慢，只是……”

他小声道：“只是这菜是那位相公自己点的，再说……”

白衣少女似已不耐，只见她秀目一皱，薄嗔道：

“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？现在你既然知道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还不快去给人家换几样好菜？你真是想讨打么？”

那小二闻言吓得面无人色，口中连连道：

“小的不敢！小的不敢！”

他一面说着一面往后退了几步，遂附在那掌柜的耳边，轻轻说了几句，并挥手向照夕指了指，掌柜的闻言面色突变，他惊异的看了照夕一眼，匆匆退了下去。

这时照夕正在埋头吃饭，哪知人家纷纷在议论着他，一抬头，只见四下目光，全在看他，他就显得愈发的不安了，心中想道：

“难怪那两个女孩看我，原来连所有的人都在看我呢！看起来，我衣着是相当怪了！”

想着脸红着又把衣服拉丁拉，却听得二女已格格笑出了声来，照夕不由心中有气，狠狠的向二女瞟了一眼，才又低下头来吃饭。他心中想着早点吃完了饭走了算了，不想方才咬了一口馒头，却见一个店小二手中捧着一个托盘到了他面前，躬身弯言道：“适才多有怠慢，请大人不要见怪，小店给你赔个礼。”

他说着遂把照夕案上吃的碗筷都撤了下去，重新换上了一副精致的瓷器杯盘，由托盘中捧出了四个拼盘，菜肴极为讲究，又由酒壶中，为他斟上了一杯酒，这才媚笑道：“相公你老要是吃着不合口味，请随便招呼一声，我们再重换！”

说着又干笑了一声，才退了下去，照夕不由一怔，他皱着眉向那堂信点了点头，那小二忙又跑了上来，赔笑道：“你老有什么吩咐？”

照夕见众人目光全看着他，就连那主婢二女，也都在睨着自己微笑。管照夕不由把到口的话吞了回去，生怕说出来丢人，但又不能不说，他轻轻的对店小二道：“你们是弄错了吧？”

小二闻言嘻嘻一笑道：“得啦！相公你就别耍我们啦！要是小的早知道你老的身份，我们又怎么敢这么怠慢你老！”

他又干笑了两声道：“你老先喝着酒，厨房这就给你和七小姐弄菜，你老尝尝就知道了，我们这店铺门面虽不大，可是师傅手艺很高。”

他又低下头，用一只手遮着嘴，小声道：

“小号最拿手的名菜是‘香脆美人’，等会上来了，你老一尝就知道了。”

说着又笑了几声，看起来倒像是照夕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也似。

管照夕心中怔了一怔，暗想这堂馆一定是看错了人，定是把自己当成了什么阔公子之流的人了。

“只是……”

他皱了皱眉，心中又想道：“可是，我这身打扮，哪又像是什么阔人呢？”

想着红了一下脸道：“你们不要认错人了，我管某可不愿平白无故受你们什么！”

方说到此，那店小二又打了哈哈，弯着言道：

“你老还说什么平白无故，能巴结大爷你这种人物，是我们的福分，你老就慢慢吃吧，小的也不多在旁边麻烦你老了。”

说着弯着腰又要退下，照夕不由心中暗暗称奇，只是表面尚能镇定，他咳了一声，把声音压低了一些道：“你先别走，我问你，你们是不是知道我会点武功，所以特别……”

店小二弯腰笑道：“谁说不是！冲着你老背那玩意……唉！得啦！你老就别说了，我们刚才都算瞎了眼了。”

照夕闻言发了一会怔，心中着实不解，暗付道：

“倒看不出，这地方人情如此温暖，对我如此体贴。”

想着窘笑了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请谢谢你们掌柜的一声，还有……”

他红着脸看了桌上一眼道：

“我已七成饱了，也吃不了多少，再喝点酒也差不多了，用不着再上菜了。”

店小二闻言似有喜色，他眼睛向白衣少女溜了一眼，却见对方却在盯着自己，目光之中隐有怒色，似乎像是在说：“你敢！”

这小二吓得马上赔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你老慢慢吃吧！菜一会就来了。”

说着，再也不说什么，匆匆退了下去，管照夕此时心中真是纳闷到了家。

他向四面看了看，却见众人目光，仍在看着他，都带着惊羨之色，他就更不解了。

尤其是那白衣少女，更是眯缝着一双眸子，远远的瞧着自己笑呢！

照夕忙低下头，他举着筷子，心中却在暗暗发急，有心不吃吧，人家却是诚心诚意送上来的，岂不是伤了人家面子？

可要吃吧，似乎这太荒唐了，自己和他们素昧平生，岂能平白无故受人如此招待？

他举着筷子发了一会急，却见四周的人都在看他，似乎都在奇怪他为何不吃似的。

照夕不由心一横，暗忖：

“管他的，既是非叫我吃不可，我又客气什么！我又不是大姑娘，还害的哪一门子羞？管他的，吃了再说！”

想着一横心，就夹了一口菜往嘴里一塞，这时听到少女桌上发出了哧哧的低笑之声。

他也顾不了许多，一时酒到杯干，风卷残云般的大吃了起来。

这时店小二又陆续上了几道菜，无不是锦碟玉食，色香味俱佳。

到了这时，照夕也就不再多说了，是来一样吃一样，似见对面桌上，也是杯盘云集，菜肴同自己这边一样丰盛，凡是那边上一样，自己这桌上也必有一样，一直上了十几道，他不禁心中有些憋不住了。

这时正值那店小二又把名菜“香脆美人”端了上来，照夕已有了几分酒意，忍不住伏案道：“我一个人吃不了……不要再上了……我可是要走了。”

店小二陪着笑道：“你老再尝尝这个菜吧，回头叫人给相公你雇车。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

说着低头见这所谓的“香脆美人”，原来是用一只整整的胎羊做成的，煎得全身酥焦，试用筷子往羊身上一扎，滋滋直响，未曾入口，已先闻到了阵阵香味，不由得食欲大动。

他忍不住又吃了一口，这时却见对面桌上少女已离座而起，全体客人都站了起来。

照夕心中暗笑道：“一个黄毛姑娘，也有这种势派，吃个饭却有如此排场！”

想着仍是坐在位上动也不动，却见那白衣少女微笑着，用手中小马鞭，往照夕这边指了一下道：“不许收他的钱，都算是我的，回头叫人到我家里去拿。”

照夕不由一惊，因还不清楚那白衣少女所指的是谁，不由直翻白眼，心

中虽是惊异，却没有说什么，却见二女已走下座来。

那白衣少女又笑咪咪的看了他一眼，才带了那丫环走了出去。

掌柜的狗颠屁股，一直送到了门外，却见两匹马得得的直向南方跑了。

立刻馆子里都谈开了，有人说道：

“想不到七小姐会来这个地方，这真是怪事了！她府上十几个人侍候着，什么吃不着？居然下馆子，真怪！”

又有人轻轻的咬着耳朵，不时用筷子往管照夕身上指划着。

管照夕不禁大力纳闷，当时把碟子一推，站起了身子笑道：

“行了，我也要走了。”

他一面用手摸着袋中那几两碎银子，一面红着脸道：

“你们掌柜的呢？请他出来，我要当面谢谢他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”

店小二躬着身子，就像个大虾米似的，口中连道：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说着转过了身子，那掌柜的倒是不待请，自己就走了过来，笑道：

“相公还有什么吩咐？慢悦小号有七小姐的嘱咐，不敢对相公怠慢，今后就是没有七小姐吩咐，相公来了，我们也是一样的侍候着。嘻嘻……”

说着连连搓着双手，谄媚的笑着。

照夕不由突地一怔道：“什么七小姐的嘱咐？谁是……”

他脑中立刻想到了方才那个白衣少女，大伙都管她叫七小姐，莫非竟是她光顾了这饭店中的人不成？

想着不由皱着眉，又接口道：

“她……我并不认识她啊？她好好的关照你们做什么？”

这老板一听翻了一下白眼，先是一怔，遂又嘻嘻一笑道：

“得啦！你老是真人不露相，其实你相公不说，我们也不敢多问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尚自耸着眉尖，嘻嘻的笑着，照夕这时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
他还要问，却见那老板已弯腰鞠着躬道：

“相公你请吧，你的饭钱，七小姐已代付了，她是刚走，也许在前面等着你呢！”

照夕虽是一肚子莫名其妙，可是和这拿柜的也说不清楚。

他怔了一下，心想这少女平白无故请我吃饭，是什么道理，我眼前虽穷，可也不愿受人无故赠食，不由追上去想问个清楚再说。

想着匆匆别了饭店，往外走来，这时天已经黑了，“嵩云阁”门前，点着三个大灯宠，光射十数丈，各家店门买卖，也都上了灯。

管照夕跑出来四下望了一阵，却不见先前那主婢二女，他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天下还会有这种怪事情，哪有平白无故请客的道理！”

同时他感到又有些歉疚，暗忖自己堂堂男子，爱人家一个姑娘的赠食，要是传出去，也够自己丢脸的了，想着心中又有些生气。

他这么想着，一步步的向前走着，过了一座小桥，这一带灯光可就少了。

照夕小心的看着路，方想找一处较小的店，投宿住下再说。

不想才拐了一个弯，却听见前面暗处，一人娇声招呼道：

“喂！你先站着！”

照夕不由站住了身子，皱眉道：

“是谁？是和我说话么？”

这时却见一匹黑马慢慢走了过来，照夕又看兄了，那马上坐着一个小女孩，这女孩不是别人，正是那白衣少女的随身小婢。

照夕不由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忙道：

“原来是你，我正要找你们呢！”

那小丫环在马上微微笑道：

“你找我们？谁是我们呀？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道：“我是说你和另一个穿白衣服的姑娘，她现在在哪里？请她出来，我有话问她。”

小丫环格格一笑道：“小子！我正要问你呢！”

她说着抬了一下头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从哪里来的？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心说这小丫环问这些做什么？但对方既有赠食之恩，似不便太过冷漠，当时笑了笑道：“我姓管，是归家经过这里，你问我这些做什么？再说我们又不认识，你们又何苦……”

说到这里不由又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那一位姑娘呢？”

这骑马的婢女撇嘴道：

“你好大的口气，开口姑娘，闭口姑娘，这开封附近地面上，哪一个不尊我们小姐一声七小姐，你是什么人，胆子这么大？”

她说着话，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，看着照夕，似乎很是不服。

照夕不由有些生气，哼了一声道：

“七小姐？我又不认识她，称什么小姐，你这小姑娘快告诉我她在哪里，我要找着她问一问，看看她为什么好好的请我客？”

这小丫环一听这句话，不由得捂着嘴，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，一面娇声道：

“好呀！你这人真是蛮不讲理，七小姐好好的请你吃饭，你不但不追出来说一声谢，却还有怪罪的意思，天下哪有你这种混球！”

照夕方把眼睛一瞪，正要喝叱她一番，令她不可随便骂人，谁知正要开口，却听见身侧一声浅笑道：“文春！不可无理，你退下去！”

那丫环闻言，把马带向了一旁，笑向照夕道：

“小子！七小姐来了，你说话可要放仔细一点，小心挨打！”

照夕正气笑不得，却见树影里，走出了一个小素服姑娘，正是那白衣少女。她轻款莲步，走到了照夕身前，先笑了笑才道：“小婢无知，冒渎了相公，尚请海涵才好。”

照夕忙一抱拳道：“不敢！”

他本想一找着这少女，便问问她，为什么无故赠食，谁知对方却是如此彬彬有礼，一腔闷气，顿时化解了不少。他脸色微红道：“姑娘既出来了就是了，我只是想问问。”

少女一双眸子在他身上转了转，微笑道：“一桌粗食又算得了什么？何必如此客气。”

照夕摇头道：“一桌酒菜固是所值无几，可是在下却不愿无故受姑娘示惠，尚请明言赐告才好。”

白衣少女似怔了一下，因想不到照夕竟会如此冷漠，她秀眉微蹙，却不

想身侧的文春，这时却由马上飘身而下道：“你这人也太不知趣了，七小姐是看得起你，想和你交交朋友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，莫非请你吃饭，还请坏了不成？”

白衣少女不由用手一拉她，可是这几句话，已把照夕激怒了。只见他剑眉一挑道：“噢！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管照夕岂能无故受惠于人？今日你们要是说出道理，我也不为已甚，否则……”

他这句话才说完，那文春竟一声娇叱道：“否则怎么样？”

她说着往前跨了一步，双手往小蛮腰上一叉，回头对那少女道：“小姐，你后退一步，让我来管教一下这野小子！”

白衣少女秀眉微微一皱，笑向照夕看了一眼，微微颌首道：“也好！可是你不可伤他。”文春叫了声：“我知道。”说着，遂转过了身子，用手一指照夕道：

“小子！你来试试吧！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敢在我主婢面前张牙舞爪的。”

管照夕此时真是有些啼笑皆非，当时见状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就见识见识你这小丫头有什么本事。等见识完了你之后，再向你们小姐请教请教！”

白衣少女嗤的轻笑了一声，只见她纤腰微扭，已后退两丈以外。

她笑咪咪地道：“文春！只许你出三十招，要是不能取胜人家，就下来，人家还要见识我的功夫呢！”

照夕这时见白衣少女这种退身之势，竟是轻如飞絮，落地丝毫无声，心中也不禁暗自吃惊，忖道：“倒看不出，她一个少女，竟有如此功夫，看来这小丫环，也不可太轻视呢！”

想着只是注视着那文春，文春一面卷着袖子，露出一双细白的胳膊，漫不在意地道，“收拾这么个小子，还用三十招？小姐你看着吧，不出十招，我就能把他打趴下！”

照夕只是冷笑不语，冷不防，那文春一个迈步，已蹿到了他身前，她口中叱道：

“小子接掌！”

这野丫头，口中这么说着，一双纤掌，倏地在空中一分，用“野蝉过枝”的手法，双双向管照夕胸肋的“心坎”和丹田的“气海”两处穴道上，猛然戳了过来，一旁的白衣少女见状急叫道：“不可！”

她猛然向前一蹿，正想递双腕把文春双手分开，却不想照夕一声狂笑道：“你还差得远！”

他身子猛的向后一弓，凹腹吸胸向内一收气，文春的双掌指尖，竟是差着半尺没有递上。

文春陡然吃了一惊，身如旋风似的，向后飘出了丈许。

这时那白衣少女，才知道低估了对方的功力，身子也跟着旋了出去。

文春身形方一落地，却不知照夕已如影附形的逼近了身子，他冷笑着拑二指，向文春气海穴上就点。

双指未到，已有一股无形的劲风透体而至，文春不由大惊失色，当时惊呼了声道：

“啊呀！”

她猛然向后用力一坐，用“浪赶金舟”的身法，向一边蹿出了丈许。

可是身形甫一站定，那少年却又如同影子似的逼了过来。

文春至此，才发现不妙，当时一沉玉腕，身形“唰”的一个猛转，左膝微微向下一曲，五指一挑，紧挨着地面，用“海底捞针”的疾招，直向照夕小腹丹田穴上猛力戳来！

这一招可算是用得快、劲、巧，在她认为，鲁莽的照夕，万难逃得开这一招。

可是这甫入江湖的少年，挟了一身苦学的奇技，他的身手，已是近几年来武林中仅见的，确实是不同凡响。

文春这一势来得疾巧异常，眼看已到了他的小腹之上，就见他仍是向后一吸小腹，不闪不让，文春心中一喜，心说：“傻小子！这一次你可上当了！”

原来这丫头也曾苦练过内家掌力，此时见机会难得，不由把指尖向上倏地一翘，用劈空掌的功力，把掌力泄出了四成。

她因心念着小姐的嘱咐，不敢伤了照夕，所以只用了四成掌力，用心只想把照夕打倒地上，也就出气了。

她却又哪里想到，这个敌手，不要说她这点功夫了，就是她们小姐一齐上，也休想能讨得好去。

可笑她口中还低声笑嗔道：“倒下去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掌力已自发出，可是这股掌力方一击出，那少年人，已如同正月的走马灯也似，滴溜溜快如疾风的一闪，已自无踪，等她觉出不妙，再想躲可是来不及了，只觉后腰“笑腰穴”上一麻，连唉呀二字尚未出口，人已“扑通”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管照夕轻轻点倒了文春，身形用“倒踩莲枝步”的身法，一连后退了五六步。

这时那白衣少女，已扑到了文春身前，倏地弯身，把那丫环给抱了起来。

她目光之中，带着无比的惊异，看着照夕道：

“你……你好狠心……”

说着在那丫环后背击揉了一阵，文春幽幽的醒了过来。

白衣少女救醒了文春之后，微一耸身，已来到了照夕身前，她那双又惊又怒，还多少带着一点喜悦的眸子，在照夕身上转了转，才道：

“你好厉害呀！”

照夕这时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现在我要向你请教了！”

说着不怒不笑的一抱双拳道：“姑娘请！”

少女目光转了一下，似笑不笑道：“你要和我动手么？”

照夕略微有些汗颜道：“只要请教了姑娘的身手，在下掉头就走，还有那请客的银子，在下也要原壁奉还给姑娘。”

这姑娘眨了一下眼睛道：“啊！你要还我银子？”

她说着话，在照夕身上转了一转，微微笑道：

“我不收，就要和我打是不是？”

照夕红着脸道：“还银子是一件事，和姑娘比武又是一件事，因为你那个丫环太欺侮人了。”

白衣姑娘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你一定要还我银子，就还吧，还完了钱，我们再比一比，看看到底谁强谁弱！”

说着玉手一伸道：“拿来吧！”

照夕突然一怔，心说：“糟糕！我口口声声说要还她银子，竟忘了我此

刻身上哪有钱呀！”

想着不由头上急出了汗，一只手插在衣袋里，抽不出来了。

少女目光是何等锐利，此时一看，已知所以然，当时抿嘴一笑，又往前走了一步道：

“我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愿平白受我们女人赠食，既如此，你还我银子就是了，这顿饭也不贵，一共二两银子。”

照夕这时头上青筋直跳，可是急坏了，人家本是要不要，自己非要还不可，现在人家要了，自己焉能再有不给的道理？

想着真恨不能有个地缝，叫自己钻了下去，口中不禁结结巴巴道：“这……好。”

说着抽出手，掌中是三块碎银子，他把这三块银子向前一递，窘道：

“我因出来匆忙，没有多带银两，这是一两银子，暂先还姑娘一半好了。”

少女噗嗤一笑，后退了一步，口中啾了一声，道：

“哪有这么还人钱的呀！告诉你！你家七小姐可不是这么容易打发的，你要还就全部还，不还也……也可以！”

照夕这一霎，真急得想哭，无奈又红着脸，把手中银子收了回来，讷讷道：

“还有一半……明天再还你。”

少女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认得你是谁呀？明天？还后天呢！”

照夕碰了个钉子，心中发狠道：“这丫头也真损，先前她明明是要不要的，现在我还她，她又嫌少了。”

可是一时却又说不上口，因为银子是自己坚持要还的，现在断断不能怪人家无理了。

想了想，竟是忍不住气，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姑娘话是不错，可是你我萍水相逢，你好生生又何故要如此捉弄我呢？”

他这么说着，更像是有了理由，心中暗想：

“真奇怪！那些菜是你给我叫的，也不是我自己点的，我这里倾囊把钱还你，你却又嫌少了！”

想着不由微怒道：“何况，我并不要吃那些东西，而且我也吃饱了。”

少女低头一笑，哪像是要和人打架的样子？手中小手绢在脸上扇了扇道：

“吃饱了？我看你哪一样也没有剩下呀！”

照夕不由脸又是一红，暗想：“好刁的丫头！”

当时气道：“怎么没剩下？”

再一想，这些话就像是小孩子说的一样，不由又把话吞了住，他怔立了一会，见对方只是伸着一双玉手，含着微笑向着自己，也不说一句话。

管照夕不由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好！我还你钱！一共二两银子不是么？我一个也不少你的，明天上午给你送去，把你家住址给我留下来吧！”

少女笑咪咪地道：“好吧！我家在打磨场红桥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！我记下了。”

少女又一笑道：“你怎么不问我名字呢？到时候你找谁呢？”

照夕红着脸道：“你不是叫七……七小姐么？”

白衣少女不由咯咯的笑了，她边笑边点着头道：

“不错！你既也知道七小姐的大名，怎么敢如此跟我要横呢？”

照夕冷笑道：“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”

他忽然上前一步道：“我们先比武，明天再还银子。”

这时那小丫环已走到了七小姐身后，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看着管照夕，她可是被照夕打怕了，这时不由在少女耳边，悄悄说了几句，那白衣少女，忽然笑了，她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你这人真不讲理，不还我饭钱，打了我的丫环，现在还要和我打架，天下有这个道理没有？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心说这话似也有理，当时不禁有些怒不起来了，他慢慢说道：

“可是，我们方才说好的要比武呀！”

少女眨了一下眼睛道：“你银子没还我，我是不和你比武的。”

她说着笑了笑，低了一会头，遂又抬起头道：

“这么好了，明天下午，我在家等你，你来还我银子，顺便我们再好好比一下功夫，也叫你心服口服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管照夕想了想，不由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！就这么着，明日午后我一定至府讨教就是了。”

少女回眸对文春道：“我们回去，带马来。”

她一面又回头向照夕笑道：“不要忘了打磨场红桥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说着就见文春已把那匹白马牵了过来，少女扳鞍上马，用纤指拢着秀发道：

“不要忘了带银子。”

照夕皱着眉道：“知道！”

少女又一笑，用手指了指背后道：“还有宝剑。”

照夕连声道：“知道，知道。”

白衣少女又抿嘴一笑，策马如飞而去！

照夕目送着二女走远，这才转过身来，摇了摇头道：

“天下是什么事都有，想不到会有这种事。”

他慢慢走着，心中还再想，我堂堂男子汉，岂能输给了她？明天我是非去不可！

当时匆匆往前走着，找了一家店铺，字号是“来顺老栈”，门面不大，可是一进里面，倒也是东西厢房，一进一进的有四五进。

照夕找了一间房子住下，店小二打了一盆洗脸水，照夕不由红着脸道：

“这附近有当铺没有？”

店小二怔了一下，才又龇着一口黄牙笑道：

“正东头上有一家，西柿子口也有一家正兴老铺子，买卖都很公平，你老是……”

照夕不由将无名指上一枚汉玉扳指脱了下来，递与那小二道：

“你去给我押些银子去。”

那小二接过了玉扳指，只觉光华莹莹，也看不出什么名贵来，当时伸了一下脖子道：

“这东西怕……”

他咳了一声道：“相公要押多少两？”

照夕叹了一声道：“你就先押它五十两吧！”

伙计吃了一惊，吓得吐了一下舌头道：“好家伙！相公你是开玩笑吧！这小东西，能当五十两？”

照夕不由冷笑了声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你只管当去。”

店小二碰了个软钉子，才哈着腰出去了，照夕不由心中有些感伤，因为这枚古玉扳指，是父亲赠给自己的，却想不到如今英雄末路，却把它拿出来当掉了。

他这里洗完了脸，一个人扇着扇子，天气热，蚊子又多，嗡嗡之声不绝于耳。

他一个人扇着扇子，走到了前堂，问清了地方，洗了个澡，在院子里乘着凉。

只见满天星斗，静静地陈列在当空，一轮皓月斜挂西天，洒下了满天光雨。

他望着月亮，心中不禁又回想到了故居，想到了父母，正应上了那句“看月思故乡”的话了。

于是他又联想到江雪勤，那个俏皮挺秀的影子，恍如梦中仙子似的，在他眼前飘着。

管照夕嘴角含着微笑，想到了不久即可回到北京，自己拜见了双亲之后，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她，我要她看一看我这身功夫，到底配她不配！

想着他心中那份快乐，就别提了，真恨不能立刻插翅飞了回去。

于是又联想到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不由有些后悔了。

心想她一个女孩子，我又何必跟她认真？好端端又何故非和她比武呢？这不是自找麻烦么？再说，因此拖延了回京的时间，才叫不值呢！

想着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深深后悔着，有心想明天不去了，可是又不愿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失信，想着不由发起愁来。

这时却见先前那个伙计，由前廊笑着跑了过来，他手中捧着一个红绸子小包，老远就笑道：“相公，给你押来了，一个不少，整五十两。”

照夕接过了银子，这伙计一面用手在脸上擦着汗，一面咧着嘴笑道：

“还真是一件宝物，听那柜上的先生说，还能多押，要紧着数押，可以押一百五十两银子，我就说要不了这些，你给押五十两吧，那老头子说要明押五十两，扣去利息，只有四十八两八钱，我就说要实拿五十两，当票在这里，可是不知道他怎么写的？”

说着把当票递了过去，照夕看，他也伸着脖子从旁边看，口中尚道：

“不错吧！”

说着又笑了笑，道：“喝！我跑了不少路呢，东头上正义当铺死了媳归儿，今天关了门，我又跑到了西柿子口……那正兴铺里的马老头子是个回子，你相公不知那老家伙可有多难说话，我……”说到这里见照夕已有不耐之色，不由忙把口边的话吞住了，同时又搓了一下手，干笑道：“不过……总算给您押来了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两只眼还直往那包银子上溜来溜去，心中却发急道：

“这小子是真不知道，还是装糊涂，怎么一个钱也不赏呢！”

照夕见他老怔着不走，还没想到其它，那伙计实在忍不住了，又指了一下银包道：

“你老把那块包银子的绸子给我吧！我就这么一条，还留着擦汗呢！”

照夕啊了一声，忙把绸子解下来，递还给他道：“麻烦你了。”

伙计哈着腰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他脸上笑容消失得也真快，可忍不住，就有些挂在脸上了，这时照夕才恍然大悟，忙取了一块约有一两左右的银子，递给他道：“我都忘了，这银子给你做跑腿费。”

店小二脸上立刻又露出了笑纹，腰弯得像虾米似的道：

“咳！咳！谢谢相公！谢谢！其实跑这么点路，算不了什么！”

照夕对这种人物，实在很厌恶，正想挥手令去，可是却想起一事，不由问道：

“嗯！你先别走，我想问你点事。”

小二笑道：“是买衣服么？”

说着一双黄眼珠子，在照夕身上转了几转，照夕不由笑了笑：

“不是……不过等会也要买，我是问你，这附近可有个地方叫打磨场么？”

店小二点头笑道：“有！有！由西柿子口出去，往正北走上三里地，也就到了，那是好地方，都是阔人住的，你老找谁？我许知道。”

照夕又问道：“打磨场是不是有个地方叫红场的？”

店小二不由一怔，遂惊道：

“有！我的爷！你怎么问那个地方呢？你认识里面的人么？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有一个叫七小姐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她是不是住在那里？是干什么的？”

这小二闻言，不由脸上吓变了颜色，当时东张西望了一阵子，才小声道：

“我的爷！七小姐我能不知道么？这地方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七小姐的大名，你老就是问她么？”

照夕见任何人，只要一听到七小姐，都似又惊又怕，心中更是不解，当时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我正是要找她，她一个姑娘，为什么你们这么怕她呢？莫非她还能吃人么？”

这小二在照夕说话之时，连连比着手式，用手在厚唇上直按，可是照夕也不管他，仍是把话说完了。

他吓得脸又变了色，等照夕说完了话，他忙跑到路口看了看，才回过来道：

“到房子里再说。”

照夕真是气笑不得，可是为了要听他说些什么，只好随他进屋。

这小二又把窗子关上，才吐了一口气道：

“哎呀！我的爷！你老人家说话可小声一点呀，要是给人听见了，不要说我一个伙计，就是我们老板也得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照夕不由气道：“真是大惊小怪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，那七小姐真是母老虎么？”

这一句话又吓了小二不轻，他直着眼道：

“我的爷爷！你可别再说了，这话要是给钱乡长听见了，咱们谁也别想好过！”

照夕这才知道，原来那七小姐在此地竟有这么大势力，就连附近的乡镇，都为她收买了。

当时愈发想知道她是干什么的，为了使这小二说出实话，只好装着吃惊道：

“啊！原来这七小姐有这么大势力呀！”

店小二一咧嘴道：“那还能假了？连开封城里，要是提起了七小姐的大名来，也是叮铃当啷的乱响！”

照夕点了下头道：“我因是外乡人，初来这地方，总听见七小姐的大名，可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干什么的？她今年许有七八十了吧？”

店小二噗的一笑，一面抹着鼻子道：“教相公你说的！”

他把头凑近了，小声道：“嘿！那七小姐长的别提多么美了，谁见了她一面，夜里准睡不着觉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呢？”

店小二又小声道：“不大清楚，反正红场有她的大农场，开封城有她十二处字号，七小姐本人的祖上，也必定是什么总督将军的大官，要不哪能存这么多钱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听说她很有本事？”

店小二笑了笑道：“这就更不用说了，你相公是外乡客，问这个话，我不奇怪，要是问第二个人，人家不笑话才怪！七小姐身上那身本事，可神啦，我看许会掌心雷！”

照夕几乎想笑，当时皱了皱眉，知道这小二是瞎吹一气，也就不多问他，只问道：

“这七小姐，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？”

小二压低了嗓子道：“相公这话是问我，要是问人家，是准保不知道，人家知道，也不敢说……”

照夕点着头笑道：“是！是！所以我才问你呀！”

这小二扬了一下那两道秃眉毛，嬉皮笑脸的凑上去，伸出一只手，用另一只手的指头，在掌心画了一个字，然后笑道：

“姓这个、叫这个，知道了吧？”

照夕只看清他写的是一个“尚”，至于叫什么却没有看清，不由皱眉道：“叫尚什么？”

那小二又吓得唉呀了一声，一面小声道：

“小声！小声！这是忌讳。”

说着又伸出手来，用手指头在掌心上，又匆匆的写了一遍，小声道：

“知道了吧！这是官名，至于外号是这个……”

说着又写了几个字，照夕这才看清他写的是“雨春”和“白雪”，心知那七小姐名叫尚雨春，外号叫“白雪”，心中暗忖道：

“好雅致的名字！”

当时点了点头，轻轻自语道：“白雪尚雨春。”

店小二急得直咧嘴，一面道：“我的爷！我算服了你了，在这地方上，敢这么说的，大概只你一人。得啦！我算是惹了祸了，只请以后闯了祸，不要把我给拖出来就行了。”

说着打了一躬就要退下去，照夕见他这副样子，不由笑了笑道：

“好了，我不说就是了，你去给我买一套衣服去，我这身衣服不像个样子。”

店小二接过银子，嘻嘻笑道：“相公这身衣服是真不行了，我这就去。”

照夕待这店小二走了，心中不由口想到方才那些话，心中默默的念道：

“白雪尚雨春，她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听那店小二说，她倒似名门闺秀，

可是却又为何自己开着农场，做着买卖呢？”

他走出了房子，心中琢磨着：“我明日去她家看一看就知道了，她要是一个坏人，我就要给她个厉害，要是好人，我也犯不着同她比什么武，把银子还她之后就走。”

这么想着，心中就定下了，随后小二买来了衣服，是一身很讲究的细绸子衫裤，穿了穿也挺合身，把剩下的钱又赏给了那小二。

然后他一个人，到房中盘膝运行了一会功夫，正要睡觉，耳中似听到外面有女子娇声道：“店家！小心看着我的马，找一间上房。”

那声音颇熟悉，可是一时却又想不出是谁，心想下床开门去看看，可是一想自己一个大男人，开门看人家姑娘干什么？

想着也就忍着没有动，随后也就没听见什么声音，他也懒得多想，遂解衣睡了。

第二天，他早早的起来了，按说他本该早早的上路，可是因有头天的约会，他只好耐着性子，再等一天了。

一个人闲坐房中耐着性子，硬磨了一上午，吃过午饭之后，他就想去打磨场红场赴约，可是看一看当空的太阳，火炙炙地，实在是吃不消。

只好又睡了个午觉，唤来伙计打水，洗了一个脸，觉得凉快多了，又吃了两块西瓜，这才脱下旧衣，换上了买来的新衣服，把那口宝剑，用原来的绸袋子套上，紧紧系在了背后，又把辫子盘在了脖子上，也没带草帽，就出去了。

自己走起路来，也觉得和先前那副土像大大不同了，由一个土佬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翩翩儒雅的佳公子，他又走到一家帽子铺，买了一顶瓜皮小帽，这才问清了打磨场的路，一个人慢慢的走去。

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才到，只见这地方极为空旷，并不是热闹的街市，却是住家的好地方。

有些大庄子，都是门禁森严，照夕又问了一个人，才找到了所谓的“红场”。

原来那红场一带地色，全系红土，因而得名，到了这里，可就看出明显的不同了。

这地方只有一幢占地极为广大的院落，四周全是高有两丈许的砖墙，墙内古树参天，楼台交错，确是够势派。

照夕到了门前，见正门右侧边上一个大铜牌，上面刻着两个字，“尚寓”。

照夕想了想，知道定是那尚雨春的住处了。

他在门前正要以手扣环，却听见墙内喧闹嬉笑之声不断，似乎全是女的。

他不由犹豫了一下，正觉不大妥当，却见一个皮球自门内飞出，直向照夕身上飞来，他不由轻舒铁腕，把那皮球接在了手中。这时那大门侧边，另开了一扇小门，由门内一连跑出了七八个少女来。

她们陡然看见照夕在门前，而且手中拿着球，不由怔了一下，遂又笑了起来，一时纷纷问着：

“你是谁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拿我们的球干什么？”

照夕把手中球向她们一丢，当时红着脸，拱了一下拳道：“在下是来此访尚雨春姑娘的，不知她可在家么？”

几个少女闻言，脸上带出惊异之色，互相交视了一下，其中一个绿衣少女才上前一步，微笑着点头道：“不错！那是我们七小姐，你找她做什么？”

照夕正色道：“昨天我和她约好了，今天来还她银子，顺便想和她比一下……”

那少女开口笑道：“还什么银子？几百两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只二两。”

五

这女孩一听，先是一怔，又不禁格格笑了，她摇着手道：

“我当是多少呢！原来只是这么点银子，不要紧，你就别还了……”

此时那身侧几个女孩都嚷嚷道：“喂！小娟！你到底还打不打球呀？紧着啰嗦个什么劲呢！”

小娟才窘笑了笑，正要回身，照夕已忍不住道：

“喂！姑娘！你代我去通禀一声，这银子虽然少，我也要还，而且……”

他方说到这里，小娟已为她同伴拉进了门去，随着这扇侧门，也就“碰”一声关上了，同时由墙内，发出了一片格格笑声，似有人笑道：

“找便宜找到这来了，这小子八成是欠打……”

照夕闻言，一时不由无名火高三丈，当时一撩长衫下摆，身形一长，已蹿上了高墙之顶，随着往下一飘身，已落在了大门之内。

那群女孩正自嬉笑一团，突见照夕入内，都不由哗然大惊，同时数声娇叱，已有四五人，把他团团围住，一时众口齐开：

“小贼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想活了是不是？”

还有人道：“你想打架是不是？”

最后有一个青衣的矮女，她把众人分开，向前跨了一步，直着脖子道：

“小子！姑娘叫你来一个狗吃屎！”

这矮女可真是蛮横，说打就打，只见她一晃身子，已来到

了照夕身前，那条短腿，贴着地面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直向管照夕双足上扫了过去。

照夕本就是一腔愤怒无处发泄，想不到这丑女如此欺人，当时见她单腿扫来，只冷笑了一声，一时运气双足，只听见“叭”的一声，众少女都不由凉得“啊哟”了一声！

却见那矮女杀猪似的怪叫了起来，东倒西歪，一直退后了十几步，“扑哧”一声，坐在了地上，一时痛得挤鼻子眨眼，口中兀自“啊哟、啊哟”叫个不停。

管照夕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是你自我的，可怪不得我。”

这么一来，余下的几个少女，一时都惊叫了起来，有的去搀那矮女，有的却向照夕扑了过来。

管照夕方自打起精神，想好好惩治她们一番，正在此时，却闻红楼阁檐间一声清叱道：

“不要打！不要打！”

接着这人用“燕子穿帘”的轻功绝技，三四个起落，已来到了近前。

这人一来近，照夕才看清了，来人就是昨夜败于自己手下的那个文春，不由向后退了一步，一沉双掌，怒目向她视着！

这时其余几个少女，也都后退了几步，见文春来到，一时七口八舌的嚷道：

“文姐姐！你来得正好，快收拾这个小子，他伤了人了！”

文春匆匆向照夕点了一下头，遂回过头，绷着小脸对姐妹道：

“你们胡闹些什么？这是七小姐的朋友，你们竟敢得罪，看你们有几个脑袋！”

她这么一说，众少女都不禁吓得一怔，那个受伤的矮女，口中也不敢再

唉哟了。

文春这才收回了怒容，回过头来，对着照夕福了一下，含笑道：“公子真是信人，说下午来，就下午来，我们小姐早就等着你呢！”

照夕剑眉微皱，心想这个丫头倒是改得真快，昨日还同自己拳来脚往的厮打，想不到一夜之间，居然变得如此客气了。

当时仍是不欢不笑，只冷冷道：“那么就请带我一见，我只把银子给她留下，和她比一比功夫，比完了就走。”

文春妙目微合，浅浅一笑道：“这点银子，干嘛老挂在嘴上，其实我们七小姐……”

她说着，目光向一边的几个女孩转了一下，遂不多言，只点了点头道：“公子！你随我来。”

说着转身自去，照夕冷笑了一声，向四周之人看了一眼，也就放步跟去。

他这时才留意到，这院中好大的地势，亭台楼榭，花池松石，美不胜收，树枝上小鸟啁啾，俨然深府巨院，他心中更猜测不透这白雪尚雨春是一个何等之人了。

想着已踱过了一条回廊，眼前草地上，耸立着一座红楼，楼前十数株老松青郁郁的十分雄伟，微风过处，发出一阵阵清啸，十分悦耳。

照夕见厅门大敞，正有一个红衣使女，侍于门首，笑着向这边看着，文春回头笑道：

“公子请在客厅稍坐，我这就去请我们小姐。”

说着她便由一条小松径，伺一边侧楼走去，照夕点了点头，向厅内走去。

那门前红衣丫环，弯腰叫了声：“管公子！”

照夕不由剑眉微轩，心想：“怎么我的姓，她们都知道了。”

当时怀着惊异，进到了厅内，见厅内一色的黑漆家具，大师椅上都加着猩猩红的坐靠垫子，另有紫藤团椅六张，作梅花状散于四隅，正厅粉墙上，挂着一幅唐伯虎的仕女喜春图，两旁是一副祝枝山的对联，一笔大草气派非常。

照夕不耐烦的坐下来，那红衣小婢已上了香茗，他靠在椅上，暗想道：“我今天来，可不是来做客的，态度上也不能太礼貌。”

想着对那丫环一摆手，皱眉道：“不用！你端下去。”

那丫环睁着一双大眼睛道：“干嘛……这是刚泡的。”

说着还用手摸了摸杯子，转着眸子道：“太烫了是不是？”

照夕不由叹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你放下来好了。”

那丫环本来端起了杯子，遂又放下了，只半皱眉头，看着照夕似笑又颦，道：“公子……”

照夕本是一肚子火。可是却也不便对她发作，只道：“我不是你们小姐什么朋友，我只是来找她了一点事情，事情一完我就走。”

说着遂不愿多言，把头一转，目光却视向一边墙上，无意间，却见壁上交叉悬着一双连鞘的长剑，剑把上穗子极长，其下却是一副青绢小联，写着一笔疾劲的草书，照夕出身仕子，不由留意向那对联上一看，见联上写的是：

“持剑走天涯

归后笑武林”

没有上款，下款落名如龙飞蛇行，是“尚雨春”三字，照夕心中不由动了一动，想不到这尚雨春，竟写得如此一笔好字，他望着这副对联，不禁冷

笑了笑，又想，好狂的女人，今日我定要同她比一比了，看看她有什么惊天动地之能，竟敢写此豪语。

正想着心事，却闻身侧那红衣丫环低声道：“小姐来了！”

照夕忙一回身，却见纱门开处，走进一人，正是那白雪尚雨春，照夕忙站了起来。

这时尚雨春秀发披肩，身着翠色短裙，踏着空纱拖鞋，露出一双欺霜赛雪的玉腿，她一只手频频抖着肩上的秀发，发上水珠淋淋，就似一朵出水的荷花！

她匆匆走进客厅，略为红着脸笑道：“我正在后面玩水，文春来说，才管兄来了。你先请坐，我……”

说着抿嘴一笑，匆匆跑上楼去。照夕心中不由一动，当时又坐了下来，只觉脸上发热，却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得劲儿，却见那红衣小丫环，正闹着自己微笑。

管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暗忖：“不好！我不要着了她们的道儿，看此处所见，全是女人，而且俱都十分撩人，秋波送媚，竟无半点羞涩，我管照夕是堂堂男子，若在此失了礼态，还有何面目出去见人？”

想着不由把心一定，由怀中把备好的银子取出，暗付着，只要那尚雨春下来，我就把银子还她，干脆武也别比了，走了算了。

想着心中稍安，此时那丫环追下，亦不见先前的文春再来，约半盏茶时间，却见尚雨春由楼上姗姗而下，微笑道：“管兄久等了。”

她边说着，已走近照夕，一双水汪汪的眸子，却在照夕脸上转着，透着微微的笑意。

她此时穿着一袭水绿的绸裙，上身是对钮的小汗衫，露出半截雪也似的玉臂，尤其是头上那一蓬乌云似的秀发，用一条翠带朝天的拢着，其上仍可见亮晶的水珠儿，真个是秀丽晶莹不染纤尘。

照夕见她走近，不由微微欠了一下身子，正色道：

“蒙姑娘宠召，管某来访，这是……”

他双手把那一小包银子往桌上一放，红了一下脸又道：“这是欠姑娘的银子……二两……请你收下。”

尚雨春在他说话之时，只把一双杏目微斜的睨着他，嘴角上弯着，露出浅浅的微笑，听完了他的话后，眯了一下眼，笑道：“怎么着，你真还我银子……我可是骗你的。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遂绷着脸道：“我与姑娘素昧平生，这银子虽少，也万无白用姑娘银子的道理，姑娘还是收下吧！”

尚雨春道，“你这人也太死心眼了，我既诚心请你吃饭，又何想要你的银子？”

照夕见她不收，不由着了急，当时一抱拳道：

“我既说了要还，万无再收回的道理，姑娘不必客气，我这就告辞了。”

说着正要转身，却见尚雨春笑道：“慢着，你先别走。”

照夕回过身来，只见尚雨春脸色微红地道：

“拿你这人真没办法，既如此，我收下就是。”

照夕点头道：“姑娘理当如此。”

尚雨春遂伸臂道：“你倒是坐下呀！”

照夕摇了摇头，窘道：“我……我要走了！”

尚雨春忽然低下了头，像是十分失望，照夕把心一横，暗忖这地方定非善处，我还是不要久留的好，想着方一转身，却不想尚雨春又道了声：“喂！你不要走！”

照夕回过身来不悦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雨春脸色微红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是还要和我比武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已伤了府上二人，实在不愿再多惹事了。”

却不料那尚雨春，由位子上站起，似笑又嗔的摇了两下头道：

“不行！就是因为你无故伤了我的人，所以今天不能这么容易就放了你。”

照夕红着脸道：“那么姑娘打算怎么样呢？”

说着一双俊目，翻了一下，炯炯的看着尚雨春，这姑娘笑了笑，她用手轻轻地在椅子背上划着，一面噘着小嘴半笑道：“我呀……我当然想要看看你的功夫。”

照夕冷笑道：“也好，那么我们就……”

尚雨春摇了一下手道：“不要慌，我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，你先坐下，把火气压一压，干嘛说话这么厉害？”

照夕不由叹了一声，遂又坐了下来，心想这女人，可真有股磨劲，一时心中也不知她到底安着什么心，好在自己有一身功夫，也不会就怕了她，倒不如耐下性子，看她如何。

这么想着不由叹了一声道：“我是路过这地方，不能在此久等，并不是我说话厉害。”

尚雨春见他坐下了，才又恢复了笑脸，道：

“你看天还没黑呢，而且太热，你也用不着着急，干脆在我这里用了晚饭，我们到院子里月亮下面，好好的比一比，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照夕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……何必要等到晚上呢？”

尚雨春柳眉一竖道：“我不是说过现在太热了么？你未免太固执了，莫非……”

照夕不由红着脸点了一下头道：“既如此，依你就是。”

尚雨春这才回嗔为喜，当时唤了一声文春，就见由后面走出了那个俏皮丫头，尚雨春笑着说道：

“管相公在我们这里吃晚饭，你去关照厨房，要好好的准备。”

文春笑着答应了一声，即退下，照夕此时耐着性子坐下，心中实在是充满了疑端，自己来此本有敌意，却不料竟成了宾客，闻言后苦笑了笑道：

“姑娘不必张罗了，我也不饿，再说我来此本是还你饭钱……现在你又要请我吃饭……这账是永远也还不清了。”

尚雨春嘻嘻一笑道：“这顿饭我绝不收钱如何？”

正说话之间，忽见那文春去而复还，满脸焦急之色，在门口对着尚雨春连连比着手势，照夕不由心中一怔，不知究系何事，又不便问，尚雨春秀眉微皱道：

“有什么话，鬼鬼祟祟作什么？”

文春窘笑了一下，红着脸道：“七小姐……你出来一下好不好？这话不便说。”

尚雨春这才站起了身子，对照夕浅浅一笑道：“你先坐坐，我去看看有什么事，马上就来。”

说着匆匆出门，遂听那文春脱口道：“乔三爷来啦，说金鱼巷的买卖今晚过境……”

照夕才听到此，就见那尚雨春轻叱了声：“小声点！”

她匆匆回头向照夕看了一眼，又往外走了几步，二女低声咕咕喳喳了半天，照夕仿佛听到什么“乔三爷说人手不够”等语，余下就听不清了。

这时管照夕心中虽有些不解，可是还没有想到什么别的，须臾，那尚雨春又匆匆的进到房中，她脸上仍然是春风满面，不带出一点异态，嫣然一笑道：“让你久等了！”

管照夕剑眉微皱，道：“如果姑娘刻下有什么急事，我就回去了，这场比试也就算了。”

尚雨春摇了摇头，晒道：“没什么事，不要紧……我可不能放你……”

说着杏目向他瞟了一眼，带出无限妩媚，照夕不由将欲起的身子，又坐下了。

他低头想了想，暗忖道：“我一向直率豪爽，怎么今天在她面前，却如此百般温柔？反倒不如她一个女孩子家了。”

想着不由把愁容尽去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倒不是我不愿与你比武，实在是我急于返家，不想在路途之上，多有耽误，既是姑娘一再好胜，我也就不再推辞了。”

他又笑了笑：“我并不怕你呢！”

尚雨春欢喜过望，翻着那双明亮的大眸子道：

“我知道你本事大，可是我还真是对你不服气，今天我一定要……”

她说着话，忽然转动了一下眸子，似笑又颦道：

“不过……我临时有点事出去一趟，你是不是肯在这里等我一会呢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但对方那双清澈晶莹的双目，正自牢牢的盯视着自己，不容他多作考虑，遂皱眉道：“这样似不大好。”

尚雨春忽然秀眉一剪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如果相公无此自信，也就罢了！”她那艳若桃李，冷似冰霜的态度，倒使得这甫出江湖道的小雏儿大大为了难，尤其被尚雨春这么一激，不禁脱口道：“既如此，我等你回来就是。”他脸色微红的说出了这句话，心中反倒无限惭愧，暗忖听她之言，分明对方是素知自爱之人，我却反到把她想成淫娃荡妇之流，却也是太小视她了。

恐惧之心一去，自然无所警惕，却见那尚雨春闻言又回嗔为喜，呼来小婢，换来香茗，一时二人畅谈了起来。

谈话之中，管照夕震惊的是，想不到此女小小年纪，居然对武林之中典故，各派门路前后因果，真是了如指掌，而武学一道，细细道来，亦如数家珍，照夕也就情不自禁的，由猜疑而对她生出了敬仰之心，心中多多少少也存了接交之意，到了此时，那比武之事，反倒绝口不提了。

相反，尚雨春也深深体会出，对方仅仅是一个甫出师门的少年，而江湖经历却丝毫俱无。可是武学一门似较自己尤有过之，几次想打探一下他师尊何人，奈何照夕却是守口如瓶，并微有疾愤之色，尚雨春也就不便再多问了。

可是她那水汪汪，圆活的眸子转动之下，无形中，已似流露出无比的倾慕深思，只是那少年公子，并不能体会罢了！

这时天也黑了，经此一段长谈之后，照夕已去了拘束之态，尚雨春并告

诉他自己乃是自幼投师，学成绝艺，父亲为一盐商，并经营绸缎，时常往返江南北京，所以这地方虽有家宅，却极少来此居住，开封地面店商，悉数交她经管等等。

因此，照夕也就不惊奇了，反倒生出敬仰之心，暗忖她一个少女，有如此能耐，学成一身武功，已是不易，居然还能治理如此一片家业，确是很难能可贵了，这时丫环来请吃饭，二人也就进入了饭厅，照夕也就不再客气，随着落坐。

照夕见满桌山珍海味，杯盘也很精致，比之北京故居，似更讲究，心中不禁暗惊商人之阔，实较名门巨宦，亦有过之！

尚雨春落坐后，满面春风的为照夕斟上了一杯酒，微笑道：

“昨天的事，说来都是我不好，我这里敬你一杯，请你不要生气了。”

照夕忙道：“姑娘说哪里话，都怪我太唐突了，还是我敬你一杯吧！”

尚雨春笑着正举杯欲饮之际，忽见文春匆匆跑来，她脸上带着无比惊吓之色，一进门就急道：“七……七小姐！不好了！乔三爷他……”

尚雨春倏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秀眉一剪道：

“你先下去，我马上就来，用不着大惊小怪！”

文春看了照夕一眼，口中讷讷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说着倏地回身而去，尚雨春这时脸上，可不像方才那么镇静了，这一霎，在她面上，似乎是撒下了一层冰霜，她一只手重重的按在椅子上，脸色十分沉重，照夕不由问道：

“有什么事发生了？”

尚雨春这时笑一笑，但那笑容很不自然，她对照夕道：

“我因有急事要出去一会，管兄务请等我回来。”

照夕不知如何竟点了点头，尚雨春不由笑了笑：

“不知如何，你竟与我一见投缘，你偏又急于赶路，我却有急事不去不行。唉！我很想和你交个朋友……你要是去了，就没机会再看见你了……”

她说着竟有些双目发红，似是语重心长，照夕这一刹那，竟也不禁心中动了一动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你去办事去吧，我等你回来就是。”

尚雨春不由怔了一下，她确实想不到，照夕竟会对自己改了观念，不由大喜过望，她压制住内心的狂喜，眨着眼睛道：

“这么说你也愿意和我交个朋友了？”

照夕脸色微微一红，遂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姑娘亦非一般女流，能认识姑娘，实是我的荣幸……”

尚雨春低了一下头，微微一笑道：

“有你这句话，也不枉……”

她说着又叹了一口气，黛眉微蹙，又笑了笑：

“你随我来，我先把你安置好了，再办事去。你吃饱了没有？”

照夕饭才沾口，怎会吃饱？不过他见尚雨春那种急态，必知定有急事，不便再为她添麻烦，当时往起一站道：

“我吃饱了！姑娘你去办事吧！我只在院子里走走，等你回来便了。”

尚雨春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不行！我怕你跑了，我回来再找你可难了。”

照夕不由剑眉微皱，当下真想笑，心想这姑娘也真有意思，居然当我小孩子一般，一时也忍不住笑了笑，却见尚雨春，正以一双妙目睨着自己，当时不由马上又把笑忍住了，尚雨春道：“说真的我倒不是怕你跑，是怕人家

不知道你，万一得罪了你，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说着转身出室，回头招了招手道：“你来！”

照夕竟不自己的跟着她走了出来，才一出室，却见文春及另外四个少女，全集在厅外一个个都是疾装劲服，背系长剑，头上用纱布扎着头发，松树下还系着七八匹健马，月光之下扫尾长啸，气氛至为森严！

照夕心中暗暗吃惊，心想这么些人，一个个都带着兵刃，到底出了什么大事情？可是人家的事，他又不好意思开口问，二人一出来，那文春已弯腰对尚雨春行了一礼，焦急地道：

“七小姐的马已备好了……快去吧！”

雨春点了点头，足下加快了步子，绕过了一个荷池，才回过头来笑道：

“管兄！你看这房子如何？”

她手指着池边一座小小的竹楼，楼上满生藤蔓，衬着一轮皓月，益增清趣。

照夕不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雅致的地方，看来真如仙境！”

尚雨春这时也似十分焦急，她浅浅一笑道：

“既如此，就请管兄在这仙境里休息一刻，我现在就去办事，一待事完，我再来找你。”

她说着走至楼边，用手推开了门，回身急招道：

“楼内地方虽小，可是尚称舒适，书籍亦多，你如闷，看看书亦可。”

照夕这时已走进楼中，雨春点亮了壁角的灯，室内散出亮光，照着室内井然有序的摆设，她匆匆笑道：“我去了，马上有人来，你需要什么，只管招呼就是了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笑道：“我不要什么，姑娘有事还是快去吧！”

尚雨春这才笑了笑，又轻轻的带上了门，忽然她又探头进来道：“管兄最好不要走远了，这院中还有别人。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遂又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尚雨春这才转身而去，照夕一个人在楼下走了一周，坐在一张椅子上发了一会怔，想到有些事情，确非人可料及，自己甫入江湖，想不到误打误闯，竟成了这尚雨春的座上客了。

而眼前这姑娘，却又如同一个谜样的人物，对自己偏又是似有深情，真难以令人过分拒绝她。

他又因此想到了北京的江雪勤，暗忖道：

“如非先认识了雪勤，眼前这尚雨春，亦何尝不是一个终生的好伴儿……”

他只匆匆的一想，遂忙把这念头又打发到九霄云外，自己暗笑了笑，想：“你快把这念头打消了吧！别说那雪勤尚与我有终身之约，即使没有，也没有对一个一面之识的少女，起这种心思……何况那雪勤婷婷娇姿，也决不会比这尚雨春差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不禁由位子上站了起来，方想上楼去看看，忽

见室门开处，那文春走了进来，她这时已脱下那身疾装劲服，重新又换上了一袭便装，笑嘻嘻地道：

“相公好！”

照夕欠身为礼，道：“你们不是有事么？”

文春笑道：“是呀，可是七小姐叫我不要去，叫我来侍候相公。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遂又问道：“你们这么多人，骑马带剑的是去做什么？”

文春脸色微微一红，笑了笑：“没有什么……只不过是些江湖上寻仇的事情罢了！”

照夕惊问：“寻仇？莫非你们小姐还与人有仇么？”

文春这时至一边几上倒了一杯茶，端过来，一面笑道：“这……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可是知道这也许是对方的一件隐秘，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，话到了唇边，又忍住了。

文春为他倒了一杯茶，又走向门前的一张位子上坐了下去，照夕问道：

“这房子平日谁住？”

文春笑了笑：“这是我们小姐的养心斋，差不多每十天半月，总来住上些时日，所以这房中应用的东西都很齐全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他忽然想起了一事，不由好奇地问道：“方才尚姑娘说，这院中尚另外住有别人，是不是？”

文春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院子里除了我们小姐以外，还住着一个南方来的姓金的姑娘，外号人称金五姑，是一个女魔王，很是厉害，又最不讲理，所以七小姐怕相公不知道，万一碰上了她，又要多惹是非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心中却暗暗吃惊道：“怎么近来江湖上，都是些厉害的女人呢？”

他想着忍不住问文春道：“这女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文春想了想，咬了一下嘴唇道：“要说嘛，和我们小姐多少也有些交情，所以小姐才把房子租给她住。”

照夕又问道：“她也是买卖人么？”

文春脸色似乎十分为难，她慢慢的点了点头道：

“大概是吧……有些买卖是和小姐一块做的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心想这就难怪了，文春这时又撇了撇嘴道：“金五姑虽然和小姐一块做买卖，可是我们小姐却很不愿答理她，别人都怕她，买她的账，也只有我们七小姐不怕她，她们虽住在一个院子里，可是也很少来往……除非是买卖的时候见见面。”

她口口声声说做买卖，更令照夕心中不解，这所谓的买卖，难道是指的“绸缎”么？正想问个清楚，那文春又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你今天白天来找，在门口碰上那几个玩球的姑娘，都是金五姑的使唤丫头……被你打伤的那个丑鬼，名叫金奴，是金五姑的心爱丫头，所以很闹了一点事呢！”

照夕不禁一惊，心中这才明白，怪不得自己来时，在门口为那群少女取闹，原来竟都是金五姑的丫环，莫怪她们如此大胆呢！

这时闻言，也才知道打倒的那矮女，竟是金五姑的丫环，不由十分惊异道：

“啊！原来是这么回事……这么说我倒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。其实我还真想去那金五姑理论一番才对，她凭什么纵婢行凶？”

文春不由皱着眉连连摇手道：

“我的少爷，你就算了吧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你打了那金奴之后，五姑发了多大的脾气呢！已经差了好几个人来找我们理论，都被我好说歹说，才给打发回去了，五姑知道是七小姐的好朋友，才算忍下了这口气，可是还嚷

着要是在外面见了你绝不饶你，所以七小姐才为你发这么大愁，才留着不叫你走呢！”

照夕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当时猛然由位子上往起一站，愤然作色道：

“岂有此理，想不到竟会有这种人？我管照夕岂会又怕了她去？走！你就带了我去见见这金五姑，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有什么本事敢这么欺侮人！”

文春见照夕竟会生这么大气，不由吓慌了，她连忙摇着手道：“哎呀！我的相公，你可千万来不得，这可不是好玩的呀！”

照夕一瞪眼道：“什么好玩不好玩，我是要问问她，凭什么这般欺侮人！”

文春皱着眉急道：“相公！你可千万不要急，这位姑娘可不如我们小姐好说话，在这直鲁豫一带，谁不知她是一个杀人的女魔王？”

照夕一怔道：“什么杀人？她不是一个买卖人么？”

文春似觉说漏了嘴，不由脸上一阵红，忙道：

“是……是，她是买卖人，可是她却有一身厉害的功夫，本事大着呢！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就算她有一身本事，我也不怕她。走！你带我去见她。”

文春这时急得想哭，全身发抖，她忙跑过来，紧紧拉着照夕一双膀子道：

“管相公！你千万不能这么来，就连七小姐也让她三分，你可不能得罪她，再说她和七小姐也是朋友呀！”

照夕一听到这倒似有了些顾虑，他忽然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自然不便再去得罪她了，总要看尚姑娘的面子。”

文春见这一句话生了效，不觉宽心少许，此时忙加了一句道：“对了，相公就算是恨她，也要看我们七小姐的面子才是呀！”

照夕忿忿地坐在了位上，文春这才算松了一口气，她皱了皱眉，半笑道：

“得啦！现在已经没事啦！何必再自己找气生呢？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问道：“这金五姑是怎么样一个人？”

文春比了一下手势道：“这么高的个子，三十左右的年岁，也不知结过婚没有。”

照夕忍下了一口气，心中暗忖道：

“我现在也不去惹她，免得为尚雨春得罪了人，反正我出去以后，总不能轻易饶她，她不是要找我么？那倒正合我的意。”

想着也就不提这回事了，文春见他不再多问，也不敢再提，遂劝照夕上楼去歇歇，照夕随她到楼上一看，见是一间极为雅致的卧室，壁上挂着一箫一琴，长案亦有七弦古琴，另有睡椅一具，平陈窗前，竹帘半卷，透来月色如银，不时有萤儿明灭其间，这景致，真是太美了，照夕不由心神为之一爽。

这时文春在那可上下晃动的睡椅上，加了一个锦枕，把竹帘向上拉了些，透进了习习的凉风，然后笑向照夕道：“相公可在这椅子上躺一躺，这里挺凉快，我想七小姐也快回来了，我再去给你泡一杯兰花茶来，相公你说好不好？”

照夕不由笑道：“这又麻烦你了！”

文春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！”说着就下楼去了，照夕遂往那椅子上一躺，头枕着那红棉缎子的锦枕，由枕上透来阵阵温香，足见这枕头素日是尚雨春所专用的了，照夕睡在枕上，目光视着窗外沉静的夜，那些天上的星星，空中的流萤，以及竹梢和松枝上发出的吱吱喳喳的声音……他的脑中也就不自禁的得了安宁。

须臾文春为他泡上了兰花香茶，用细瓷碗盛着，他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谢谢你！”

文春笑嘻嘻的看着他道：“相公真的明天就要走么？”

照夕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要赶路回家。”

文春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为什么不多在这玩几天呢？我们小姐对你……”

照夕红了一下脸道：“我好几年没回家了，现在自然是归心似箭，此时蒙你主仆上待之情，我决不会忘记，以后如有机会再来此地，我一定来看你们。”

文春笑着点了点头，似想说什么，却又没有说出口，他笑着看了一下窗外，用手拢着头发道：“今晚上月亮多好呀！要是平常这个时候，我们小姐是最爱吹萧了，再不就是舞剑。”

照夕晒然一笑道：“你们小姐喜欢萧了！”

文春眯着眼睛笑道：“怎么不喜欢，吹得可好呢！”

照夕忽然动了雅兴，遂看了墙上竹萧一眼，微笑道：

“你把萧拿来，我也会吹呢！”

文春不由大喜，当时跑过去摘下了萧，递给照夕道：“那你就吹一曲吧！”

照夕接过了这管萧，只觉入手冰也似凉，而且份量十分沉重，细看了看，才知萧身竟是上好的雪竹所制，头尾尚垂着银穗子，可知十分名贵。

当时就口试了试音，遂就吹奏了起来。普通萧分凡、六、乙、尺、上、正工、小工七调，照夕造诣颇高。可外吹正花、旁花

在这静静的夜里，他这娓娓动人的萧声，如同夜莺之声似的，传了出去，一曲甫毕，竟连那文春也不禁听入了神，几乎呆住了。

她长长喘了一口气，惊笑道：“太妙了……想不到相公竟吹得这么好……再吹一曲如何？”

照夕方含笑凑口，忽地远处又起了一阵笛声，随着夜风，清晰的传了进来。

照夕方自一惊，正待倾听，那文春却皱了一下眉，嘟着小嘴道：“讨厌！她又来了！”

照夕忙问道：“这是谁吹的？”

文春忙自照夕手中，把萧接了过来，一面道：“除了那金五姑还有谁！她这人真怪，每天我们小姐一吹萧，她准也跟着吹笛子，小姐舞剑，她也跟着舞剑，好似成心比似的。”

照夕不由微微摇了摇手，令其不言，当时聚精会神，听了一会儿，只觉那笛音声调虽也似颇为曲折婉转，可是却有些失之于柔，暗中忖着，料不到这金五姑也有如此雅趣，只此一端，已透着不平凡了。

他本是兴致颇高，经此一搅，却不便再吹下去了，当时笑了笑：“你把萧收回去吧！我可不愿和她对吹。”

文春闻言收回了萧，那笛音因不见萧声再起，吹了一曲也就不再吹了。

这时忽见前院之中亮起了一片灯光，隐隐有马鸣人声，文春不由笑道：“许是小姐回来了，我去看一看。”

说着自窗前一纵身，已用“海燕穿帘”的身法，猛然窜了出去，照夕也自椅上站起，方想也下去看看情形，却见眼前人影一闪，一前一后由窗中窜进了两条人影。

管照夕双掌一沉，喝了声：“谁？”

却见那先前来人，身形往下一落，已娇呼道：“管兄不要怕，是我。”

她说着，已自一阵踉跄，险些栽倒地上，幸而用手中的剑鞘，撑着地，算是没有倒下，可也不禁娇喘声声，照夕这时退后了一步，才看清了来人，正是那白雪尚雨春，只见她下半身，全系斑斑的鲜血，紧紧咬着一口玉齿，娇躯连连颤抖不已。

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身形向前一窜，一伸右手搀住了雨春，惊吓得：“姑娘……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那后上来的人影，正是文春，她早已吓得花容失色，道：“小姐你……这是怎么了？”

尚雨春勉强对着照夕笑了笑，咬着牙道：“谢谢你！我一直怕你已走了，见不到你了。”

照夕这时不由十分感动，当时苦笑道：“不会……姑娘你伤在什么地方了，还是不要多言才好。”

他说着回头向文春道：“你快去准备刀伤药和清洁的布来，快去！”

文春领命而去，这时雨春却对着照夕笑了笑，她整个的身子都几乎靠在了照夕的怀中，她娇喘频频地道：“谢谢……你这人真好。”

照夕见她身中如此重伤，尚还不以为意，居然还有心说笑，心中却又不禁生了些感思，当时剑眉微蹙，叹道：“姑娘！你这伤不轻，你快躺下，我给你看看。”

雨春这时一条玉腕，勾在照夕颈后，整个身子都在照夕怀中，她听完照夕话后，仍然笑着道：“你还会治伤呀？”

照夕也不答话，轻轻搀着她走到了椅前，慢慢把她放下，不想姑娘一只手，却是紧紧勾着他颈项不放，她娇喘着笑道：“你真好……谢谢你！”

照夕红着脸，用双手把她手拉开，退后了一步，仔细看了看她身上，见血自左腿溢出，已染红了半面裙子，可见伤势不轻，当时不由紧张的道：“你快运气闭住两处气海穴，不要再动了！”

尚雨春这时脸色苍白，她仍然带着笑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已闭住了。”

照夕这时把袖子挽了挽，到了此时，自然不便再有什么顾虑了，他走上了一步，用手紧紧按在尚雨春左腿上端，雨春口中微微哼了一声，娇躯一阵颤抖，照夕低低道：

“姑娘你要忍一忍痛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尚雨春露出两排细白的玉齿笑了笑：“不……痛！没关系！”

她脸上这一霎，竟沁出一粒粒的汗来，同时喘声更较先前为甚！

这时文春已和另一个丫环上来了，手中端着应用之物，照夕回头道：“文姑娘你来帮帮我，按着你们小姐的腿，先看看她伤在哪里，等把血洗净了再叫我。”

文春答应着忙依言而做，照夕却走到了另一间房中，这时那另一个姑娘也进来，帮着雨春解裙宽带，尚雨春一双眸子，却目送着照夕离开一边，她知道照夕是怕自己不好意思才避开一边，芳心之中，在这一瞬之间，对照夕更不禁又生了不少好感，暗忖这人真不失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她素日所接触全是些奸狡的江湖之辈，很难遇到一个如照夕如此正直的青年，更何况照夕又如此俊雅，她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不禁愈发感到自己若能和此少年结为连理，才不枉人生一场，想着竟连腿上的伤也忘了，只怔怔的看着那扇门，心中不停的深思着，直到文春一切都规置好了，她才惊觉过来，当时轻轻叹息了一

声道：

“你去请管相公出来吧！”

文春喊了声：“相公！我们已弄好了，你快来看看这支箭。”

照夕忙从另一房中匆匆走出，他走到雨春身前，蹲下了身子，见雨春露着一只欺霜赛雪的玉腿，其上血迹已洗净了，只是却有一支弩箭，深深的扎在她腿肉之中，沿箭身附近，肉色呈出一圈黯黑，不断的自伤口中，向外沁着紫血。

照夕不由冷笑了笑，愤然作色道：“这人好狠的心，竟以毒药蛇弩伤人，我今夜为姑娘治好了腿，倒要会一会此人。”

尚雨春此时只是微微的哼着，听到了这里，却抖声笑道：

“你不要胡说了！我可不许你……”

照夕这时二指箝着箭尾羽毛，猛出左手在尚雨春肩上拍了一掌，雨春惊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再看照夕右手已把那只短箭拔了出来。

这才知照夕竟是以“声东击西”的方法，减少了自己的痛苦

感觉，尽管如此，她也不禁痛得流出了泪来，那说不尽的柔情蜜意，化为两道迷离的泪光，在照夕身上转着，照夕忙挥手道：“姑娘你不要说话了，还要忍一会痛，我为你把毒水吸出来就好了。”

照夕说完了这句话，不由微微愣了一会，要说起来自己和这尚雨春，也不过是一面之交，可犯不着为她如此尽力。

可是他生就一副急公好义的脾气，尤其这救人之际，不容他再作多想，何况雨春那楚楚可人的样儿，实令他不能不为之动心。

只见他猛然张开了口，用嘴紧紧的凑在雨春毒箭的伤口上，

一连吸了十数口毒血，直到血色转为鲜红，才罢口，这时雨春

已痛得全身阵阵急颤，可是那双充满了多情感伤的眸子，却一直没有离开照夕，等到照夕吸完了毒血，又为她伤口处撒上些消毒的药粉之后，她不禁感动得流出了泪来，照夕见她如此，生怕她又说些什么话，令自己难以答复，同时口中全是污血，也急待洗漱一番，不由笑了笑道：

“姑娘！你的伤已不妨事了，你好好的躺一躺，我下去一会。”

尚雨春这时流泪道：“你小心嘴里的……毒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没有关系。”

这时文春也颇为感动地道：“公子你真好，小姐这条命可全是你救的了……我给你磕头。”

说着竟真的要下跪，却被照夕一把给拉住了，他微微皱眉道：“你这算什么，我们身为武林中人，讲究的是行侠仗义，你不要多礼，快快带我去洗洗脸吧！”

尚雨春也呻吟道：“你快给管相公打水去。”

文春领命而去，这时照夕用杯中的水，把口漱了十几遍，又用净布擦了一遍，才算干净了，文春打来了水，他又洗了个脸。

这时尚雨春腿上已不像先前那么痛了，同时那药凉凉的很是舒服，她就睁着那双明亮的眸子看着救自己的这个年轻人，嘴角微微上弯着，显出些笑意。

照夕坐在一边的位子上，本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，可是偏又不知如何开口，他望着黑如浓墨的天，暗忖道：“看样子，我是走不成了。”

他目光再次的转向雨春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姑娘的仇人是谁？这人心太狠了……请把他名字告诉我，我要会一会他。”

尚雨春不知如何，脸色竟红了一红，遂苦笑地摇了摇头，抖声道：“这事与你不相干，你还是不要多事的好。再说……”

她说到此略微犹豫了一下，又摇了摇头，竟自淌下了两行泪，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他想不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可是他却知道对方定有难言之隐，遂也不便再多问，当时笑了笑：“姑娘不要难受，我只是随便问一声罢了！”

尚雨春张开了流泪的眸子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，这时文春走到了床前，尚雨春忽然用手指了一下桌上，小声道：“这东西……你收好了。”

照夕顺其手往桌上一看，见是一个裹着青布的小箱子，自己记得这东西，方才雨春初进来时是背在背上的，也不知其中何物，文春忙提到了手中，她睁着微喜的眸子道：

“成功了？小姐你……”

雨春却用目光制止了她的话语，她含着快要流出的泪，挥了挥手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文春拿起那青布包着的小箱子，匆匆下楼走了，尚雨春又看了那床边的小丫环一眼道：“你也去吧！这里没什么事了。”

那个小丫环答应了一声，又对照夕请了个安，才转身而去。照夕待她走后，对着尚雨春微微一笑道：

“姑娘，你静心的睡吧！今天我也不走了，我就在这里照护你。”

尚雨春点了点头笑道：“我也不睡，我们今天晚上谈谈话不好么？”

照夕摇头笑道：“哪有这么多话好谈，你新伤未愈，还是身体要紧，你要睡觉。”

尚雨春忽然眼圈一红道：“可是，明天你不是要走了么？”

照夕又笑一声道：“在姑娘伤未愈之前，我暂时先不走就是了。你好好睡一会，我到楼下看书去了。”

雨春不由眸子一张，她笑嘻嘻地道：“这么说明天你不走了？后天也不走是不是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暂时不走，要等到你伤不妨事了，我再走。其实我并不内行，只是这种‘紧背花蛇弩’，我听师父说过，即使吸毒上药之后，也要三天之后，才能脱险，所以……我不能走！”

雨春微微笑道：“要是如此，我真情愿这伤永远不好呢！”

照夕也不由摇头笑了笑，当时不敢在她面前久留，遂把竹帘为她放下，转身就下楼去了，隐隐似听得尚雨春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明知对方此时心情万端，可也不敢再多问，就下楼了。

他坐在书案旁，自己找了一本书，在灯下看了几页，奈何心情不定，时而合上了书，闭上眼睛，他那往昔一直不起波纹的内心，似乎已不像以前那么平静了，可是自己却也说不出为什么来，他确信自己对楼上的尚雨春并没有起什么异心，可是确是因她而心乱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正当他打开了书，压制着内心的烦闷，想要看它几页，耳中却听到雨春娇弱的呼声道：

“管大哥……管大哥……”

照夕大吃了一惊，倒不是这“大哥”二字令他吃惊，是为她的伤！他忙

答道：

“来啦！来啦！”

当时飞快的跑上了楼，却见尚雨春仍是平静的躺在床上，依稀的月光，正由竹帘的空隙之间，射出几道皎亮的光，照着这姑娘的脸盘儿，她紧紧地蹙着一双蛾眉，对照夕窘笑了笑，又忙收住了笑容，照夕忙问道：

“姑娘，你有什么地方不适么？”

尚雨春嘟着小嘴，伸出一只雪腕，指着那只伤腿，微嫌扭妮地道：“这里……这里还痛！”

照夕忙把灯移近了些，自己蹲在了她床前，皱着眉道：“很痛么？”

说着正要掀开薄被探视一下，不意偶一抬头，却见雨春脸上，似带着笑，并不似有什么痛苦的模样，自己一看她，她却马上又皱起了眉，口中尚自啊哟道：

“好痛……好痛啊！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他立刻想到了是怎么回事，当时又气又笑，看了看她，半笑道：

“有伤自然会有些痛的，只要不太厉害，就没什么关系。”

雨春踢了一下被子，噘着嘴道：“就是厉害嘛！”

照夕有意往她那只没受伤的腿上一按，问道：“痛么？”

不想尚雨春竟啊哟叫起来了，照夕一时忍不住笑了，他站起了身子笑了笑道：“姑娘，那是右腿。”

说着回过头叹了一口气，却又听见雨春娇呼道：“管兄……管大哥！”

照夕本不想理她，可又怕她紧喊，便又回过头来，却见雨春正用手在嘴上比着喇叭口的姿态，正要再喊，一眼看见了照夕，忙把双手收回到了被内，脸也不由红了。

照夕走到她床前，不言不笑，雨春讷讷道：“这次是……真的！真的呀！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什么真的？又痛了么？”

雨春脸红了一下，半天才吞吐道：“我要喝茶……你可以给我一杯么？”

照夕忍着笑，点了点头，见她几前有杯子，遂拿起来，谁知杯中尚有多半杯温茶未喝完呢！他低了一会头，遂把杯子里茶，慢慢倒在痰盂里，却见雨春红着脸小声道：

“啊……还有呢！我以为没有了。”

照夕也不说话，倒了一杯，走到她床前，问道：“你自己可以喝么？”

雨春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唇角微微上挑着，似笑又羞，这种姿态，确实迷人已极！

照夕摇头笑了笑，事实他在无知之间，已多少动了些心，他上前一步，轻轻把她扶起一半，道：“那么还是我来扶着你喝一些吧！”

雨春慢慢的喝了几口，就停住不再喝了，她翻着那双美丽的大眼睛，注视着照夕微笑道：“你困不困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，微笑道：“还喝不喝？”

雨春抿嘴一笑，又喝了几口，照夕见她根本不像是口渴的样子，当时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把她慢慢放下，手叉着腰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还是好好睡一会，还有什么事，现在都告诉我，省得等会又叫。”

雨春这时仰脸看着他，微微哼道：“你……不要走。”

照夕正不知如何，却听见楼下有人匆匆上楼的声音，忙回身一看，却见

是文春来了，她脸上带着极为惊讶的神色道：“七小姐……不好……不好……”

二人不由大吃一惊，雨春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你快说！”

文春匆匆看了照夕一眼，当时抖声道：“那乌头婆就要来了。”

这一句话，就如同是一声雷似的，顿时令尚雨春大吃了一惊，她吓得张口结舌道：

“这……是谁说的？”

文春急得搓着手道：“刚才乔三爷回来说，那乌头婆已发现东西丢了……并也猜到了是小姐所为，所以……”

雨春这时脸色一阵惨白，她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这老怪物也太心狠了，我已中其毒药暗器，竟尚不死心……也好！”

她又苦笑了笑，目光却在照夕身上转了转，忽然她流下了两行泪道：“管大哥，你快走吧！”

照夕这时在病榻旁边，已听得很清楚了，当时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乌头婆是谁？”

雨春却摇了摇头，焦急地道：“你就不要问了，还是快走吧，这人心黑手辣，如见了你，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……你对我这番恩情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你……”

照夕不由哼了一声道：“姑娘！我已经全明白了，这乌头婆正是以花蛇弩伤你之人，现在她竟还要来取你性命，她的心可太狠了，虽然我并不知道她和姑娘到底有何仇恨，可是你如今伤在病榻，我绝不允许她如此……”

他这么说着，一旁的文春，脸上带着喜色，忙岔口道：“小姐！就让管公子留在这里吧！”

尚雨春仍是连连摇着头，并催道：“你快走……我求求你好不好，你打不过她的，你留在这里不过是多赔一条命！”

照夕见他说得如此严重，不由也有些惊心，当时皱眉道：“那么，你也躲一下呀！”

雨春摇了摇头，冷笑道：“她不见得就会要我的命……我们还有一笔账好算呢！她的意思是在那箱子上。”

照夕不解道：“什么账？那箱子里到底是些什么？是谁的？”

雨春这时长叹了一声，一时颇感这话难以置答，她痴痴的看着照夕，心中想道：

“我还是把实话告诉他吧！迟早他也是会知道的。”

可是偷目一看，那文春却正在向她摇着手，她立刻又发觉到这种事的严重性，只一出口，怕他马上就许拂袖而去，也许弄不好反倒成仇也未可知。

当时想着，一时竟硬下了心，撒谎道：“箱中宝物，早是我家传之物，不想被这乌头婆抢去，今夜为我用计盗回，她却又不甘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色微红，好在是晚上，否则照夕定可看出她神色有异。

雨春说到这里停了一停，下面的话一时却难以接下去，照夕早已愤愤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这乌头婆竟是一个贼了！我更不会放过她了！”

他看着尚雨春笑了笑，道：“姑娘你好好的睡觉，一切事情都有我，我决不会让那乌头婆伤你一毫一发。”

他这么说着，尚雨春却偷偷用手在擦着眼泪，照夕这时回头看着文春道：

“你方才说她来了，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带我见她去！”

方言到此，就听见庭院之中，有人如同夜梟似的一声长笑道：

“尚雨春小贱人，别人怕你，我乌头婆可不怕你，你以为跑得了么？我老人家已经来了，还不快快出来！”

尚雨春倏地一把拉住了照夕的手，管照夕就觉得她那只手抖得很厉害，可见她是十分害怕了，那一边的文春也吓得低下了身子，口中连连道：

“小姐……她来了……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尚雨春抖声道：“管大哥……你不要出去，她找不到我们的！”

照夕这时愤怒膺胸，本欲冲出，听雨春这么说，不由暂时忍着气，没有动，却又听见那乌头婆发出一串尖锐的笑声道：“好丫头！你以为你不出来就跑得了么？丫头！你还是识相一些，快快把我老人家要的东西交出来，我也不难为你，要是你再不知好歹，我老婆子的手段你是知道的……等我进去以后，只怕你再活命就难了。”

文春这时爬到雨春床前，抖声道：

“小姐！我看就把那……”

雨春这时哼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你去拿来吧！不要给她看见了。”

不想照夕这时已忍无可忍，他已挣开了雨春的手，冷笑道：

“不用，我这就去会会她！”

他说着一闪身，已来到了窗前，一掀竹帘，用“燕子穿帘”的轻功，窜身而出，身后的雨春吃了一大惊，要留住照夕已经晚了。

管照夕怀着一腔怒火，一出来就冷笑道：

“乌头婆你在哪里？”

他这句话方一说完，就见眼前黑影一闪，再看身前丈许地方的假山石下，站着一个身高六尺，满头蓬发的老婆婆。

月光之下，这老太太的那副尊容，可是太吓人了，只见她发如乱草，一双短眉平齐，左眉角上生着一颗大黑痣，大如铜钱，一张大嘴，翻着厚有三分的嘴唇，乍看起来，真是惊人已极！

尤其可惊的是，她脸上自天庭以上，黑如浓墨，眉下却其黄如蜡，莫怪人皆以乌头婆称之。

她陡然的现出身形，照夕也不由吃了一惊，他后退了一步，冷笑道：

“你就是乌头婆么？”

这乌头婆乃两湘最难惹的绿林魔头，此次京中做案，在大内巧盗玉宝“七十二翠”，收满一箱，此来河南，沿途震惊了各省绿林，虽有不少知名之士巧取明夺，可全伤在怪姥的“黑煞问心掌”之下，没有一个讨了好去！

不想来到这地面，竟会一时大意，为豫中绿林道盯上，起了极大风波。

说来话长，这时豫省绿林人士亦分黑白两面，明一面上来说有商椎三老、洛阳五鬼等大盗，此辈人士仗其人多势众，占险要山寨，称一时之雄，官府亦莫可奈何！可是这一类人士，却是最好防，他们下手对象，只是在一些富商行旅，或是下野的朝廷巨宦，多是硬摘硬取，略微小心的人，不容易为他们得手，可是最可怕的是隐在暗中的黑道人物！

提起这一类人，在河南道上，可就很有几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了，那白雪尚雨春，正是此中人物的姣姣者，自出道以来，真可说是神出鬼没，声东击西取南盗北，可说是从没有落过空。

此女最棘手的是心机巧智，加上一身软硬功夫高人一等，人又美若天仙，出没前后，身分不等，她胆量极大，下手也是最狠，所谓的“狠”并不是指

的手段毒辣，而是眼界极高，非巨金宝玉，轻易不动，一动手就是数目惊人！

这尚雨春在地面上，有绸缎庄作掩饰，谁也不会想到她竟会是如此一个人！

负责那些绸缎庄的人，很有几个打手为她效命，那乔三爷就是其中之一。此人姓乔名智取，掌中一支风翅流金铛，很有些功夫，被尚雨春倚为左右手！

乌头婆此来消息，很快就为她打探到了，于是经过周密计划，由尚雨春定下计，先散出流言，惊动同道，在群围乌头婆之际，她们却背后下手，载宝而归，可是乔三爷却险送性命，受了重伤，尚雨春亦中了这怪姥的“花蛇弩”，若非是照夕急中救援，很可能为此送命，这乌头婆的厉害是可想而知了。

乌头婆失宝之余痛心疾首，在细心打探之下，才知为白雪尚雨春所为。

尚雨春在此处名号极大，自然一打听也就知道了，她哪里肯吃这个大亏，于是当夜就找来，满打算找到了尚雨春之后，劝她把箱子交出，也就算了，自己来此人生地陌，还是不宜多得罪人为上算。

谁知道进门之后，一片静寂，且宅之中各人，先得了消息，早就四处掩蔽一净，竹楼处地极为隐秘，她一时如何能找得到。

她来前也知道，和尚雨春同院住着一个棘手的人物，此人就是绰号人称红蜂金五姑的，因此人与自己并没有怨仇，不宜得罪，所以尚存有戒心，没有往后院深闯。

正自暴怒火起之际，却见出来了一个少年，这人一开口就直呼自己乌头婆！

需知这类出名的江湖之人，最忌的就是别人直呼外号，更何况乌头婆三字听来就不顺耳，乌头婆本就是一肚子火无处发，这一来真无疑是火上加油，当时强压怒火，冷笑道：

“你这娃娃是谁？”

照夕初入江湖，哪知这乌头婆的厉害，当时大声道：

“你也不要管我是谁，我只问你三更半夜，到人家家里来乱叫些什么？”

乌头婆怪笑了一声道：“我问你，那姓尚的丫头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照夕摇头冷笑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乌头婆又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是她什么人？”

照夕见她说时，两只瘦手交叉在胸前，目光如炬，炯炯逼人，心中也不禁有些吃惊，当时仗着胆子，也厉声回道：“乌头婆！你也欺人太甚了，你抢了人家的东西，又用毒药暗器打伤了人，如今你居然还想来取人家性命，天下岂有你如此狠心的人？”

他猛然一睁双目，冷笑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今天我倒要会一会你。”

乌头婆一时连脸都气青了，只见她仰天长笑了一声，往起啐道：“这些话，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照夕这时哪里再肯多言，当时左脚一划，矮身而进，用“弓形手”反着向前一崩，一出手就是师传绝技。

这乌头婆哪能不知这一势的厉害，只见她尖啸了一声道：“小子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！”

说着话，只见她大脚一划，蒲扇大的手掌往外一分，五指倏地向外一抛，低叱了声：“去吧！”

管照夕就觉得乌头婆这一式掌劲极大，身形由不住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

差一点坐倒在地，这一惊，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这才知那尚雨春之言不假，果然这老婆子不好对付，情急之下，身形已自跃起，往前一飘，双掌一撒用“正反琵琶”式，连环打出二招。

乌头婆见自己那么沉实掌力，并未伤着了对方，心中也不由吃惊不小！

管照夕这种掌式一撒，猝令她脑海之中，倏地想起了一人，当时也顾不得回招，向后一仰身，已飘出了两丈以外，只见她怪目一翻，沉声道：

“洗又寒是你什么人？”

照夕不由暗吃一惊，当时怔了一下，遂把心一横，冷笑道：“我不认识！”

他说了这句话，猛地向前一耸身，用“三羊指”，骈指往乌头婆腋下就点。

乌头婆厉啸了一声，身形陡起，如同一只大鹰似的拔起了空中，照夕只觉得背后疾风过头，那老婆子已到了他的颈后。

只听她咬牙挫齿道：“既非洗门传人，可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！”

照夕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乌头婆尚与师父认识，当下不容细想，乌头婆瘦爪又到，一时身前身后，全是这老婆子肥大的黑衣飘舞，声势掌风，端的惊人已极！

管照夕这时也把师传绝技，一套“大力三合手”施展了出来，和乌头婆走了十数个照面，居然声势相匹，一时难分轩轻。

忽然那乌头婆再次厉啸了一声，身形陡然拔起，她厉声怪吼道：“洗又寒是你什么人？娃娃你再不说，可难逃活命了！”

照夕这时只觉得双掌掌心，阵阵发痒，他的个性在这一霎之间，又有了显著的变化，一双眸子里，隐隐透出了杀机。

听乌头婆话后，并不答言，只低吼了声：“乌头婆你还想跑么？”

说着身形已如同箭似的追了上去，乌头婆这时却也和他一样动了杀机。

只见她怪笑了一声，身形不避反迎，那棋盘大的双掌交叉着向外一翻，发出了极重的一声掌风，也正在这时，照夕双腕齐出，把苦学煎熬成的“蜂人功”施展了出来！这种掌力，就像是一阵极大的旋风，直把乌头婆震出了五丈以外！

她身子向下一落，不容她黑煞掌力撒出，已被管照夕这种奇异掌力的指风扣住！

乌头婆不由吓得怪叫了一声，这一霎她已知道了这种功夫的厉害！

而那年轻人，已如同鬼魅似的扑了上来，他那平伸而出的双掌，只要一翻，乌头婆万无活理！

人到生死一线之间，常常有失常的表情，有的人固是从容就义。可是也有人丑态百出！

乌头婆这时就像是一个磕头虫似的，大哭了起来，她连连的磕着头，叫道：“小爷爷……你饶了我吧……饶了我吧！”

可是管照夕那赤红的双目，上冲的头发，这一刹那，已仿佛失去了人性。

他低吼了一声，方欲推掌而出，可是倏地心神一震，似由背脊之间，出了一股冷气，这股冷气，很快的传遍了全身，他不由往回一收掌，可是掌力已撒出了一半，乌头婆一声惨叫，已翻出了丈许，她抖瑟的由地上站起，宛如是一个血人！

而管照夕却也如同是一个木人似的，失神地坐下了，他看着乌头婆踉跄的消失于视线之外，心中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愉快与痛苦！

他仰天狂笑着，声震九霄！然后频频挥着双掌，那花石树木，都如同飞沙破絮似的飘上了当空！

六

他如此的发泄了一阵，心中真有一阵说不出的愉快，正想返身离去，忽听见一阵格格的笑声，起自身侧，不由令他吃了一惊！

他倏地回过身子，怒叱道：“谁？”

却见月光之下，由假山石后姗姗步出了一个女人，照夕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同时打量了来人一下，觉得这女人甚是眼生，自己并不认识。

只见她身着一袭粉红色长裙，长可及地，约有三十上下的年岁，腰肢扎得极细，人亦显得十分修长，虽然看不太清她的容貌如何，可是仍可由那丰腴的面颊，和淡扫的蛾眉之下窥出面色不恶。

她微微扭动腰肢，一步三摇的走着，像是有意卖弄风姿，却又显得很闲散的样子。

照夕不由脸色一沉道：“你是谁？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这妇人此时走近到了照夕身前，一双桃花眸子，上下的转动着，又抿嘴一笑道：

“哟！你这人干嘛这么凶呀！人家也没惹你呀！”

照夕这时猜不透此女是谁，又不知她与尚雨春关系如何，心中虽十分厌恶，却也不便发作，当时正色道，“有什么事？”

这女人嘻嘻又笑了一声，才道：“我当然有事罗！我问你，方才那个老婆婆到哪里去了？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是问乌头婆么？她已经受伤逃了。”

这妇人闻言似颇惊讶道：“受伤跑了？谁有这么大本事，能把她打败了？”

照夕挺了一下身子道：“是我！你既然看见了，又何必故意问。”

不想那粉衣妇人，闻言后先是细目一张，却又眯了一眯，上下的睨着照夕笑了，照夕这时似已觉出这女人有些不正，当时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信不信由你，我可没有工夫与你多说，我只问你，你是谁？那尚姑娘又是你什么人？”

不想那女人本还在笑，听了照夕这句话，却把一双柳眉一挑，一撇嘴道：“什么上姑娘，下姑娘的，我金五姑可不是她什么人！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照夕这时不由一惊，心中暗想：

“啊！原来她就是金五姑！好！好！好！我正要找你呢！你却是自己送上来了！”

当时反倒堆下了笑脸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啊！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金五姑！久仰！久仰！”

金五姑斜目睨着他，笑了笑道：“你既然知道就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夜可是怎么都睡不着……一个人吹了一会笛子，后来听说那乌头婆来了，知道是尚丫头惹了祸了，本想看个笑话，偏那乌头婆来的快，走得也快，也不知那尚雨春怎么样了？谁知走到这里，却见你一个人在此发疯，用掌力又打石头又打树的。”

说着她喘了一口气，上下的看着照夕道：

“我看你劈空掌力真不错。喂！真的，你问了我半天，我还忘了问你呢！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尚雨春的朋友。告诉你，她虽然受了那乌头婆

的花蛇弩毒，可已经没有事了，有我在，谅那乌头婆是再也不敢来了。”

金五姑忽然一愣，只见她柳眉一竖，身子往后退了一步，向照夕身上又打量了一回，却马上又松了脸色，嘴角向上一弯，又格格的笑了。

她笑着，一面点头道：“啊！我知道了……你就是今天打伤我那个丫环的男人，你姓管是不是？”

照夕见她既自己说出，遂也不再做作，当时冷冷一笑道：

“不错！就是我！”

他说着，一面注目对方，只要她稍有异动，自己定先下手为强，给她一个厉害。

可是他哪里又知道，这金五姑的刁钻淫荡，在没见照夕之前，心中却着实把他恨到了极点，可是如今一见，才发现对方竟是如此一个英俊少年，心中已自有了主张，当时更暗暗咬牙切齿的忖道：“无怪那尚小贱人，一心一力的护着他，原来是安着这种心。哼！我要叫你来个空欢喜！”

想着愈发春风满面，当时笑了笑道：“那丫环回来一说，当时就被我一顿好骂，我说一定是你得罪了人家，人家才打你，要不怎么会呢？你是活该！”

说着向照夕福了一福笑道：“得啦！我这主人给你赔个礼，你是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她一个丫环家，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。”

照夕本以为她一定会顿时翻脸，却想不到，居然反而向自己赔起不是来了，当时反倒弄了个红脸。

这时文春来叫，照夕趁机走开，将金五姑晾在当场。

文春紧走几步把门开了，照夕入内，见尚雨春背后垫着一个枕头，坐得直直的，一双大眸子，油亮亮的盯着自己，上下不停的转动着，照夕不由一笑道：

“你看什么？”

雨春半笑道：“你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伤嘛！”

照夕遂坐下了身子，那文春也在身边追长问短，照夕遂把自己和那乌头婆对敌之事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只是没有说出“蜂人功”的名字来。

他这么一说，直把二女惊了个目瞪口呆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少年，竟然把驰名江湖垂四十年的乌头婆，伤之掌下，这几乎可说是奇闻。

照夕说完了，却见尚雨春仍旧张着一双水汪汪的瞳子，呆呆的看着自己，不由笑了笑道：“我因一时心存恻隐，没要她的命，可是她已受了重伤，我想非数月之后，那伤是不会复元的，姑娘大可放心了……倒是那箱东西，姑娘要好好收藏着，以免为人再盗了去。”

尚雨春脸色一红，只摇头含笑道：“不会的。”

她忽然拉住了照夕一只手，把一双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，紧紧触着这只手，仰着脸道：

“管……相公！你对我这么大恩，叫我怎么来谢你？”

她说着把拉着照夕的那只手，在自己脸上紧紧的贴着，照夕这一霎，但觉全身血液怒涨，弄了个大红脸！

他颤抖着身子道：“这……姑娘……姑娘……”

一面回过头来，四处看着，却不见文春的影子，这丫环倒真懂事，早早的就溜下去了。

照夕心才稍放，当时仍显得有些扭怩不安，只红着脸道：

“这算不了什么……姑娘……你睡好……”

不想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出，那雨春竟紧紧的贴着他的手，嚤嚤的哭泣了起来。

那微微发热，透明的泪儿，一粒粒浑圆的，都滚在了照夕的手面上，他不禁吃了一惊，当时怔道：“姑娘！你……怎么啦？你……”

雨春松了他的手，用流着热泪的眼睛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滚动的泪珠，在灯下闪闪发着晶莹的亮光，益发显出她是个十足的可人儿。

照夕不由怦然一阵心弦震荡，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她的玉腕，讷讷问道：“姑娘……你不要哭，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好了，我一定为你去办。”

不想雨春似有无限的隐恨和委屈，如今在她心爱人的跟前，是再也忍不住了。

她猛然翻过了身子，趴在了枕上，香肩起伏着，竟自呜呜的哭了起来。

照夕这一霎时，可真是急坏了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只急得身上出了汗，他用力的搓着双手道：“尚姑娘……请珍贵玉体，你有什么忧心的事……唉！你这是何苦呢？你的伤还没好呢！唉……何苦？”

他一连气的这么说着，嗟叹着，可是这位姑娘的泪儿，竟自流个没完，无奈他也只好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。

他很想伸出手，去轻轻的抚慰她一番，可是又不敢，不要看他在对敌的时候，那么威风，可是在这种场合里，他却是一筹莫展。

在他的意识里，仿佛只有一个江雪勤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生着，别的影子，那都是淡得很。

丁裳虽然天真可爱，可是他仅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一般的看待，有时候他虽然也想到她，可是那只是想来心喜的影子，和思慕雪勤时愁苦情形，自然意味不一，除了这两个姑娘在他内心，有相当的地位以外，他从没有思念过任何一个女人，也从来再没有任何一个女人，能进入他的“自我”之内。

可是这两天以来，这个大胆娇艳的姑娘，却在猛力的攻击他了……

她用力的叩着他的心扉，她使他想起丁裳的娇嗔喜笑，亦使他念到雪勤的娇柔多情，而两者目前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而眼前这个明艳的姑娘，就似她们两者之间的化身。

人类的感情是极其微妙的，获取一个人的感情，也是极其微妙的，也许你用尽了口舌，并不能使一个人动心，可是当你置之不理时，你却得到了她。也许她可爱的笑容，动人的谈吐，并不是最美的，而无情的哭泣，却是最美的武器，使你无知之间，已种下了情丝孽债！

现在这个少年，仍能保持着他的主见和理智，可是不可否认的，他确实感到有些困扰了！

“同情心”是人类普遍的弱点，因同情而附带的一切感情用事的媒介，更是多不胜数。

管照夕在她床前立了一会，他紧紧地皱着双眉，慢慢蹲下了身子，终于用手搭在她肩上，而雨春也就顺势转过身来，扑入了他的怀中。

照夕紧张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可是他并没有勇气把她推开。

而那朵带泪的牡丹花，却得势的攀着他的颈项，她把小脸舒适的枕在照夕宽阔的肩上，竟自破涕为笑的嗔道：“你走呀！怎么不走了？”

照夕这时心如小鹿乱闯，俊脸通红，他讷讷道：“我……也没说要走呀！”

雨春把小脸紧紧的压在他肩上，扭怩的哼道：

“你不要笑我……实在是我一想到了你要走，心里就难受，我们虽是萍

水相逢……可是我却一直……”

说着翻仰了小脸，似笑又嗔的看着照夕，那长长的睫毛上，兀自挂着亮晶晶的泪珠，微微红着小脸，半哼道：“你可不可以不走？”

照夕怔住了，一时答不出来，雨春却猛然回过身来，别转头去。照夕此刻经雨春这种轻颦浅笑，并且投怀送抱的，已自有些神情恍惚，见她如此，不由慌了手脚，急道：

“姑娘……你不要误会……”

雨春仍是趴在被子上，没有理他，照夕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我已经说过了……我愿意在此多留几天，等你伤愈后，再走，莫非姑娘还要我永远不走么？”

尚雨春听了这句话，半天没有出声，竟自又落了几滴泪，她偷偷的用手把脸上泪擦了擦，心中起了一阵莫名的感慨，暗暗忖道：

“是啊……我有什么资格，把人家留在这里呢？何况……”

于是，一切的热念，都在这一时之间瓦解冰消，她低低的叹息了一声，转过了身子，苦笑笑道，“你坐下来吧！”照夕遂点了点头，坐了下来，雨春这时往上靠了靠，她那双乌油油的大眸子，在照夕身上转着，愈发觉出对方英傲儒雅，气宇不凡，似此少年，真是人间少有。

他既和自己款款而谈，孤灯对守，足见亦是多情之人，亦算有缘，偏偏却又是来去匆匆，自己虽有千言万语，可是他那似热反冷的态度，却令自己说不出来，平白辜负这月夜良宵，只待三天一过，他走了，从此天各一方，岂不是相见还不如不见吗？

这么想着，那热泪不自禁的又辗转欲发，她又怕因此引起对方反感，当时强自含着泪，作出一副笑脸道：

“人生真是奇妙，想不到我会认识你，并承你如此待我，今后即使你离我远去，可是你的影子，我是永远也不会忘了的。”

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何出此言，即使我走了，但以后我们还是会有机会见面的……我也会永远记住你的。”

雨春不由一喜，她笑问道：“真的？”

照夕正色道：“我与姑娘相识虽不过昼夜，可是我们却谈了很多，我很敬佩姑娘的为人。”

雨春不由脸色微微一红，她本来是笑得很甜的，可是却突然黯然而了，她知道照夕所了解她的，只是表面而已，如果自己把自己所行所为道出，恐怕对方马上就掉头而去，更许翻脸成仇！

因此，她顾虑了一番，终于没有勇气说出来，形色上不自禁的带出了伤感。

照夕还以为她是过于疲累，当时不敢与她多谈，微微笑道：

“夜深了，你还是睡吧，有话明天早晨再谈。”

他说着把雨春盖在身上的被子，往上拉了一拉，却不料手上一温，雨春竟把他手握住了。

管照夕再一抬头，对方那微显蓬乱的发丝，和惺松的睡脸，就在自己眼前，相距不过寸许，他感到一阵心神荡漾。

同时本能的，往后退了一步，雨春却羞涩得脸都红了，她赶忙松开了握住照夕的那只手，一时为之木然。

照夕这时才想起了自己的失常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用手在雨春肩上轻轻拍

了拍道：

“姑娘你好好睡吧！我下去了。”

其实这时照夕也深深感到难以克制，如果雨春再进一步，他是没有能力再控制自己的。

他头也不回的走到了梯口，方要下楼，却听见楼下文春的声音在道：

“你回去谢谢五姑，说明天我们姑娘好了，亲自去谢她。”

照夕忙走下去，却见一个小丫环正在楼下和文春说话，桌上放着一个锦包，还有一个提盒，照夕一下楼，那小丫环老远就跪下叫了声：

“管相公你好！”

照夕细一瞧这丫环，自己认识，正是早晨来时，在门口问自己的那个丫环，当时不由脸红了一下，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不要客气！”

“早晨小婢不知是七小姐的贵客，多有得罪，尚请相公原谅。”

照夕连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事情过去也就算了。”

这时文春却笑指着桌上东西道：“相公看五姑也太客气了，知道我们小姐身体欠安，还特别命人半夜三更送来些东西吃，这真是……”

那丫环口中尚谦虚道：“没什么！没什么！都是住在一个院子里，我们五姑和你们小姐，还不是亲如姐妹一般……五姑还说了，等明后天，要亲自来看七小姐。”

照夕只是微笑，因为这是人家的事情，他可不便插嘴，谁知那丫环却又对着照夕笑了笑道：

“我们五姑还说了，要见着了相公，代她问个好，尤其是今天早晨的事，她很不好意思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说着一双眼睛，直往一边扫视着，睨着文春，像是又说又不好意思似的。

文春不由甚是奇怪，笑道：“红姐！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吧！管相公也不是外人！”

那丫环脸红了一红，暗忖：你可错会了意，倒不是怕管公子，倒是忌讳你这丫头啊！

可是文春这么说着，她也不好意思再不开口了，当时红着脸讷讷道：

“我们小姐说了，今天的事，太对不起相公了，所以想……

想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照夕、文春二人都不由一怔，文春这一会，脸色可不像方才那么和善了，她瞪大了眼睛追问道：“想怎么样？你倒是说呀！”

那丫环慢慢走到了照夕身前，由怀中慢慢拿出了一张红帖子，红着脸递上道：

“因此，叫小婢把这个交给相公，还说了，这是她的诚意，务必请您赏光。”

照夕接过那帖子，那丫环已行了礼转身而去，文春还把她送到了门口，关上了门，回身冷笑道：

“扯他妈的什么臊！我就奇怪，她怎么会突然关心起我们姑娘的伤来了，原来是……哼！”

她放下了灯笼，走到了照夕身前，皱着眉道：

“相公！上面写些什么呀？”

照夕这时把那帖子打开来，就着灯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“兹为谢罪，谨订于本月八日晚，于舍间敬备菲酌。恭候台光

金惜羽谨上”

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，心说这金五姑花样也真多，居然又请我吃饭来了，当时笑了笑：“金五姑请我吃饭！”

文春只是连连的冷笑着，当时翻着眼睛问照夕道：

“那么相公去是不去呢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想去……”

文春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什么不想去，根本就是不去！这种人理她做什么！”

照夕笑了笑，心想这丫环倒是和她小姐一个鼻孔出气的，一听人家请我吃饭就气成这样，等一会要是雨春知道了，还不知要气成什么样子呢！

想着只把那帖子往桌上一丢，笑了笑没有说话。文春嘟着小嘴生了会气，才对照夕道：

“相公睡觉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相公还是早一点休息吧，天也快亮了。”

照夕也觉得有些困了，随着文春进到一间房内，见床上被褥铺得很整齐，当时道了声谢，才把门关上，自己脱去了鞋，和衣躺在床上，不知不觉，竟睡着了。

也不知什么时候，他尚在朦胧之中，只觉得身子被人用力推了一下，他猛然睁开了眼，却见床前一个纤柔的影子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用一双光亮亮的眸子瞪着他。

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忙由床上一骨碌坐起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不想这人竟走上前，冷笑了一声，娇声道：

“我是谁！你认不出来了么？”

照夕一听这人语气不善，语音似颇熟悉，不由又张了一下眼睛道：“咦！你是谁？怎么好像认识你似的？”

这人闻言竟呜呜的哭了起来，她背过了身子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似乎哭得很伤心，可是声音很低。

照夕吓得忙下了床，他先以为是楼上的尚雨春，可是那声音又不像，不由光着脚走到这人身前，抖声道：“咦！你哭什么？你是……”

这人猛然一个转身，倏地站了起来，她站得又快又猛，竟差一点碰到了照夕的头。

照夕忙向后一退，这才看清了，这人梳着刘海短发，一张清水脸蛋，细细的两条眉毛，还有那乌黑漆亮的一双大眼睛，穿着一身青布衣裳，一双布鞋，背后交插背着一双宝剑，嘴角向后绷着，显出一副生气的样子。

照夕这时已认出她是谁了，不由又惊又喜地叫道：“啊！原来是你呀！丁裳！”

他不说还好些，这一说那姑娘却如同炒豆似的说道：

“怎么样？想不到吧！你还好意思说话呀？你……你这人真是……”她一面说着竟又低低的笑了起来，一面却用双手连连的在照夕身上推着，说道：“好没羞！好不要脸！到人家女人家睡觉……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，遂低声道：“姑娘！你怎么这么说话？”

他的声音本来很小，可是丁裳的声音，却加大了一倍，她笑道：“怎么说话？你……你不要脸！不要脸！呜呜……”

她仍然用手连连的在照夕身上推着，照夕不由也有些怒了，可是丁裳这

时却不给机会让他说话，她的话真是没完，又连连说道：“人家一路都跟着你，你……你知道个屁！原来你爱上了这个女强盗……”

照夕不由也真有些怒了，当时低叱道：“胡说！”丁裳为他叱声止住了哭声，她后退了一步，睁着那双黑亮的大眼睛，看着照夕，低低的哭道：“好！你还骂人！我真是看错了你！”

照夕不禁心中一软，暗想原来她知道我走了，竟也下山来，一路都跟着我，由此可见对我的好心，我怎好对她发脾气呢？

想着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妹！你坐下来，你是不懂这里面的事，我讲给你一听你就知道了。”

丁裳流着泪道：“有什么好讲的，你既然如此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再谈了，以后你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再认识你，我走了。”

她说着就要由窗口出去，那窗子是敞开着，可看见外面的竹子，天还很黑，可猜知她定是由窗口进来的。

照夕不由上前一步，拉住了她一只手，急道：

“小妹！你可不能误会，我给你说……”

不想那小女孩，却用力的把他那手一甩，又往后退了一步，绷着小脸道：

“你说好了，反正我不听就是了。”

照夕不由苦笑笑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下山了，否则我定在路上等着你，我们一同走，有个伴儿多好……”

丁裳挤了一下鼻子道：“谁稀罕！”

照夕心中十分不得劲，当时皱了一下眉，心说真怪，我也没有得罪她呀！

当时又笑了笑道：“得了！算我错了，我点上灯，我们再好好谈谈！”

丁裳却低叱了声：“不许点灯，谁与你多谈，我这就要走了！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甚为不解道：“你到底是为为什么生气？你说说看！”

丁裳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为什么？我问你，那女贼白雪尚雨春是你什么人？你和她有什么关系，刚才在楼上……”

说着又掉了两滴泪，气得用脚重重的在桌子脚上踢了一脚。

照夕叹了口气道：“人家不是贼，你不要乱说，我只是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忽见那丁裳哭着跑上前，她猛然伸手，“叭”的一掌打在了照夕的脸上，管照夕哪会想到这姑娘竟有这一手，一时不由被打了个满脸花，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却见丁裳咬着牙，流着泪，又似有些惊慌害怕的样子道：“你既然和女贼来往，我们谁也不谈了，我走了。”

照夕这时不禁大怒，他猛然走前了一步，恨声道：

“你怎么打人？不谈就不该！”

丁裳一连退了几步，她脸色苍白，张大了眼睛，听了照夕的话后，她点了点头，颤抖的道：“好……好……我走！”

她说着娇躯一扭，已穿窗而出，沉沉黑夜里，顿时失去她的影子。

照夕心中仍然焚烧着怒火，他用手摸着那半边被打的脸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丁裳也太欺人了！

他慢慢走到了窗前，夜风由窗口刮进来，令他微微感到苏醒，这一切都令人不敢想象，忽然他似有所悟，猛然扑到窗口，叫道：

“丁裳！丁裳……”

可是黑夜里，再也看不见那个天真的姑娘了，照夕不由叹息了一声，慢

慢又走回到了房中，正在百感交集，却听见门外有人轻轻的敲门道：

“管相公！管相公！”

照夕答应了声，却听见文春的声音道：“谁到相公房里来啦？”

照夕懒声答道：“没什么人，你去睡吧！”

文春又在门外站了一会，自言自语的道了声奇怪，这才悄悄而去。

她去了以后，照夕却是再也睡不着了，他点上了一支蜡烛，仰着首想着心思，不禁又深深后悔不已，他忖道：“我也太不对了，何必和她一个小女孩一般见识？这一下她怕不伤心要死！”

想着又长叹了一声，又想到丁裳千里迢迢追随自己，可见这姑娘内心是如何的爱着自己，如今……唉！

想了一会，又不由转想到了楼上的尚雨春，暗暗忖道：“为什么丁裳要说她是女贼呢？她不是一个大家闺秀么？”

想着不禁心中烦乱如麻，暗暗忖着自己出道未久，却又惹了一身感情债，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呢？

他立刻打了一个冷颤，顿时就好像由头到脚浇了一盆冷水，吓得由床上一翻而起，他暗暗叫道：“好险！管照夕呀，管照夕，如果你真要和这尚雨春弄下了什么不了之局，将来你还有何脸面，再见那江雪勤？”

他想到这里，真是如大梦初醒，当时匆匆由桌上笔筒内，抽出了一支毛笔，找了一张纸，蘸了些墨，在纸上草草的写上：

“雨春姑娘妆次……”

写到这里，他又有些犹豫了，想到雨春刻下仍在伤中，我竟忍心抛下她不顾么？

他紧紧的锁着一双剑眉，想了良久，终于一咬牙，暗忖：

“看来她的伤已不妨事了，我如再呆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如若传言出去，试想我将有何脸见人？我还是当机立断，快些走吧！”

于是，他再也不多犹豫，下笔如飞的接着写道：

“旅途适逢其会，得识姑娘，并承不耻下交，善意接待，衷心感慰实深。贵恙已无大碍，至多旬日当可照常行走，愚兄本应亲侍病榻，以谢知遇之恩，奈因归心似箭，家园路遥，不克久留，午夜思及，去意已决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，叨在知心，不敢琐琐言谢，匆布

敬请

坤安

愚兄管照夕午夜梦回留上”

写完了这封信后，他又从头看了一遍，虽觉得有些地方词不尽意，可是也不敢表明得太清楚了，当时把这封信，用砚台一角，平平的压在书桌子上，插上了笔，他感到一阵莫名的伤怀。

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昼夜，可是在自己一向平静无波的心井上，似已泛起了一层波纹。

推开了窗，见天上已透出了些微明的颜色，天马上就要亮了。

到了此时，他也不再犹豫了，当时一按床沿，如同一只巨鸟似的，已飘身窗外，他抬头向楼上看了一眼，似有无限的依恋，可是他终于跺脚而去，头也不回的走了！

在晨风寂然的街道上，管照夕飞快的驰着，他唯恐走不成，所以他行驰得非常快，一个时辰之后，他已来到了市街之上。

这时天还没有大明，只有几家赶破车的，拉着青菜往菜市上去，照夕又行了约二十分钟，才找到先前那家客栈，天还没亮，也不便打门，他干脆越墙而入，见店内一片寂然，偏院里已经有人起来了，一个小伙计在拉着风箱，升着蓝焰焰的炉火，另有一个围着围裙的伙计在推磨。

照夕轻轻走到自己那间房间，推门而入，想了想此处也不便久留，还是早些离开的好，遂把东西整理了一下，这时耳中仿佛听到窗外有马嘶之声，一少女口音嚷道：

“快算账！快算账！”

一个伙计答应着道：“姑娘！这么早您上哪去呀？”

那姑娘不知又说了些什么，照夕没有听清楚，他暗暗奇怪道：“想不到还有人起得比我早呢！”

当时仍然低头整理着东西，所谓东西，也不过是他脱换下来的几件旧衣服，还有些银子，旧衣多已破烂，也不便再穿了，只把银两打点了一下，系在身上，把那口剑，用布包缠上，也背在背上，这才开了房门，扯着嗓子大叫道：“店家！店家！”

他叫了十几声，才见由前院跑过来一个伙计，这伙计正是替他去当东西的那个伙计，他口中连连道来啦，来啦！等到了照夕身前，不由发着怔，用手摸着脖子道：

“我的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昨晚上上了门，我看你这屋里还没人呢！”

照夕含糊答道：“我刚回来，这就要走，你给我算算账，还有，能找一匹马不能？”

这伙计翻着眼道，“奇怪！天还没亮呢！怎么你就要走？这么早哪儿找马去呀！马房还没人。”

照夕皱了皱眉道：“那就算了！怎么方才我听见马叫呢？”

这伙计龇牙一笑道：“我的爷！那是人家丁小姐自己的马，而且昨晚上就由栅里牵出来了，就拴在这棵枣树上。”

他用手指了一下那棵枣树道：

“你看，拉的到处都是屎，没办法，人家是姑娘家，咱又不好说什么……”

照夕这时怔怔的发着呆，暗想莫非真是她么？那可真是太巧了，差一步……

当时问那伙计道：“你说的那个丁小姐，是不是十七八岁的年纪，挺高的个儿，剪的短发？”

那伙计咧着一张大口笑道：“可不是，一点不错。相公！这姑娘你认识？”

照夕当时也不及答话，飞步就往门口跑去，后面的伙计大声叫道：

“走了！来不及了……”

照夕也不理他，穿过了一进院落，来至门口，只见小街寂然，哪还有丁裳的影子，他不由急得跺着脚，连连嗟叹不已。

那伙计还追上来问长问短，照夕不耐烦的付了房金，遂扬长而去。

到了晚上，又到了开封地面，这地方可是热闹极了，但照夕也不敢久留，在一家小客店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花了七两银子，买了一匹瘦马，遂又向前疾驰赶路。

他备足了充分的干粮，放马在这黄土大道上走着，马行一日，到了晚上就到了“封邱”镇城，看看人马，全成了一色黄色，加上汗水，愈发像是掉到了泥潭中。

封邱地面上繁华得很，因为这地方紧邻冀省，两省来往的人很多，从山东菏泽、曹县等地方来贩卖府绸的商人也很多，大街上极为热闹，照夕实在走不动了，只好找了一家小店住下。好好的洗了一个澡，一个人走出店外，凑巧这家客店对面就是一戏馆子，演唱的是豫省地方戏河南梆子，戏码贴的是《三骑驴》、《甩大辫》，前来看戏的人极多，他因没看过这种戏，一时好奇，也就挤了进去。

那时戏馆子，可不像如今这种式样讲究，乱哄哄的，抽旱烟的，卖瓜子的，泡茶打手巾把的，满园子乱吆喝。

整个大厅里，约有二三十张八仙桌，都坐满了人，正中还有一层布幔隔开，前面坐的是当地几个有身份的人物，左面有青布围开一小片地方，那是专门给女宾坐的地方，坐着七八个当地娘们和大妞。

照夕因是单身，见前面一桌有几个空位子，他就走过去坐下，同席的是两个上年纪的老头儿，正在兴致极浓的谈着，就听一个道：“这常三妞是白九莲的嫡传门人，她唱的是豫东调，咱最喜欢看她的樊梨花挂帅，来到咱这地方，贴三骑驴还是头一回，不知怎么样？”

那另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胖老人，闻言笑得两只眼眯成了一道缝，一面点着头道：

“错不了，既是白九莲教出来的，错不了，白九莲当初在开封唱的时候，我常看，三骑驴我也看过，不过要说拿手，还是《三上轿》，身段好，甩大辫也不赖，辫子舞的是真好！”

二人一问一答，谈得是津津有味，照夕坐在一边，可是一点也听不懂。

须臾开锣，也仿照京戏一样，闹了一阵台子，然后才启开幕帘，这时一个检场的，在台上贴一张红纸，上面写着“真驴上台”，一时大家都乐开了。

那胖老人乐得拍了一下桌子，咧着口笑道：

“奶奶的！真行！这戏敢情上真驴，只听说过白九莲，想不到如今她徒弟也行了……”

他用力过猛，以至桌上的盖碗，都被震得往上一跳，茶水溅了照夕一身，照夕不由皱了皱眉，本想发作，可是看了看对方，已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也就把这口气忍下了，只听见幕里面一阵吆喝，戏就开场了。

三头小毛驴慢慢走了出来，驴背上坐着三个大妞，扭着身段，口中“哼阿嘿！伊呀嘿！”的一边唱着，一边扭着出来了，台下爆出了如雷的掌声。

照夕对这种地方戏，本是门外汉，以为看不出什么名堂来，谁知道一看下去，却是愈看愈有意思，因为戏中对白极易懂，唱词也近白话，而且颇为风趣，这又是一出闹戏，大意是说一个书生路途遇着三个骑驴的女鬼，女鬼爱其英俊，百般纠缠，书生遂不能自持，以致日夕与三女鬼纠缠，久之成疾，后幸有天神哪咤三太子下界剿妖，始救其生。

这出戏中那常三妞饰一女鬼，唱做加了分量，演出极佳，那媒婆和书僮，演唱也甚滑稽，照夕竟看出了神。

直待这头一出结束了，他尚没有走意，于是茶房又开始满园子甩手巾把子，各种水果叫卖的声音也响了起来，真是乱得可以。

照夕正自耐着性子，想接着看下一出《甩大辫》到底如何个精彩法，忽

然肩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，照夕不由回过头来，却见一个茶房，笑着弯腰道：

“你相公是姓管吧？”

照夕怔道：“不错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这茶房由怀中摸出了黄绸子小包，嘻嘻笑道：

“有一个小姐，叫我把这东西，交给你相公。”

照夕接过小包，觉得入手极重，知道内中定是银子，不由奇道：“那位小姐呢？”

茶房忙回过身来，想用手去指，可是他手指了一半，却指不出去了，不由用手摸着脖子道：“咦！怎不见了？”

照夕不由心中一动，当时忙由位上站起，道：

“走！你带我找她去，看看是谁。”

二人一前一后挤出了人层，那茶房口中连连道：

“怪事！方才她明明坐在这里的，怎么不见了呢？”

照夕跑出门口看了一下，也不见有什么人，便问那茶房道：

“那小姐什么样？你说说看！”

茶房皱着眉道：“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家，个子不矮，也是来看戏的，我正在泡茶，她把我叫过来，指着相公说，说你相公是她一个亲戚，叫我把这一包东西交给你，还说相公姓管，谁知我过去，她倒走了。”

照夕微微皱了皱眉，心中知道那姑娘所谓的亲戚，全系胡诌的，唯恐茶房看着起疑，笑了笑道：

“啊！是她呀！我想起来了，你去吧！谢谢你了。”

这茶房笑着弯了弯腰，却没走，照夕又摸了几个制钱给他，他在手上翻了翻，才走了。

照夕这时匆匆把小包打开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原来竟是八片黄澄澄金叶子，每片都有三四两重，怪不得这么重呢！

他忙把金叶子包上，却发现一张纸条，抽出来就灯一看，却见上面写的是：

“不忍见你落泊街头，黄金数十两，赠为旅金，可另购良驹，无事早日离豫为好！

知名不具”

字迹虽不十分工整，倒也娟秀，他心中动了动，暗忖：“这到底是谁呀？怎么对我这么清楚？”

他想到了尚雨春，又觉不对，别说她伤还没好，即使是伤好了，也不可能。

于是又想到了丁裳，可是丁裳不是生自己的气了么？她又怎会送我金子呢？

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是谁，偏偏那茶房也没记清楚，经此一来，他也就没有心情再看戏了。

当时走出了戏馆子，回到了店中，又把那字条取出来，看了一遍，依然猜不出是谁！心想这人对自己竟有赠金之恩，日后总是会见面的，我又愁些什么？只是奇怪这人语气，像是和自己相熟似的。

他想了半天，就决定照这人的话，换一匹好马赶路，想到了这里，他不由又奇怪暗中人，居然连自己骑的马也清楚，可谓是无所不知了。

当时心怀纳闷的召来店伙，告诉他，叫他把自己那匹瘦马给卖了。

那店伙跟着他走到了马厩，看了看他那匹马，又用手翻了翻那马的眼睛，看了看蹄子，不由一个劲的皱眉，只口中啧啧有声：“这马还能骑呀？”

照夕红着脸点头道：“怎么不能骑？我骑着它跑了不少的路呢！”

这店伙倒是挺内行，又用手摸了摸马肚子下面，嘿嘿地笑道：

“我的爷！我有生以来，还真没见过这么窝囊的马，老瘦都还不说，还长了疮，这马能骑？简直是哄人嘛！”

照夕被说得脸色通红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

“反正你看着办吧！多少总能卖几个。”

这伙计笑着摇头道：“我看卖给卖马肉的，人家都未必要，就剩下骨头了，肉酸。”

说着又用手把马嘴翻开道：“大爷你瞧瞧它的牙口，这马是真不行了。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到底还是把马由槽里牵了出来，又把马鞍取下来，点头道：“这鞍子还能卖个三两银子，马我看只有卖给对街的三瘤子杀了卖肉。”

照夕这时见那瘦马，还一直用头在自己身上擦来擦去，口中打着喷嚏，似乎还不知自己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。

他心中不由有些不忍，当时慨然道：

“要是卖肉就不必了，真要是没人要，你还是把它牵回来，我留着骑算了。”

伙计一听，似乎发了一会怔，皱着眉叹道：

“好吧！我看顶多也就卖个三两银子，连鞍子人家能出五两就很不错了。”

说着由一边抽出了几根枯草，往鞍子上一插，照夕不由奇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这伙计眨着眼皮笑道：“这是卖马的规矩，要不然人家怎么知道卖？插上草，人家一看就明白了。”

照夕心中暗笑道：这倒像秦叔宝当年卖黄骠马了，只是我却是身上有钱，不像当初的秦琼穷得身无分文，再说秦叔宝那种忠义精神，也确实令人拜服，我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。

想着这伙计已牵着这匹瘦马出去，照夕也就回到房子里，坐下喝茶。

不想才喝了没几口，却听见先前牵马的伙计，在门外大叫道：

“管大爷！管大爷！你在哪间房里？快出来吧！”

照夕不由一惊，心想莫非又出了什么事，忙跑出房外，却见那店伙，手上捧着一个大银元宝，笑得嘴都合不拢，一见照夕不由叫道：

“真是怪事，这马还能值这些钱，真是邪门！”

照夕也不由奇道：“这么快就卖了？”

伙计一面把银元宝递上，一面傻着脸道：

“你看这事有多怪，我才把马牵出去，还没走几步，就过来一个小子，问我是不是卖马的？我说是呀！这人看了看马，我说你老看着给吧！嘿！你猜怎么着？真他娘的怪事！”

这伙计一高兴，什么话都出了口，照夕不由心中奇怪追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店伙笑了几声，才道：“这小子！大概是个富家公子，说话怪嫩的，像个娘儿们，他哪懂马！当时还说这马不错，问是谁的，我就实话实说，说是我们店内一个姓管的相公的，这书生听了就点点头，由袖子里拿出这元宝，我一看吓了一跳，就问他要找多少？谁知他牵过马，扭头就走了，一面说不

用找了，你看这事怪不怪？”

照夕这时真也被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，这几天，连着发生怪事，当时闻听之后，想了想，又掏出了半两碎银子赏给了这伙计，自己转身入室，想了半天，断定这买马之人，定也是在戏院子里赠自己金叶子那个姑娘，只不过是改了装束而已。

他想了半天，竟也不敢确定是谁，总之这人定是一个很熟的人就是了。

他早早的就寝第二天起了个早，把身边收拾了一下，就离开了客栈。一个人走向大街，见身上衣服已很脏了，又在一家衣铺买了两身衣服，此地有从山东曹州府来的土蚕丝绒的府绸，穿上倒很凉快，他又买了一把折扇，看起来像一个土财主的儿子似的，自己看了看也不禁笑了。

他慢慢扇着扇子，在街上走着，一只手提着包袱，背后又背了一把剑，虽是用布条缠着，可是看来也知是一件兵刃。

偏偏配上他这一身打扮，显得不伦不类，他一个人走到了街头，见正北面飘着一面青旗，上写一个“牲”字，就知道这是贩卖牲口的地方了，不但是卖马，还卖骡子、驴子。

他迈着方步进去，见里面地方还不小，正有一个头上缠着布的马贩子，用刷子在刷马，见照夕进来，他就问有什么事，照夕说明来意，他就放下刷子，领着照夕到后院马厩里面看货，对于马他也不外行，从前小时候就懂，挑了半天都不太中意，最后选了一匹黑马，个子虽不太高，可是牙口极好，年岁也轻，喂得十分壮，问一问价，马贩子开口就要六十两银子还不带鞍，讨价还价，五十二两银子成交，又花了十两银子配了一副鞍缰，“人是衣裳马是鞍”这话真不假，鞍子一上，这匹黑马愈发显得神骏了，随着就牵出去钉马蹄铁，原来还是一匹刚来的新马，从没有被人骑过。

费了半天劲儿，才算把马蹄甲削平，待钉子钉上时，还用布把马眼蒙上，就如此这马还是十分“闹手”，三四个人费了半天劲，才算一切弄好了。

照夕付了钱，扳鞍上马，这匹黑马来自新疆，素日骋驰草原，久已成性，早已不耐眼前寂寞，照夕方一上马，它就长啸了一声，冲门而出，若非是照夕用劲勒着缰，真怕要把街上行人都撞倒了！

马贩子也冲出来高叫道小心呀！照夕无意得此良驹心中大喜，当时回头笑道：

“你放心！没有问题。”

谁知说话的工夫，这匹黑马又怒啸了一声，奔驰而出，只听见哎哟一声，有人叫道：

“可踩死人了，骑马的下来吧！”

照夕忙下了马，用左手扣着马缰，用劲一带，这马在他这种神力之下，才算老实了。

就见一个挑担子卖烧饼果子的老头，四脚直伸的被撞到了路当中，脸朝下趴着还一个劲的哎哟不停，同时路上围了不少人，有的还叫道：

“可别叫这小子走！可出了事了！”

照夕不由气得直叹气，心说真倒霉，马才骑上，就出了事，当时正不知如何，那马贩已跑来，一面道：

“怎么样！出事了吧……唉！我来吧！”

他说着过去把那老头给扶起来，可是老头却硬赖在地上不肯起来，嘴里叫得更大声了，可是看他身上，却又是什麼伤都没有。

这时就有和事的好人出来劝解了一番，要照夕赔几个钱，那老头还坚持非要十两银子不可。

照夕无奈，只好认倒霉，给了他十两银子，这老头就挑着担子，一拐一拐的走了。

经此一来，他也不敢在这人多的大街上骑了，自己牵着马走着。

等走过了这条街，人就少了，他就上了马，操着轻快步子向前跑着，愈走人愈稀，他就抖了一下马缰，这匹马长啸了一声，双耳向后一竖，拨开四蹄，疾如星掣电闪，须臾已跑了十好几里路。

此时人有精神马如龙，他也就不加拘束，一任那马如飞的向前疾驰着，等到了中午，可就到了豫省的边界了，他看见这边竖着石碑，一边是“河南界”，一边是“河北界”。

照夕下了马，天可是真热，人马都出了汗，不远处有一片树林子，都是槐树，青葱葱的十分美丽，林前有一水池，还栽着几棵柳。

他就把马牵过去，先让马喝了些水，然后把马系在树上，自己就靠着树坐下歇一歇，掏出了干粮，吃了点，觉得口很渴，偏巧自己身上又没带水，他就想到附近人家里先去讨点水喝。

想着就站了起来，正想举步，却见由来路上，飞起了一片黄尘，驰来了一群人马。

这群人马共为四骑，先还看不怎么清，一眨眼的工夫已来到了眼前，照夕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，就直直的看着他们，忽见这四骑人马倏地齐勒缰绳，为首一人高叫道：

“就是他……就是他！”照夕正自不解，却见四马已向自己身前走来，一直走到了他身前，才勒住了马，马上四个人，全都是面相狰狞的家伙。四人全用眼瞪着他，却是一句话也不说，照夕不由怔道：“你们……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为首一人，身材较为瘦小，穿着身白夏布衣裳，头上戴着大草帽，闻言手指把草帽向上顶了一顶，嘿嘿一笑道：“朋友！早上在封邱我见过你，你是姓管是不是？”照夕见他神色不善，不由也甚为不悦道：“不错！我叫管照夕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？”那为首之人闻言，回头向同伴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怎么着？没错吧？他一来封邱我就缀上他了，他跑不了。”说着四人一起翻身下了马，那瘦子先向照夕抱了一下拳，自我介绍道：“兄弟姓鲍名刚，外号人称双头虎，这是我三个拜弟。”说着指着那三个彪形大汉，一一介绍道：“他叫白头虎钱七，他叫黑头虎陶定，他叫花头虎楚方！我们合起来，朋友们送个总称叫‘豫东四虎’。”照夕只点了点头，见白头虎是个少白头，黑头虎面如锅底，花头虎却是一脸麻子，心想这外号也不知是谁给他们取的，倒是相称。想着冷冷一笑道：“在下与各位素昧平生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双头虎鲍刚把一双黄眼，在照夕身上转了一会，微微一笑道：“管朋友！我们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们都是开封金五姑手下的好朋友，嘻嘻！”说着又搓了搓手，笑嘻嘻道：

“前天五姑差人传下了话，托我们找一个姓管的外省朋友，说是叫管照夕……朋友！依我们看，你还是快回去吧！”

说着又对着另外三虎挤眼一笑，意态极为轻俏，白头虎钱七缩了一下脖子笑道：

“我说朋友！你还是快回去吧，别叫人家……”

说着竟自哈哈大笑了起来，逗得另外三人也大笑不已，照夕不由又惊又

怒，暗忖真想不到，那金五姑的势力还不小，居然想差人把我截回去，岂非是做梦！

当时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我和金五姑根本不认识，要去你们自己回去，我可没工夫。”

他说着就想走，却被那双头虎横身给拦住了，他伸出一只手，懒懒的放在照夕肩上，狞笑道：

“怎么着？你不想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照夕早已不耐，只一反掌，已反扣住了这双头虎鲍刚的手腕，微微向后一带，口中低叱道：

“去你的吧！”

双头虎被他这么一带，跑出了好几步，直撞到了一棵柳树身上，口中哎了一声，要不是那棵柳树，他真要掉到池子里去了。

这一来，其他三人都不由大惊，同时各自都把兵刃亮了出来，管照夕哈哈一笑道：

“今天不给你们这群鼠辈一些厉害，谅你们不知道我管照夕何许人也！”

说着身形向下一矮，却见那花头虎楚方，已窜过自己身前，掌中一口砍山刀，搂头盖顶就刹，管照夕向左一闪，斜刺里又窜上了黑头虎陶定，一口折铁刀拦腰就斩，照夕右掌掌心向上，用“盘掌”之式，向外一兜一旋，这一掌不偏不倚，正兜在了陶定胸前，只听见“碰”一声，那黑头虎一路踉跄出去了约十几步，手中折铁刀也飞出了手，一口鲜血喷了几尺高，顿时就昏了过去！

花头虎楚方一刀未能得势，又见拜兄受了重伤，不由吓得怪叫了一声，正想抽刀回奔，可是照夕这种身手施展出来，哪还能容他轻易走开？

只见他身形向下一矮，用“游身进掌”的势子，已把身形贴在了花头虎楚方的身侧，双掌一合一开，楚方一声惨叫，已被荡出了七步以外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坐倒地上，手中厚背刀，也自出了手，痛得脸色发青，右臂骨已自脱了臼！

管照夕挺身而出，哈哈一笑道：

“就凭你们这点本事，居然也敢沿路打劫，你们谁不要命就上来！”

说着用手一指那双头虎鲍刚和白头虎钱七，微微冷笑道：

“你们两个一块上呀！”

这时鲍刚已掣剑在手，钱七是一条蛇骨鞭，二人兵刃虽都在手，可是却为照夕这种身手先声夺人，吓得互相对视着，谁也不敢再动手了。

照夕自然也不便再下手了，经此一来，他的口也不渴了，当时由一边树上，把那匹马解了下来，回头对鲍刚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你们可带话给那金五姑，叫她速迁地改过，否则我管照夕再来之时，便是她死期到了。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后，扳鞍上马，才一领辔，忽听得耳后一股尖风，暗忖：“不好！”

当时在马上向前一伏，只听“嗤”一声，那东西竟擦着自己头皮过去了。

照夕惊怒之间，才一回头，只听见那双头虎一声怒吼道：

“再看这个！”

只见他右手一扬，微闻得“碰”的一声，由他掌心里飞出了一片光雨，直朝着照夕全身打来。

这种暗器名叫“五云洗魂针”，是从弹簧筒子弹崩出来的，一发十数枚，细如牛毛，入体后顺血而流，鲜能生还，故而为武林中所戒施！

今日这双头虎因感到太受辱，又因对方武功高强，所以才不加考虑的用出。

管照夕哪能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，可是对方洗魂针来势如疾风暴雨，发觉时已至眼前，他怒叱了声道：

“好鼠辈！”

倏地双手往鞍上用力一按，身形如同一只巨鸟似的倏然拔起。

可是仍然慢了一步，只觉得左腿膝盖关节上突然一麻，同时他右手掌力已自发出，把眼前飞针全数打散，他就觉得身上一阵发冷。

同时身子已然飘落在地，禁不住向前踉了一步，心知无意之间，自己竟中了针伤，若不快快逼出，只怕有性命之忧！

想着一咬银牙，弯身骈中食二指，在那中针处盖顶穴上点了一指，自行把血脉封死，这条腿顿时就形同瘫痪了一般！

却听见那双头虎鲍刚一声狂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！你不厉害了吧！中了老爷的洗魂针，小子！你就有八条命，也活不成啦！”

照夕这时只觉全身发冷，连连的颤抖着，那条腿却是再也不能移动分毫！

他知道这一刹那，自己不能多开口出气，弄不好可就有性命之忧。

当时强忍着心中怒火，置其言不顾，只是低着头以内功把身内寒气逼出。

这么一来，那双头虎鲍刚和白头虎钱七，都不由气焰大盛，鲍刚一个箭步已窜在了照夕身前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照着照夕左臂就刺。

管照夕猛一抬头，对方剑刃已到，他目光倏的一张，面现冷笑，身形向前一移，禁不住“噗”一声单膝跪地。

鲍刚这一剑却是扎了个空，二次拧剑，剑身绕了个剑花，却向管照夕后心扎去。

这一剑已堪堪刺到，管照夕却半转了一下身子，仍然避开了他的剑锋。

那一边的白头虎又大叫了声：

“老大！来！我来收拾这小子！”

说着话，他已窜到了照夕身前，二人都以为照夕此刻不能还手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

谁又会想到，他这一刻却正在提气运臂，预备一击之下合歼二匪！

可笑二虎却以为有便宜占呢，白头虎钱七身形往前一扑，唰啦啦把掌中的蛇骨鞭抖开了，照着管照夕腰上就缠，却也没有令他失望，这条蛇骨鞭缠在了照夕腰上，就如同是一条毒蛇一般。

白头虎钱七大喜，叫了一声道：

“小子！你过来吧！”

他说着话，用力往后一带，却见管照夕猛一抬头，右掌倏地一现，钱七就觉得迎头扑来一股劲风，自己生平从未领受过的巨大内力，不容出声，身形已自腾起，同时掌中蛇骨鞭也自出了手。

他身子向下一落，忙想往一边转身避让，可是环身竟如同有一根无形的绳索，把他紧紧的束缚着一般，竟是休想移动分毫。

惊慌失措之下，抬头一看，却见那跪地的青年人，右手平伸着，五指弯曲如同一把钢钩子似的，那束人的内力，竟是由他五指中射出。

白头虎钱七，素日天不怕地不怕，可是眼见身受这种奇劲怪力，不由吓了个失魂落魄，口中抖声叫道：

“管……大爷……”

同时之间那双头虎侧面抡剑直刺照夕，也和他遭遇到了同样的情形。

他背靠在树上，却为照夕一只伸出的左手，把他定得死死的，不由也吓得失声叫了起来。

管照夕这时只觉双掌阵阵发痒，再也没有什么犹豫了，杀机一起，双掌同时向外一挥，那怪异的蜂人功，就如同是两团风柱似的旋了出去。

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后，带来了无比的宁静，管照夕慢慢站起身来。

他拖着那条麻木的伤腿，行到了自己马前，费力的上了马背，唇角带着冷笑，策马而去。

华灯初上的时候，长垣县城里行人如梭，这时由远处驿道上飞驰来了一匹黑马。

马上驮着那风尘仆仆的管照夕，他半伏在马背上，单手搂着马颈，一任这马疯狂的驰着，街上的人纷纷避向道边，这马就如同一条墨龙似的，冲入到了人群之间，霎时间已驰出了数十丈以外。

经过一家“老长兴”客栈，这匹马忽然停住了，马上的人，勉强直起腰来，叫了声：

“店家快来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竟自马上坠了下来，这时由客栈之中，飞快的扑出了两个伙计把他扶起来，连连问道：

“相……公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住店不是？”

照夕铁青着脸道：

“快……给我找一间好房子……找个大夫来！快！”

两个伙计忙把他扶了进去，同时又出来一人，把马也给拉了进去，门口围了不少人，七言八语正在说着话，忽然却又由街对头，泼刺刺的奔来了一匹白花大马，马上蹬鞍挺坐着一个白净的少年书生，他飞快的跑到了这家客店门前，也是猛力的突然把马给勒住了，众人都不由往一旁让开了来，纷纷嚷道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又来了一匹！”

马上少年，却是不理他们，他穿着一身讲究的青绸长衫，细眉大眼，看来直如女人。

可是他背后却背着一口长剑，显现出英气凌人。

他匆匆下了马，牵马走到店口，压低了嗓音叫道：

“店家！给我看马。”

顿时就出来了一个伙计，把马给他牵了过去，他又问有房子没有，伙计连道有，有，又翻着眼皮问道：“这位小相公，你和方才那位相公，是一块的吧？”

少年摇了摇头道：“不……我不认识他，你另外给我开一间房。”

这伙计连声道是，可又一面打量着这少年身上的尘土，知道少年是行了长途，又道：“小相公……你这是由哪来呀？瞧你这一身土，来！我给你扫扫。”

说着就用手巾，往少年身上打着，却不想这小相公脸一红，闪身避向了一边，道：“不用！不用！我讨厌这一套。”

那伙计干笑道：“是！是！小相公。”

少年又一扬长眉道：“相公就是相公，干嘛还小相公？讨厌！”

这伙计被骂得脸红脖子粗，嘴里干笑着，心中却想：“这小相公怎么这么女腔？而且又这么漂亮？”

当时在前面带着路，经过了一层院子，带到了一间雅房，这年轻的相公停住了脚，问道：“方才那个人住在哪呀？”

伙计怔了一下，用手往前面指了一下，道：“那位大爷身上有伤，要住个清静的地方，大概在里院里面。”

书生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真可怜！”

伙计又怔道：“小……啊！相公！你认识他么？”

少年书生又摇了摇头，遂进入了一间宽敞的房间，伙计送上了茶，自行退下。他轻轻叹息了一声，把门关好了，这才把帽子往下一摘，那乌云也似的头发，随着落了下来，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！她洗了个脸，又由衣袋里取出一个小便帽，小心的戴在了头上，然后把那条伪装的大辫子，仔细的别在后面，自己对着镜子照了照，倒真像是一个翩翩浊世的佳公子了。

她轻轻叹息了一声，暗忖：“这小子的魔难也真多……看来这一次伤势是不轻了！”

想着坐在了床边，手托着香腮，想一想自己下山后一路潜随着他，又是为了些什么呢？

尤其是想到了他和那白雪尚雨春，真是不该再理他，可是对方那翩翩英姿，丰神英俊，却令自己永生不能忘怀，因此不由得又跟了下来。这姑娘正是丁裳，她低眉想道：

“他是回北京城，久闻北京城是个大地方，我也不妨在那里玩玩……倒要看看他急着回去是干什么？好在师父给我一年的时间，就是到一趟北京，也费不了多少时日。”

她想着就把窗户推开了一扇，却见一个老头儿，手中提着箱子，匆匆由窗前走过，一面走一面问道：“那位公子在哪屋住着呢？是外伤还是内伤？”

丁裳忙由位上站起，匆匆开门走了出来，远远的跟着这个老人，一直走到了里院，才见伙计把他带到一间黑门的屋里去了。

丁裳就在门前走了一圈，记好地方，遂又返身回到自己的房中。这时伙计点上了灯，她又问清了地方，叫伙计打水，自己好好洗了个澡。等到天交三鼓之后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她才由囊内找出了一个铁盒子，匆匆带在身上，然后把灯光拨成一豆，轻轻推开了窗，一晃身，已到了室外，然后飞身上房，身法竟是绝快无比。

这时那隔院室中的照夕，全身麻软的躺在床上，他已近乎昏迷了。大夫虽然来了，可是药石无效，自己这条命，看来是不保了！

他昏昏沉沉的睡着，那双无力的眸子，望着几上的灯，暗自感叹着生命的即将结束。

忽然那灯光被一阵风吹熄了，全室变得黯然无光，他无力的翻了个身，却觉得一人用手轻轻的按在了他的身上。

照夕不由一惊，可是他实在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了，更不要说有所抗拒了。

那人用尖细的嗓音说道：

“想活就不要说话，把腿伸出来。”

他轻轻的哼了一声，慢慢伸出了那只伤腿，这人抖手亮了火折子，低头细细的看着他腿上的伤，口中惊讶得出声道：

“你竟是中了这种暗器……若非遇见了我，你想活是不容易了。”

照夕只觉这人双手在自己那条伤腿上轻轻的按着，似乎找不着暗器入处，他就哼了一声，抖道：

“在……膝盖……你……是谁？”

他说了这句话，却不见这人答言，同时耳中却似乎听到阵阵抽搐之声，火折子映在粉白墙上，映出了这人清丽的倩影，阵阵的抖颤着。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他又无力的问道：

“你……是谁？”这人忽然止住了泣声，却道：“你不要管！也不要多问……我不是说过不叫你多说话么？”

照夕抖声道：“可是！朋友……你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却为一只温暖的手，把嘴给捂住了，那手又匆匆离开了，同时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道：“你不要动，也不要多问，我这就救你……”

说着话，这人摸索着取出了一块铁盒，由内中找出了一块白色的铁块，一面摸索着，在照夕伤处按来按去，忽然照夕打了一个寒颤，却闻得那人轻轻叹了一声道：

“好了……找着了。”

照夕这时已想到了这乔装的人是谁了，他倏地翻过了身子，那人似乎想不到有此一着，也不由呆了一呆，她窘得脸色通红道：

“你……你不许看我！”

七

照夕抖颤着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丁裳！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却又摇了摇头，她往后退了几步，已退到了窗口，照夕这时忍着痛坐了起来，他焦急而惊喜地道：

“小妹……果然是你……你不要走，我对不起你，那天我错了……小妹……”

他这么焦急的叫着，可是丁裳仍然往后退着，她低低地道：

“你腿上的洗魂针，我已用师父的‘吸星簪’为你吸出来了，已经不妨事了。”

照夕点头道：

“我知道……小妹你对我这么好，我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丁裳已飘窗而出，远处似乎传来她微微的一声叹息……

管照夕半倚在床栏上，怅然若失，这沉沉的黑夜里，早已消失了丁裳的影子，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感觉，回想到一路之上，这女孩子是如何的在暗中照顾着自己，赠金、买马，甚至此刻救了自己的命，她对我的恩可是太大了……可是她又为什么要如此做呢？她到底要上哪里去呢？这真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，可是却又没有机会与她谈一下，这女孩简直是太怪了，令人真想不通。

照夕这么想着，试着把灯光就近照了一照那只伤腿，只见那原本肿胀如桶的一条小腿，竟回复了原状，用手按一按伤处，除了还有些酸酸的感觉，并不再如先前那么疼痛了。

他心中不禁惊喜异常，同时也更加了一层对丁裳的愧疚，心中暗暗想道：

“如果再有机会见到她，一定要好好报答她对我这一番恩情。”

他一个人，这么想了半夜，才吹灯就寝。在客栈里，又疗养了七八天，才打点上路，一路之上晓行夜宿，倒也平安。

这一日已到了正定，算一算离北京城已不远了，天气已由盛夏而转入了初秋，秋老虎更是炎热焚人！

过了晌午，照夕在客栈里睡了一个午觉，起床之后，愈觉热气袭人，他在庭内廊下走了一转，几个伙计都坐在廊子下，赤着臂在聊天，照夕又走到前院马槽里，看了看自己的那匹马，心中想着，等天稍微晚一点，再上路也不迟，好在离家已不远了。

他这么想着，遂又返过身来，往客房里走去，却见迎面走来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，这青年长身阔肩，衣着华丽，尤其是头上那条黑亮的大辫子，就像是一条巨蛇似的由前胸直垂至小腹以下，辫梢上用红线紧紧扎着，还拖着一块绿光莹莹的小翠坠儿，乍看起来，愈觉翩翩风度，风流倜傥。

这青年左肩斜背着一个黄包袱，像是银两，右肩又系着一个布袋，像是一些书籍，足下是一双皂底京靴，一看即知，是一个应考的举子。

他远远朝着这边走过来，右手一柄折扇张开来，连连的扇着，左手却搓着一对黑光净亮的玉胆，愈发显得风雅可人。

在他身后却有一个头梳两丫角的小厮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肩上挑着两个箱子，紧紧随着这个书生，他们是由这客栈的侧门进来的，一面走着，不时的东张西望，那小厮还一个劲道：

“少爷，这里不错，就住在这里吧！我可真是挑不动了。”

那书生回头一笑道：

“好吧！你这小子在家说得多有劲，一上路才走了十几里路，就吃不消了，这样你还是回去算了。”

那小童把两个箱子放在地下，一面擦着汗，一面笑喘着说道：

“得啦！我的少爷，你没有挑你是不知道，这两个箱子可真沉。”

他说着用脚在一个黑箱子上踢下一下，皱着眉毛道：

“尤其是这个箱子……少爷！这里面都是啥呀？”

那书生笑了笑道：

“这是老爷子的砚台，共有七十二块，是叫我分赠给京里的同窗好友的，不可摔碎了！”

小童听后直龇牙，连道：

“我的奶奶……怪不得这么沉呢！”

这时照夕已和这书生走了个对面，见对方是个读书人，不由存下了一丝好感，惺惺相惜的看了他一眼，愈觉对方长眉星目，气宇不凡，不免略微停了一下，凑巧这少年也正掉过头来，四目一对，那书生不由微微一笑，双手微抱一揖道：

“借问兄台一声，此处可是正兴客栈么？”

照夕见对方发言，不由也回礼笑道：

“正是正兴客栈，兄台要住店，可至前面问问，小弟亦是住店之人。”

那书生又含笑说了声：

“有劳！有劳！”

照夕却见他那双闪闪有神的目光，上下打量了自己几眼，遂也对他笑了笑，即自行去。

这书生遂又命那小童，挑起了箱子，直向前院而去，照夕回到了房中，因室内炎热，就坐在廊下，店伙泡上了一杯兰茶，他就坐在椅子上，一面乘着凉，一面看着院子里的柳树，脑子里想着事情。

他想到了江雪勤，不由带起了些笑容，暗忖：

“这么久了，她见到我可能都不认识了，可是我定能一眼就认出她来。”

正自想得神，却听见身后有人道：

“公子请这边来，这边有好房子。”

照夕不由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店伙前行着，他身后跟着二人，正是适才照夕遇见的那书生主仆二人，不由回过了身来。

这时那书生已走近了，远远对照夕一笑，抱了抱拳，照夕却回笑道：

“又碰见了。”

那书生也连道：“真巧！真巧！”

说着已到了照夕身前，站住了脚道：

“兄台就住在这里么？”

照夕指了一下自己的房子道：“就在这里，你呢？”

这书生忙抬手对前面的伙计道：

“喂！喂！回来！回来！”

那伙计忙跑回来笑问何事，书生遂一指照夕隔壁问道：“这房子很好，我就住在这里吧！”

店伙皱了一下眉道：

“这房子自然是不错……只是已被人家先定下了，怕不大方便。”

那书生闻言，似颇失望，长眉一蹙道：

“不能想想办法么？”

伙计皱了皱眉，遂跺了一下脚道：

“管他的！公子你就住下吧！他来了，叫他另找房。”

照夕和这书生闻言，都不由一笑，各道：

“幸会！幸会！”

这时店小二已把房门开了，张罗着和那小厮把两个箱子都抬了进去，书生也进房宽衣洗面。

照夕沿途所遇，全是粗俗之人，难得见到这么一个文雅之人，不由心存好感，暗想：这人语带北音，想是离此不远的世家子弟，此行匆匆至京，可能是进京赶考的，不禁又有些感伤，想到自己往昔终日读书，尤其是父亲更深盼自己能在考场中一鸣惊人，而自己却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番深意，如今竟弃文学武，虽说是学成了一身武技，可是如此回家，在父亲面前，亦是难以交待，说不定还会遭到他老人家一顿臭骂呢！

他这么想着，不由锁着剑眉，渐渐发起愁来，却见那隔室少年此时已换了一身青绸便衣出来，愈显得文雅俊俏！

他笑向照夕道：

“两次相遇，可见有缘，还没请教兄台大名？此行何去？”

照夕微笑道：

“小弟管照夕，世居北京，此行返家，阁下大名是……”

这人笑着点头道：

“小弟复姓申屠，名一个雷字，舍居本地，此次进京，旨在赶考，兄台既是入京，倒与小弟同路，这倒省得沿路寂寞了。”

说着连连抚掌微笑不已，照夕不由也点头称善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想了想道：

“能与兄台同路，自是荣幸之至，只是小弟因久别家园，归心似箭，却不想在此久留呢！”

申屠雷想了想，遂含笑道：

“既如此，小弟也提前赶路就是了。”

他遂拍了一下手道：

“这样吧，我们今日就在此歇上一夜，明日一早共同上路如何？”

照夕见他话意诚挚，仪态不恶，心中虽打算早走，却不愿令对方失望，当时想了想，遂笑道：

“既如此，小弟亦定明晨再走就是了。”

申屠雷长揖一笑道：

“小弟初见管兄，即知是一直率之人，果然不错，能与兄台同路共话，实在福分不小，真快人也。”

照夕见他虽是文人，谈吐亦颇有豪气，心中又多增了一层好感，暗想旅途得遇此人，亦是难得了，当时连道不敢，随即落座，呼来茶水，畅谈了起来，谈到诗书典故，二人都不禁暗自惊讶，深深佩服对方学识见解高超，由是更生敬仰之心，从谈话之中，他们彼此了解了对方身世，可是武功一道，照夕却是一字不提，申屠雷亦未多问一语，二人直谈到金乌西坠，客栈中掌

上了灯火，意犹未尽，申屠雷的书僮，却连连嚷起肚子饿来了。

那书僮名叫青砚，申屠雷对他似颇喜爱，当时唤来命他给照夕磕了头，这才和照夕把臂同出，青砚跟在后面，共出用饭。

一度饭后，二人更是无话不说了，照夕发觉这申屠雷，年岁虽轻，可是阅历却十分丰富，各处名胜古迹，都能信口道出，历历如绘，他不由暗自忖思道：

“这申屠雷，定有不平凡的身世。”

他本想问一下对方可曾擅于技击，只是又怕问出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由是话到口边，又行忍住，再说看他样子又似不会，也就没有多疑。

当晚二人又在月亮下面谈笑了半天，申屠雷还擅画，当时挥毫为照夕画就了一个扇面，画的是一只鸚鵡，栩栩如生，照夕遂题诗句为：

“岭外经季别，花前得意飞，客来呼每惯，主爱食偏肥；
才子怜红嘴，佳人学绿衣，狸奴亦可怕，莫自恋芳菲。”

各自都赞不绝口，由是更为倾倒，二人直谈到夜深人静，才回房就寝。

照夕进房之后，心中不禁高兴异常，想不到沿途得此好友，一时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直到了二更天，尚未能入睡。

他正想坐起来，点上灯，看几页书再睡，不想方动此念，却见窗前人影一闪，一人已面窗而立，身法巧快已极，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当时仍不动声色，倒要看看这夜行人意欲何为？

这人背向窗外，因此看不清他的长相，似看出他自目以下，为一方黑色绸布遮着。

他轻轻飘身，已落在了室内，一双眸子四下匆匆望了一转，却轻轻直向照夕床前走来。

管照夕暗中咬牙道：

“好大胆的小贼，你真是不想活了！”

他想着，双掌贯足了内力，只要看出不对，随时可先发制人。

这夜行人走到了床前，低头看了看，似辨别了一下照夕是否已睡熟了，良久才微微一笑，自语道：

“果然不错，你瞒不过我。”

他说着竟自伸手，把照夕放在几上的一口宝剑拿了起来，略一把玩，却向背后插去！

照夕这时实在是猜不透来人是堆？有何企图？此时见他拿了自己宝剑，倏一转身，已窜上了窗台，照夕见他欲去，哪里肯依，当时双手一按床板，口中低叱了声道：

“何方小贼，还我剑来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身形却快疾得如同一支劲箭似的，只一闪，已到了窗台之上，同时双掌一合一扬，用“推窗望月”的招式，照着这人当胸就打。

可是这夜行人，又岂是弱者？管照夕这一出声，他似吃了一惊，身形一屈一伸，也窜了出去，管照夕一双铁掌落了个空，他不由怒吼了一声，二次以“飞鹰搏兔”的身法，仍然腾身，直朝着那黑影扑了过去，却见那人回头轻嗤了一声道：

“老兄！我们这边来，不要惊动了别人。”

这人说着话，竟是手脚齐施，猛的向空一弹，如同一只大狸猫似的窜了起来，却直向东首的一堵高墙之上落去。

起落之间，竟是丝毫没有带出声音，他这种身手，照夕只匆匆一见，心中已吃惊不小，自信今夜自己算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劲敌了。

这时不由嘿嘿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既入管某目中，今夜看你往哪里逃？”

他说着话，已展动身形，以“燕子飞云纵”的轻功绝技，直向那人尾追了去。

那夜行人却是头也不回，一路轻登巧纵，兔起鹘落的直向前疾驰而去，身法居然和照夕快慢相差不多，霎时间，已驰出了数十丈以外。

这时万籁俱寂，明月在天，二人一前一后，不一刻已驰近了一片旷野。

那人身形往前一落，照夕早已是急怒膺胸，二话不说，一提丹田之气，“嗖”一声已窜在这人背后，排山运掌，吐气开声地叱了声：

“打！”

他猛然把双掌向外一扬，掌力已吐了出去，那夜行人口中陡然也唤了一声：“好！”只见他身形向下一矮，唰的一个疾转，就势向外一迎，也是双掌骤出，四掌相迎，只微微发出了波的一声，两条人影，却各自如同弹珠似的反弹了出去！

管照夕身形一落，右足一勾，用“金鸡独立”之式把身形定住。

那人似后退了好几步，才拿桩站稳，随着他却哈哈一笑道：

“果然是了不起！在下见识了。”

照夕却厉叱了一声道：

“你是谁？你我素昧平生，何故偷我兵刃？”

这人又笑了一声，低着嗓音道：

“盗剑只为示警，既是管兄知悉，倒是多余了。来！接着！”

他说着单手向外一掷，“嗖”一声，一口长剑，直直的向着照夕面上飞来，劲风十足！

管照夕冷笑了一声，身形向下一矮，跨出左足，右手前伸，骈三指向空一捏，已把这口剑接到了手中，只是也已暗惊来人好大的臂力，自己虽练有“大力金刚指”之力，亦不禁三指发麻！

当时不由冷笑道：

“朋友！你贵姓？到底是……”

这人哈哈一笑道：

“见识过了，吾愿已足。”

他竟不愿回答照夕的话，身形一转，正要腾起，照夕哪里肯容得，当时低叱了声道：

“朋友想走可不行！”

他说着话，已陡然扑了过去，身形向下一落，骈右手二指，照着这人“臂儒穴”上就点！

这人一撩手腕子，口中哼了一声“不敢当”，却直向照夕手背上按来。

管照夕向下一撤，同时圈右掌，以“右弦弯弓”之势，直

向这人侧腰就戳，来人陡然叱了声：

“来得好！”

却见他身形呼的一个疾转，已如同一只大雁似的翻出了一丈五六，却又干笑了声道：

“果然高明，见识了。”

他说了这句话，竟如同一缕青烟似的，往来路星掣电闪而去。

照夕急怒之下，一点足尖，正欲以轻功提纵之术中的“踏水登萍”紧蹑而去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由又临时把足步定住了。

他微微皱了一下眉，心中想自己一味死拚，此人却并无斗志，更由其行动上看来，似又对我没有敌意，宝剑既已还我，又紧紧逼他作甚？

他这么想了一阵，那人却早已驰得无影无踪了，管照夕不由叹息了一声，暗忖：看此人武技不弱，只是自己初入江湖，根本不识此人，他却又为何有此雅兴，来找我作耍呢？

他想了一会，确实也不解其中意思，只好怀着一腔惆怅往来路驰去。

他一个人向前走了几步，忽然怔了一下，仿佛觉得先前那人语音似颇熟悉，好似自己认识一般，可是却又想不起是谁。

突然他脑中想起了一人，不由啊了一声道：

“不会是他吧？”

想着他竟自展动了身形，拼命的直向客栈之中奔驰而去，他这么一鼓作气的驰回了客房，当时却不直回房中，却向隔壁那叫申屠雷的书生住处蹑足而去，见他房中的两扇窗子和自己房子一样的敞开着。

管照夕既动了疑心，当时也就决心要察看一下，看看自己是否多心，或是这名叫申屠雷的人，果真是一个身怀奇技之人？

他这么想着，已纵身上了窗台，却见那房中，尚透出极其微弱的一线灯光。

他不由吃了一惊，猛的向下一伏，用“老猿坠枝”的身法，突地借一臂之力，把整个的身子，挂在了窗栏之上。

似如此稍停了一会，细听房中并没有什么声音，这才慢慢引臂而上，细细向房中一打量，不由暗笑自己是多疑了。

原来目光所见之处，那个叫青砚的书僮，光着上身，已睡着了，他是睡在靠窗的一张小床上。

那叫申屠雷的少年，却是半身倚偎在床角，半身靠着桌边，也已睡熟了。

他身上穿着一身白纺绸的裤褂，一条长辫子，直垂在桌子上。

尤其可笑的是，一只脚在床上，一只脚却半拖在地板上，地上一卷书，半开着的丢着。

书案上一盏蜡合，红蜡已尽，烧成了一根秃捻子，依然还在吐缩着豆大的火光，烛泪却淌了半个烛盏，照夕不由皱了皱眉，心说：

“这位哥儿也真是用功，只是也未免太不小心了，烛火岂是好玩的？”

想着向上一长身，已经飘飘的窜进了房中，他轻轻走到桌前，先把地上那本书捡了起来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把申屠雷轻轻放平在床上，手触处，只觉得他身上似出了不少汗。

可是申屠雷却转了个身子，睡向里面去了，照夕却也没想到其他，当时挥掌把桌上残烛熄灭，径自回房而去。第二天，照夕方在浓睡之中，却听得门外“啪啪”

的敲门之声，一人道：“管兄起来也未？”

照夕听出是隔壁申屠雷的声音，不由翻身而起道：“老兄！你起得真早啊！”

申屠雷在门外微微笑道：“早上天气凉快，要等着太阳出来，那可就不想动了。”

照夕一面答应着，一面起身开了门，申屠雷遂含笑走进来，照夕让他坐下，却见申屠雷已穿得整整齐齐，官纱长衫，外罩天青马褂，头上还戴着一顶小帽子，配着宝石结子，显得一派斯文的模样。照夕不由笑了笑道：“天这么热，你又何必穿得这么整齐呢？”

申屠雷低头看了看身上，笑道：“读书人走到哪里，总应该不忘斯文才好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自嘲的的笑了笑道：“我可顾不了许多，天太热了！”

说着遂唤来小二打水净面，这时那叫青砚的小僮也走了过来，对着照夕叫了声“管相公”

，请了一个安，照夕见他已把东西都挑到走廊上了，不由笑道：“你们居然比我还急。”

说着又问申屠雷道：“你们有马没有？”

申屠雷含笑道：“外出之人，岂能没有马，连你的马，我也让小二备好啦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！你们等我一等。”

说着匆匆把东西理了一理，一面道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可没睡好……到现在头还有点昏沉沉的感觉。”

申屠雷忽然怔了一下道：“不是你说，我倒忘了……管兄！你看这件事，可有多么怪？”

照夕回头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屠雷走近了一步，遂小声道：“昨夜我本想看看书，谁知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可是今天早晨你猜怎么样？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微微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怎么样呢？”

申屠雷脸上变着颜色道：“今天一睁开眼，我竟是好好睡在床上，你说这事怪是不怪？”

照夕差一点想笑，当时忍住笑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人在半睡之中，常常忘记自己做了些什么，一定是你自己看累了上床去睡了，这没有什么奇怪，我就时常有这种情形的。”

申屠雷低头想了想道：“也许是这样……不过，我还很少这么糊涂过。”

这时店小二端上了点心，申屠雷又唤来了青砚，三人草草用毕，照夕问多少钱，那小二却笑道：“这位公子付过了。”

申屠雷只是微笑着，照夕遂点了点头道：“那么，把我们房钱算一算吧！”

店小二又笑了笑道：“不劳操心，这位公子也付过了。”

照夕不由脸色一红，看着申屠雷道：

“你也太客气了，总要留一点给我呀！”

申屠雷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我与管兄一见投缘，今后借重处尚多，区区金钱，何足挂齿，我们走吧！”

管照夕听他这种笑声豪气，不禁怦然心动，暗暗赞许道：

“好一个脱俗的书生，看来这个朋友，我管照夕是交定了。”

想着遂笑了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金钱一项，仍是由你我分担才好，否则，小弟岂不受之有愧？”

申屠雷嘻嘻一笑，一面点头道：

“既如此，往下住店，由你支付就是。”

照夕欣然点头，这时小二已把马牵了出来，照夕见除了自己的马以外，尚有二马一骡，都已鞍蹬齐备，尤其是那小骡背上，都放好了箱子，另外青砚那匹马上，也有些日用什物。

三人下阶上马，由侧门而出，直向一条驿道上行去，经过一日休息，人马都甚有劲，照夕双足一磕马腹，那马长嘶了一声，向前疾奔而去，照夕一面回头道：

“来！我们跑它一程。”

申屠雷微微一笑道：“使得！”

他把双腿一夹，坐下那匹花斑马，已泼刺刺猛追了上去，二马这一阵疾驰，霎时间已跑下了十数里之外，身后早已失去了那青砚的影儿。

照夕留心申屠雷的骑术，暗惊对方虽是一个读书人，却有很精的骑术，他上身挺直纹丝不动，可是双腿却能随着马波上下起伏，这种本事，看来虽易，可是若非是经年老手，断难至此地步。

再留意看那匹马，个子虽不顶高，可是鼻孔极大，两耳下垂，驰骋时却往后紧竖，正是难得的良驹，不由勒马笑道：

“申屠兄！你这匹马太好了，我这马却是万万比不上。”

申屠雷早也在暗中留意了对方，对照夕控马骑术也是十分佩服，闻言笑道：

“照夕兄你太客气了，你这匹马，也是难得的好马呢！”

管照夕拍了拍坐下马，见它已经不住长跑，鼻子出息有声，不由感叹道：

“小弟北京故居，倒有两匹好马，比这匹可强多了！”

申屠雷笑道：“改日到了北京，小弟一定要至府造访，就便看一看吾兄的宝马。”

照夕微笑不语，二人柳下谈笑了半天，才见那青砚在马上汗下如雨，一只手还拉着一匹驮书的骡子，自身后跑来，远远的看见二人，不由大叫道：

“我的少爷，你们可别再跑了，可真要我的命了，我又骑不好。”

照夕不由笑了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不妨放慢一点，好在离着北京已不远了，今儿晚上能赶到保定歇上一夜，明天就可到家了。”

申屠雷连连点头，同时由颈后抽出了折扇，连连的扇着，一面呼道：

“好热！好热！”

这时那青砚才算走到了，由马上下来，又由马颈上摘下了水葫芦，喝了好儿口，嚷道：

“少爷！歇一会再走吧！”

申屠雷皱眉道：“不带你，你非要来，唉……我们要赶路，哪有许多时间等你呢？”

青砚却坐在树下直皱眉，又把鞋脱了，用手使劲的捏着脚，二人都看着他，照夕不由笑了笑道：

“看样子他是真走不动了，这么吧，我们歇一会就是了。”

申屠雷叹了一口气，翻身下了马，照夕方才下马，却见来途驰来一匹黄马，在官道上扬起了满天灰土，其来如风，不多时已驰到近前。

这匹马本是其快如飞，谁知到了近前，却忽然放慢了脚步，马上人是一个黑高的彪形大汉，头上戴着一顶马连波的大草帽，身着一件土绸的马褂，前襟全都敞开着，露出长满着毛的胸脯。

这汉子扭过头对着这边仔细看了几眼，特别是在那小骡子身上看了几

眼，这才抖了一下缰绳，那匹黄马复又如飞而去。

青砚不由翻了一下眼道：

“少爷！这小子准不是个好东西，东瞧西看的。”

申屠雷却瞪了他一眼道：

“不要胡说八道，莫非人家看看咱们也犯法不成？”

青砚不服道：“看人哪有这么看呀！我看……”

照夕早在那汉子过时，心中已有见地，只是不愿多说而已，当时微微一笑道：

“我们走我们的路，出门人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申屠雷却对他笑了笑道：

“管兄所言极是，出门人还是少管闲事的好，小弟就不信，这京城附近，还会有人胆敢下手行劫不成？”

照夕也摇头道：“我想不会吧！”

这时青砚也由地上站了起来，一面拍着裤子上的土，一面说道：

“我们走吧！别再耽误了，还有好些路呢。”

申屠雷忍不住笑道：“你还知道要赶路？我看是吓着了。”

青砚红着脸上了马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催着马，率先而去，使得二人都不由大笑了起来。

照夕同申屠雷，遂也各自上了马，一路并排向前行着，前行约有二里，却见这条官道分为二股，路边有指标，一书着“奔无极”，一为“奔新乐”，照夕按马不动，心中不解，申屠雷却以手中小马鞭，指着“奔新乐”的牌子道：

“到了新乐，直上清风店到望都县，再下去就是保定府了。”

照夕不由大喜，遂问道：“那这一边呢？”

申屠雷摇头道：“无极县下去是深泽，那是冀中的路，不对。”

说着策马直向“奔新乐”的驿道而去，照夕知道他是临县人，所以这一带情形十分了解，遂放心的随他一路策马而下，前行十数里，走过一片竹林，一边是一座不十分高的山。

这时烈日当头，三人都想快快策马走进竹林，好凉快一下，时间可也是正午时分了。

展望着这条黄土路上，竟是没有一个行人，忽见一个担着担子的小贩，自竹林中走了出来，他远远的叫道：

“客人！水蜜桃要不要？”

申屠雷点头道：“好！我们下马买几个桃子吃吃。”

那桃贩子笑着趋近，一面咳嗽着道：

“这桃子是京里来的，个大水多。”

申屠雷已下了马，一面指着前面那片竹林道：

“那边凉快，我们去那边。”

卖桃的贩子连连答应着，他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，一双袖子高高的卷着，露出黝黑的一双胳膊，足下是一双芒鞋，裤管子亦是高卷过膝。

自他一来，照夕已对他十分注意，这时见申屠雷竟要买他的桃子，已知不妙，但却未说什么，只是策马紧紧跟下，一面回头对青砚招手道：

“青砚！你看好那头小骡子，把骡子牵过来。”那卖桃子的，闻言猛然朝着照夕看了一眼，嘻嘻笑了笑道：“这位相公，也要买两个桃子吃吃么？”

申屠雷却笑道：“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买几个就是了。”

这卖桃子的却是不闻，仍然朝着照夕走了过去，不想申屠雷却跺了一下脚道：“喂！你到底是卖不卖呀？”

卖桃子的回过头来嘿嘿一笑道：“相公！你倒是别慌呀，小老儿只有一双手呀！”

申屠雷这时走上了一步，一面笑道：“我已说过，我要买，你干嘛还要往那边走？”

那卖桃之人，年已半百，唇上留着短须，当他抬头之际，才发现原来竟有一目失明，露着一个深而黑的窟窿，十分怕人！他重重的把担子一放，哈哈笑道：“卖你卖他，都是一样，相公！你看这个如何？”

他说着话猛然拿起一枚桃子，向上一扬，可是申屠雷却猛的往下一按，正按在这卖桃子的手上，一面笑道：“这个不好！”

那卖桃之人，不由脸一阵红，他猛然放下桃子，向后一扬手，可是申屠雷却像是和开玩笑一般，向前又一伸手，不偏不倚，正刁在了这卖桃之人的手腕之上，只听那老者抖声道：“你……”

申屠雷已松开了手，很快的自篮中挑了几个桃子，丢了十几个制钱，对着老者嘻嘻一笑道：“你这桃子哪是京里来的，我看分明是旗杆顶来的，八成许是金老头子的买卖，对不对？”

那老者更不由脸色大变，即刻挑起了担子，回身就走，申屠雷只望着他后影，微微冷笑了笑。

这时管照夕早已目见一切，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申屠雷自知败露了身手，不觉脸色一红，照夕已趋前笑道：

“老兄！好高明的一手‘游龙探爪’，你可当真把小弟给瞒住了。”

申屠雷也不由吃了一惊，暗惊这管照夕真是好眼力，自己招式并未施出，只一伸手，他竟看出了是何招式，此人真了不起。

想着不由窘笑了笑道：

“管兄休要取笑，其实你我原本是一道中人呢！”

照夕不由一怔，那申屠雷却哈哈笑道：

“阁下身手，昨夜早已拜领过，实在高出小弟百倍，怎么如此健忘呢？”

照夕这才恍然大悟，一时忍不住也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一面却摇头笑道：

“好个申屠雷，原来是你呀！”

申屠雷这时却一抱双手，深深向照夕打了一躬，面带微笑道：

“小弟自一见管兄，已知决非一般常人，是以百般结纳，午夜造访，看看是否我道中人，却不想老兄听视极精，若非掌下留情，小弟哪还会有命在？专此谢罪，尚希不要怪罪才好。”

照夕这时乐不可支的笑道：

“申屠兄！你也太客气了，不瞒你说，你那一身武功，小弟才是既敬又佩呢。”

二人这一说话恭维，那青砚在一边，只是弄了个莫名其妙，他手中拿着桃子，一会看看这边，一会又看看那边，这时二人俱已走进了竹林。

林中阴凉十分，竹叶散了一地，倒似铺就的席子一般，照夕笑了笑道：

“现在可高枕无忧了，那厮在你手中尝了滋味，已吓破了胆子了。”

申屠雷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人左目失明，年岁也不小了，颇似传说中的独眼雕谢羽，要是此人，怕没有这么便宜就完了呢！”

照夕对冀省绿林响马，本就不清楚，对这独眼雕谢羽更是不知，不由问道：“独眼雕谢羽又是何人呢？”

申屠雷看了照夕一眼，微微一笑道：“管兄是新近入省之人，自是不知，要说起来这谢羽本人并不可畏，可畏的是他一个拜兄，此人也就是方才小弟所说的金老头子。”

照夕不由甚感兴趣道：“谁又是金老头子？”

申屠雷不由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连金老头子都不知道么？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只知道有个金五姑，倒不知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申屠雷已笑了笑道：“那就对了，你既知道金五姑其人，怎又会不知金老头子呢？”

照夕仍是不解，申屠雷见他真似不知，才笑道：“兄弟！金五姑正是金老头子的唯一爱女呀！你怎么不知道？”

照夕这才惊奇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申屠雷一面吃着桃子，一面微笑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好似和那金五姑认识？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此女倒与我见过一面，只是我很耻其为人。”

申屠雷不由微微一笑道：

“这还用你来说，这北几省的人，谁不知这姓金的女人是出名的淫荡……只是……”

他笑了笑道：“我没见过就是了。”

照夕约略的把经过说了说，那申屠雷却听入了神，最后才哈哈大笑道：

“这么说起来，这独眼雕谢羽完全是冲着你来了。哈！却被我多管闲事了。”

照夕不由皱眉道：“雷兄不要再开玩笑……我真想不到，这金五姑这么大力，居然从河南到河北都有她的部下！”

申屠雷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就是到了北京，一样有他们的人。”

照夕不由看了申屠雷一眼道：

“雷兄既有一身奇技，为何竟容得这般东西在近侧胡作非为，岂非有失侠义本色？”

申屠雷被照夕这么一说，并不着恼，只微微笑了笑说道：

“管兄所训极是，小弟也是别师不及一年呢！”

照夕由怒而喜，不觉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我二人更多了一样相同之处了。”

申屠雷脱下了头上的帽子，只见他长眉微挑道：

“这世界之上，该管的事情也是太多了，你方才说得极对，你我既学成了一身武功，理当为众人做些有益之事。”

他说着回过身来，却见照夕已伸出一只手来，脸上带着微笑，申屠雷遂也欣然的伸出了手来，二人紧紧的握着对方的手，不停的摇着。

申屠雷露出编贝似的一口细齿，笑道：

“你我一见投缘，不如就此定交，结为金兰之好，你意如何？”

照夕大喜，不觉由地上一翻身站了起来，道：

“我也正有此意！”

申屠雷遂起身笑道：

“只可惜这荒林之中，没有纸烛……你我不妨就免了那些俗套，望空一拜如何？”

照夕欣然点头，于是二人各报生辰年月，照夕较申屠雷大一岁居长，申屠雷次之，二人随即跪地，望空长拜了一下，遂又互拜了一下，发下誓言，永远立身于侠义道中，除暴安良，甘苦同受，如有一方违言，天诛地灭！

于是立刻改了称呼，那一旁的青砚，真是弄了个莫名其妙，直到申屠雷说出了真相，他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当时忙上前给照夕磕头，口称大爷，照夕遂赏了他一锭银子。

一番谈笑之后，照夕这才想起前事，不由问道：

“兄弟！你方才说的那金老头子，住处离此有多远？他又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申屠雷剑眉微微皱道：

“此老外号人称九天旗，姓金名福老，住处在离此不远的旗竿顶，那地方我也没去过。”

照夕想了想，遂道：

“要不是赶路回家，我倒真想去见识一下此老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功夫？”

申屠雷不由一笑道：

“大哥若想会一会他，还不容易么？等过几天入京之后，找一天我们一块去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申屠雷遂又笑道：

“方才那谢羽乔装卖桃之人，不知是何居心，我见他想往大哥那边走，因恐大哥下手过重，这谢羽难以逃命，所以才略施薄惩，令他惊心而去，此时想来，倒不如把这老儿留下的好了。”

照夕摇头一笑道：“没有关系，他只要再敢来，我们兄弟倒要好好的给他一点厉害了。”

这么一耽误，天可不早了，同时各人也觉得肚子阵阵发空，遂又上马向前行去。

这一片竹林占地颇大，在林子里走，并不觉得炎热，申屠雷边走边告诉照夕道：原来他北京住着一个叔父，官居吏部侍郎，自己本无意投考进取功名，奈何父亲和这位叔叔却是一力促成，非考不可，所以这才上京赶考，并把他叔父家地址，告诉了照夕。

管照夕对于北京城内各地方都熟透了，申屠雷一说即知，他也把自己住家告诉了申屠雷。

管照夕父亲原来官居盛京将军，乃是汉人中赫赫有名的统兵人员，为人刚直，以善战闻名，申屠雷自是十分敬佩。

二人边谈边行，不知不觉已走出了这片竹林，眼前复有一黄土驿道，直坦坦的展延着。

三人各自抖缰催马，连那一匹小骡儿，也不禁都飞跑了起来！

黄土道上有时刮起一阵风，把地上的灰土，像黄雾似的吹到了半天，两旁的旱田，种的是麦子和高粱，叶茎上却为黄色的泥土染成了黄色，这是北地的特有风景，整个的大地，均似为一个“黄”字所代替了。

日落的时候，他三人四骑已到了新乐县城，管照夕非常失望。

因为他本来打算，能在午夜前赶到保定，可是因为多了一个青砚和那头驮东西的小骡，无形中慢了下来，就如此那青砚已经是吃不消了。

申屠雷很体谅他这个心爱的书僮，此时见状，不由笑向照夕道：

“大哥！我们就在这新乐歇一晚吧！好在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。”

照夕无奈，只好点了点头，青砚不禁十分欢喜，匆匆由马背上翻了下来。

街道上行人如织，有几家店铺已掌上了灯，三人各自牵着坐骑，在街上走着，熙熙攘攘的行人擦肩挨臂，颇为惹厌，照夕见路口有家“新乐老店”，尚还宽敞，不由对申屠雷道：

“我们就在这家店住下吧！”

申屠雷方自点首，三人正拉马欲走之际，忽见人群之中，一人向着三人挥手道：

“客人！客人！请等一等。”

三人先不知是唤自己，后来见那人已跑过来，而且口中一个劲叫三位客人！三位客人！这才知是唤自己，不由停步不动。

这人已走到了近前，只见是一个四十上下的瘦小汉子，十分黝黑，背后背着一顶草帽，他对着三人请了个安，操着陕音道：

“请问三位客人是要住店的么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申屠雷却反问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这瘦小汉子嘻嘻一笑道：

“我们是干什么的嘛，连要住店的客人都看不出来，还做什么生意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皱眉道：“你是哪家店的，是新乐客栈的吗？”

这伙计摇头道：“新乐店算什么，客人到我们店里看一看就知道了。”

申屠雷就问道：“你们店房在哪里？我们实在是累了，不愿再多走路了，远不远？”

这瘦小的伙计一笑道：“相公，你跟着我来就是了，保险那地方房子大，凉快，风景又好。”

三人一听凉快风景好，都不由动了心，照夕首先点头道：

“好吧，你带我们去看一看吧！”

这伙计缩了一下脖子笑道：“请跟我来，我的马在这边咧！”

他说着领着三人走到了对街，在另一个汉子手上接过了一匹马，一面回头笑道：

“我们店是在西头老菜市，骑马快得很。”

三人只为他一句房子大凉快而吸引住了，即使远一点也无所谓，当时各自上马，青砚仍牵着那头小骡儿，一行四人穿过了吵闹的街道，向前疾驰而去。

那伙计骑着马在前带路，不时回头诉说着，行了约盏茶时间还不到，照夕不由勒住了马道：

“这么远，我们不去了。”

那伙计含笑往前一指道：“呶！柏公请看，这不到了么。”

照夕、申屠雷顺其手指处一看，果见有一座颇为精致的楼房，隐在一片竹林之中，并有一道小溪由楼前流过，溪上架有一座红木小桥，直通那楼院大门。

申屠雷下由十分惊异道：“这是店房么？”

那伙计一面徐徐向前策马行着，一面道：

“我们东家开这店房才三个月，因为地方偏僻，知道的人不多，所以每天才派我们到镇上去拉客人。相公！你看这地方好不好？”

申屠雷和照夕对视了一眼，都不禁高兴十分，他们倒真没想到，居然这地方，有如此雅致的店房，小桥流水，青竹翠馆，

即便是一般居家，也难找出如此风雅之处，都不禁高兴得笑了。

那伙计远远下了马，大声的向对面吼道：

“老张！客人来了！”

他这么吼了两声，才见由竹林对面一跛一拐的走过来一个老人。

那伙计高声道：“客人来了，你把客人们的马接过去，好好管着。”

那老头子抬头向三人看了几眼，才把各人的马接了过去，这时那瘦伙计又连声道。

“请！请！”把各人都让进去了。

三人过了小桥，伙计推开了一扇门，进了院子，直领着三人向楼内走去。

院中百花齐放，早兰亦开，两边搭着葡萄架子，结着一串

串的葡萄，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，心说：

“这哪里像是店？怎么连一个招牌都没有？”

申屠雷也是心中不解，但二人又怎么会想到其他，何况又各怀绝技在身，也就不加深思，俨然摆出一副住店的大相公模样，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。

他一走进，才发现内中地势极大，厅房亦多，光楼房就有三幢之多，院内花石不说，亭台池榭，洞门回廊，无不具有，放眼过去，竟是琳琅满目。

那伙计只把照夕等三人，带至楼前，却见厅门自开，走出一个瘦高的汉子，弯腰笑道：

“客人里面请！”

那带路来的瘦小伙计，对着那人弯腰行了一礼，就退下了，三人遂自走进，照夕不由重叙身份道：

“我们是住店的！”

那瘦子笑着，眼角露出鱼鳞纹道：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客人请坐。”

照夕看了申屠雷一眼，略微显得有些拘束的坐了下来，申屠雷不在意的坐下，一面问道：

“我看你们这店房很大，后面房子还多，都是客店么？”

瘦子嘻嘻一笑道：“不！后面是东家住家，就只这一幢楼，才是客房呢！客人你们要住几间房呢？”

照夕喝了一口茶，笑道：

“我们是一家人，就开两大间吧！要在一块儿的。”

瘦子闻言拍了一下手，遂自后面走出一人，穿着一身夏布衣服，对那瘦子叫了声：

“覃先生！”

这瘦子笑道：“这三位是自河南来的贵客，你给我两间好一点的房子，好好侍候着。”

穿夏布衣服的伙计弯言道了声：“是！覃先生。”

他这种态度与称呼，立刻令照夕和申屠雷感到吃惊和奇怪，不由又对视了一眼，因为这是大异于一般店房的习惯的。

而且那店小二穿着打扮，十分整洁，并不像普通的店家一样，这时他回过身来，对照夕、申屠雷道：“客人请上楼来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当时和申屠雷跟着上楼，拐向一条甬道，地上铺着一种

细草编就的地毯，足踏上去，觉得软软的，看看几间房子，俱是宽敞，二人选了两套房，就决定住下了。

这时那叫“覃先生”的人，又走上来了，他拿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，请二人各自签了名字，还细细的打量了二人一会，才下去了。

二人至此，虽是满心狐疑，可是至目前为止，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也就放宽了心，呼茶唤水忙了一通，天已大黑，那穿夏布的伙计，在他们房中点上了灯，问二人是否要吃些什么。

三人早已肚子饿了，当时便点了些饭菜，那伙计就下楼了！

这整个一座大楼，楼下是否有人住就不知道了，可是楼上十数间房子里，除了照夕等三个客人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客人，宁静得没有一点声音。

照夕觉得十分沉闷，当时就和申屠雷下楼，在院中随便走走。

在花园外墙，有一排马棚，内中拴有数十匹马，正在仰首怒嘶，一个刷马的小子，手持马刷子，正在刷着马，两院的洞门，是通着另外二幢大楼，隐约可见洞门之内花台亭榭，那景致，较这院子更不知美上许多了。

要依着申屠雷的意思，是要过去走走的，可是照夕却说是人家住家，不便擅入。

这座楼占地颇广，上阶处有一方翠匾写着“北馆”，二人揣摩了半天，也不知道“北馆”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这并不像什么客栈的名字。

房中虽早已上了灯，可是西天仍留有薄薄的一片晚霞，衬托得院中暮色苍然！

管照夕不由嗟叹道：“想不到新乐地面，竟会有这么一个好地方，这真出人意料之外。”

申屠雷也叹道：“由此可知，这店主人，一定也是一个清雅之士了，只是……”

他不解的指了那远处的马棚一下道：

“他们养这么多马干什么呢？而且这么大的地方，竟是看不见几个人。”

照夕正觉奇怪，却见由那边洞门内，慢慢踱出了两个人来，为首之人，是一个身高而微显隆背的银发老人，穿着一件宝石蓝的绸子马褂，一双袖子挽着，足下是一双便鞋，一只手却拿着一个浇花的水壶，他身后跟出之人，照夕和申屠雷都认得，正是那个账房“覃先生”。

这覃先生垂手侍立在这老人身前，不时手指着这方楼上，似在说些什么。

那老者一边浇着花，一边听着，不时一双雪白的眉毛皱一皱，问上一句两句，他们说些什么，这方一句也听不见。

忽然覃先生一抬头，看见了二人，不由怔了一下，那老头也停止浇花，向二人看着。

那覃先生哈哈笑道：“二位客人吃过饭了？”

照夕摇头道：“还没有，我们随便走走，这花园太美了。”

这时那覃先生又对老人说了几句，老人一面点着头，一面慢慢向着二人走过来，他手中仍拿着那只浇花的水壶。

一直走到二人身前，覃先生才含笑为二人引见道：

“这就是本店的主人金老先生。”

二人见这老头儿，微微一笑，对着二人点了点头，道：

“小店新开，老夫又是外行，有什么怠慢之处，二位万乞海涵才好。”

二人见这老人面相清癯，谈吐又甚谦虚，不由对他增加了好感，申屠雷

笑笑，道：

“老人家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沿途住店甚多，就从来也没住过这么好的。”

照夕也笑道：“这地方太好了！”

这驼背高大的老人，闻言之后，声若洪钟的大笑了两声，遂用手在照夕背上拍道：

“小朋友！你们如喜欢这地方，就尽管住在这里好了，老夫不收你们的房钱就是了。”

二人一听不由都怔住了，那老人却又是一阵大笑，把手中的浇花壶递到那姓覃的手中，搓着双手笑道：

“来，年轻人！我们来谈谈。”

他说着话，张着二臂一边一个，把二人抱在臂下，十分亲热的向前走着，一面笑道。

“我最喜欢交年轻的朋友，来！我们谈谈。”

二人不由都笑了，因为这老头说话很风趣，而且很直爽，倒不好意思把他推开，只得任他像多年老友似的拖着走。

老人一直带着二人走进了大厅，坐下来，眯着一双眼睛笑道：

“二位是由河南来的吧？”

照夕吃了一惊道：“咦！你怎么知道？”

老人点了点头，却也没有解释，他仍是带着微笑，目光在照夕身上转了一转，又在申屠雷脸上看了看，不由笑了笑道：

“当真是英雄出少年……两位小朋友，你们都有一身好功夫啊！”

二人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方自一挑剑眉，那老者却哈哈的笑了起来。

他接着就摇着一条小白辫子的头，笑道：

“你们不要奇怪，老夫虽是上了些岁数，可是自信这双老眼不花……小朋友，你们说对是不对？”

二人都由脸色微微一红，互相对看了一眼，照夕不由也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老先生目光实在厉害，只是恐怕也未必仅仅老眼不花吧？”

说着一双眸子，精光四射的在这老头儿身上转着，老人先是怔了一怔，可是却又洪声大笑了起来，他连连的摇着头，大声道：

“看错了！看错了！你完全猜错了……老夫我可是一块废物点心……哈！”

照夕只微微笑了笑，心中暗想道：

“看样子，这老人定有来路，莫非他真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隐者不成？”

可是却又不能十分断定，忽然他吃了一惊，仔细的打量着这个老人，心中惊道：

“他又姓金……别不是那九天旗金福老吧？”

这么一想，不禁令他大吃了一惊，可是转念一想，那九天旗既是一个著名绿林魁首，怎会是一个如此和善的老人？再说也不会在此安家立寨！

他想着不由把本欲探询的话忍住了，反倒作出一副安祥姿态，和老人又谈了许多别的话。

老人谈锋甚健，指南话北，颇能吸引住别人的兴趣，直到有人下楼来请二人吃饭，这老头儿才含笑站起，他眯着眼睛道：

“你们去吃饭吧，小朋友！”

说着哈哈笑了几声，就出去了。二人对看了一眼，却见那覃先生正含笑，

弯腰道：

“二位相公的饭菜都已摆好，请上楼用饭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遂和申屠雷上楼而去，申屠雷微微笑道：

“这老头子很有意思。”

照夕却问道：“你方才说，那九天旗金福老，是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申屠雷不由怔了一下，他想了想才慢慢摇了摇头道：

“不会吧……那金老头子听说是在旗杆顶开山立寨，他怎敢到这种地方？”

照夕微微皱了皱眉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这老头儿，却令我有点起疑，而且这地方也太奇怪了。”

申屠雷微微摇了摇头道：“不会吧，即使有什么不对，莫非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”

照夕不由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因知这申屠雷，和自己一样，不但毫无世故，而且年轻气盛，他心中暗暗想道，只好小心，一切随机应变了。

想着，二人已上了楼，青砚早已把饭盛好了，二人就命他同坐，三人早已肚子饿了，不由大吃了起来，方吃了一半，却听门外有人叩门道：

“相公请开门，小的送酒来了。”

青砚忙把门打开，却见那个穿夏布的伙计，双手捧着一个银盘，盘中托着一把银质酒壶，一面笑道：

“覃先生特叫小的送上一壶酒，为三位客人洗尘，这是自酿高粱。”

说着遂把酒壶放下，申屠雷笑道：

“这酒钱我们照给，你去谢谢那位覃先生。”

那伙计连道是是，遂退了下去，申屠雷把酒壶盖子打开闻了闻，连道：

“好酒！好酒！”

照夕却仔细看了看酒色，不见有异，这才各自酌上一杯，对饮了起来。

那酒壶本小，三人略饮一二，已见了底，正要唤他再送些上来，却见那伙计又自动送上了一壶，并亲自为三人斟一杯。

三人因不觉有异，遂也就各自饮下，那伙计见三人喝了酒，就悄悄退了出去。

照夕喝了一杯之后，正要再斟，却见那青砚忽然往起一站，含糊道：

“大爷……我不行了……我醉了。”

他说着转身离席，不想才走了三两步，竟自咕咚的一声，倒在了地下。

申屠雷皱眉道：“这奴才酒量太小了……叫他在地上呆一会好了。”

一言甫毕，他忽然叫道：“大哥快看！”

照夕吃了一惊，忙放下酒壶，只见那青砚口吐白沫，两手乱抓，心知中计，不由一拉申屠雷道：

“好恶贼！走！我们找他去。”

申屠雷这时也是气愤膺胸，猛然往起一站，还没站起，只觉头一阵昏，咕咚一声也随着倒下了。

照夕这时方觉不妙，正想以内功强将酒力逼出，不想不用力还好，这一提力，顿觉一阵头昏，还没有吸上两口气，也就倒地不起了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管照夕只觉得透体冰冷，昏迷之中，他用手摸了摸，觉得竟是睡在一块冰冷的大石之上，他忙坐起身来，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他不由拼命的摇了摇头，心中想道：

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忽然他想起来了，便翻身试着下地，轻轻叫了声：

“申屠雷！申屠雷！”

可是申屠雷没有一点回音，而房子里实在太黑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摸索着到处摸了摸，只觉得四壁全是极为坚硬的石头。

这房间地方还不算太小，只是没有一个窗户，他想摸出身上的火折子，可是连那鹿皮革囊，也不知到哪去了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又坐在那冰冷的石头上，心中大为失望、后悔，暗想道：

“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唉！一定是那酒……我太大意了！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他于是又叫了两声：“兄弟！兄弟！青砚！青砚！”

可是没有一个人答理他，这时他才觉出不妙了，而申屠雷和那书童，也不是和自己关在一起。

照夕又急又气，当时运足了内力，力贯双掌，朝着四壁，用力的击出，一时碎石飞溅如雨，嗡嗡的回音之声，几乎震耳欲聋，可是那坚硬的四壁，并没有被击开，他只好叹息了一声，收住了手，心中恨恨不已，这时他才明白了，暗想道：

“这么看起来，那姓金的老头子，定是所谓的九天旗金福老了。”

想着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，暗忖自己既和他女儿五姑结了仇，又打死他手下多人，至今更是落在了这老儿手中，只怕是没有活命了。

想着又惊又怕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既已为他迷药酒灌醉，要想取自己性命，岂不易如反掌，可是他又为什么不杀我呢？

这么想着，他心中似稍微定了定，可是仍不能令他就此安心。

他坐在冰冷的石头上，又大叫了几声申屠雷，依然没有一点回音。

忽然头顶一阵石块磨擦之声，掉下了不少石末子，照夕抬头，始见一线天光，敢情外面竟是白天，只是却只有碗口大小的空处，露出一个人头，传出一声轻笑道：

“小伙子！酒醒了么？这一觉睡得可真舒服哟！”

照夕不由厉声叱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好好把我弄到这石头房子里来？”

那人摇摇头嘻嘻笑道：“我是谁？哈……小子！你喝醉了，不给你找个地方凉快凉快还行？”

照夕知道此刻厉害是自找苦吃，当时强忍着怒火，哼了一声道：

“我的那两个同伴呢？你们把他们关到哪儿去了？”

这人又尖笑了一声，操着破锣嗓子道：

“小子！你放心吧！他们和你一样，只是给他们另外换个地方凉快去了。”

照夕大声叫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那人又是一声尖笑，照夕真想一掌劈去，只是他知道那么做，自己更吃亏，当时冷笑道：

“你笑什么？要知道我管照夕可不是好惹的。”

那人尖声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你还不知道？哈！小子！你真是白活了。”

照夕真气得肚子都快破了，心知从他们口中，也问不出个名堂。只气得坐在石头上直生闷气，那人又咳嗽了几声，才嘻嘻笑道：

“小子！你自己做的事，自己还不明白么？真是上天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！”

照夕冷笑道：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那人尖笑一声，回答道：“不想怎么样，小子！你好好在里头呆着吧！你要是再乱叫乱吵，妈的！老爷就要给你罪受了。”

说着一阵石响之声，又把那洞口给堵住了，照夕真是被气了个半死，方自狠狠地捶了一下石头，却见那才关上的石块，忽的又开了，露出了脸盆大小的一个空处。

照夕只以为又是那小子找麻烦，理也没有理他，仍然低着头，心下纳闷，却听见上面似有人互相争论之声，似闻那先前说话的小子道：

“小姐！这……这我可不敢当家，是老爷子关照的，小的实在不敢当家。”

另一个女人声音嗔道：

“老爷怪罪有我来当，你不要管，你先下去。”

那人又道：“唉呀！这怎么行呢？老爷子说这小子本事大着呢！最少要饿他三天，这才多一会呀！小姐……老爷子到时候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那女子却娇嗔道：

“你怎么这么啰嗦，叫你下去你听见没有？告诉你出了事有我，不关你的事。”

这才听到那人连道：“是！是。”

照夕听着奇怪，抬头一看，不由顿时怔住了，原来那洞口外，此时正现出一个女人的头来，似正在向石室内张望着。

这女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在开封附近见过的金五姑，也正是那九天旗金福老的女儿，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又惊又怒，心想这女人也真厉害，居然和自己不差先后的来到了河北，想不到自己躲来躲去，快到家门口了，却仍然落在了她的手中。

当时气得把头一低，一声也不出，却见上面咯咯一阵娇笑之声道：

“哟！管兄弟！你在哪儿呀，里面这么黑，我怎么看得见你呢？”

照夕仍是不哼一声，金五姑却俏皮地笑道：

“你这个小冤家，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就找不着你了么？”

她说着话，遂见火光一闪，照夕忙抬头一看，却见她手中拿着一个火折子，伸进石室之内，把洞中照得很清楚。

金五姑单手晃着火折子，略微顾视一下，已看见了照夕的坐处，不由娇嗔道：

“呆子！我看见你了。喂！我说，管兄弟，你怎么不答理我呀？”

照夕看了她一眼冷笑道：“你把我及我拜弟关到这里，意欲何为？”

金五姑撇了一下嘴，娇声道：

“好没良心的小鬼，是我把你们关起来的呀？要不是我说情，恐怕你们早没命了，你不谢谢我，反而还怪我，真是……”

她说着又笑了笑接道：“不过，你放心，有我在这里，你肯定吃不了什么苦，只要你听话。”

照夕不由勃然大怒，当时猛然抬头厉声道：

“金五姑，你也太把我看差了，我管照夕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岂能上你这贱人的当，你既然用毒计把我擒住，死活随你，我要是皱一皱眉，就不算是好汉，再要多说，我可要骂你了。”

金五姑不由被骂得脸色一阵大窘，只见她柳眉一竖，却又嘻嘻的笑了。

她仍然笑哈哈地道：“好个不知死活的小鬼，到了什么时候了，你居然

还敢对我这么说话？你呀……”

她又咯咯笑了几声道：“在我面前又充起英雄来了，哼！在那姓尚的丫头跟前，你不也是很听话的么？”

照夕不由脸一阵热，冷笑道：“简直胡说！”

金五姑也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哼！胡说？你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，不过，我也不去管这些。”

她说着又笑了笑，轻轻的挑着她那一双细弯的眉毛，道：

“你自己想想看，我好心请你吃饭，你不赏脸也就算了，也该告诉我一声呀……这还不说它，你还把我手下的人给杀了，你说说，天下有这道理没有？”

照夕不由冷笑了一声，也懒得和她多辩，金五姑扬了一下秀眉，道：

“你杀的那几个人，都是我父亲手下的人，他老人家哪能不气呢！所以才用计策，把你和你那位朋友给诱来擒住，要依着他老人家，哪还会有你的小命？不是姑娘我……唉！”

她说着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算了，这些话也不去说他了，我知道你肚子饿了，特地给你送些东西来吃，你暂时先在里面忍一忍，我一定能想法子，把你放出来。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也没说话。

金五姑却把火折子收了起来，一面娇笑道：

“这篮子里有鸡有酒，你可以放心，这酒里决不会再有迷药了。”

她说着话，果然从上面吊下了一个竹篮子，并唤道：“管兄弟！你倒是接着呀！”

照夕本想赌气不去理她，可是转念一想，暗忖真要是饿死在这里，那才划不来呢！

想着，很不好意思的把那篮子由绳上解了下来，金五姑不禁咯咯笑了起来，一面道：

“对啦！这才听话！你还要什么不要了？”

照夕这时又羞又气，猛然抬起头，狠狠的用眼睛看着她，却又一时不知骂她什么好。

金五姑眨着眼，笑道：

“我问你呢！等会爸爸来看见了……”

照夕笑笑道：“那老头儿不来就罢了，来了我还要痛骂他一顿呢！你还不走，在这里啰嗦些什么？”

金五姑哪知照夕对她根本没有丝毫情意，闻言仍在咪咪的笑着，照夕不禁十分厌恶，当时一阵火起，飞起一腿，把身前那个盛饭的竹篮，踢得撞在了石墙上，哗啦一声，内中盘碗全碎。

他愤愤的倒在了石床之上，再也不去看她一眼，金五姑不由怔了一下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失意地道：

“你又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？莫非你肚子不饿么？”

照夕猛然回过身来叱道：

“我饿死活该，你就不要管了！哼……”

金五姑一时真是说不尽的伤心，她紧紧的咬着下唇，连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她抖声道：

“好……我走就是了！”

说着就把那石窗关上了，洞室之中，又变成了漆黑的一团，照夕这时不禁又有些后悔，暗忖自己似乎不该对她发这么大脾气。

固然她为人可耻，可是对自己，却是一番好心。

想着他不由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说不出的失望和懊丧，他愣愣的坐在那冰冷的石块之上，盘算着即将面临的命运，他决心不再向命运低头了。

时间就如此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反正他此刻肚子饿得很厉害！

石室之中，本是黑得伸手不辨五指，可是由于在里面停留了太长的时间，目光也能适应了，现在他可清晰的看清这石洞里任何一个角落，可是并没有一个可供出入的门户，他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暗忖，看来自己真要饿死在这里了。

想着不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愤恨与沮丧，他实在忍不住肚内的饥饿，偏巧金五姑送来食篮，虽然是被自己踢翻了，可是一阵阵香味，却由篮中透出来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忍不住走过去，把那打翻的篮子拿起来，打开看了看，篮内杯盘狼籍，菜肴更是溅翻得满篮都是，还有一把银质的小壶，照夕提起壶来，觉得沉沉的，内中竟还有大半壶酒，酒香四溢。

他不由一时大喜，当时嘴对嘴的喝了几口，觉得肚内较以前暖和多了。

再看篮内，尚有几个包子，虽然浸在菜汁里，可是仍可食用。

到了此时，他可顾不得再赌气了，因为不知不觉他已在这里关了两昼夜，虽说是内功纯厚，可是初次绝食，亦不由饿得发慌。

他小心的把四个包子由破碎的盘碗菜汁之中，捡了出来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，立刻精力大增，这时却听见顶上似有嗤嗤的石块移动之声，空中洒落下来不少的碎石粉末。

照夕忙纵身到石块之上，盘膝坐定，却见一线天光自上穿入。

他本来以为，定又是那金五姑来了，如果她再送食物来，自己就是饿死，也不能留下。可笑一分钟之前，他还在狼吞虎咽着她送来的东西，此刻却又硬起来了。

他脑子里这么想着，却连头抬也没抬，过了一会，才听见顶上嘿嘿一阵冷笑之声。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才知来人不是金五姑，当时忙抬头一看，却见洞口出现一个老人的头，他仔细认了认，竟是那一天在花园中所见的老人，现在他已知道，这老人也就是江湖上盛传的九天旗金福老，当时不由剑眉一挑，正要喝骂，金福老却先嘻嘻笑道：

“怎么样小伙子？还挺得住么？”

照夕冷笑道：“好一个无耻的老东西，竟用这种卑下的手段来对付我！哼！”

九天旗金福老哈哈大笑了两声，那两道雪白的眉毛，倏地往两下一分，照夕仍然看不出他的喜怒，只见他连连点着头道：

“你戏侮我女儿，又杀我门下多人，我这么做，已很算对得住你了，我近年来，火性不如以往大了，否则，嘿嘿……小伙子，你还会有命在么？”

照夕当时气得热血上冲，闻言后厉声叱道：

“老头儿，你说话可要清楚些，你女儿自己行为放荡，你却反倒说起我来了。”

说着突然觉得，自己不便说这些话，稍停了停，忍不住冷笑了几声，道：

“你最好去管管你女儿吧！”

九天旗被这几句话，说得面红耳赤，他一阵怪笑，倏地一探掌，却又慢慢的把手收了回来，过了一会，才笑了笑道：

“好！算你有胆量，这十几年来，敢在我九天旗面前这么说话的，大概只有你一人。”随又沉声道：

“小子，我知道你有几手厉害功夫，可是此刻你却是使不开，你乖乖呆在这里吧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能挺到什么时候？哼！”

他说着收回了头，隐隐听他对外面人叱道：

“把石头封上，加上锁，以后任何人不许来，我要活活饿死他。”

遂听到另一人答应着，那石块遂又封了起来，照夕不由大吼了一声，拼命击出一掌，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，那巨石也被这股暴力冲得跳到了一边，一时石末纷飞，余音震耳，声势端得惊人已极。

那奉命封石的人，也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吓得在外大叫道：

“姓管的！你可要放清楚一点，你要是再这么胡闹，老爷可要给你苦头吃了。”

九天旗本已回身而去，此时见状也不禁心内吃惊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大声道：

“小子，你有本事开山，你就试试吧，看看你能出来不能？”

照夕在洞内听到了这句话，一颗心算是死定了，当时气得真想哭，暗忖完了，这原来是一个山洞啊，我就是有天大本事，只怕也出不去了。

他想着抬头看了看，顶上的那个石窗，即便是能为自己掌力震开，却也只有小小一个洞口，想出去也是不可能！虽然这顶上另有门户，只是自己却找不着，即使是找到了，也定是万斤大石封口，亦是枉然！

照夕一个人，这么伤心愤恨了一阵，最后也只好把一切都付之于命运了。

他重新盘膝于大石之上，往日运习坐功，多是在蒲团或棉垫之上，如今这冰硬的石床，使他感到很是不习惯，费了半天功夫，才勉强把心定了下来，他想以吐纳坐禅的工夫，来抵制今后长期的饥饿，虽然他功力离着辟谷尚远，可是短日之内，起码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他已气贯周天，但觉三花盖顶，五气朝元，同时由丹田之中，散布出一片无比的热气，令他全身十分通畅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也正是坐功一个紧要的关头，往日洗又寒曾传他下手采药的功夫，所以到了此一刻，正是要紧关头。

忽觉一点真阳，前激生死窍，此时即应抛开一切杂念，下手采药，不可受任何外音干扰。

谁知也就在此时，忽闻一阵琴弦鸣声，不知从何而出，声调极为老涩，闻之不禁心神一动，那真阳亦随之涣散而开，前功尽弃。

照夕不禁十分懊丧，本想重新再来一遍，待真阳聚齐，再行收采。

可是忽然一个念头，令他大大吃了一惊，他不由张开了眸子，心想：

“这琴弦之声，从何而来呢？”

想着不由四下观望了一阵，细心听了听，哪有什么外音，照夕这一刻不禁发起呆来，暗忖方才自己在要紧关头，明明为一阵冷涩的弦声而惊扰，此刻怎会又闻不到了呢？再说这阴冷的地洞之中，只有自己一人，哪又会来的琴弦之音呢？

他想了半天，却是愈想愈糊涂，最后认为定是幻觉，因念及师父所说，行功到了某一时刻，定会有心魔幻境来干扰，可恨自己一时无察，竟自把半日苦心聚集的真炁又分散了，一时却无心再定下来，只觉得腹中甚为饥饿。

入定初醒之后，倍觉眼明耳聪，同时腹中又感到了饥饿，他跳下了石床，开始在这阴窄冷森的地洞中徘徊着，觉得阵阵的冷风，由两边丝丝浸进来，细看之下，才发现洞顶有十数个拳大的洞口，那冷风，即由这些洞口内，向洞内吹进来。

心想这些洞穴，一定是七扭八拐的曲折着，否则怎会没有光现出来呢？

他不由觉得这一猜测合理，心想这九天旗金老头子，设计此洞，也颇费了些心血，定是用来囚禁强敌之用，否则何致于如此精细呢！

他意会到初秋的日子之炎热，可是这洞中却是阴冷得怕人，当可相知这是一个开凿得十分深的石质地洞了。

人在无聊的时刻，常会想得很多，很乱，管照夕这一刻也是如此，他脑中尽力的分析着这些琐碎的念头，却也只好心平气和了。

他又想到了申屠雷和那书懂青砚，也不知如何了，也许他们都已经饿死了。

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十分心寒，腹中忍不住咕咕又叫了几声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只好又走到石床上，暂时把心收起，想运一会功夫，抵御腹中的饥饿。

忽然，他听到顶上一阵轻微的锁链声响，过了一会，似见石块移开了些，只是不见天光外泄，照夕抬头看了看，似见一个恍惚的影子，原来外面天又黑了，那小洞窗外，可窥见闪烁在天空中的星星。

照夕不由低叱了声：

“是谁？”

那黑影以手按唇，嗤了一声，遂小声道：

“管大哥！是我……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道：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那人似乎哭了，一边小声道：

“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？你！唉！你的魔难，怎会这么多……这一次，我可真没法子救你了。”

照夕这时又惊又喜，不由一翻身站起，抬头道：

“你是丁裳不是？”

那姑娘又叹了一口气，照夕不由顿时忘了此刻的处境，高兴道：

“姑娘……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原来你一直都跟着我呀！”

这姑娘果真就是那个痴情的丁裳，她一面流着泪，一面嗔道：

“谁跟了你一路，我只是凑巧和你走顺了路。”

照夕不由忙道：“是！是……我说错了。”

丁裳红着脸道：“现在不要说这些了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这外面虽然有门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开，再说人很多，就在这附近，只要有一点响声，他们就会发觉。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姑娘你走吧！你不要管我了，你已经对我太好了，我不能再连累你。”

丁裳抖声道：“我一定要救你，只是你不要急。”照夕叹道：“你是没有办法救我的，再说这金老头子女，都很厉害，姑娘只一个人。”

丁裳怔了一会道：“你是说我打不过他们？”

照夕见她仍还是一副天真，不由又有些好笑，忍不住笑了笑，却想到这可不是笑的时候，方自收起笑容，却听丁裳道：“你为什么还笑呢？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道：“没有呀！我怎么会笑呢？”

丁裳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要骗我，我都看见了，反正你一向是把我当一个小孩子。”

照夕不由暗吃一惊，心想这么黑的地洞里，她居然连我表情都看得这么清楚，这倒是奇了。想着朝着她仔细看了看，虽惜着外面星月之光，亦只可微微辨出她面部轮廓，不由十分惭愧，当时颇为尴尬道：“姑娘原来能暗中视物，这就难怪了！”

丁裳吸了一下鼻子道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，我从小就和师父在山洞里炼功夫，比这再黑一点，我也能看见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颇感到难以回答她的话，而自己确也不知为什么，总似把她当成一个很小的女孩一般，只要见了她就想笑，也许是从前和她逗闹惯了。丁裳这么看着他，过了一会，才断断续续道：“你才吃过饭么？”

照夕皱了一下眉，苦着脸道：“我好几天没吃饭了！”

丁裳口中啊了一声，遂奇怪的问道：“那你旁边，怎么放着菜篮子呢，怎么盘子碗全都碎了？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暗忖：

“这小姑娘脾气可是坏得很，如果对她实说，弄不好又把她气走了，那可是冤枉。”

想着苦笑了一下道：

“这是他们送来的，我情愿饿死，也不能吃呀！所以我生气，把它摔了。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遂道：

“哦！所以他们才要饿死你是不是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咽了口唾沫，丁裳很快的掏出了一包东西，一边道：

“我真猜对了，我知道他们一定要饿你，所以带了吃的东西来，你接着，这是馒头，够你吃的。”

照夕不由大喜，遂见一物当头落下，忙伸双手接住，只觉热热的，估量着可吃几顿，顿时就放心了，却又听丁裳道：

“还有。”

照夕吓得忙一抬手，丁裳被他这种样子，逗得也笑了，一面道：

“是一袋水，你不要怕嘛！”

照夕尴尬的笑了笑，遂见一个袋子丢了下來，忙就手接着，丁裳又走在洞口，她眯着眼睛笑道：

“以后我每夜来看你，给你送东西好吗？”

照夕这时一面吃着东西，一面点着头，丁裳遂用着轻松愉快的样子，支着头，细细的欣赏着他吃东西的样子，她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安慰。

她反而觉得，这种情况之下，才是充满着新奇刺激和真美的感情交流。

照夕这时只顾得吃着馒头，丁裳笑了一声道：

“你看你饿的样子，纸包里面，还有好多东西呢！”

照夕对着她窘笑了笑，遂伸手到纸包里摸了摸，摸出了一只烧鸡，忍不住咬了一口道：“嗯……真香！”

丁裳支着头，竟自咯咯的笑了起来，照夕不由一惊，忙抬头道：

“轻点……等会给人家听见了。”

丁裳忙用手捂着嘴，一双眸子向两边瞟了瞟，照夕匆匆吃下了一个馒头和半只鸡，这才擦了擦手，丁裳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，皱着眉毛道：

“你怎么在衣服上擦呀！多脏！明儿个我给你带一条手巾和一个脸盆来。”

照夕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我的小姐！你是要我长住下去是不是？”

丁裳道：“可是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呢？”

这问题不由令照夕一怔，遂叹息了一声，微微摇了摇头，丁裳细细的注视着他，她那张小嘴，就像是崩豆似的，一会也不停，总之，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照夕给她谈了半天，反而却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，一时却也其乐融融。

二人谈了一会，惟恐被人发现，照夕催她快走，丁裳却还有些依依不舍，照夕忽然想起了一事，不由急道：

“丁裳！我还有一个朋友和一个书僮，他不知被关在哪里了，你最好能见着他们，如果他们也是饿着的，就送点东西给他们吃。”

丁裳在上面皱着眉毛道：

“这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！现在这么晚了。”

照夕不由急道：“无论如何，你要设法找到他们，姑娘……他是我一个结拜的兄弟……”

丁裳叹了一口气，懒洋洋地道：

“ 好吧！他叫什么名字呢？ ”

照夕道：“ 他叫申屠雷，你记好了。 ”

丁裳轻声念了一遍，忽然她低叱了声：

“ 不好！人来了。 ”

她说着话，双手猛的往回一按，左脚把那大石往洞口一勾，人已若飞燕似的窜了出去！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忙把丁裳丢下的食物和水囊，藏在身后，耳中听到洞顶一个粗嗓子叱道：“ 谁！是谁？ ”

紧接着那块封石被推了开来，探出了一个人头，厉声向下叱道：

“ 刚才谁来了？ 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，忽见黄光一闪，一道黄澄澄的光华，自洞顶射了进来，原来这人手中还持有一盏孔明灯，那道光华转了一圈，却照在照夕身上不动了。

照夕不由怒道：“ 你干什么？ ”

那人大声吼道：

“ 干什么？小子！刚才谁来看你了？你说！ ”

照夕想了想，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 你去问你们小姐去吧！ ”

那人闻言怔了半天，才把灯收了回来，口中轻轻骂了一句道：

“ 这不是成心找我麻烦嘛！ ”

说着重重的把石块封上了，还听见铁链子穿锁的声音，照夕乐得笑了笑，不过他马上又皱上了眉毛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一次是真的上了锁了。

好在此刻有食物和水，他就不怕了，他把那个纸包打开，数了数，把它平均分成四份，预算着，即使是丁裳不来他也可支持一段相当的日子了，反正急也没用，不如趁这段日子把师父的“ 内转三本 ” 功夫，好好运习一番，说不定因祸得福也未可知。

管照夕脑中这么想着，不由心平气和，暂时把烦恼抛置一边，遂又盘膝石上，打起坐来了。

他耳中听到洞顶有人来回走着脚步之声，心知他们是加强了戒备，如此看来，丁裳是不可能再来看自己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运过了一阵功夫，觉得浑身上下极为通畅温适，这是内炁充满的好现象，知道练功时候已到，遂默念师父心法，自鼻内一吸气，心意由生死窍一升，鼻内一呼出声，心意由顶降到生死窍，即是转法轮。

照夕紧控着二气妙用，一起一伏，此刻已到了真正无念境地，心气已由生死窍升到了真炁穴，又一呼，气由绛宫降到了真炁穴，如此数次，外阳自回，正自紧要关头，忽又闻得一阵冰瑟琴弦之声，奏的却是三音寒调，音虽浊，却能深深慑人心神。

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心念一动，那甫将归穴的一滴真炁，遂自散开，又化为千缕热气，散游周身。

照夕不由打了个冷颤，当时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，把心神用“ 小周天 ” 法回归本位，这才睁开了眸子，细心听了听，那琴弦之声，亦不再发。

他这一次可是吃惊非小，暗忖：

“ 怪了，我往日即使是在万人叫吵声中，一样可以静心采药，怎么此刻如此安静，反倒不行了呢？ ”

尤其奇怪的是，自己耳中明明听到似有人弄琴之声，怎么一待开目，反倒又是什么都听不见了？

他想了半天，又沿着四壁走了一转，却也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他因而又想到，可能那琴弦之声，是自洞顶上传来的。

可是这一假设，立刻又为他否定了，因为他绝不相信，那微微琴声，能穿透山石。

想着他咬紧了牙，暗忖：

“管他呢！这定是幻觉，我且不要多心，何妨再运一次功看看！”

想着二次运气，舌顶上颚“天池穴”，双手互点“龙”、“虎”二穴，这次以无比定力，势要采下一点真炁，不久遂自心定。

这时隐隐觉得由尾闾上升起一阵热气，过夹骨，经玉枕，到泥丸，再降下，由玄膺过重楼，到“绛宫”，入真炁穴，名为一周天。

照夕二次用功，以无比定力，定必不使心魔入侵，所以双手互以中指各点“龙”、“虎”二穴，为恐真炁外游，至此，那琴弦之声，如九天抛竹也似的，又隔壁穿了过来。

照夕紧咬着牙关，强自提着心神，不使外散，耳闻那冰弦之声，竟是愈奏愈响，几乎令他由石上倒了下来，这次他已觉出，这种声音，绝非是自己心魔的幻境，定是人为之音了。

他紧紧咬着牙，真气上通“泥丸”下抵“涌泉”，决心不为弦音所动。

可是此一刻，要想下手采药，却是不可。

耳闻得那冰弦之声，却在右山壁中，一声声如金石裂帛也似的传了过来。

一曲甫毕，照夕已不禁汗下如雨，暗忖：

“好冤家！我和你又有什么仇？你却要如此害我？你这是何苦？”

他脑中只这么想了想，心神已自大为动荡了一下，所幸他马上又自定下了心，元神归位，抱元守一，那弦声变幻万千，却是理也不去理睬。

似如此心方自定，弦声忽止，照夕也不由心神为之一轻，却听见一声极为苍老的叹息之声。

照夕心虽惊异，却再也不敢动神，略定片刻，这才伸出一指下点“生死窍”，正预备运功采药，这时忽闻一种极刺耳难听的声音，由石壁传出，接着似有人以手击玉之声，铮锵之声，如雷贯耳。

照夕甫闻此音，不由心神大震，暗叫了声：“不好！”

当时并口，将口中玉液咕噜一声，吞入腹中，经“任”脉自入“炁穴”，化为万千暖红，心神由是大定，可是他却不敢再运功采药了。

当时睁开了双目，细听那铮锵之声，兀自由石壁传入，每三四拍后，必有一种刺耳怪啸，随拍传入，令人闻之心寒胆战。

照夕这一惊，不由吓了个目瞪口呆，这才知道，原来这石壁中间，果真有人。

他惊愕了一会，方想开口问一问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不知对方是友是敌，冒昧传语，祸福不定，想着把到口的话不由忍住了。

他心中又惊又怒，当时下了石床，轻轻走到隧道根，当时伏耳壁上，细细听了一会，愈觉那击节之声，十分清楚。

先前闻得的怪啸之声，此时却改成了低声吟哦，照夕细听了半天，却也不知他口中念些什么，总似反复的叨念着一串八字音节。

到了此时，那声音非但不觉刺耳，反倒愈发觉得悦耳，同时声音也愈来愈

愈低了。

照夕不由更是惊异不已，他只是静静的听着，最后那低声的吟哦，却又化为了一声叹息。

那声音，真像是一个待死的老囚也似，叹息之声，充满了绝望和寒意。再后面就没有什么声音了。

照夕听了一会，听不见什么声音，方感不解，却听见耳边一声极为苍老的“嗡嗡”

之音道：“娃娃！你莫惊奇，还不定神用你的功去？待时辰过后，巽风回临，你就练不成了。”

接着又是一声低沉的叹息之声。照夕不由大吃一惊，当时忙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可是一连问了两声，对方却没有回音，忽然想起，隔着这么厚的山石，他自然是听不到了，想着忙自提起一口气再叫大声一点，却听见耳前，嗡嗡之声又起道：“娃娃！你不要费力了，你的话我早已听到了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全在我的眼中。”

照夕大吃了一惊，战战兢兢道：“可是……老人家你是谁呢？”

那声音哼道：“我自然是我了……我们是邻居，不过还是有些距离。”

照夕忙用手敲着墙道：“可是，我怎么看不见你呢？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苍老的声音，发出了阴森的一笑，遂叹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照夕照实说了，那人又问道：“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起来？”

照夕不由叹了一声，咬着牙道：“是他们用药酒把我灌醉了。”

那声音又哼了一声，过了一会才又问道：“和你同行的还有谁？”

照夕忙道：“还有一个是我拜弟及他的书僮。”

那苍老的声音嘻嘻笑了笑：“这就难怪了……他二人和你一样，只是离你远一点罢了！”

照夕不由大喜，一面惊异道：“老先生……我可以见你么？”

那声音由石壁内传出，嗡嗡道：“不行，我已经有五年不见生人了。”

照夕大为好奇，当时哀求道：“老先生……我绝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能面见你一下，和你谈谈。”

隔石传来一声冰寒的冷笑道：“自然，我是不怕你对我有什么恶意的。”

管照夕忙道：“老先生，你也是和我一样被人囚禁在这里么？”

老人发出一声冷笑道：“谁？谁有这么大胆子能把我关起来……娃娃！你不要胡说。”

照夕先前对这古怪的声音，尚心存畏惧，谁知这么一谈，反倒觉得这声音十分通情，并没有什么可怕地方，当时闻言忙道：“可是，你老人家，怎会在地下呢？”

才说到此，那声音忽然变得十分尖锐，厉叱道：“不要多问，我不是说过了，叫你不要多问么？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我不问……”

可是他心中充满着疑惑，脑中转念道：

“这人真是个怪人啊！我要怎样才能见到他呢？他又不许我多问！”

他脑子里这么想着，正想找些什么话对这怪人旁敲侧击一下，却听见那声音，发出了一声长叹，令人闻之心寒，随后道：

“我是自己把自己关进来的……娃娃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自己关起来，为什么？”

他又忘了对方的嘱咐，可是这一次，那声音并没有再发怒了，他只长长叹息了一声。

现在照夕，对他这种叹息之声，已经非常的熟悉了，因为他已听到了很多次了。

他已猜知，这石洞内的老人，本身定有一段离奇的隐秘，只是他又不便多问。

过了一会，那嗡嗡如蜂鸣的声音又道：

“这么隔着墙说话太不方便了。”

照夕忙答道：“是啊……可是怎么办呢？”

那声音冷冷的笑了笑，遂又道：

“你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，只是天下有很多最聪明的人，却会被愚人们所玩弄。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可是他内心感到一种未有的惊喜和紧张，因为他以为，即将就可以见到这个地洞之中的古怪老人了。

虽然他没有看到这个人，可是由那苍老的声音里，他已辨别出那一定是一个苍老的人。

果然，他的希望实现了，那声音，真如同是一只回旋飞着的大蜜蜂，嗡嗡振耳地道：

“娃娃！你可以仔细的看清你那间石洞中一切么？”

照夕点头道：“可以……差不多可以。”那声音停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很好，你往你身右下方看，可发现了什么吗？”

照夕依言仔细看去，不由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……没有什么呀！”

“没有看到一些很乱的藤草么？”

“没有……啊！有点像。”

“娃娃！你的眼力太差了，我是说你夜中视物的能力，太差了。”

照夕不由脸红道：“是的……我暗中视物的能力是差一点。”

那声音微微笑了笑：“岂止是一点……你师父没有教过你一种叫做‘望云角’的功夫吗？”

照夕傻傻地摇了摇头道：“什么叫……望云角？”

那人又像以前一样，发出了一声苍老而冷涩的长叹，遂道：“你师父真是误人子弟。”

照夕不由感到十分惭愧，因为人家骂自己师父不行，也就等于骂自己是一样的。可是现在，他却不愿谈这些，他马上拾着前面话题道：“这些藤草有什么用呢？我是说，我已经看见它们了。”

那声音哼道：“很好，那么现在你可以爬上去，把最上边的一团藤子拉开……记住，声音要小，要是惊动了上面的人，就糟了。”

照夕不由又惊又喜，当时道：“你老人家，莫非也怕他们么？”

那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包括金老头子在内，他们都不值我一掌，我又怎么会怕他们？只是，这其中有个原因，唉……你就不要多问了。”

照夕忙道：“是是……我马上就来了。”

他说着，走近壁边，全身后贴，运用出“壁虎游墙”的功夫，活像是一只大守宫似的，不一刻已爬到了右上首地方，他已看清了，果然生着不少野

藤，都是从石缝中穿出来的。

那怪异的声音，就像是幽灵似的，始终随着他的身子，此刻又似嘉奖的在他耳边笑道：

“你的轻功很好，足见你以前是下过一番苦功的，只是切记，壁虎游墙功夫，上胸和小腹之间，要保持很平的姿态，譬如你，就挺得太高了一点。”

照夕喘着气，心中暗忖：

“你也管得太多了。”

可是这人的话，不得不令他钦佩，尤其是自己的行动，居然一丝一毫全在他的眼中，这简直是一件玄而又玄的事情，莫非他竟能看穿山石么？这么想着，照夕几乎吓傻了，这时那声音又催促他道：“嘿！你不要休息太久了，再有一个时辰，天可就快亮了。”

照夕忙点头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我是在想你老人家，怎会能看见我呢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我始终在看着你，可是我已经很累了，你不要让我太累了……唉！我是不该要你过来的。”

然后又隔了一会才又道：“你动作要快，知道吗？”

照夕忙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些藤子又如何呢？”

“你真是一个很笨的年轻人，你难道不知道，用手去拉一下吗？我是说小心而且用力的去拉。”

照夕被他骂得心中很不服，可是也不敢得罪，只好依言，分出一手，拉着那团藤草，摸到了其中一根较粗的藤子，还没有拉，那声音又道：

“小心呀！不要太大声了！”

照夕也没有理他，遂力贯单臂，向外一提一拉，觉得手上拉的那根藤子，竟自连着一块极大极重的青石，似乎为自己这种力量，已拉得微微摇动起来了，照夕不由暗自戒备着，所幸双足此刻都找好了稳固的立处，否则，定会为这沉重的浊力，把他身子震下去的。

他二次凝神运力，向外一提，微听见一阵响声，遂被他把这块有三尺见方二尺多厚的一块大青石，提了出来。

他吃力的把这块石头慢慢提着，一面下来，轻轻的把它放在了地下，已禁不住有些喘了，他低头看着这块巨石，估量它的重量，当在两千斤以上，若非自己自幼内力惊人，要是换一个人来，像这么大石头，不要说运气提下不出一声音，恐怕能提得动，已是不容易了，因此他意料到，那怪人定会赞扬他几句。

谁知，并没有，只是频频的催促他道：

“不要再歇息了，快点吧！”

他作了个苦笑，抬头看了看，那大石移开处，现出了一个黑窟窿，不由十分兴奋的，又用壁虎游墙功夫，游了上去，那声音却赞许道：

“对了，这一次姿式很正确，你这娃娃很可爱。”

照夕被这暗中人，骂一句夸一句，弄得气笑不得，尤其是自己已是二十好几人了，竟为他一口一个娃娃的叫着，显得很别扭。

他爬到了那黑黑的洞口，本以为往里面一钻，也就到了隔壁了。

谁知再一细看，竟是黑黝黝的，一眼看不见底，尤其是开口虽大，内中却是一个极小的曲折石孔，自己是否能钻进去，都很成问题。

当时不由一阵心寒道：“是要我钻进去么？”

那人已不耐道：“当然要钻啰！难道还叫我钻不成？”

照夕此刻已为新的喜悦好奇所代替，闻言只笑着摇了摇头道：

“你老人家不要发脾气呀！我这不是往里面钻了吗？”

说着低头缩肩，遂向那阴沉沉的地道之中钻了进去，只觉蛛丝网面，寒冷浸肌，他也顾不了这些，就像一条蛇似的，直直的向前爬着。

这条空道可是愈来愈窄了，不小心头和身上已碰了好几下。

尤其令他吃惊的是，竟会有这么长的一段路，他这么爬着，少说有七八丈距离，眼前仍是一片漆黑，同时去路亦愈发的窄了。

他伏在地上喘息着，忽然那声音叹道：

“唉……你真是笨啊……我只闭了一会眼，你又走错了。”

照夕不由急道：“怎么走错了呢？只有这一条路啊！”

那声音嘻嘻一笑道：“谁说一条，你往后退吧！”

照夕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只以为这怪人，是成心拿自己开心。

当时也没有办法，只好依言往后退着，退可比进难多了，稍一不小心，不是碰着腿，就是刮着衣服了，而且地道之内，竟是由冷而转了热，想是空气不通的关系，照夕身上，竟热得淌下了汗来。

他一面后退着，一面道：

“老人家，你指点我一下，不要叫我又走错了。”

那人嘻嘻笑着道：“这座山，我一共开了二十八条地道，有的成了，有的只通了一半，可是每一条路都能接上。”

照夕听到这里，不由吓了一大跳，心想：

“妈呀！他开了二十八条，我怎会知道是哪一条呢，这么转着，恐怕到了明年，也出不去啊！”

想着不由大为着急，一面连连叫道：

“老人家，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那声音冷冷的笑道：“好了，往右转。”

照夕马上依言转向右，却见并无去路，他灵机一动，遂用手推了推，移了移，敢情和自己洞中一样，又有一块封石堵着。

费了半天工夫，才把石头移开，这才转入新道，爬了十数尺，那声音又道：

“再左转。”

他又依言左转，仍是封石堵着路，似如此右右左左，差不多七八次，才算进了一条平坦宽畅的地道之中，他身上已为汗水浸湿透了，尤其是头发上，更被蛛网缠得密密麻麻，都成了灰白色了。

他实在累坏了，不等到头，就倒下了，可是那声音已笑道：

“好了，到了。”

他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又向前爬了数尺，果然眼前似有些光明。

不过，那光线绝非是白昼的光，只是昏昏的灯光闪烁着。

他一口气，往前又爬了六七尺，果然他眼中，又现出了一间阴暗的地室，同时眼前似有人笑道：

“到了，你可以顺梯子下来了。”

照夕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当时再向前爬了一点，已把头伸出来了。

立刻，他就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惊住了。

他眼前所现出的，是一个昏暗但颇为整洁的石室，四壁虽一样是青石，可是却打磨得十分光亮，以致于灯光映在壁上，竟会反射出光来。

这间不大不小的石洞里，放着一个和自己那边一样的石床，只是似乎已经过人的整理，而显得十分光亮。

石床之上，放着一个蒲团，蒲团之上，盘膝坐着一个黑发披肩，但是面相十分清瘦的老人，看他样子却是非僧非道，身上是一件极为宽大的绸长衫。

这人眼睛微微闭着，并不去看照夕一眼。

石床旁边，有一个石案，案上有一个形式特别的七弦琴，琴座却也是用青石制成的，七根琴弦，却磨擦得闪闪夺目。

石案一头，另有两盏高腿古灯盘，也是用青石所制，盘内都盛满了一种青色的油液，各有灯芯一根，正自燃着，微微散出些清芬的香味，并不见有一些油烟上升，光虽不强，却很清亮。

石案之后，有两把石椅，也是经人工凿就而成的，光滑洁净。

照夕一时不由把身上的疲累全忘了，他伏在洞口，抖声道：

“老……前辈，我可以下来么？”

那坐在石床蒲团之上的人，随即张开了眸子，他眸子里，散发出两道惊人的光。

照夕面对着这样一个怪人，不禁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，当老人这种目光看着他时，他竟显得有些惶惶失态。

所幸老人只笑了笑，点头道：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可以下来。”

照夕答应了一声，这才身子又向前移动了一些，见洞口竟有经人工凿就的石梯，他不敢放肆，只好一级级攀沿而下。

他走下到了室中，只觉得四周空气极为舒爽，先前的闷热，竟自立刻消失。

同样是囚人的地洞，可是这一间，却比自己被囚的那一间强多了。

他匆匆的看了一周，然后目光才又落在怪人身上，他心中奇怪的是，由这老人脸上看来，这人岁数似已到了耄耋之年，只是他又怎会生着满头的黑发呢？

尤其是他的发式很怪，仍然是前朝的式样，并没有结辮子，很长，差不多已可挨到他坐着的石床上了。

他那灰白的眉毛，深凹的眸子，清瘦的面颊，像是一个有道的高僧。

可是，他不是和尚，也不是道人，因为他服装绝不同僧道一般。

照夕心中惊疑不已，不由往地上一跪，对着这老人深深拜了一拜道：

“弟子拜见老前辈，请老前辈赐告大名，以便称呼。”

老人启口一笑，原来他竟生着一口细白的牙齿，这也不同于一般老人的。

他笑了笑道：“娃娃！你起来。”

照夕忙站了起来，就见这人一双深凹的眸子，上下的在自己身上打量着，半天才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夫自来此，每日练功以期功成，差不多已十八九年，没见过生人了。”

他又笑了笑道：“你坐下，不要这么盯着我看。”

照夕本来想好了许多话，想问这人的，也不知为何，此刻见了，反倒不知怎么说才好了。

他依言坐了石椅之上，老人这才伸出了双腿，下了石床。

当他站起来时，照夕发现，他身材十分高，但是很瘦，腿很长。

他向前踱了两步，伸出一只手，用那长有两寸的指甲，在一盏灯盏里，

把灯芯向上挑了挑，灯光随着亮了许多，然后他就空弹着指甲，发出“嗤！嗤！”的声音。

照夕此刻脑中，对这个古怪、新奇、陌生的老人，充满了极度的兴趣，他讷讷道：

“老前辈……还没有告诉我名字呢！”

老人含笑看着他，点了点头道：

“已几十年，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，你也不必要知道。”

照夕正想着再问些什么，这老人已带着微笑道：

“娃娃！你一定奇怪，我为什么会一个人囚禁在这阴森的地洞之中，是不是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老人不由笑了，他用手指了桌上的一个石盘一下道：

“里面有我新采的桃子，你可以吃，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些事情。”

照夕不由惊异的顺其手指处一看，果见石案之上有一石钵，有盖子盖着。

他本已觉得口渴难耐，听了老人的话，更是忍不住了，当时道了声谢，遂走到桌前，打开石钵，果见钵中盛着七八个红大的鲜桃。

他拿了一个就口啃着，心中突然吃了一惊，一时回过头来看看老人，讷讷道：

“老前辈说这桃子是……”

老人嘻嘻一笑接下去道：

“是我自己采来的。”

照夕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吓得张着嘴，半天才讷讷道：

“你老人家身在洞中，又如可能出去采桃子呢？”

老人忽然笑了，他点了点头道：

“这是我这数十年来的成就，娃娃，我告诉你，我住在这里，是没有任何人勉强我的，尤其是现在，我本可离开这里了，可是我却为了守一项诺言。”

照夕仍不能全部理解他的话，不由惊异得张大了眼睛，痴痴的看着这个神秘的老人。

这瘦高的老人，在室中走了一转，回过身来，他脸上带出一种痛苦的表情，这种表情，似乎只有在追忆着一项以往的痛苦经历时才会具有的。

随着他又微微一笑才道：

“我如果说出来，我为什么会来这洞中，你一定不会相信，即便是相信，也会说我是世上一个最傻而最愚笨的人。”

照夕讷讷道：“怎么会呢？老前辈，你是为什么呢？”

老人这才仰头叹息了一声道：

“五十年以前，我同一个人打赌，结果我输了，于是就遵守诺言，来到这里……”

他简单的这么说了几句，照夕更是感到惊奇不已，不由插口问道：

“啊……你们是打一个什么赌呢？”

老人又长叹了一口气，而这声叹息之中，似乎已道出了无比的辛酸和委屈。

照夕眼巴巴的看着这个奇异的怪老人，从他口中即将道出的是一篇类似神话的故事，他静静的听着，老人又走回他的蒲团之上，跌坐道：

“五十年以前，我是一派的掌门人，我的武功已是当时一般人很少能敌的了。”

他又叹了两声，他似乎已对叹气有了特别的嗜好，以至于酿成了习惯。

他叹息了两声之后，才摇了摇头道：

“可是我却由于新掌一派，不免趾高气扬，江湖上败在我掌下的人，真是不知凡几。”

他眨动了一下眸子，目光闪烁不定，遂回忆着道：

“像当时成名的朱砂异叟，淮上三子，以及血魔夫妇，都是我掌下败将。”

九

管照夕听到这里，真是吃惊不小，因为他此时口中随便说出的几个人，如今都已是江湖上被推为泰斗的几个老人了。

尤其是“血魔夫妇”更令他大大吃了一惊，他忍不住接口道：“血魔夫妇是谁？”

老人看了他一眼，那两道灰白的眉毛，微微蹙了一下道：

“我说的这几个人，如今都不一定在世了，血魔夫妇指的是洗又寒和向蓝江二人，你知道有这么两个人么？”

照夕不由突然脸色大变，他万万想不到，师父竟也和这怪异的老人认识，并曾败在这人的手下过，同时师父还结过婚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可是惟恐老人见疑，他马上恢复了正常脸色，微微摇了摇头。

老人笑了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是不会知道这些人的，如今这些人即便还在人间，年纪也都老大了。”

照夕急于再听下文，不由催问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老人苦笑笑道：“还有很多人，如今我已记不起他们名字了，总之，那时候，我是一个非常自傲的人，这些人为了想对我报复，曾经想遍了种种方法，可总是敌不过我。”

老人苦笑了一下道：“他们使出多种花样，用智用功，我总是高出他们一筹。”

说到此，老人脸上带出了一丝骄傲的微笑，可是这一丝微笑，在他脸上保持的时间太短了，却为一些怒容所取代了，他冷冷的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有一年，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，此人姓应名元三，为了建立威望，发侠义帖，广招天下侠士好汉以及黑白两道的知名人物，前往洛阳集会，我也是其中一人。”

老人说到这里，神态似乎有些显得慌乱，他紧紧的互捏着双手的骨节，发出咔咔的响声。

照夕忍不住问道：“那血魔夫妇也去了么？”

老人目光向他转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照夕忙又问：“淮上三子呢？”

老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他们都去了！都去了！”

照夕为了急于要听下文，也就不再多开口，老人遂接下去道：

“去的人很多，各道人士都有，可谓之侠义道上百年难得一见的盛举。”

照夕不由十分向往的听着，他脑中似可想出，那种热闹的场面，不由注目着老人，不敢打岔。

老人面上带着一丝微笑，而有时候，是不容易从他脸上看出喜怒来的，他接下去道：

“应元三请来这么多武林豪侠，有个原因，原来他新近练成了一种功夫，江湖上鲜有敌手，想借此盛会出尽风头，嘿……他不行。”

照夕不由插口问道：“结果如何了？”

老人弹动了一下长指甲，继续讲道：“那时人物去得很杂，很多武林中难得一见的人物谁也不服谁，因为人物太多，大家都要互相印证一下，结果没办法，只好抽签决定，共分成九组，分开比试，由九组之中，最后再选出九人。”

老人紧紧皱着长眉，叹了一口气，不耐烦地道：“总之，那一次比武之

后，血魔夫妇以红花阵大败川西双矮，淮上三子中的无奇子以指剑射瞎了巫山象鼻僧的右眼，朱砂异叟南宫鹏小天星掌力，当场震毙湘江渔人刘小川。”

他说着那双怪目之中，闪烁着一种异光，良久才又频频的叹息道：“太惨了……太惨了！”

照夕不由追问道：“老前辈莫非没有参加比武么？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听我说呀，先天无极派掌门人生死掌应元三，也以他极为厉害的‘三阴绝户掌’打伤了赤臂童子，我却以‘无名指’把淮上三子中的第三子飞云子叶潜护身元炁一指点破。”

照夕不由惊得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因为他知道，凡是能练成“护身元炁”的人，都有极深的内功，老人既能一指戳破淮上三子中叶潜的元炁，功力可想而知，当时不由惊出了声。

老人冷冷一笑，随后才道：“淮上三子，成名武林多年，从此威名扫地，当时因有言在先，彼此比武纯因印证所学，不许记仇，所以淮上三子虽受此辱，却没有动怒，反倒和我交谈甚欢，我却更增惭愧，当时曾当面向飞云子叶潜道歉，三子因感面子下不来，不等比武结束，先行自去，我当时为了表示追悔。也随他三人而去，那场比武，却因少了我四人失色不少。”

老人叹了一口气又道：“我当日回返仙霞岭后，想起此事，一直引以为憾，虽然事过境迁，可是总觉得淮上三子以武林至尊威望，败在我手，面子大失，所以我终日也就很少出去，日日以垂钓读书自娱。”

照夕一直很注意的听着当年这一段咤叱风云的往事，他发现老人这时候双手抖动得十分厉害，紧紧的交叉着，嘴唇也微微动着。

他一连长笑着，最后才点了点头道：“我那时却是用心太善了，而且心中一直把这三个老东西看成有道的正人君子，所以每想起来，总似愧对他们一般。”

他说着嘴唇抖动得厉害，以至于连话也不能顺利讲出来了。

照夕不由大惊道：“老前辈你老人家怎么了？”

老人对着他苦笑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讷讷道：“唉！这已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，可是我每一想起来，还是忍不住气血上撞！唉！这又是何苦呢？”

照夕不由莫名其妙的看着他，老人颤抖了半天，才算完全恢复正常了。

他笑了笑道：“有一天，我正在仙霞岭红溪垂钓，那一天烈日当空，我还记得我戴着大草帽，忽然门下弟子来报，送上一个大的名帖，我取过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原来淮上三子亲访，我当时只以为三子是心怀旧恨，此番前来，定是为雪前耻而来，所以即刻传谕门下弟子立时聚集，我本人立时赶到大厅，一看之下，原来三子满面笑容，华服锦履，一见之下亲热十分，而且送来了许多乡土礼物，我当时真是更增渐愧。”

说着不由又是一声长叹，照夕这时心中暗暗赞佩淮上三子，果然不失武林大侠威望，只此气量已是高人一等。

老人从容道：“从此以后，我同淮上三子渐渐交密，常有往返，四人几乎成了密友，因此对他们防范之心，简直去得一点也没有了。”

说到此，老人目光倏地一亮，哈哈大笑了两声道：“娃娃！我不是方才给你说过么！有时候，一个聪明人，却会作出最糊涂的事来……不信，我说出你听一听就知道了。”

照夕只是静静中听着，老人这时脸上已没有先前那么沉着了，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方才说过的，我一生我就喜欢钓鱼，而且自负这一方面很有技

术，我能一个钩子，同时钓起两条鱼来。”

照夕不由听得笑了笑，但老人却苦笑笑道：“谁知也就如此，注定了我今后大半生的命运，这岂不是造物者弄人么……唉！唉！”

照夕愈听愈不解，不由问道：“钓鱼？钓鱼又怎能……”

老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你听呀！那时我已和三子是很好的朋友了，那一日我和三子漫步在他们的庄园里，园里有一口大池子，那时是晚秋时分，池上仍铺满了荷叶，不由一时兴起，和他们三人谈到了钓鱼的事，不想他三人，竟会比我兴趣还高，马上就命人拿竿来垂钓，我当时不由笑向他三人道：“我可在一个时辰之内，钓上一百尾鲜鱼，他三人竟自矢口不信！”

老人又叹息了一声道：“都是我一时兴起，而且自信太甚，我当时竟毫不考虑的笑向他三人道：‘不信我们就赌一点什么。’他三人竟一口应了下来。”

说到此，老人那灰白色的眉毛，竟自搭了下来，变得十分懊丧……他抬头向照夕看了一眼，失神地道：“因此……我就到这里来了。”

照夕不由大吃一惊，愣道：“难道就为了钓鱼，你老人家就被关在这里了？这……”

老人苦笑了一下道：“孩子，武林之中，有很多事情是很特别的，如今我想起来，似乎太没有价值了……我们身为武林中人，最重的是一诺千金。”

他说到此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因为有数十年的钓鱼经验，而在一个时辰之内，钓上一百三十条鱼，那是每试不爽的事情，而我视力自信又超人一等，非但能暗中视物，更能水中视物，以当日情形，我已先看出，那池中鱼类极多，所以自信于一个时辰之内，钓上一百条鱼，那是太不成问题了，所以我才敢与他三人打赌。”

照夕不由惊道：“你们怎么赌的？”

老人笑了笑：“我因是客，所以不便说如何赌法，谁知那飞云子叶潜却走过来，拍了我一下肩膀，向我笑道：“我们来赌一个够刺激的可好？我当时点头笑道：好呀！”

老人苦笑笑了笑，看了照夕一眼道：“这飞云子就说：‘大哥！我们以今后六十年岁月，作一个赌注如何？’

老人哼了一声，不屑地道：“他这一句话出口，我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可是一边的二子，却竟连连抚手称善，唉！我当时被迫，竟自答应下来了。”

照夕不由叹道：“这赌注太厉害了！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因自信过甚，当时虽觉这赌注太大了，但却自信不会输，再者我多少以为是一个玩笑而已，当时就含笑答应了。谁知我才一答应，那飞云子叶潜马上一本正经的由前厅拿来了算时辰的漏斗，这一阵赌就开始了。”

照夕不由张大了眸子道：“结果呢？”

老人长眉微皱道：“说来真怪，以我往日技术，那池中鱼数又多，钓一百条鱼，真是用不了半个时辰，可是，那一日，不知为何，那些鱼却是难得上钩，等到一个时辰到了，我却仅仅只钓上了七十九条……”

照夕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老人又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们的赌注是，把自己深深锁在无人的深山里，面壁六十年，这六十年之中，不许用武，即使是遇敌，也不可任意还击，不许踏入江湖一步……我当时真吓得冷汗直流，那时淮上三子，才摆出了本来面目，立时冷笑着，迫我守约。”

说到此，他摇头叹息不已，照夕不由惊吓得道：“所以老前辈，就一个人到这阴湿的地洞来了？这五十年没有出去一步？”

老人苦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……我当时除了懊恨之外，对他三人并没有什么记恨……因此当面写下笔约，印了手印，从那一日起，我发誓，决不再出山一步，不见任何人，如果毁约，可受天下人耻笑。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太过分了，可是老前辈，你老人家又何苦，选择到这么阴森的地道之中呢？”

老人冷冷一笑道：“娃娃！你知道什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实不解老人之言，这怪异的老人顿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淮上三子为人阴险已极，他三人自知如今江湖，只有我是他三人最怕之人，所以安心除我，已非一日，想不到，我却如此容易上了他们的当，那赌约过后，经我细心推敲，才发现寓意甚深且毒……娃娃！你想想，不等于说明了，任人宰割一样？”

照夕不由恍然大悟，不由面现怒容道：“莫非那淮上三子，竟敢作出那种阴险，而乘人之危用事么？”

老人冷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把武林中道义二字，看得太重了，事实上，大多数的人，是不顾虑这些的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遂又接道：“当我洞悉他们用心之后，可惜为时已晚，我只告诉他三人，我既输了，万无不守信诺之理，只是，这笔仇恨，我却至死不忘，如上天保佑六十年不死，这笔恨，总有解除之一日。”

他咬了一下牙，愤愤接道：“我说完了这些话，马上反身就走了。”

说着他声音降低了一些，冷笑道：“我知淮上三子为人阴险，定会在这六十年之中，乘我面壁之时，暗下毒手，即便是被我发现，限于诺言不许还手，我也无可奈何，所以，我竟舍家门仙霞岭不入，却单身潜到这冀北地方。”

照夕听得冷汗直流，这才想到，原来江湖上，险恶到如此地步。

一时想着，不由脸上都变了颜色，讷讷道：“老前辈……这五十年，你老人家，就没有离开这石室一步么？”

老人冷冷地道：“我以三个月的时间，找好了地方，开了这间地下室，并引通了山泉，决心不下这山一步……起先二十年，我尚需在山上找些吃食，可是后来我功夫已成功到了辟谷地步，吃不吃东西，也就无所谓了。”

说到此，老人脸上反带出了一片红润之色，他微微笑道：“我是一个守信的人，我一定要以有生之年，把这一项诺言实现，现在已经快到了。”

他继续像梦呓也似地道：“人类的祸福，真是难以令人意料的，我却为此受了大益……说来，倒应该感谢这三个老儿了。”

照夕不由一怔！

老人目光之中，闪出了极度愉快幸福之色，他微微笑道：“我已把我造就成了一个新人了，孩子，你绝不会想到，这五十年来，我竟养成了本命元婴，不久将来，我也就可以达到所谓道家的‘出神’地步了！”

照夕简直不敢相信老人说些什么，可是老人这种态度和语气，所说出的话，却又不能令他不信，固然他知道，老人所说的“出神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飞升”，这是极玄的境地，可并不是说不可能。

他以惊奇的目光盯着老人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老人此刻，显得更是兴奋，他微微地笑道：“你也不要惊奇，天下任何事，人都可以做到的，只要有决心，我现在才相信这句话，你想想，你在地洞之中的一举一动，我隔

你这么远，如何会得知？还有——”

说着他微笑着，用手指了一下桌上的桃子道：“这些桃子，我既未出此室一步，却如何又能摘到手中呢？”

他眼角微微皱着，带出些笑纹，照夕听得如同坠入五里雾中一般，他咽了一口唾沫道：“老前辈莫非已可‘身外化身’了？”

老人微微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吧……只是，功成不易，我却不敢令他远游。”

这个“他”字，自然是指他所练成的本命元婴了，他又笑了笑道：“你和你同伴初来之时，我已得知，那金老头子为恶伪善，我亦并非不知，本来可以把他就近除去，只是，一来我守约未满，不得随便杀人，再者，我功成当在不久，万一被他们发觉了藏身之处，时常打扰，对我极为不利，所以，只好让他如此下去了！”

说完他微微摇了摇头，照夕只是茫然的听着，因为这些事，令他感到太玄了，可是都是事实。

老人目光此刻上下打量着他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这娃娃，根骨智慧俱是上乘，只是由眉眼印堂之间看来，今后数十年来，尚多杀孽情缘之事，你要时刻小心谨慎。”

照夕不由吃惊不小，躬身领命，老人说完了这句话，微微闭了一会眸子，笑了笑说：“你我在此见面，总算有缘，方才我系以先天易数推断，你和你友，尚有十日囚禁之灾，至时自有人来救你们出去，你可以放心。”

照夕不由一喜，老人却含笑说：“今日破格见你，只是为了一了我尘世缘份，好在早晚俱是一样，你能保守我们这秘密，不告任何人知道么？”

照夕忙躬身答道：“弟子定能遵命。”

老人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今日时刻已到，明日此时，你再来此处，我尚有囑于你。”

他挥了挥手，微笑道：“你快回去吧，如果我所算不差，大概你回去之时，主人也该来看你了。”

说着一只手，连连的挥着，照夕本有许多话想要说，见状只好作罢，当时行了一礼，见老人眸子已经合拢了，只好转身，爬上石梯。

忽然老人目光又开，微笑道：“还有！你既擅打坐采药之法，却不知下手的时刻，所以我两次以琴声打搅，意即在此，不想你这娃娃，居然定力很强，不受我弦音干扰，不得已我才按先天反易之理，击玉以扰之，你现在了解了，当不会恨我了。”

照夕这才恍然大悟，当时又惊又惭，不由红着脸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要何时下手方为适宜呢？”

老人目光已合上，他只短短说道：“明日再来。”

照夕知道这类奇人，性格多是不易捉摸，当时躬身行了一礼，才又由原洞钻入。

身才入洞，却似觉得眼前有光华闪动，不由定神一看，却见眼后丈许青光闪烁处，立着一个矮人，穿着打扮，一切外形，俱与那洞中老人一模一样，只是身高只有尺许，照夕不由大吃一惊，方想到，这或许就是老人所说的本命元婴了。

却见那矮人在青光环绕中，频频向前用手指划不已，像是在指示路途。

照夕不由蹲伏地下，连道：“老前辈请转，弟子已记下了。”

他口中说着这句话，再睁眼看时，已失去了那小人踪影，心中这才深信不疑，不由把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他想不到在囚牢之中，竟会有此奇遇，无意间竟蒙这半仙的老人垂青，看来自己真是造化不浅了，他这么想着，一路循着旧路，左右转着，等到了自己洞中，已又是一身大汗了。

他此刻因心中极度的喜悦，竟忘了疲累，返洞之后，仍在阵阵的发呆。

忽然想到，临行之时，老人所说，自己回来之时，就有人前来的话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当即马上站起来，费了半天力气，把那方大石，重新放回洞口。

一切就绪，耳中却已听到，洞顶铁链子响动之声，照夕不由暗暗惊叹道：“老人之言，果然不假。”

方念及此，洞石已开了一口，跟着射下了一道灯光，传下了九天旗金福老的宏亮嗓音道：“怎么样！老弟台，还受得了么？”

照夕抬头看时，月亮洞口，现出了九天旗金福老的银白发首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，也没有理他，金福老呵呵一笑道：“老弟台，肚子饿不饿？可想吃点东西？”

照夕冷冷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还受得了！”

金福老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好不识抬举的东西……老夫有心开脱于你，你却自己找死，好！你既如此，就好好在里面再住上几天，看看你受得了受不了？”

他说着愤愤的收回了头，大声叫道：“把石头封上，锁上！饿死他！”

照夕不由在他的骂声里，微微发笑了，他脑子立刻也重新回到了方才奇妙的邂逅与回忆之中。

照夕这时一颗心，已全为那奇异的怪老人所吸住了，他脑子里存满了五颜六色的幻想，待九天旗金福老离开之后，他不禁兴奋得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那个看守他的小子，重重的在洞顶石头上敲着，并且高声地叫道：“喂！喂！小子！一个人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照夕不由收住了笑声，本想回骂他几句，可是又怕令他们发现了自己不正常的情绪，话到唇边，又复忍住，耳闻上锁的声音，他的心，愈发感到了一阵安全感。

一切都归于沉静之后，他不由又想起了方才的一切，这真是他平生闻所未闻的事，而竟会令他亲眼得见，自然使他一时情绪大乱，充满着惊喜和敬佩。

在这间小地室之内，他不时的踱来踱去，暗忖老人曾说自己还有十天的牢狱之灾，其实十天又算什么呢！如果这十天之内，能得到老人的一些指教，岂不是塞翁失马，因祸而得福吗？

想着，他怔怔的站在当地，紧紧的握着手，轻轻道：“对！我一定不可放过这个机会。”

于是他暗暗下了决心，心想今夜如果再能见到他，自己一定要求一求他，倘能蒙他随便加以指引，都是后福无穷的。

他努力的追忆着老人的容貌及谈吐，只是想不起江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物，老人既有那些叱咤风云的往事，可见决非是无名之辈，只是他却不肯把名字告诉我，这真令人猜不透他是何来路？

照夕一个人这么思前想后，到了相当的时候，肚子又感到有些饿了。

他把丁裳送来的食物，就着水又吃了些，心中只有一个盼望，那就是天快一点黑。

可是，时间这东西太怪了，你不经意之时，它很快的就消失了，如果你期盼着它快一点时，它却显得比平常更慢得多。

照夕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，一会坐坐又走走，他勉强在大石上行了一会坐功，只觉得脑中幻象太多，百念俱生，勉强坐了半个时辰，却是不能抱元守一，只好离石而下，心知自己是太兴奋的缘故。

兴奋和失意，都是可以伤人的东西，所以平静的生活，才是美的人生，只是人们却谁也不愿意厮守着“平静”而已。

管照夕十分不耐的下了大石，又在房中一个人练了一套掌法，也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，干脆也不练了，他算计着也许天已黑了，忍不住用“千里传音”之法，叫了两声：“老前辈……老前辈……”

等了一会，并不见老人回音，他可不敢造次再叫，因想到，老人此刻可能是在入定，若为自己打扰了，岂不是不妙？

想到这里，吓得立刻又不敢叫了。

过了一会，他又纵身攀住了那些藤草，想把那块封石取下来，可是，又想到没有得到老人的允许，还是不要自作主张才好。

这么想着，管照夕不由叹了一口气，一松手，由顶上飘身而下，哑然失笑，心想：“我今天是怎么搞的？怎么显得一点涵养也没有了，时辰不到，徒自焦急又有何益？这情形要是给那位老人家看见，岂不是笑坏了？”

这么想着，不由顿时心情大定，暗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何不再习一

次坐功？

于是他二次又盘膝坐好，说也奇怪，心情一定，杂念不生，哪消一刻已气贯周天，不知不觉已到了无人无我境地。

等到运功醒来，只觉得通体舒畅，目光清明，方想下石走走，忽听到一阵冰寒的弦瑟之声，由壁里传出，照夕不由大喜。

当时三爬两爬，上了壁顶，用力把那块巨石取了下来，又循着那阴森森布满蛛网的地洞之中，钻了进去。

他智力极佳，默念着方才老人的指示，这一次毫不费力的已爬到了老人的洞口。

到了洞口，他探出头看了看，那黑发老人，仍是盘膝坐在蒲团之上，闭目不动。

他轻轻地叫了声：“老前……辈……弟子来啦！”

老人连眼也没有眨一下，照夕犹豫了一下，仍是轻轻由石梯上爬了下来，轻轻跪在地上，对着老人磕了一个头，默默道：“弟子管照夕，给你老人家问安！”

却见老人两眼眼皮连连抖动不已，似乎是欲睁不开的样子。

照夕不由十分吃惊，仍是呆呆的看着老人，这一霎，却见他脸上已沁出了汗来。

管照夕正自不懈，却听见身后似有细声响动，不由忙回过身子，这一回身，令他大吃了一惊！

原来他见壁角里，抖瑟瑟的站着一个小人，身高不过尺许，穿着打扮，正和老人无异，也就是昨夜在洞口指示自己去路的那个小老人。

照夕知道这是老人所练本命元婴，却暗暗惊疑怎会如此慌张？

原来这小老人，双手捧着不少山果葡萄，堆满了小小的两只手，却把前襟用手提起，兜在衣兜里，一张脸已累得红红的，还流着汗。

照夕只一回头看他，他却吓得口中吱吱直叫，一个劲向壁边直退。

照夕不由又惊又怕，忙道：“老前辈……你老人家有事么？”

不想那老人仍是吱吱直叫，一会跑前，一会又跑后，却似不敢由照夕身前经过。

似此急了半天，照夕愈发不解，再回头看蒲团上的老人时，只见他只这刻功夫，已全身汗如雨下，一张脸都成了紫色。

照夕这一惊，真非同小可，当忙站起了身子，退向了一边。

却见那小人，在墙角急得双足乱跳，口中益发吱吱怪叫连声，照夕不由惊异道：“你老人家是说什么？请……说清楚一点好不好？”

不想那小人更是叫得大声了，而且吓得比方才更烈更猛了。

照夕不由一时弄得莫名其妙，不由讷讷道：“是你老人家累了？我来扶你一把好不好？”

说着方向前走了一步，只见那小老人似乎大惊，口中叫声更尖，拼命跑了起来，一不小心还摔了一跤，衣兜中的葡萄洒了一地。

照夕不由吓得抖声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老是不要我接近么？”

那小人本已跌倒，此刻仓促由地上爬起，正作了一个要跑的姿态，此时闻言，不由连连点着头，口中怪叫不已。

照夕这才明白，当时忙后退了七八步，远离了老人本体，一面讷讷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老人家放心……弟子方才是不明白。”

他一直退到了墙边，慢慢坐了下来，这才见那小人，慢慢站直了身子，满面惊吓的看着照夕，端详了半天，才慢慢走到石桌前，一跳，已自上了桌子，走到石钵旁边，把衣兜中的果子葡萄，一样样放了进去。

这种任务在他似乎已累得不轻了，口中就像是小羊也似的呼呼直喘着气。

老人一只手在胸口上摸着，一只手用袖子在脸上擦着汗。

照夕这时心中悔恨十分，想不到自己把他吓成了这样，当时悔恨得重重叹了一口气！

小人正在擦汗，照夕这一声叹息，不由吓得他向前一栽，口中又“吱吱”的叫了两声，只见他仓仓惶惶的跑到了蒲团上老人本体，向前一扑一抱，顿时就不见了。

照夕方自看得目瞪口呆，却见正在打坐的老人，这时身子抖动了一下，遂睁开了一双眸子。

管照夕自知得罪非浅，不由吓得一下跪在地上，一面叩首道：“弟子无知……请老前辈原谅。”

老人目光，本来是带着极为震怒神色，此时见状，只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知者不怪，你起来吧！”

照夕叩了一个头，才慢慢站起来，却见只这一会工夫，老人就像是走了一千里路也似的，看来竟是意态疲倦已极。

照夕不由惊道：“你老人家怎……么了？可有什么地方不舒适么？”

老人这时喘息不已，一面苦笑道：“你哪里知道……娃娃！老夫半世修为，今夜竟差一点丧命在你手中。”

照夕不由吓得脸色一白，口中啊了一声，老人这时喘息方止，看着他讷讷道：“你方才所见小人，那正是我数十年来，苦心所练成的本命元婴，今日我命他到外山去采些山果，想招待你吃的，不想你突然的进来，我收回已自无及，以至令他受到了如此惊吓。”

说到此，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看来已吃惊不小，恐怕今后是再也不敢随便出来了。”

照夕不由脸红道：“弟子真是罪该万死……我尚以为仙师元神不会怕我的，谁知……”

老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说的也非不对，有一天大功成了，这本命元婴，就和我本人一样，自然什么也不怕的，只是如今功力方小成，还没有练到不畏的地步。”

照夕奇道：“可是，昨夜，弟子还蒙仙师元婴指示路途呢！”

老人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只是他决不敢近你身，只敢在一边指指划划，你今日突来无防，自然他会吃惊了。”

说着又摇了摇头，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好不容易才练到能让他出体游玩，满以为过些时日，逼他外出见见生人，再试以交谈，不久也就养得大成了，谁知会有此一着……看来，十魔九难，诚然不假了！”

言谈之下，带出无比失望伤心之意，照夕只是涨红了脸，低头不语，心中好不难过。

老人见他不语，不由又改为笑脸，笑了笑道：“你也不要过意不去了，这也不能怪你，我想凡是练婴之人，其中惊吓过程自是难免，只不过我再多费些时日而已。”

照夕这才徐徐抬起了头来，苦笑道：“这都怪弟子太鲁莽了。”

老人这时气色已定，闻言呵呵一笑，一面摇着头道：“你不要这么想了……来！来！吃点东西，这些葡萄山果，虽非珍品，可是采来不易，我亦仗此，才能活至今日呢！”

照夕不由奇道：“每日采摘山果，岂不要跑很多路吗？”

老人笑了笑道：“自然是了，这旗竿顶山虽不大，但要想跑上一转，亦非凡人一日所能办到。”

照夕这时已对老人元婴起了极大兴趣，不由追问道：“仙师元神所化人形，莫非永远这么小么？”

老人摇头呵呵笑道：“自然不会了，以后练成了，就和我本人一样大小，只是能到我今日地步，已颇为不易了。”

他说罢挑动着长眉，含着喜悦之情，却又叹息道：“我为此婴，真是用尽了心力，尤其出胎之日，如逢雷雨闪电，或是风雨阴暗之日，千万不可令出，直是要等日丽风和之时，才可小心令出，亦不可远行。”

他说着，显得有些眉飞色舞，看了照夕一眼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些话给你说，你是不会懂的……总之修为之人，苦了半世，到了婴成之日，也就是苦尽甘来了！”

照夕不由叹了一声道：“仙师元婴，为弟子这么一扰，恐怕是再也不肯出来了，这岂不是糟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，淡淡一笑道：“这类初成元婴，胆子虽极小，可是颇能辨别真伪是非，他已知你非恶人，至多是受了些虚惊，因为这多年以来，他还是第一次见生人呢！”

老人说着顺手自几上取了一个大桃子，丢与照夕道：“你吃个桃子，不要再为方才的事多想了，即使是心存向往，亦是多余之举，因为这种修炼关念，目前对你来说是不许可的。”

他说着又指了一下坐位道：“你坐下！我尚有话问你。”

照夕不由心中十分失望的坐了下来，他原本心中存心，想向老人吐露，乞求老人传授这种“炼婴化身”的玄功，却不料老人竟一口道破，并直截了当的告诉是不可能的事，怎不令他失望？

此时只痴痴的看着对方，欲言又止，老人不由莞尔一笑道：“你此刻心情，我全知道，只是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，我问你，你成家也未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，老人遂笑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可知无后不孝么？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老人遂淡淡笑道：“这当然并不是修为所必需，只是一个人，既生于世，是不可能平步登仙的，他必须对他生存的世界，先有合理的交待，于‘情’于‘理’都有所了结，然后才有资格进取，进一步谈修为成道，娃娃！你明白了么？”

照夕不由恍然似有所悟，当时微微愕了一下，而老人两道如电光也似的眸子，早已看透了这少年的一切，他不由微微叹息了一声，暗惊于他的福厚根慧，他年定也是我道中人。

当时不由甚为嘉许道：“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必走的路，娃娃！你又怎会知道你所走的，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呢？”

他本想告诉照夕早晚也是同道之人，只是话到唇边又忍住了，为了怕他先知机宜，心存依赖，反倒违了天道，所以并不多言。

照夕为他这几句话，已茅塞顿开，此刻眸子里闪动着异样光彩，躬身道：

“后辈谢老仙师指引迷途，现在弟子已明白了。”

老人不由长长念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目光在照夕身上转了转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既能与我在此相见，我已说过，我们是有缘份，我可以传授你些功夫，你可愿意接受么？”

照夕一听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当时张大了眼睛道：“老仙师如肯传授弟子武功，是弟子造化，怎会不愿学呢？”

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算你有造化就是了，只是孩子，我老头子却不能如此便宜你呢！”

照夕一怔道：“老仙师如有所命，弟子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！”

老人含笑，连连点头道：“你的话太重了……不错！我是要你为我办一件事，你如果答应，我自然传你几手功夫，并可赠你一件东西，否则，我仍传你功夫，只是那东西却不能送你了，不是我小气，实在我这东西，可能为你带来杀身的大祸呢！”

照夕不由十分激动道：“老仙师传授弟子几手功夫，已是弟子福缘，弟子怎敢再企求厚赐？即使为仙师办些什么事，也是应该的，何敢有所收受？”

老人呵呵一笑，猛然拍了一下手道，“好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这件事也非你办不可了，而且这件东西也是非你不送了。”

说着脸上笑容满面，照夕不由正色问道：“老仙师有何使命，请说出来好了，弟子只要能办到，定不遗余力。”

老人这时微微摇头笑道：“这件事倒是小事，你一定可办到，而且办不办得到，我倒没有什么深求，只是为了出一出我这口气罢了，至于什么事，等过几天再说。”

他笑了笑，招了一下手道：“来，你过来！”

照夕不由慢慢走近，老人笑道：“你不要怕，我是考验一下你的功力如何，因为为我办事，功夫不能太差了。”

他说着徐徐伸出一掌，含笑道：“来，你把掌心贴着我的掌心，只管把你本身真力运出来，无妨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含笑道：“弟子功力浅得很，老仙师不要见笑。”

老人摇头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只是试试，你不要心存客气，需知道，我要看清了你现有的功力，才好传授你新的功夫呢！”

照夕不由点了点头，当时慢慢伸出了右掌，把掌心贴在了老人掌心，方还心存犹豫，谁知掌心才贴上，却觉到老人掌心之内，如同闪电也似的，传进来了一股热流。

照夕顿时打了一个寒颤，心知厉害，那还敢再怠慢，当时忙自丹田提起了一口罡气，把掌力徐徐贯出，一成二成，最后到了七成内力，才觉得老人掌心传过的那股热流，慢慢为自己逼出了体外。

这时偷眼见老人面带喜色，随着又见老人身子抖动了一下，照夕立刻又感到，方才为自己逼退的内力，又向自己逼了过来，而且来势竟是奇猛。

照夕不由一惊，二次用足了内力，向外一登掌心，不由全身阵阵颤抖了起来。

只觉得老人掌心传出的力量，时进时退，其势反倒成了互不上下之态了。

是时老人忽然发出了一阵笑声，遂见他掌心向外一登，管照夕立刻感觉到，这一次传过来的内力，简直是令自己莫可抵御。

顿时只觉得全身一阵奇热，由不住汗流浹背，心中一急，正自无法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想到了那独特的“蜂人功”。

当时心中动了一下，暗付不如拿他来试一试，或可敌住老人传来的内力。

想到就做，当时讷讷道：“老仙师留意，弟子要施出全力了。”

老人本以为照夕即使是内力充沛，也不会有何出奇，谁知这一试之下，自己出了五成力，才勉强敌住，不由心中已自大惊。

此刻闻言，更是一惊，当时一面自丹田之内提起一股所练先天无极的内气，徐徐贯入掌心，一面含笑道：“你只管使出来，无妨。”

照夕答应了一声，心念一动，那只右手，霎时粗红涨大了一倍，他口中闷吼了一声，顿时把“蜂人掌”功，向外一逼。

这种力量可算是运足了，老人本是眸子微闭着的，照夕掌力这一撤出，他猛然睁了开来，口中“哼”了一声，全身竟由不住，猛然晃了一下。

遂见他脸色大惊，大吼了一声：“去吧！”

只见他右掌一抖，照夕只觉得这股内力，像击在了一个有弹力的球上也似，顿时由不住向后面翻，口中大叫了声：“不好！”

却见老人五指向回一拉一拈，照夕不住又向前一栽，这才算是把心神定住。

可是尽管如此，亦难免面红耳赤，气息咻咻不已，他身子也不由得前后的摇晃不已。

老人这时忽地脸色一青，猛然站了起来，只见他目光如炬。

照夕不由吓得后退了一步，却见老人面色极为难看地道：“这种蜂人掌力，你是在哪里学来的？”

照夕不由吓得全身一抖，当时吃吃道：“弟子是……是……”

忽然心中一硬，暗忖：我如今日骗了他，日后如被他发现，更是不妙，还不如实话实说好了，想着不由红着脸道：“弟子是由师父那里学来的。”

老人目光如炬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

照夕不由垂下了头道：“家师洗又寒……”

说着抬头看了老人一眼，又接道：“请你老人家原谅……弟子罪该万死！”

说着不住双腿一软，朝着老人跪了下来，老人这时冷冷一笑道：“果然是他……我早已猜到了。”

他点了点头道：“你站起来。”

照夕忙站好了，垂侍一旁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老人目光注视他良久之后，才微微叹道：“这种功夫，你学了多久了？”

照夕此时目中含泪道：“弟子因不知这种功夫的罪恶，只是师父命我练习，我岂敢不遵？”

老人点了点头冷笑道：“洗又寒的手段我是知道的，你先不要说别的，我只问这种功夫，你练了有多久？”

照夕讷讷道：“大概有半年多时间。”

老人目光一亮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么久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老人又问道：“你可知道这种功夫的罪恶么？”

照夕又点了点头道：“以后我知道了，可是功夫已练成了。”

老人这时目光在他身上转瞬不已，低低念道：“罪孽……罪孽……”

说着步下了石床，慢慢走到了照夕身前，他两道灰白的眉毛，紧紧皱在了一起，半天才道：“我如今把你这种功夫废了，你有何意见？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见老人已似面有怒容，当时不由把心一狠，心想：“也罢！这种功夫既是如此毒辣，我又何必再为不舍？就请他为我废了也好。”想着不由面色一整道：“此功力使弟子痛苦十分，多造杀孽，老仙师就为弟子废了吧！”

照夕说完这句话，只以为老人定会即刻动手，当时把目光一闭，老人闻言之后，面容才微带喜色，他点了点头，微微道：“好！你坐好。”

照夕睁开眼，依言坐在了石椅之上，这时老人却嘿嘿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想不到洗又寒这恶魔，如今竟还在人世之上，老夫当初手下留情，倒成了姑息养奸……此人功力智慧俱高人一等，只是逆天而行，终久要受天诛，这还不去说他，他最大过错，却是不该种毒在你身上。”

老人说着，脸上带出了难得一见的怒容，如果此刻洗又寒在他面前，可想而知将是一个什么场面。

他眨了一下目光，愤愤地道：“所幸天道不容，他这种奸险的心胸，毕竟不称心，想不到，你竟遇到了我。”

说着冷笑了一声，接道：“这叫他白费苦心！来，孩子。”

说着他指了一下照夕上身道：“你把上衣脱了……这种功夫一日不除，在你身上将一日留下杀机祸根，以后成年累月与日俱增，你将和他一样了。”

照夕这时听得心中阵阵发冷，当时慌不迭，把上身衣服脱了下来，露出赤光的上身，讷讷道：“老仙师！你老要如何下手呢？”

老人叹息了一声，目视着照夕道：“也许这么做，你会觉得很可惜，其实不然，今后你会觉得为此受福了。”

老人说着陡然伸出一指，平空点了一下，照夕不由打了一个极大的哆嗦。

这种感觉，就和当日随丁裳至其师父处，为那老婆婆隔空指点时的感觉一样，只是，比那一次更显着些而已。

老人点了一指之后，眉头微皱道：“奇怪……你那‘无畏神枢’，好似已先为人点过了一般，这是为何？”

照夕心中又惊又佩，当时不敢怠慢，即把为那老婆婆所点情形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

老人听得连连点首不已，不由详细问了问那老婆婆长相，才笑了笑道：“想不到这老婆子，如今也还健在，看来，似他夫妻已反目多时了。”

照夕问故，老人才笑眯眯地道：“你所遇见的那老婆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你那师父的老伴儿蓝江，外号人称鬼爪，想不到他夫妻却在你面前演起把戏来了。”

照夕这才恍然大悟，不由惊愣得呆了，心中这才想到，莫怪那老婆婆要那般说了。

这时老人眉头微皱道：“要说起来，这鬼爪蓝江，却是为人不差，只是他夫妇一向恩爱，又怎会化离了呢？”

老人五十年不入江湖，自然五十年内，江湖上所发生的一些离奇事情，他不得而知，本来他对于任何事，也不会再记挂在心上了，只是洗又寒夫妇，对他来说，是往昔极为熟悉的人物，甫闻道来，难免俗念又兴，是故问短道长。

照夕自己也是莫名其妙，当然不能有一个合理的答复。

他只是愣愣的看着老人，这时老人叹息了一声，遂又看着照夕道：“这蓝江此举，虽有救你之心，但仍为他丈夫保留了一半情面，只看他这一指，

只在你‘无畏神枢’上少少用了指力就可知了……她这又是何苦？还不如不点的好。”

说着又正色道：“如今我已用‘无相神功’把你‘无畏神枢’内中毒整个点散了，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，所以为了今后长久计，我不惜费些功力，为你把身上蜂毒去净，此举实对你破格了。”

照夕这时不由大喜，忙谢道：“老仙师能使弟子还原如初，弟子终身感激不尽。”

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不忍看你如此青年，落成残暴下场，你此功一失，你那师父如知，将必恨我入骨，只是他也莫奈我何罢了！我却也正好借此，给他一个警戒，他如再执迷不悟，日后即使我不除他，他亦将自焚其身！”

照夕听得好不吃惊，当时催道：“老仙师，你就动手吧！”

老人点头道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遂见他双掌平出，十指微弯，在空中，对着照夕身上抓动不已，这一霎时，照夕就觉得全身火也似热，哪消一盏茶时间，已汗下如雨。

老人这时双手更是上下抓动不已，愈来愈快，照夕却觉得全身慢慢由奇热而变成了麻痒不堪，仿佛全身上下，为千百条细虫钻行一般，一时忍不住低头一看，只见肤色，已由红白而转成了微微的紫褐之色，正在惊吓之际，却听见老人低叱道：“坐定了！”

照夕方自一惊，只觉得身形向前一踉，当时慌忙双手用力扶着椅背，总算没有倒下。

就觉得周身皮肤千孔俱开，随着老人手势，流出了一身如墨汁也似的黑色浓汗，又黑又脏，整个上身全沾满了。

老人双手兀自不停的连连抓动着，由是愈来愈多，又过了好一会，老人才住了手，他冷笑了笑道：“你自己看看吧！”

照夕这时惊吓不已道：“老仙师！这些是什么？”

老人遂冷笑道：“这全是那墨蜂身上奇毒，凡人沾上一点，已恐没命了，只因你日久冶炼得已不畏蜂毒。才会没事，你想想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毒，多么可怕？”

照夕不由又是感激又是害怕，当时真有些手足失措的感觉。

老人遂用手一指壁后道：“你推开那块石壁，自有一方清池，此为我所引清泉，你把衣服脱光了，好好洗净了再上来！”

照夕吓得硬邦邦的转过了身子，瞧着老人手指之处，一推石壁，果然应手而开，大小恰巧容一人出入，当时忙潜身而入，走了几步，果见一个大小约五尺见方水池子，两旁有水道引流一进一出，水声淙淙，十分悦耳，尤其那水看来十分清澈。

照夕入牢以来，数日未曾洗漱，见此清泉，真个如同久旱甘霖一般，当时匆匆脱了上衣，没身池中，那水竟有些温热，洗在身上不冷不热，却是适意。

他好好把身子整个洗了一净，本想连头也洗一洗，又怕老人等得不耐，所以只把身上洗净，匆匆上岸，见池边手中衣服摆着不少，只取过毛巾，把身上擦干净了，仍把旧衣穿上，好在上身衣服本已脱掉，那蜂毒并未沾上，下身只好扔掉一边，挑了半天，找了老人一件府绸裤子穿上，裤子倒和自己那一件式样差不多，一切穿好，这才走出来。

一时只觉得，全身上下百孔俱畅，舒适十分，老人这时却坐在石床上微

微发呆。

此时见照夕走出，不由一笑道：“好了，你此刻蜂毒全去，一切和本来的你无异了。”

照夕不由跪地，对老人恭恭敬敬的叩了一个头谢道：“老仙师如此成全，令弟子没齿不忘，只请仙师赐告大名，以存肺腑，永世不忘。”

老人一面搀起了他，一面微微皱眉：“并非是我不肯告诉你名字，实在我这名字也多年不曾提及，不愿再说它罢了，你既一定要问，我也不便瞒你。”

他笑了笑道：“今后你如见了淮上三个老儿，或是你师父师母，只提一声雁先生，他们就知道了。”

照夕对于“雁先生”这名字，十分陌生，只是听来十分好听，也好记，不由默默记在心中。

老人道出了姓氏之后，又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们如闻我名，定会大吃一惊，只是你我这一段奇遇，却不可随便泄露，你要记住了。”

照夕连连点头称是，老人这时，似已为眼前这些俗念，把平静已久的心绪搅乱了。

他开始在这斗室里，不停的踱着，前后走了一圈，才站定了脚步，道：“这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希望能遇到像你这么一个少年，把我几手功夫传给他，并且令他为我办一些我想做而不能做的事……”

他看着照夕，接道：“想不到，竟会遇到了你，这可说是天意，只是如此，也为我找来了麻烦。”

他说着又叹了一口气，感触的又道：“一啄一饮，莫非前定，也就不要再说他了。”

照夕一时也不明白，他是在说些什么，只是愣愣的看着他。

这位五十年前叱咤武林的雁先生，说完了这些话，对着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不要奇怪了，现在我已决心把我静中参悟的几种功夫传授给你，我们也谈不上是什么师徒，只算是有缘份而已。”

说完这话后，又命照夕坐下，详细询问了一遍他所学的功夫。

照夕自是一一对答，老人有时点头，有时却皱眉不语，有时却连连摇头不已，可见武功师授一道，各门都不一样，而且见解也互有参差。

老人把照夕所学不厌其烦的问了一遍之后，才点了点头道：“要说洗又寒传授你这一身功夫，也却是不易，只是此人个性过于偏激，他早年就有杀人的嗜好，如今养成怪癖，不易更改了，只是你既身为其徒，却不可坐视不管，今后如能设法劝导其归善，总是要尽力才好。”

照夕连连点头称是，老人说完这句话，忽又摇头苦笑道：“不过，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了……你要小心行事，否则，恐怕对你亦有杀身之难。”

照夕一面答应着，心中不由得想到了自己两个师兄的下场，由不住心惊肉跳！

老人似已看出他心中惊恐，当时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既把你蜂毒去净，也就等于伸手管了这件事情，你也不必惊怕，我现在传你几手功夫，即使日后那洗又寒不顾师徒之情，想对你加害，你只要施出来，他却也莫可奈何。”

说完先传了一首口诀，令照夕念熟了，这才含笑说：“我在这十天之内，要传你四套功夫，这四套功夫，也正是要叫你用去对付四个极为厉害的人物，只是你不要怕，只要你能虚心学习，多加练习，自会因熟而生巧，对付他等绰绰有余了。”

照夕细念那首口诀，是：

“躬身如虾，张翼似蛾，
引颈类鹤，旋身扬波。”

老人把这十六字，极为简易的口诀传授与他之后，又令他背诵了一遍，这才笑道：“你不要小看这十六字诀。”

说着他晃着身子，极为得意地笑道：“你不要忘了，我要令你，用这十六个字，去对付淮上三子中的老大无奇子丘明。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他想不到老人竟会要他去对付这么厉害的强敌，一时不由吓得一呆。

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要你办的事，也就是要去找淮上三子，一一要败他们于掌下，一雪我多年心头之恨。”

照夕只是听着，心中吃惊万分，老人笑了笑又道：“然后，你可告诉他们，你是我的记名弟子，看他们老脸往何处放。”

照夕虽然是吃惊，可是少年人好高爱胜之心，自是难免，因此他听到老人如此的嘱咐，不由得眉飞色舞的笑了，不住的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我一定为你老人家出一口气。”

老人鼻中冷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可是你却不要小瞧了这三个老儿……如今五十年不见，自然他们的功力会更高了。”

照夕不由剑眉一皱，老人见状自信地道：“可是，你只要用心的把我这套功夫学会，他们是打不过你的。”

老人的目光，细细的眯成了两道缝，道：“老大无奇子丘明，此人一身功夫，却可说到了炉火纯青地步，自然和你比起来，你是差得太远了，可是你却要这一手功夫巧胜他。”

照夕不由奇道：“这是一套什么功夫呢？”

老人得意的笑了一声道：“这只是四式连一的一招掌法。”

照夕不由微微诧异道：“只有一招？”

老人笑了笑，用眸子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娃娃，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一招功夫，这是我多年来静中参悟出的一套功夫，四种不同的招式，在一式之中同时施出，我看如今天下，能敌这一招的不多。”

照夕心中尚在犹豫，老人已跳下云床，他点了点头笑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你不妨试一试看。”

照夕不由俊脸一红笑道：“弟子哪里行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没有关系，你且试上一试，我不伤你就是了。”

照夕无奈，只好笑道：“你怎么个比法呢？”

老人微微笑道：“把你最得意的功夫，施出来就是了。”

他说着身子向后退了几步，已到一块空处，双手悠闲的垂着。照夕心中暗暗想道：“你老人家也未免太以小瞧我了，我就不信一招之内，会败在你手中？”

他想着也站起了身子，慢慢走到了老人身前，一面笑道：“老仙师既如此说，弟子只好得罪了。”

老人只是点头微笑不已。照夕猛然向下一刹腰，用“浪赶金舟”的招式，已把身子窜到了老人腹胸之前，这种身法可真是快如电光石火一般，照夕身形一近，只见老人仍似前状不动不移，暗忖：“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？”

他脑子里这么想着，已当空举起一掌，足下“骑马蹲裆”，右掌却用了

三成内力，突的以“问心掌”劈出一掌。

这一招照夕因胸有成竹，事先已把退路想好，掌力发出亦是旨在投石问路，虚空莫测，可随时收发由心，可谓之狡厉已极。

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，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，照夕这一掌方自劈出，陡见老人两袖一分，居然门户大开，只当机会难得，当时一咬牙，掌力化虚为实，口中空叱了一声：“打！”

随着那“打”之一字，身形倏地向下一塌腰，这种掌力，可说是全部运了出去。

动手过招，可说是疾如电光石火，不容丝毫犹豫怠慢。

管照夕这么往下一躬身，却见老人一声长啸，他掌力已打虚了，只觉两肋两处“气海俞穴”上一麻，随着打了一个冷战。

再看老人已含笑站在自己身前了，照夕不由惊得脸都青了，以他锐利的目光，几乎都看不出来，老人这种身手，是怎么变的？

他红着脸道：“这种神技，弟子真是见也未见过……你老人家是怎么到了弟子身后？再请示范一次可好？”

老人呵呵笑道：“自然是好……我就是为了传授你的……你看好了！”

照夕方点头道好，只见老人两袖一分，一声长啸，只见灰影一闪，已到了照夕身后，同时两肋一软，已为他两手搭了上。

照夕依然是莫辨虚实，只是皱着眉红着脸看着老人，这位名为雁先生的奇人，不禁高兴得哈哈大笑，他才开始一一的讲解这一招四式的连环运用，如何现掌，如何旋身，他并且告诉照夕说，这种功夫是因人而施，譬如敌人攻前胸或腹部，那么受制当在两肋，如攻后背，受制却在前胸，要是顶部，受制却也在顶部。

同时更逼着照夕以身示范，竟是百试不爽，一一如其所言。

最奇的是他对敌，不论你多么厉害的方法，却只有这么一种式子，竟是无法破之。

照夕聪慧过人，不一会，已把这一招学会了，老人这时才嘱咐他道：“我所传的这一招，你不可轻用，因为江湖上，明眼人太多，你如不小心收敛，很可能就会在你施展的一霎，被人把要诀领悟，虽不见得为人学会，可是却失了制人的机宜。”

照夕连连点首称是，老人才慢吞吞地道：“三子中的无奇子丘明，此人最是高傲，他最得意的是一套‘太乙伏波掌’，据我所知数十年来，江湖鲜有敌手，我这一手功夫，也就是为了对付他其中最厉害的一式‘撒网过江’，那是在第九招上，如把这手功夫用来对付他，那么他将受制于两肩……”

他似乎非常兴奋地接道：“我特别要嘱咐你，只许用来对付他这一式，而且事先不可以之对任何人，以免失了机宜，你能做到么？”

照夕点头道：“弟子遵命，定能做到。”

老人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丘明我们对付完了，再来对付他们第二子……”

他笑得嘴都闭不拢了，接下去道：“老二赤眉子葛鹰，此人最擅长的是轻身提纵，以及巧手神拿，暗器上的功夫，江湖上可以说，难得有第二人！”

他顿了顿道：“我要传你一手功夫，专门对付他的。”

说着遂细细的指点了他一种功夫，然后又提到了飞云子叶潜，传授了一首口诀。

（作者为保守机密起见，在此不再事先透露，读者以后自知。）

二人为了研究各门功夫，费了整整一夜的时间，照夕只觉得他所传授的功夫，简直是玄到了家，若非内功功夫有极好的基础，简直可说是不得其门而入。

他一直不停的演习着，老人仍是不十分满意，并定了时间，以后每夜再来。

照夕别了老人回到自己室内，天已微明，他唯恐令老人失望，一个人在洞室之中，不停的演习着，直到精疲力尽，才倒在了石床之上，昏昏睡去。

自此以后，夜夜潜往老人室内，不知不觉一周过去了，这七天的时间里，他真有了惊人的长进。

老人传授了他七八种功夫，并且口授了他一套内功口诀，这口诀日后帮助照夕内功方面，有了不可思议的长进。

这一日，照夕在老人的指导之下，练功已毕，老人对他的成绩十分满意，由不住赞赏有加，遂含笑对他道：“这短短几天来，你也确是难得，居然把我传你的这些功夫，练得得心应手，这实在是不容易，由此看来，你资质极高。”

他说着收敛了笑容，微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可是……我们也就该分手了。”

照夕这才突然觉出，不由也顿时一愣，这十天来，他和老人之间，真是建立了深厚的友情，虽然他一直是以“老仙师”来尊称他。

可是老人却并不像一个严师般待他，有时候，二人的相处，就像是一对极好的朋友。

所以照夕甫闻此言，不由吃了一惊，他怔怔的看着老人，现出无比的依恋之容。

老人轻轻拍了一下他肩膀，笑道：“你也不要难过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在想，这几天我们能够在一块……这是天意……我已经非常满意了。”

他脸上含着适意的微笑道：“你的出现，却正好为我解决了一些凡世之上的未能遂心之事……在你来说，你也学到了一些在武林中，难以得到的功夫，真可说是相得益彰。”

他微微皱了皱眉道：“至于你那个师父，你却要时时提防着他才好，此人手狠心辣，江湖上无人不知，你虽是他弟子，可是他如知道，你背叛于他，他决不会饶你性命，再怎么他是你师父，所以你要谨慎对他，我已给你说过了，你可从蓝江身上下手，如能设法使他夫妇重新和好，那洗又寒自会对你宽容，说不定蓝江的力量，能改变他的劣质……这岂不是一件完美的功德？”

照夕点头称是，老人遂笑了笑：“自然，光凭口说，你是难以奏效的，我可以设法帮助你。”

照夕惊疑的看着老人，老人却慢慢走到了石桌前，拉开了一格石展，由内中取出一个黑光铮亮的小葫芦，摇了摇，发出一阵金石之音。

他点头笑了笑，递于照夕道：“你收下这个！”

照夕不由惊道：“老仙师！这是什么？”

老人笑道，“我叫你收下，你打开看就知道了。”

照夕惊疑的把这小葫芦接到了手中，打开了盖子，看了看，只见是半葫芦黑亮的小药丸，芳香之味上透鼻梁，不由奇道：“这是药么？”

老人点了点头道：“这是我炼制的，名为‘小还丹’，因收采不易，仅仅制了这么一点，我本人因炼婴耗了许多气神精血，全赖这小还丹滋补，功能起死回生……对你今后用处太大了。”

照夕不由愣道：“可是你老人家今后莫非不用了么？”

老人笑摇了摇头道：“我如今元婴已成，功力大进，是用它不着了，你收下吧！”

照夕道了谢，放在身上，老人却皱眉问道：“你不是说那蓝江，因走火入魔，半身不遂么？那么这种东西，却是对她大为有益，我想只需七八粒，也就可使她复元了。”

照夕不由又惊又喜，当时笑道：“那么弟子如见到了师母，岂不是马上就令她复元了么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自然可以了，只是你却要留意，这夫妇二人，一向都是诡计多端，我赠药给你的意思，是想你能以它消除你本身的危险，你明白么？”

照夕不由突然大悟，当时点了点头，老人这时拉开了抽屉，却又由其中取出了一口长剑。

照夕只一眼，已觉出此剑非凡，那是一口形式极为古雅的长剑，通体上下约有二尺五六寸长短，一色的墨绿。

老人抚视着这口剑，良久，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此剑随我身边，已过了七十年了，如今……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猛然递过道：“你拿去吧！”

照夕不由大惊，当时跪地道：“弟子天胆也不敢受你老人家如此厚赠，这万万使不得，你老人家还是收回去吧！”

老人微微一笑，单手外探，照夕竟被隔空提了起来，他笑道：“你不要过不去，我既赠你，你就收下，否则我反倒不乐意了。”

照夕仍不敢去接，老人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此剑剑名‘霜潭’，为我少年时游华山时，无意自一旧石铺中收购而来。那时此剑隐于一黑绿长石之中，可笑卖石人，不知是件宝物，仅把它当一块好石头来卖，我却以极便宜的代价购得。”

老人笑了笑，又道：“据吾师说，此剑乃是汉朝人莫方子所铸，一度为大将军霍去病所有，南征北讨仗它立了不少功劳，后来献于皇上，皇上视为珍宝，日日悬挂身边，爱抚不已，故有诗句如：‘圣上弃美人，一意抚霜潭’之说，随后帝死，此剑就没有下落了，想不到千年之后，此剑竟落到了我的手中，这也是天意。”

他嘴角含着爱怜的浅笑，在谈论到此剑过往的历史时，不由轻轻抚摸着这口剑，好似回忆到昔日汉帝使这口剑的情景。

他以拇指轻轻按动了一下剑匣上的一粒明珠，这口剑“锵”的一声脆响，自然的跳出了三寸剑身，一时青光耀目难睁。

照夕不由惊叹了声：“好剑！”

老人随着展手，把它抽出了鞘子，微微带出了一串极为精细的龙吟之声。

一时这间石室之中，就像闪动着一道青蛇一般，只见青光闪闪，剑气森森，微一晃动直如青河倒卷，冷气逼人，照夕几曾见过这种宝刃，当时直惊得目瞪口呆，老人在掌上把玩了一会，遂插入了匣中。

他郑重的递于照夕道：“这口剑，就当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，你要好好的保存着这口剑。”

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感慨地道：“当初我得这口剑时，自己也曾写了两句话，封于鞘中，你不妨遵照而行。”

照夕小心的接过这口剑，真是惊喜得无以复加，闻言问道：“仙师那两

句话，可肯赐告，弟子亦便遵行。”

老人笑着，用手在这剑鞘一面一按，只见翻起一面空鞘，只见他探进二指，向外一抽，抽出了一条黄绸带子，笑递与照夕道：“你拿去看看。”

照夕双手接过，展开一看，只见绸上龙飞蛇舞的书写着两行字，细认之为：

“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”

照夕不由打了个寒颤，连连称是，老人嘻嘻一笑道：“我如今功成在即，赠剑于你，另当别论，可是你却要谨守此言，不可将此剑落于他人手中，否则，你当誓守此训。”

照夕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老人这才又把那黄绸子接过，置于剑匣之中，又把剑递于

照夕，才道：“我为了避免外人觊觎此剑，特制了这个绿鲨皮剑

鞘，可是外形仍不可掩，明眼人一看即知此剑不凡，所以为慎重计，今后你应再以布套一个把剑套好，这么就方便多了。”

照夕这时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小心的把剑系于背后，老人似乎了却一桩心事。

他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我本想，这口剑留着，就藏于此洞中，留赠今后有缘人，却没想到有缘者即是你……哈！天意真是奇妙万分咧！”

照夕不由问道：“弟子有何缘分，仙师又怎知呢？”

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在你初来之日，这口剑已不像往日一般安静了，它夜中曾三次惊我。”

说着，眯着眼笑道：“第一次，是你初被困之时，这口剑无故出匣，响了一声，是我推算才知。第二次，是你在洞中意欲误采元丹之时，此剑又无故响了一声，所以我才以琴音扰你，随后你不服，竟再次误采，此剑竟二次示警，我才专心观察你至今。”

他笑了笑，道：“你说，这不是天意如此么？所以自那时起，我才决心，把此剑赠你。”

照夕听得如醉如痴，由是心中，更把这口剑爱如性命一般。

老人又叹了一声道：“此剑昔年在江湖上曾饮了不少恶人魔头的血，只是杀机太重，前数日我私窥剑气，知道来日尚会层层血腥，只怕这些，都要应在你的手中，你要切记，宝剑虽是杀人利器，却不可妄以伤人。”

才说至此，那口剑竟在照夕背后，发出了一声低鸣，无故出鞘半尺。

老人陡然以手掩口，失态的“哦”了一声，遂张目向照夕道：“你可听到了？”

照夕吓得忙把剑解了下来，果见剑锋出匣半尺，剑气眩目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道：“它竟不以老夫之言为是，出声制止，由是看来，只怕来日江湖中大难不了啊！”

说着连连挥手道：“快收起它来！快收起它来！我真怕看它，这是天意，我也莫能为力了！”

照夕傻傻的把剑合好，才又背在了背上，心中自是惊奇不已。

他虽听过古剑通灵之说，却是只听传闻，尚不曾见过，想不到今日，竟

自目睹，自然是又惊又喜，由不住心中通通跳动不已。

老人这时显然为了这口剑，弄得不十分愉快，他那两道灰白的眉毛，微微向下搭着，默默的坐在石椅之上，停了一会，才抬起了眸子，对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也该走了……时候不早了。”

他微微说出了这几句话，目光又合了拢来，照夕不由几乎想掉泪，他讷讷道：“老仙师，我以后还能来看你么？”

老人眼睛也没睁开，只微微摇了摇头道：“不必了……我们缘分已尽了。”

照夕不由顿时怔住了，想不到一分钟之前，尚对自己有谈有笑的老仙师，这一刻竟自冷漠至此？不由几乎冷僵在当地了。

他动了动嘴唇道：“仙师对弟子大恩，弟子今世不能报，来世亦当报之，仙师你……”

老人只是频频的摇着头，眼睛也不睁一下，以至于照夕的话，不得不中止。

他失望的叹息了一声，老人却是连连挥着手，意似令去。

照夕不由一阵心酸，当时跪在地上，对他叩了三个头，抬头看时，老人竟已垂首不语了。

他安详的互握着手，出息均匀，已自行功入了定了。

照夕只好含泪站了起来，想到老人这几天，对自己的不厌教导，以及赠送自己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无异是恩同再造，却在临别之际，连受自己一声谢，也掩耳不闻，真是令人感怀伤心。

他默默站了一会，却见老人头顶青光闪闪，方自惊异，却见一小人自老人头顶探出半个身子，正是老人所炼元婴。

这小人对着照夕看了看，这次却是面现微笑，他举起一只小小的手，往地道洞口指着，口中就像初生的小儿一般，“吱吱”直叫！

照夕知道是老人令自己走的意思，他虽然心中不舍就去，可是又怕打扰了老人炼功，只好重重叹息了一声，一时泪流满面道：

“老仙师请珍重，弟子去了！”

说着又对着那小人深深打了一躬，只见那小人却也对自己合掌连揖，意似谦让。

到了此时，照夕也只好走了，他转过了身子，方走了两步，却闻得那小人口中连叫，不由忙回过了身子，奇道：“仙师还有事嘱咐么？”

却见那小人，很快的由老人顶门一跃而出，再一跳已到了石几之上，双手却抱着一物连跳不已。

照夕这才恍然大悟，看清了，原来那小人手中所抱之物，竟是老人所赠的那个葫芦，不由忙笑道：“谢谢老仙师。”

说着遂走上前去，小人见他走过，忙放下葫芦跳向一边，口中吱吱直叫。

照夕取过了葫芦，突然忆起老人所说，内中小还丹有养婴之功。

当时不由拨开塞子，倒出了一粒，双手递上小人，诚意道：“老仙师可要受用一粒？”

那小人不由双手在头上摸来摸去，似乎又伸手又害怕的样子，照夕知道他是害怕，遂把药放在了桌上，退后了几步。

这样那小人，果然大喜过望，只一跳，已过来，把桌上丹药取过送到口中。

照夕再看石椅上的老人，脸上却蕴起了一丝笑容，自知不便多留，遂又

跪谢了一番，这才毅然起身走向壁边，扶梯而上。

回头却见那小人，已坐在石桌上，分着两条腿，仰着头正在看着自己，似乎很新奇的模样。

照夕笑了笑，才伏身爬入地道而去，他心中这一霎时真是感慨不已。

暗思老人，如今几乎已炼到了半仙之身，一待元婴长成，即成仙证道，将立万年不朽之身，这是何等福分，自己不知哪一天才能有此成就，也许一生一世，仍是一个俗世的凡人而已。

想着真是感伤不已，他一面在地道里钻左钻右，背上的长剑，时常碰击着青石，发出锵锵之声，他不自禁想到了这口剑，心中禁不住也笑了。

本来他一直遗憾着，没有一口好的兵刃，听师父说，兵刃种类虽多，可是合手合意者却少，而多少年来，自己也只醉心着得一口好剑。

洗又寒虽也赠过他一口剑，可是那只是一口较一般为好的剑而已，要是和这口“霜潭”剑比起来，那简直是有天壤之差。

他一路爬着，脑子里仍由不住欣喜欲狂，不知不觉已到了自己室中。

一切就绪之后，他又坐在石床之上，心中想道：

“老人曾说过，我有十天的牢狱之灾，如今就要出去了，也不知灵也不灵？”

想着便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再者他又想到了丁裳，自己只顾夜夜学武，却不知她这几天来过没有？要是她果然来过，一定奇怪我上哪去了？要是她真要问起来，我却是如何回答她才好呢？

想着心中不由动了一动，方在思索应对之话，忽觉得洞顶有一阵细小的铁锁响声。接着又是一阵石块磨移之声，照夕不由抬头注视了一会，果见一人影闪动着，遂听到了裳的声音道：“管大哥……管大哥！”

照夕忙道：“是裳妹么？我在这里！”

丁裳口中哦了一声，奇怪道：“咦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照夕不由笑道：“我一直在这里啊！”

丁裳小声道：“前天我来，怎么你不在呢？”

照夕因念及老人所嘱，不敢轻易泄露，当时只好撒谎道：“谁说不在，大概我在石头后面睡觉吧！”

丁裳闻言，将信又疑的转着一双眼睛，不过她确也想不到还会怎么了，当时只眨着眼道：“奇怪……我叫了好几声，你没有听见么？”

照夕赔笑道：“都怪我不好，我怎会睡得这么死呢，所以今天我都不敢睡了。”

丁裳这才相信，遂笑道：“我看你，这十天好似精神还比从前好些了，倒像不当一回事似的，真怪？”

照夕不由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我的天，我真太大意了，这哪像是一个被关的人哪？”

这么一想，不由马上作出了副苦笑道：“你倒真会开玩笑，我真恨不得想死了算了！”

丁裳才娇笑了几声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只是逗你的。”

她说着，忽然声转小道：“今天，我就是来救你的，我已和那位申屠雷兄约好了，你怕不怕？”

照夕不由暗惊老人神算果然不假，因笑道：“我怎会怕呢？高兴还怕来不及呢！”

丁裳小声道：“好！我已想好了点子了，等一会那负责看你的人就要来了，你只管假装叫肚子痛，缠着他，我就到他房里去偷钥匙，要找不着，干脆就把他拿下来，逼着他给你开门。”

照夕连连点头道：“好计！”

遂又想起道：“可是申屠雷呢？”

丁裳嗔道：“傻瓜！你出来了，我们俩人难道还没有办法救他们么？”

照夕遂笑道：“对！还是你聪明，那我应什么时候开始呢？”

丁裳想了想道：“现在就开始吧！天可不早了。”

想着匆匆又把石头给合上了，又上了锁，照夕心中喜道：“这丁裳也不知怎么弄得，居然能把这封石的锁链子打开，她倒是真能。”

想着时间大概差不多了，这才扯开了嗓子大叫道：“喂哟！哎哟……可痛死了！”

自己叫了几声，差一点想笑，因想到这可不能笑，遂又双手捂着肚子，大叫了起来。

他这么叫了十几声，果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走到了洞顶，一人捶石道：“小子！你叫什么，怎么啦？”

照夕马上躺下，双手捧腹道：“老兄……你弄点药来，我可是要死了，哎哟！这可是不能活了！”

那人听照夕吼得如此可怕，也不由吃惊不小，因恐闹出了人命，担当不起。

当时匆匆开了锁，移开了石头，跟着一道灯光射了进来。

照夕忙在石上滚来滚去，他灯光照也照不清，只听他大叫道：“小子！你不要光叫呀！到底是怎么啦？”

照夕哎哟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想死！”

那人嘿嘿冷笑道：“你想死？小子！你可别给我找麻烦，你老实说，是饿的是不是？”

照夕喘气道：“我也不知……哎哟！哎哟……”

叫到后来，简直是气若游丝，连他自己听来，也是怪怕人的，那人果然吓得不敢，连连拍石道：“唉！唉！这都是他妈的难事，一到我当班，就他妈出娄子，喂！喂！我说你就别叫了，这事我也当不了家，我去给你找点东西吃去。”

说着就要起来，谁知身子还没站起来呢，忽被人一把着脖子了，随着一口冷森森的剑刃，在他脸边晃来晃去。

这小子不由吓得“我的妈呀！”一声叫了起来，遂听见丁裳的声音，低叱道：“不要命你就叫。”

这小子吓得手中灯也掉下来了，却为照夕一把接住了，反把灯光往上照着，一面笑道：“对！狠狠的治治他。”

这小子不由直了眼，一面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是肚子痛么？”

照夕嘻嘻一笑道：“你爷爷才肚子痛呢？小子！你乖乖的领着这位小姐，把这牢门开了，要不然她可是杀人的女魔王，你就别想活了。”

丁裳宝剑再次挨在他脸上，一面叱道：“你说！怎么开门？”

这人咧着大口道：“我的小奶奶，你老可别拿着宝剑瞎比划，这玩意可是能杀人的呀！”

丁裳娇叱道：“当然能杀人！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说着又在他脸上贴了两下，这一来这小子吓得又鬼叫了起来，照夕看得真想笑，当时忙道：“你叫什么？快开门吧！”

丁裳也吓唬道：“快点！门在哪里，怎么开？”

这人还装蒜道：“我哪知道呀？”

才说到此，却又啊哟的一声，却见顺脸滴下了不少血，丁裳这小丫头，可真狠，真用剑划了他一下，这一来这小子不由吓得又鬼叫了起来。

好在他头在洞里，声音倒传不出去，照夕用灯照着他厉声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这小子一面哭，一面道：“我说！我说！那位小奶奶别扎着我脖子呀！”

照夕忍不住笑了，遂道：“裳妹！他答应了，你就别再制他了！”

丁裳这才一把把他抓了起来，剑尖就挨着他后心，一面冷笑道：“走！你带我走，你只敢出一点声，我就给你来一个血窟窿。”

那人吓得双腿发软，连声道：“是！是……是……”

说着照夕就看不见他二人了，过了好一会，才听到左墙角内，一阵辘辘的响声，跟着却见平空吊起了大半截石墙，原来另有机关。

照夕正在奇怪，却见丁裳已持剑，正比着一个黑胖的小子在门外站着。

照夕忙含笑跑出道：“好了！没事了。”

那胖子却哭丧着脸道：“你自然是没事了，以后就是我的事了。”

丁裳却娇嗔道：“你还说。”

说着手往前动了动，那胖子又杀猪似的叫了起来，照夕不忍道：“算了吧！我既然出来了，就饶了他一命吧！”

丁裳却冷笑道：“哼！你的心倒软？”

照夕这时才看清，原来这小姐仍然是男装的打扮，小帽子上还有一块翡翠结子，闪闪发着绿光，一条大黑辫子又黑又粗，再衬上一双大眼睛，倒真像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。

当时不由对她笑了笑，才低头对那胖子道：“你只要告诉我们，我那两个同伴关在哪里？领我们去，我们就饶了你。”

这胖子方自叩头，丁裳已冷笑道：“这不要问他，我知道！”

她猛然向回一抽剑，随着左手玉指向前一戳，这胖子已被点中穴道，啊哟一声，顿时倒地不省人事。

丁裳以快手法，点倒了这胖子之后，遂对照夕匆匆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快跟我来！”

照夕笑了笑：“你的本事不小啊！”

丁裳皱着两弯秀眉，一面跺着小蛮靴道：“哎呀！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有心说笑话，我都快急死了！”

照夕不由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他们不出来就算了，如若这时候出来，我还要给她们好看呢！”

丁裳见他那种慢条斯理，毫不惊恐的样子，真是又气又笑，当时笑颦道：“得啦！你要是能，也不会被人家关在地洞里了！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，还想分辩几句，见丁裳已顺着石级，一层层上去了，不由忙追上道：“你上哪去呀？”

丁裳回过身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咦？不去救申屠雷了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怎会认识路呢？”

丁裳不由脸色微红道：“我给他送过好几次饭，怎会不知道呢？”

照夕不由笑道：“那我们可就快去吧，要不然时间可来不及了！”

丁裳这时已娇躯扭动，嗖地蹿上了一座屋檐，回首道：“随我来。”

稀冷的月光之下，但见两条黑影，兔起鹘落，疾如电光石火般，一霎时已驰出数十丈以外。

照夕这时约摸才看清，这附近好大的一片庄落，几乎把整个一个山坡全占满了，怪石古树，更是到处都是，屋角都是隐在林深之处，有高可参天的瞭望刁斗，一看即知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山寨子。

他心中暗暗惊叹着，方自疾驰之际，却见前行的丁裳细腰猛的向后一折，竟以“金鲤倒穿波”的姿态，倏地一个疾穿，落在了照夕身边，低叱了声：“有人！快伏下身子！”

遂听见“叮咚”的一声，一件暗器，打在山石之上，击出了一点火花，跟着一条人影，殒落也似的往下一落，冷笑道：“何方小贼？胆敢扰乱白云山庄？”

这时丁裳已把身子伏下，见照夕依然站着，不由用手轻轻拉了他一下道：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照夕心中已把这庄中之人，都恨透了，此时一晃身子，已闪到了这人身前，低叱道：“我看你才是小贼。”

他口中说着，猛然往下一沉胳膊，那贼子绰号青面狼姓姜名维，一身功夫也还不错，专门负责这山寨中巡更的任务的，不想误闯着管照夕，只以为是奇功一件，却没想到对方是这么扎手的人物。

此时见照夕一沉臂，就知道有厉害招势，不由向后猛一仰身子，“卧看天星”，果然把照夕的“进步随身”这一招让了过去。

这时丁裳见照夕竟和对方打了起来，心中又急又气，只怕那贼子出声喊动，惊醒了别人，自己和照夕虽可逃走，要想救人可是不行了。

所以此时不由急道：“管大哥！快把他给整制了吧！”

青面狼姜维，忽见一边又冒出了一个少年，和对方彼此呼应，不由心中一慌，顿时只觉后颈衣领处一阵痛麻，身子已为当空举了起来。

照夕用“云龙探爪”的快式子，只一把已把他抓托了起来，姜维负痛方

想大叫，却觉得尾间骨“鸠穴”上一麻，顿时就昏了过去。

照夕轻轻向前一丢，已把这贼子摔到了一边，动手也不过一照面的功夫，就把他料理了。

一旁的丁裳不由十分赞赏道：“你真有一手呀！”

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对付这种小贼，再要是不行，我的功夫可算是白练了！”

丁裳此时辨别了一下地势，遂用手往一边一处石岗上一指道：“你那位朋友，就关在那边，那儿有一盏小红灯，你可看见了？”

照夕照其手指处一看，果然有一盏红红的小灯笼，在夜风里晃来晃去，不由低声道：“可有人看守着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遂小声道：“红灯处就是一个暗卡，有两个人，我们一人一个，把他们料理了！”

照夕自然道好，丁裳却把伪装为男人的一条大辫子，盘在了颈子上，单手后背，只听见“丝”的一声，已亮出了一口剑来，遂笑道：“你不用宝剑么？”

照夕手才摸剑把，忽然想起此剑光华太甚，难免令丁裳起疑，不由又放下了手，笑道：“对付他们，还用什么剑？”

丁裳这时却没有想到，他既是才由牢中出来，身上怎么带着宝剑呢？

当时笑了笑：“当然罗！你本事大嘛？”

说着身形一拱一伸，已如同一只箭也似的，射了出去，照夕紧跟而上，果见一座石质矮屋，隐在山边上，如不留意细看，真还看它不出。

二人鹿伏鹤行，已掩到了那小屋附近，这时才看清，那石屋内隐隐有一线灯光，石屋的一扇木头窗子，也高高支起。

照夕对丁裳打了一个手势，意似前进，他自己首先向前一纵，跟着一矮身，已伏在了窗下，真是轻如落叶，没有带出一点声音来。

丁裳这时也跟上来，二人在窗下交谈了一句，照夕慢慢伸出头来，向室中一看，却见这石屋内，果然有两个人，一人约四旬左右的年岁，睡得正香，赤着上身，张着嘴，却没有太大的鼾声，另一人却是穿好了衣服，桌上放着一口折铁钢刀，正自支着头在桌上打着盹儿，一盏油灯闪闪欲灭，照着这间石屋子里，一会明一会黑，二人交换了一下目光，丁裳遂用手指了指床上的那人，叫照夕对付，想是忌讳他没穿衣服，又用手指了指坐着的那人，意思是留给自己整制。

照夕微微一笑，只见他身形一长，已如同一只狸猫也似的，窜进窗内，不偏不倚，正落在了床前，骈二指在那人“睡穴”上轻轻一点。

那人似发出了一声叹息也似的，又翻了个身子，却又继续睡下去了，不过这睡眠可延长他两昼夜之久就是了。

照夕轻易的料理了这汉子，再看丁裳也已点了那人的后背“志堂穴”，扑通一声，倒在了地上，她蹲下身子还不停的在那人身上摸索着。

照夕忙掩了过来，却见丁裳自那人身上掏出了一串钥匙，面带喜色道：“好了，钥匙找到了，大哥快随我来。”

照夕问道：“你知道地方么？”

丁裳身子已如同是一只怪鸟也似的窜了出去，并还小声地嗔道：“哎呀！你真是啰嗦。”

照夕才想起这问题已问了她好几遍了，不由笑着摇了摇头，忙跟了上去，

却见丁裳兔起鹘落已翻扑过了一座泥岗，突然回过身来，用手指在嘴唇上按了按，轻轻道：“到了，声音轻一点！”

照夕因急于想见申屠雷，不由小声问道：“他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救他！”

丁裳一双大眸子转了转，笑道：“你呀！连你自己也是黑牌，见不得人的，还是看我的吧！”

说着正要转身，却又回过头来，吞吞吐吐道：“你那朋友还当我是男的呢，大哥你可不要说破，好不好？”

说着一双妙目，注定了照夕，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暗忖这个玩笑可开的大了，忽又转念拜弟人甚好强，他要知道是个女孩子救他，定很羞愧，好在此举只当是开个玩笑，即使以后申屠雷得知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。

想着不由含笑点了点头，丁裳这才笑着转过身来，微微伏下了身子，向前走了十几步，在一块石板上站住，回头对照夕一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说着轻轻用手在那石板铁环上扣了几下，发出铮琮之声，果然下面传出申屠雷的声音道：“是谁？”

丁裳双手用劲，把那块石板拉起，现出盘大的一个窗口，一面低声道：“申屠兄不必惊慌，小弟来了！”

照夕心想她倒装得挺像的，就听申屠雷极为兴奋的哦了一声道：“是丁兄么？小弟等你半天呢！”

丁裳回头看了照夕一眼，似乎脸上微微有些不自在，遂又转过头道：“小弟已把管大哥救出来了，你不要急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”

申屠雷似大为惊喜，忙道：“管大哥也来了么？”

照夕忙把头露向洞口，一面叹道：“二弟！一切出来再谈吧！”

申屠雷这时已看清了，果然是管照夕，不由大喜过望，忙由石床上跳了起来，一面道，“只是，这门没有办法开呀！”

谁知才说完这几句话，只听见一阵轰轰的大石起落之声，洞中竟吊起了一门，现出了丁裳修长的影子，申屠雷不由大喜，忙挟起了青砚，一晃身纵了出去，照夕才知丁裳乘着二人讲话的工夫，竟自把门开了，也不由惊奇十分，当时忙站起身来，四下看了一会，却不知丁裳由何处潜身下去的，正在左顾右盼，丁裳、申屠雷、青砚三人已相继走了出来。

申屠雷和照夕情谊深厚，见面不由紧紧互握着手，互相含笑问候，丁裳却在一边皱着眉催道：“好了，这不是你们兄弟论情谊的地方，快走吧！”

一言惊醒了申屠雷，他忙松了照夕的手，突然转过身来，朝着丁裳深深一拜道：“小弟多蒙丁兄数日来赠食之恩，此番又蒙救命，二恩加身，如同再造，请受小弟一拜！”

丁裳不由摇手不已，忙伸出手想去搀他，不想申屠雷数日来，已把这位丁兄感铭五内，又见对方亦是翩翩少年，岁数似比自己还更小，却有如此能耐，心中已存下深交之意，此时见他伸出手来，误以为要同自己亲热寒暄，忙也伸出手来，一把握住了丁裳那只玉手，方觉入手细柔，仿佛女子一般，丁裳已吓得惊叫了一声，挣开了他的手，一面后退了好几步，一张脸，已红透了，好在是夜晚，谁也看不出罢了。

这动作使申屠雷怔了一下，只当是自己太冒失了，不由苦笑着看了照夕一眼，遂吃吃道：“小弟太冒失了！”

这时丁裳才转过念来，自己此刻要女扮男装，又怎么怪人家轻薄，虽然

心中不大得劲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含笑上前道：“申屠兄休要见疑，实因小弟这只右掌，伤了小指骨节，惟恐负痛……倒没有别意。”

说着一双杏目，向照夕瞥来，转了一转，照夕方看着好笑，心说这可是你自己找的麻烦，看你如何交待，这时见丁裳居然急中生巧，竟以手指负伤应付了过去，不由忍不住笑了一声，忙又忍住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！这位丁兄弟适才救我，被大石头压了手指一下，正巧滚下了一块石头，屁股也被砸了一下，恐怕也是不轻。”

丁裳知道他是有意开自己的心，偏又不好解释，只狠狠的盯了他一眼，急得嘟着小嘴，申屠雷不禁也被逗得笑了，一面道：“难怪呢！”

这时一旁的小书僮，也向二人跪拜了一番，向丁裳谢了救命之恩，丁裳生恐多谈露了马脚，再方面身在虎穴，也不容如此大胆，当时忙向照夕道：“大哥！我们快走吧，这里可不是谈话的地方。”

申屠雷也惊道：“丁兄弟说得不错，我们还是先出去再说吧！”

照夕心中虽想找着金福老，给他一个厉害，出一口恶气再走，经不住二人一催，心中却又想到，自己幸脱虎口，虽然十日来又有奇遇，却也不知那九天旗金福老的身手如何，万一要是不能胜他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，何况自己新得“霜潭”剑，如落他手中，更是不值。

想着只有长叹了一声道：“暂时便宜这帮东西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丁裳最怕生事，这时忙转过身道：“这条路我熟，三位随我来。”

说着身形拔起，宛如一只凌霄大雁，起落之间，已纵出了八丈之外。

照夕对于她身手，早已熟知，申屠雷却是初次见到，见她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轻功，不禁十分佩服，只是对于这位小兄弟尚为陌生，打算着回去之后，好好问他一问，和他结为金兰之好。

他这么心中转思着，一把已把青砚挟在了腋下，同时照夕轻登巧纵，紧随着前行的丁裳，不一刻已绕出了这片山庄。

由于丁裳对这一路地势十分熟悉，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暗卡，四人顺利扑奔到了山下，这时东方却已微微露出了些曙光，天也就快亮了。

四人经过半夜的奔驰，尽管有一身功夫，却也难免有些疲倦了，尤其是申屠雷还抱着一人，丁裳前行到了一片树林，才回过头来一笑道：“好了，到了这里就不用怕了，我们歇一歇吧！”

申屠雷放下了青砚，那小书僮被挟行了一路，早已腰酸背痛，一下地，就躺下了，申屠雷不由笑叱道：“当着丁兄弟，也不嫌难看，还不站好。”

青砚忙要爬起，丁裳却笑着伸手道：“没关系，你就睡一会吧！”

青砚又躺下了，申屠雷却对着丁裳一笑，露出编贝的一口玉齿，遂道：“小僮无知，丁兄万勿见笑才好。”

丁裳忙道：“哪里、哪里。”心中却也觉出，这申屠雷似很想和自己接近，偏偏自己女扮男装，似此行径，早晚要被他看出，想着不由转目一边，却连正眼也不敢去看申屠雷一眼。

偏偏申屠雷自一见丁裳，就觉出对方翩翩年少，珠玉其中，已对他生了好感，偏又是自己大恩人，由是更生接纳之心。

此时好容易有了机会，不知如何，自己只一看他，对方总似有意无意把目光转向一边，心中不禁暗觉希罕好笑，只疑对方是一个新出道的少年，稚气未退，更带孩提时之羞涩，不由更存了好奇之心，当时目视着照夕道：“此番弟等遇难，若非是这位小兄弟赐食救生，这时怕早已饿死洞中。大哥有如

此挚友，为何早不见告呢？”

照夕不由展眉一笑，遂看了丁裳一眼，才道：“说起他来，也不是外人，尚是我一个同门师弟呢，他此番前来，也是凑巧，岂但你不知，连我也是毫不知情呢！”

申屠雷不由惊喜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当不是外人了。”说着略微低了一会头，意存吟哦，却又抬起头来，正色朝照夕道：“丁兄对我大恩，没齿不忘，我既与大哥有金兰之好，丁兄如不弃，我三人不如再订兰谱，何妨加增丁兄一人，大哥及丁兄之意如何？”说着目光射向丁裳，满脸真诚之色，这一来照夕和丁裳都不由吃了一惊，尤其是丁裳已惊得脸上变了颜色，方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却见申屠雷一双俊目注定着自己，并似微微有些不悦之色，当时急得头上已冒出了汗来，知道自己一时好玩，可惹出了大麻烦来了。

无奈对方话已说出，如表示不可，势必令对方难以下台，一时之间，只好把心一横，心说将错就错，就与他结拜一下又有何妨，日后自己不在时，请管照夕再告诉他实话也就是了。

想着反倒装成笑脸道：“小弟未学后进，如何能与兄台金兰论交，如兄台一意如此，小弟遵命就是！”

申屠雷大喜过望，当时就问她生辰年日，照夕见丁裳玩笑开得太大了，有心说破，却又碍着丁裳情面，怕她害羞，此时闻言不觉大笑了两声，道：“我这小兄弟样样都好，只是遇事太害羞，你却不要太逼他呢！”说着目光又向丁裳看了一眼，这句话原意，本是想令她自己说穿了算了。

却不想丁裳一听照夕说她害羞，反倒生了娇性，仍不露出真相，当时报了年月，却只有十七岁，自然是她最小，三人又望空一拜，算是定了金兰。

丁裳又编了谎话，告诉申屠雷说自己名叫丁尚，和本名丁裳同音。

照夕只是在一旁暗笑不语，忽然他心中一动，暗付道：“看他二人，一个英俊年少，一个红颜玉女，如能结为两好，倒是一桩佳事……”

可是心中却又有些对丁裳依依之念，转念又想道：自己本已有素心之人，此番回京，就要见面，于情于理，绝无舍江雪勤而就丁裳的道理，虽然她对自己恩重情深，却也不能喜新厌旧，不如成全他二人，自己也正可落得心安，岂不一举两得。

想着不由反倒认为丁裳这一女扮男装，倒是正好令二人亲近了。

这么一想，不由心中暗喜，更是有了主张，此时丁裳已又催行，照夕忽然想起一事道：“糟了！”

申屠雷问故，照夕剑眉微皱道：“我们只顾得逃走匆忙，却把马和东西，都忘了！”

申屠雷也不由啊呀的叫了一声，急道：“我还有不少书和东西呢！这可怎么办？”

二人正在又急又恨的当儿，却见丁裳笑咪咪地道：“你们不要操心，这点小事，两天以前，我已为你们办好了。”

二人不由又惊又喜问故，丁裳才含笑道：“我自管大哥失踪之后，到处找问，总算为我打探出你三人误投金福老贼巢，是我夜晚潜身找到贼穴，虽没找到你三人，却在马槽内发现了大哥的马，另有二马一骡，知是申屠兄及贵仆所骑，我就来了个声东击西，把这几匹牲口一并救了出来，一口气带返市街旅店之中，申屠兄的东西，却是没见，倒怪我一时疏忽，莫非其中尚有

什么贵重东西么？”

申屠雷微微皱了皱眉道：“三弟既已把坐骑救出，已是万幸，至于东西，倒没有什么贵重之物，全是些书稿之类，倒是有一方家传古砚，丢了有些可惜罢了！”

说着却又怕丁裳引为自责，忙又笑道：“好在也不怕老贼能逃上天，日后有机会，我再来追讨就是了。”

照夕也连连称是，申屠雷却朝照夕看了一眼，奇道：“咦！你的剑怎么还在身上？莫非没有被老贼师徒收去么？”

照夕不由脸色一红，方想明言，却记起老人所嘱，不可对任何人泄露之言，当时心中好不为难，只好勉强一笑道：“这或是老贼一时太疏忽了。”

申屠雷心中虽奇怪，无奈这种小事问过了也就算了，当时愤愤道：“我那口剑，虽非是千莫利器，却也是百炼精钢所铸，却便宜了老贼了，日后见面，定要他加倍还我个公道！”三人谈了一阵，见天已大亮了，不便在此林中久待，相继起身，好在离镇上不远，不一刻也就到了。

丁裳引三人到了自己投身的那个客栈，三人定了房间，洗漱一毕，好好睡了一觉，一觉醒来，天已过午，照夕方唤起申屠雷主仆二人，想找丁裳共出用饭，谁知走到丁裳室前，却见室门紧闭，才叩了几下门，却见一个伙计过来哈腰笑道：“客官是找丁爷么？”

二人点头称是，那伙计干笑了两声道：“这位小爷走了半天了，说是有急事不等您二位了，叫小的转告二位大爷一声。”

二人闻言，都不由相继一怔，相互看了一眼，那伙计一只手伸在大褂里摸了半天，才掏出了一封发皱的信，道：“那位小爷走时，留下了这封信，请二位大爷过目！”

照夕接过信来匆匆拆开，见一只素笺上草草书写着几行字体，为：

“二位大哥：小弟因有事，急于至京一行，二兄虽亦同途，却因日来疲累过甚，宜少歇一二日再行为是，故此不便惊扰，先行一步，日后在京见面，再图把握，匆匆布此敬颂旅祺小弟丁尚拜草”

照夕看后，只是一笑，知道她是怕同行不便，再者此女却是生具娇嗔怪性，一意纵横不喜拘束，知道日后在京，仍能见到，也就一笑置之，申屠雷却是好不失望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唉！这位小兄弟，也未免太见外了！”

照夕含笑道：“我看他是一向放任惯了，不喜拘束，好在到北京之后，总可见他，你也用不着遗憾。”

申屠雷也笑了笑道：“你我兄弟三人，理应时常接近才是，他却一意孤行，此去北京，万一遇到了什么歹人……”

照夕摇头笑道：“那你大可放心，这位丁兄弟可不似我两个这么大意，慢说他还有一身武功，即使是没有，他也能逢凶化

申屠雷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到放心了。”

他微微皱了一下眉，照夕又恐他问起丁裳的事，令自己也难以回答，忙插口笑道：“我们去吃饭吧，下午还要上路呢！”

申屠雷才答应了一声，当时随着照夕回到房中，呼来店伙，胡乱叫了几个菜，和小僮青砚一并吃了个饱，才打点着上了路。

此番上路，各人心情全都不同了，尤其是管照夕，一别家园数年，思念双亲和心上人，真是与日俱增，此刻家园在望，好不兴奋，一时奋马加鞭，到了晚上，可已经看见了北京的城门楼子了。

只见远远的高大城门之下，站着几个兵丁，悬着一排气死风灯，尽管是天已黑了，进出旅客，仍然是络绎不绝，三人略一商量，被询时的答话，遂各自下马，那门官待三人走过时，不免多看几眼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做什么的？”

照夕微笑道：“我是返归故里，他主仆二人是进京赶考的！”

那小门官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，只觉二人英姿飒爽，文质彬彬，器宇不凡，也没有什么刁难，立即放行，三人进城后，行不几步，那门官已喝令关城了。

原来已经是深夜了，照夕与申屠雷并肩放骑，小僮儿青砚远远在后跟着。

照夕此刻心中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，真恨不能插翅飞回家去，不由连连催马而行，行到西单牌楼，只觉两旁店面，灯火如昼，申屠雷忽然在马上抱拳戚然道：“家叔居处已在不远，我先告辞了。”

照夕忙下马道：“今夜天已晚了，你何妨先到我家去歇上一晚。”

申屠雷笑道：“你家早晚我是要去，何必忙在一夕，何况我又有小僮随身，多有不便，改日再向伯父母请安吧！”

说着上了马，又拱了拱手，照夕此刻急于回家，好在彼此都留有地址，也不过暂时分别，见他去意已决，遂也不再相强，当时牵身上马，回头笑道：“如此再见了！”

随即各自扬鞭，背道而驰，一时蹄声得得，俱已消失在黑夜之中了。

豹子胡同的将军府，依然如昔日一样的雄峙着，高大的檀木红门，紧紧闭着，两座大石狮子，左右各一，好不威风！

红纸糊的三个大灯笼，高高悬在门檐上，上面三个大字“将军府”，夜风之下，这三个大灯笼晃来晃去，更增肃穆之感。

忽然一骑火骋神驹泼刺刺扑抵门前，一公子翻身下马，他仰视着久别的家园之门，心中真是忍不住的狂喜，看看那两块上马石，左右立着，依然是磨擦得光亮亮的，记得往年马僮把马备好牵出来，自己总是在这里上马，如今匆匆六年时光，自己再归故里，却已是学成了一身绝技，他用手中的鞭子在石上抽了一下，不禁得意得哈哈笑了起来。

忽见门侧射出了一道灯光，一人喝问道：“何人大胆，莫非不知这是管将军的府第么？”

照夕哈哈一笑道：“不才就是来拜访将军的，请你往内通禀一声吧！”

这人忙由内走出，身着绿营号衣，腰悬倭刀，一只手提着一盏孔明灯，往照夕身上照了照，又叱道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照夕见这人面容很生，知道六年来府中已换了不少人，难怪不认识自己了，当时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找人的，麻烦老兄进去通知一声。”

说着遂牵马而上，这门卫不由后退了一步，大声道：“不要上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照夕笑眯眯的看着他，真是气笑不得，遂道：“我姓管！”

这小兵怔了一下，见照夕笑嘻嘻的样子，所说姓氏，又和将军相同，误以为是存心来找玩笑的，不由把一双老鼠眼睛，睁得又圆又亮，右手握刀，向外一抖，呛啷的一声，已把倭刀撤出了鞘，向前跨了一步，亮了一下手中刀道：“小子！你成心找死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你在此胡说八道？”

照夕见他居然拔出了刀来，不由哈哈一笑道：“好个不讲理的东西，你还敢杀人是不是？”

这小兵一面回头叱道：“老徐！快出来！”

一面把那盏灯往一边一放，晃了一下刀道：“我倒不想杀你，把你送到提督衙门，叫他们好好整治你，我要杀了你，还得给你抵命呢！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，心中不由想道，自己数年不回，居然家里人都不认识了。

忽然又一转念，自己何苦逗他们玩，不如实告诉他们算了，想着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去把门房的马侍卫叫出来，看看他敢抓我不敢？”

这小兵顿时怔了一下，这时又由侧门走出一人，照夕仍不认识，那小兵回身轻轻说了一句道：“这小子成心是来找麻烦的，这么晚了，他非要来见将军，又没有名片，也不说是干什么？”

那另一人一面挎着刀，一面上下打量着照夕，闻言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兄弟！你可放明白一点，你是哪一府的？有什么事要见将军，天这么晚了，将军已快睡了，你又不说为什么，我们怎么往里传？”

照夕又往上走了几步，摇头一笑道：“你们不认识我，我告诉你们去把马侍卫或是岳侍卫随便叫出一个来，就明白了。”

二门丁不由相互看了一眼，内中一人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你等一会。”

说着遂进去了，那另一人还不时上下打量着照夕，手中刀也收回了鞘里，一面皱着眉道：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问你怎么不说呢？”

照夕也不理他，只是微笑，又过了一会，才听见有人大声咳嗽吐痰的声音，跟着岳侍卫的粗嗓门道：“你们他妈的就会吃饭，一点小事也得叫我，就告诉他天黑了将军不见就得了。”

那另一小兵暗笑道：“小的都说了，他说要请岳爷出去一趟，没办法。”

遂又听岳侍卫大声道：“找我出去，还不是一样……一句话，不见客。”

说着已由侧门内，走出了两个人来，虽只是六年不见，照夕却见这岳侍卫已老多了，背也有些拱了，他一出来先咳了一声道：“是哪一位呀！我们将军这两天气喘，晚上不见客。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岳，你连我也不认识了么？你们是当真不打算叫我回来是不是？”

岳侍卫不由吃了一惊，他忙往前走了几步，仔细朝照夕认了认，又把一旁的灯提起来，在照夕脸上照了照，口中啊哟了一声，把灯向一边一摔，噗通一声拜倒在地，喜道：“二公子！你老可回来了……将军和夫人想你都快想煞了。”

照夕忙上前一步，双手把他搀了起来，一面笑道：“总算你还认识我，我们进去吧……要不是你，我只怕连门都进不去了呢！”

说着目光向一旁二兵丁转了一下，二兵早已矮了半截，照夕一把把他们搀起，一面笑道：“我一别家园六年，也莫怪你们不认识我了……算了，没有事。”

岳侍卫还要骂他们，却为照夕拉了进去，这消息就在老岳的口中，立刻传遍了全府上下。

立时全府震惊，起了一片欢潮，管夫人正在躺着吸烟，思云在为她烧着烟，用小银签子在挑着，闻讯连烟也不顾得抽了，双双从内院里跑了出来。

太太是小脚，边跑边叫道：“你这丫头，倒是搀着我呀！光顾了自己跑了！”

思云红着脸又回过头来，这时候厅门开处，一个英俊的少年，已经出现在厅内了，他喜极而泣的流着泪，叫了一声：“妈……”

顿时只觉得双腿一软，已跪在了太太跟前，管夫人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因为眼前这个少年人，是那么结实黝壮，他那眉眼和鼻子，虽然依然如往昔一样的英俊，但是江湖风尘，已为它染上了一层刚劲的资质，不再是白皙娇嫩了，管夫人伸出那双颤抖的手，紧紧握住了少年人的双臂，只说道：“照夕……真是你……我的儿……”

也许是太兴奋的缘故，眶中的眼泪，也扑簌簌的淌了下来，母子二人紧紧拥抱着，就连一边的思云，也感觉到鼻子酸酸的，她只张着一双大眼睛，连续的叫着：“少爷……少爷……”

照夕对这个往昔贴身的小丫环，倒是记忆很深，他分出一只手，抓着思云一条玉腕，微笑道：“思云你可好？”

小丫头一时低下了头，脸红得像块红布也似的，她又羞又窘，只是点着头，照夕猛然觉出，她已是亭亭玉立的一个大女孩子了，也知道害羞了，才忙把手松开，这时早又有一人，像一只小鸟也似的跑了进来，一进门就大叫大嚷道：“二少爷……二少爷在哪呀？”

眼看到了照夕，她却也是羞得低下了头，照夕朝她也点了点头道：“念雪……你们都是老样子。”

念雪这才含笑走上前，一面眨着眼道：“少爷长高了，也黑了。”

思云捂着嘴，朝念雪小声笑道：“还带着宝剑呢！”

管夫人这时已把照夕拉到一边坐下了，一面回头对思云、念雪道：“去喊老爷去！快去！”

二人答应了一声，方要往回跑，门外已传进将军的大嗓门道：“谁回来了？”

接着门帘打起，将军的光头已出现在了厅内了，六七年不见，看起来他是老了，两鬓的头发，都变白了，人也瘦了，可是腰干仍然是挺得很直，嗓音仍是和往常一样的洪亮。

他穿着黄茧绸的马褂，双袖卷起一半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一进门，目光已盯在儿子身上了，他显然有些激动，张大了嘴，却用很小的声音道：“果然是你……照夕……你回来了！”

照夕忙赶上了一步，跪在这个老人身前，一时泪如雨下，哽咽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！

在他生命里，尽管遭遇到许多不平凡的事，也遇到过许多不平凡的人，但他确信真正敬佩的只有一人，那就是眼前的老人——他的严慈的父亲。

父亲的音容，虽是六年的间隔，在他看来，依然是恍如昨日，父亲的威严，虽然也是许久没有领教过了，可是这个大孩子，却是一样的谨慎着，老人的影子，就像是一棵耸立的百年大树，白昼的日光，寒夜的星月，都不能使他挺立的庞大的影子稍有偏差，正是“根深不怕风摇动，树正何愁月影斜！”

照夕只战兢兢地说了声：“爸爸……孩儿不孝……”

将军却慈祥的叹息了一声，用手轻轻的拍着他的肩，微笑道：“你起来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？”

照夕又叩了个头，这才站了起来，思云这时岔了一句小声地道：“少爷！你坐下吧！”

管将军已笑着坐下身子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坐下，不要害怕，爸爸不说你了，只要你回来了，咱们就好办……”

太太这时走过来，摸上摸下，泪光笑容，在她略显失去年华的脸上，构成了一副难以形容的神采，那就是“母爱”。

她硬把儿子按坐了下，一面回过头来对将军道：“你千日盼，万日盼，今天总算把儿子盼回来了，你已答应我不再说他了，你可记好了。”

将军哈哈大笑着，拍了一下腿，道：“你看看！他进门我说过他一句没有？儿子大了，怎能像从前一样，这不用你操心。”

他笑视着这个英俊的儿子，点了点头道：“看你样子，大概在外面吃了些苦，你是从哪来呀！这六七年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看了双亲一眼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容儿慢慢讲来。”

夫人叹道：“今天累了，明天再说吧！”

将军叹道：“唉！年青人走些路算什么？他哪会累？你叫他说吧！”

太太却又问吃过饭没有，还有东西没有，累不累，照夕不由十分感动，多少年了，从没有人这样问过自己，他连连摇着头，这才开始把别家后的经过，慢慢一点点的道了出来。

这一说出来，把厅中每一个人都听得呆了，尤其是管将军他听到儿子这多年来，竟自拜在异人手下，学了一身惊人绝技，不由十分惊异，等到照夕说完了经过，他才张大了眸子，上下看着照夕道：“你是说，这六年多，你练成了一身功夫？”

照夕含笑点了点头，管将军嘻嘻一笑，遂由位子上站了起来，走到了他身旁，伸出一只手，在他膀子上抓了抓，却摇头笑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照夕见父亲如此，不由也笑了，他反问父亲道：“你老人家要怎么才相信呢？”

将军眯着一双眼，笑道：“你不妨显一手给我看看。”

他话才一说完，就见当空人影一闪，一条疾影由自己光头上掠过，带起一阵疾风，老将军不由啊了一声，再看儿子已到了身后，他忍不住哈哈一阵大笑，遂一翘大拇指道：“好轻功！”

照夕却笑嘻嘻地道：“你老人家看看后面的辫子！”

将军怔了一下，遂用手把脑后那小指粗的一条小白辫向前一摆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一时惊得目瞪口呆，原来目视处，那条发辫齐尾，竟像是如刀切了也似的，断了寸许长短的一截，老将军口中忍不住又“啊！”了一声，他抖颤着道：“这……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照夕含笑打了一躬道：“孩儿该死，令父亲受惊了。”

他说着右掌伸处，那一小截发辫，平平的放在掌心，立刻全房中的人，都惊动了，一齐围了过来，管夫人口中一个劲的念着佛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……这孩子，你是会飞还是怎么地？”

思云、念雪两个小丫环，也都跑过来，张大了眼睛注视着他的掌心，纷纷嚷道：“是老爷的辫子，一点都不错。”

管将军却哈哈大笑了两声，用手在头上连摸了两下，自嘲道：“好家伙，你还想杀爸爸的头是不是？”

他边说边走到照夕身前，把那小小半截断辫子拿起看了看，问道：“你用什么剪的？我可是一点都不知道！”

照夕轻笑着，伸出两个手指，比了比道：“孩儿这两根肉指，可比剪子快多了。”

老将军瞠目道：“瞎说！哪会有这种事？”

这时众人的目光，都带着惊疑之色，注视着照夕，管照夕遂伸出二指，把那截发辫像剪子一样的剪着，肉指开合之间，发束簌簌断散如雨，真是比刀剪还快锐十分，这么一来，大家才算是看了个心服口服，俱惊叫了起来，管将军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没从军以前，常听人说江湖上，有的是奇人异事，我还不大相信，今天我算是完全相信了，好孩子！你真是练成了。”

思云、念雪更是喜得尖叫连声，纷纷嚷着，要少爷再表演一次，照夕只是微笑不语，后来管夫人也笑道：“你就再飞一次，给我们看看，我刚才根本没看清楚。”

将军改正她的话道：“那哪是飞呀？那叫做轻功！”

太太笑嗔道：“你又懂了？”

照夕见二老辩嘴，不由忍不住也笑了，他一边解释道：“爸爸说得对，那是叫做轻功，人是永远不能飞的，妈妈既要看，孩儿就再演一次。”

他说着游目在这大厅内看看，将军用手指了对面一扇横隔断木下道：“你能上去么？”

照夕这时气贯丹田，猛然往起一吸一提，口中叱道：“妈妈看仔细了。”

只见他双手，往椅背上微微一按，呼的一声，已如同一只大鸟也似的，起在了半空，大家都呀了一声，再看照夕已笑咪咪的站在两丈以外的檀木隔断之上了，思云、念雪又是尖叫了起来。

照夕目光对两个小丫环扫了一下，笑了笑，往下一哈腰，身形平纵而出，却直往思云头上飞纵了过来，吓得她尖叫了一声：“少爷！”

她猛然往下一缩头，可是照夕右足足尖，已经点在了她的肩上，只是轻轻往上一弹，已如一缕轻烟也似的，陡然又窜了起来，却又往念雪头上飞落而来。

念雪本来看思云好笑，想不到现在又轮到了自己，方自笑嚷道：“少爷我怕！”

照夕已轻轻用足尖点了她左肩一下，跟着身形向后一翻，已轻如一片枯叶也似的，落在了地上，意态飞扬的笑了笑道：“爸爸你看如何？”

老头子早已是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，全室中每一个人都为这种身手震惊住了，少顿了一会，才由不住各自惊叹不已。

管将军呵呵大笑道：“好孩子！爸爸今天总算见识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尽管练武吧，我再也不说你了。”

照夕含笑走到了父亲身边，道，“这六年多时间，孩儿不但学成了一身武艺，即使是经书文墨，亦不曾少怠。”

老将军听了这句话，早已眉开眼笑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道，想不到你离家这几年以来，竟会有此收获，也不枉我老两口疼你一场。”

父子遂含笑把臂入座，一时谈笑风生，天伦之乐溢于言表，一直谈了两个时辰，老太太连烟也忘了抽了，后来实在挺不住了，才嘱告照夕该睡了，照夕虽是精神百倍，可是因顾及父母年岁已高，不敢再谈下去，只好站起了身来，对双亲道了晚安。

管夫人含笑盼了两个丫环一眼，道，“好了，这一下你两个也别再磨着我了，少爷回来了，你们还是去服侍他吧！”

思云、念雪一齐低下了头，可是她们脸上，却都带着红晕晕的颜色，嘴角微微上弯着，似笑又羞，照夕躬身对母亲道：“母亲春秋已高，叫她们还

是服侍你老人家吧！孩儿自己会照顾自己，你老人家不用担心。”

管夫人眯眼一笑，目光转向两个垂着头的小丫环道：“你们两个愿意不？”

思云、念雪一齐点头道：“奴婢愿意。”

管夫人呵呵一笑道：“愿意？算了吧。”

二女不禁窘得满脸通红，各自抬起了头来，羞涩的看着夫人，管夫人遂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是给你两个闹着玩的，要说你们对我这老婆子还会有什么不好的？不过，你们本来从小就是陪着他的，现在他回来了，还是去服侍他吧！”

二女还想说什么，太太只是笑着挥手，一面道：“他出门了六七年，在外面很吃了些苦，你俩要好好照顾他。”

照夕知道母亲爱子情深，扭她不过，好在府内丫环婆子多得很，也就不再多说，再者自己还有些话，想要背人问这两个丫环一下。

当时闻言，遂向父母二人请了安，将军只是坐在椅子上，微笑着，他用手分抚着自己唇上的两撇小胡子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你去睡吧！”

照夕退出了门，思云、念雪也跟着出来了，三人对看着沉默了一阵，才各自笑了，她们本来是好朋友，照夕从来没有轻视过她们，只是名分所在，有时不得不自拘一下，以免惹人非议。

他三人本是孩时良伴，可说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后来长大了，仍是生活一块，在二女来说，虽是芳心早已对照夕倾心已久，可是她们都是很明白的人，尽管私心倾慕，却不敢存丝毫非分之想，日子久了，照夕在她们心中，已成一座敬爱的偶像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年岁的增长，这座偶像也愈来愈坚固，尽管平日耳鬓厮磨，形影相随，可是却有一道无形的堤墙，隔离在她们主婢之间，她们看照夕如月亮如天上的星星，而平凡卑贱的自己，是无法去攀摘的。

她二人怀着又羞又喜的心，随着照夕走出了内厅，在廊子里，互相对视着，月光洒在他们三人的脸上，他们彼此看着熟悉的脸，由不得又忆起孩提时打闹欢乐的情景，于是也就不再拘束了。

照夕望着她二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可好啊？”

思云、念雪在里面，当着将军和夫人的面，自然不敢怎么放肆，此刻只剩下照夕一人，她们也就恢复了本来个性，各自抿嘴一笑，思云就说少爷高了，念雪却要重新给照夕梳头，照夕笑道：“要梳头也要到房子里面去呀！在外面不像个样子。”

于是二女各拉着照夕一只手，直向后面书房走去，那还是照夕过去住的地方。进了月亮洞门之后，照夕鼻中闻到了阵阵荷叶清香，池子里荷花盛开，莲叶田田，不由使照夕又回想到当年风花雪月的往事。

他不由微微呆了呆，深深吸了一口气道：“好香！还是家里好。”

两个丫环相视一笑，念雪就说：“自从少爷走后，这房子里就没有住人，可是天天我们都去整理，仍然和少爷在时一样的干净。”

照夕微微点了点头，含笑说：“现在我回来了，这房子就不空了。”

他说着，遂迈步走了进去，在月光之下，在翠草如茵的草坪上留恋了一阵，心中真有一阵说不出的愉快，此时此刻，真像应了那首诗：“风尘三万里，归途一身轻！”

思云不由笑道：“少爷，天不早了，你还是早一点休息吧！”

照夕叹息了一声，遂回过身来，见思云已去房内掌灯去了，不由看了念雪一眼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念雪，对门儿的江小姐，这些年可好？”他说着这句话，脸色微微红了一红，念雪却是怔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却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……我不大清楚。”

照夕也怔道：“你怎么不知道呢？她莫非没有来过咱们家么？”

念雪笑了笑道：“她很久没有来了，少爷真是好，一回来就想到她。”

照夕知道在她口中，也打探不出什么，闻言笑道：“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问问又有何妨？”

说着遂回到了房中，思云早把床铺好了，照夕见书案上，仍是和当年一样，擦得不染纤尘，白铜的床架，银光闪闪，绣着龙凤的缎子被面，更是望之令人生出舒适之感，这位久经风尘的公子哥儿，不由伸了个懒腰，思云已忙着把他外衣脱了下来，又找出了衣服，告诉他水也打好了。

照夕这才含笑到浴室，洗了个舒适的澡，换上一身湖光色绉绸松衣，对着镜子一看，自己不由笑了，镜中人一派斯文，哪像是一个铜筋铁骨身怀绝技的人？

他走出了浴室，方往睡椅上一躺，思云、念雪已笑着走了出来，一个要给他编辫子，一个却要给他捶腿，弄得照夕甚是不安。

他挺身站起来，红着脸道：“你们不要这样，我现在不大习惯。”

禁不住两个丫环左右拉扯，最后还是只好依了她们，照夕躺在椅子上，笑嚷道：“我真把你们没办法，不过我却要告诉你们，只许这一次，以后不可如此，我也不老也不小，你们用不着这么侍候我，否则，你们还是回到太太跟前去好了。”

思云、念雪只是笑也不理他，照夕无奈只好闭上眼，任他们在自己身上按摩着，觉得很舒服，心中不禁感叹道：“莫怪富贵家子弟，容易堕落，原来有这些因素在其中啊！”

他往昔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可是在外面锻炼了六七年的光景，生活方式也就不同了，此番回家，反倒对于这些豪华的生活，有些不太习惯了，他暗暗警惕着自己，万不可养成腐朽之躯，不知不觉躺在睡椅上，竟自睡着了。

思云、念雪为他加了一床单被，轻轻的退了下去，她们看着甜睡中的照夕，心中浮上了一股无限的安慰。

二公子回府的消息，立刻传遍了全府上下，大清早，由侍卫、听差、丫环、婆子、厨师、花匠、杂役、马僮，连带十二个府内的轿伕，共分四拨，到后院书房内，去向照夕请安问好，照夕虽感到很不习惯，可是这是那时候旧式家庭的礼教规矩，却也忽视不得。

早起，他穿了一身紫绸长衫，外罩黑纱团花坎肩，含笑在书房里，——和府里这些仆役见过礼，少不得赏了些钱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
有那没见过照夕的新人，也都说这位二少爷少年英俊，而且对人特别和气。

照夕原有一兄，名叫照明，长照夕十岁，自幼饱读诗书，两榜进士出身，如今也放外省为官，任居知府，早已成家立业，故此，很少回家，即便是来一次，也是停不了多久，就又匆匆赶回，所以照夕自成年之后，很少和这位兄长见过面，对他的印象，只是童时的影子而已，所以本书中，从未提及，并非笔者疏忽也。

早饭后，照夕入内向二老，重新请安见礼，将军今天气色非常好。

他考问了一下儿子学问，觉得较之以往，却是大为精进，不由十分高兴，并且面嘱他参加今年的省试，照夕不忍令父亲失望，也就答应了。

管之严很高兴的去上朝了，太太却又把照夕叫到跟前问长问短，照夕也一一回答。

他心中惦念着久未见面的江雪勤，多少年不见了，可是那姑娘的影子，始终根深蒂固的生长在他意念之中，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拉长而淡忘，如果说“相见使感情甜蜜，离别使感情难忘”是真的话，那么他对于江雪勤之间的感情，如今是很难忘了！

有好几次，他想开口问母亲，可是话到口边，又复忍住了，总是不大好意思。

好容易憋了一上午，午饭之后，他换了一身衣服，自己写了一张名帖，怀着一腔喜悦而紧张的心情，出了大门，直向对门江府走去！

到了江府门口，方要敲门，侧门自开，走出了一个小门差，躬身问道：“这位公子是来找谁的？”

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对门管府的，来拜访府上三小姐，这是我的名帖，你可交上去！”

说着把这名帖递了上去，那门差怔了一下，接过了名帖，嘴唇动了动，似想说什么，却又忍住了，遂弯腰笑道：“公子请。”

照夕遂跟着这门差进入门内，心中不禁有些奇怪，一面问那门差道：“你们小姐不在家么？”

那门差弯腰一笑道：“小的不知，公子入内就知。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穿过走廊，心中不禁想到，这地方正是当初自己送雪勤马的地方，再看院中的草坪，仍然和当初一样的青葱葱的，那荷花池子里的花，仍是开得那么热烘烘的。

想到了当初比试暗器的一节，他的脸由不住阵阵发起烧来，即使是到今日为止，他对于雪勤姑娘，昔日暗助他池底打鱼的那一手“海底落针”，还是想起来佩服，虽然这种功夫，在今日的他施展出来已并非难事，可是以江雪勤一个少女之身，能有这种功夫，也确实难能可贵了！

这些往事，怎能令他时刻忘怀？

尤其当他面临旧地，这些往事，却像春日驰马过林也似的，一幕幕在他眼前展开。

他驻足池边，尽管想着这些可笑的事，嘴角挂着微笑，却忘了随着那差人进内去了。

正在心意迷乱之际，忽听身后一声咳嗽道：“是管兄么？”

照夕这才警觉，忙自转回身来，却见身后站着一个二八九岁的少年人，一身便裳，意态极为雍容，可是自己并不认识，想着忙一抱拳道：“小弟正是管照夕，日前方自外返家，因与雪勤姑娘多年不见，特来造访，兄台何人？尚请赐知，以免管某失礼才好。”

这少年哈哈一笑，上前一走，双手握住照夕腕子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不是外人，小弟江鸿，雪勤系舍妹，请入内一谈如何？”

照夕闻言不由笑道：“原来是鸿兄，我几乎不认识你了。”

江鸿边走边笑道：“我还不是不一样，那时在一块玩的时候，已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……”

说着遂进入客厅，照夕落坐，听差的献上了茶，二人从新握紧了手，各

自上下打量着对方，照夕微笑道：“你不是去湘省读书去了么？”

江鸿点头笑道：“是呀！可是现在回来了，哈！我们真是二十年不见了，想不到，如今你竟出落得如此英俊了。”

照夕不由笑道：“还没有你帅，你是几时回来的？”

江鸿想了想道：“有两年了……”

说着又看了照夕一眼道：“我一回来就去找你，谁知老伯说你失踪了，我们都为你急……现在你竟回来了……”

照夕微微一笑，也没多说什么，他和江鸿本是孩提时玩友，他比江鸿小两岁，到他八岁那年，江鸿的父亲把江鸿送到湖南去念书，从此二人就一直没见过面，想不到如今竟会见了，自是有一番亲热。

江鸿忽然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来得不巧得很，我妹妹她现在……”

说着齿咬下唇，似有难言之隐，遂又苦笑笑道：“……她如今已搬出去了，不住在这了。”

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但他却不愿过份显出惊慌之态，只问道：“怎会搬出了呢？”

江鸿用手在头上摸了一下，两道长眉往当中又皱了皱，随即苦笑笑道：“我还是回来才知道，舍妹和你十分要好，唉！谁知你又回来了！”

他说着话，呆呆的看着照夕，不由又是长叹一声，照夕不由脸红了一下，笑了笑，未便置答。

他心中开始有些紧张了，因为从江鸿的话中，似乎江雪勤已经遭遇到某些不顺之事，他动了一下身子道：“雪姑娘如今迁居何处去了，她……”

江鸿又呆了一下，才笑了笑，很牵强地道：“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行的人，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……天下有些事，的确是很难预料得到的。”

照夕不由笑道：“你都说些什么呀？”

江鸿才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罢！她如今住在西城红枣胡同七号……”

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去看看就知道了，不过……兄弟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照夕此一刻真是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当着江鸿他又不好意思过急的追问，心中虽已预感到，定是很不幸的事，只是却不好出口去问，遂却一笑，把江鸿所说雪勤的地址，牢牢的记在了心里，却问江鸿一些别后的经过，知道江鸿如今已有举人的身份，很是为他高兴，照夕因久未返家，却请江鸿带入想见一下江老夫妇，江鸿却说江提督不在家，夫人也出去串门去了。

二人谈了一会，定了后约，照夕才起身告辞，江鸿一直送照夕到了门口，他怔怔的看着照夕，却在照夕肩上轻轻拍了一下道：“我只想告诉你一句，不论如何，我们俩的交情是永远不变的，你肯答应么？”

照夕吃惊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江鸿才又一笑，遂苦笑着点了点头，也没说话，径自转身而去。

照夕怀着沉闷的心情，回到了家中，在书房里坐了一会，实在是有些坐立不安。忍不住走出来，招呼马僮备马，他就匆匆骑着马出去了。

他心中默默记着“红枣胡同”，径自催马飞驰，马蹄之声得得，不绝于耳，他坐在马上，心中想着江鸿所说的话，由不住心急如焚。

本来像这种事，江鸿虽没有直说，可是已经很清楚了，照夕似乎不该再去惹这个无趣了，可是在管照夕来说，他绝对不敢那么想，因为他一直把江雪勤，视同是他的灵魂一般的高洁，如果说因为这六年来的疏远，江雪勤就

会有所变更的话，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。

他这么想着，马行如飞，一霎时已跑到了西城，下马问了一个卖西瓜的，遂又上马徐徐行走了一段，果然就到了红枣胡同。

这是一条很宽大的巷子，胡同的两侧，都栽着高大的榆树，长的十分茂盛。

他下了马，步行找到了七号的门牌，只见也是一座大宅院子，两扇黑漆门紧紧关闭着。

他怔了一下，心中费解道：“怎么她一个人会搬到这里来呢？”

想着把衣服整了一整，走上前，轻轻叩了一下门环，发出“铮铮”之声，须臾门开了，照夕见出来一个穿灰布大褂的人，不由微微抱了一下拳道：“请问府上贵姓？”

这人上下看了照夕一眼道：“这是楚道台的府第，公子你……是……”

照夕心中怔了一下，但仍含笑道：“有一位江小姐，可曾寄居在贵府上？”

这人闻言摇头笑了笑：“我们老爷在江苏瓠海道任上，很少回家，现在府里只有老太太和太太，再就是少爷和少奶奶，另外再也没有什么外人了……公子您说是找谁来着？”

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是一位姓江的小姐……她怎会不在这里呢，你不妨进去问一声看看！”

这听差的摇头就像是小鼓也似的，一面道：“不用问，我是管干什么的嘛！府里有没有这个人，我还会不知道？我看公子爷，你一定是找错了！”

照夕只好道了惊扰，这才回身来解下了马，心中未免有些扫兴，暗想道：“那江鸿明明告诉我，他妹妹是住在这家的，怎会又没有呢？”

想着回头一看，那听差的还望着自己傻笑，管照夕只好翻身上马，一路没精打采的往回家路上走着，他心中一路盘算着，暗想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！难道说就算了么？”

回家以后，他一直是闷闷不乐，这件事压在他心里，既没有人可说，又不便再去问那江鸿，真是好不惆怅。

晚上，他一个人睡在床上，想到了江鸿所说的一切，愈发感到心情躁然。

他回想到当年，和江雪勤花前月下的情景，想到互许婚姻海誓山盟，更令他通体发热，六年来，自己是如何深深的爱着这么一个人，满想到学成一身绝技之后，回京就可与心上人成亲。

谁知，回来之后，却是连她一面也未能得见，这如何又能令他安心呢？

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他推开窗子，暖风轻轻吹了过来，天空虽有三两颗明星，奈何大地上却是黑茫茫的一片！

他仰首看着那两颗星星，愈发怀念着心中的雪勤，那星星时明时灭的闪烁着，宛如敌人的眼睛，这恼人的夜，夏日之情，确实令人惆怅了！

忽然，他像是有所感触，匆匆返回卧房，换了一身黑绸子紧身衣服，把那口“霜潭剑”，紧紧的系好背后，暗自叹了口气：“不找到你，我如何甘心？”

身形纵处，轻比猿猴，起落之间已扑到了院中，抬头看，月亮隐在云丛深处，更有大片乌云，时间是午夜，正是夜行人出没之时！

他脑中紧记着白日所走的路程，展开身形，不一刻已奔驰而至。

他踟蹰在红枣胡同七号楚家大门之前，见宅内一片漆黑，只有两四处地方，隐隐有些灯光。

现在他再也不犹豫了，身形一弓，已用“野鹤窜云”的身法，只一纵，已迈过了楚家高大的围墙，这才是技高胆大。

身形向下一落，如同是一片枯干的叶子也似，轻飘飘的没有发出来一点声音。

这楚家虽也是深府巨院，可是比起管家来，还差一些，显然是气派还不够。

照夕伏身在一堆花石上，打量了一番，心知即便是雪勤住此，也定是在后院里，我何不往里面找她一找？

想着不再迟疑，一路翻腾了进去，黑夜里，真像是一只极大的怪鸟。

翻进了一层院落，却见正面有一排七八间花式厅房，窗棂子都雕着各式空花，内里挂着软帘，却是不见灯光外泄，知道这定是主人居处，此时多已入睡了。

他心中不由有些后悔，暗怪自己应早一点来的，此刻人家睡了，总不能一个一个到床上去找吧！

想着不由甚是气馁，正在自谴的当儿，偶一偏首，却见右侧有一个月亮洞门，格式很像自己住处，门内花石舒然，翠草如茵。

他心中不由动了一动，暗想雪勤此来是客，定不会住在正房，很可能是住在厢房里，我既来此，总要探查一下才是。

想着只一纵，已到了洞门之前，却见那洞门，仿佛新粉刷过，看来十分清洁。

门侧左右贴着一副对子，写的是：

“文窗绣户垂帘模
银烛金杯映翠眉”

上面横批却是“天作之合”四个大字，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遂点了点头，知道内中所居，定是一对新婚夫妇。莫怪内中房屋，都似油漆一新。

他微微犹豫了一下，心想：“人家是新婚夫妇，我这午夜不速之客，似不便去打搅人家。”

想着回身就走，不想走了几步，却又把足步顿住了，因为方才眼角扫处，这门内，似灯光未熄，好容易来此，总应看一看为是。

好在自己只看一看，如果雪勤不在这里，马上就走，也没有什么。

想着重又转过身来，迈进洞门以内，只觉得这片偏院布置得极为雅致，一条窄的花廊，两旁全是冬青树夹道，白木柱子一展十丈，上面沉郁郁的搭着棚架，长满了藤萝，老藤纠葛，颇有古意，他不由轻轻叹了一声，心中轻轻念着王子安的绝句道：

“松石偏宜古，藤萝不计无……”

想不到这小院之中，布置得如此雅致，似比外院脱俗多了！由此亦可证明，这对小夫妇不是俗客了。

想着他一长身，已上了藤架，借着枝叶遮体，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几间房子。果见灯光自窗内泄出，窗内翠帘半卷，露出一座案头，上列文房四宝，铜尺镇笺，而主人案临窗前，既可饱览花石之盛，更可迎风醒倦，只此一斑，已透着大大不俗了！

那书案上，两支高脚银质蜡签，各插着半截红烛，吐吐缩缩的燃着，室内光线也显然在动摇之中，照夕作贼心虚，看到这里，心中已不禁有些通通的跳了。

心中正想算了，不要偷看人家了，方要飘身而下，无意之中，耳中似听到窗内传出一声清晰的叹息之声，娇滴滴分明是女子。

照夕不由脸色一红，暗想原来这房中，住的竟是一个女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到底要不要看一看呢？

心中正在心神交战的当儿，却闻到那一声叹息之后，却紧紧传出一阵娇语道：

“惜多才，怜薄命，无计可留汝，揉碎花笺，忍写断肠句，道傍杨柳依依，千丝万缕，抵不住，一分愁绪。指月盟言，不是梦中语，后回君若重来，不相忘处，把杯酒，浇奴坟土……”

这首“怜薄命”的宋词，照夕并不陌生，昔日虽曾过目，却并未十分赞赏，可是今夜，由这陌生女子口中道出，竟是如此婉转动听，心中浮上了一层莫名的伤感！由不住向前探了一下，

想看一下这女词人的庐山真面。

那女子念完了这首宋词，又轻轻叹息了一声，果闻一阵揉

纸的声音，照夕可看到一双洁白如玉的皓腕。

他方把目光一闭，可是也就在这一霎时，他像触了电也似

的一阵颤抖，欣喜得张大了眼睛，差一点叫了出来，原来窗前现出了那个女人的影子。

她那微嫌清瘦的面颊，那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即是隔了这么长久的时光，照夕能马上认出她来，她正是自己朝思夜想的心上人雪勤啊！

这一阵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悦，竟使照夕在藤萝架子上，簌簌颤抖了起来。

望着久别的她，这数日来的惆怅，完全消逝了，他忍不住开口想叫她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又忍住了，他振奋的内心，不规律的跳着，而这一霎，他似乎感觉到灵魂已上升到天堂了一般。

眼前的玉人儿，显著已是改了装束，宫样蛾眉，郁郁秋水，叠螺发式，身着红缎子两截睡袄，愈发显得冰洁玉莹，秀色可餐。

只见她把写满字的纸，揉作一团，丢向了一边，一只手却是面窗托着香腮，那双亮晶晶的眸子里，却滚动着欲出的泪水，益发显得楚楚动人！

照夕方自一惊，却见雪勤已微叹了一声，轻轻站了起来，玉掌轻挥，二烛灭了一盏，她正举手，欲以前法再灭第二支烛光，忽然窗前起了一阵微风，江雪勤不由倏地一个转身，她本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只一听这静声，已知是来了夜行人，身形一转，玉掌交错着已侧出了五六步以外，借着未熄灭的这盏烛光，她看见眼前站立着一个黑衣英俊的长身少年。

这少年用那双比星星还亮的一双眸子，盯视着她，痴情颤抖地叫道：“雪勤……我回来……了！”

江雪勤再一细看，口中由不住哎呀了一声，只见她娇躯一晃，摇摇欲倒，照夕赶上了一步，伸手紧紧拉住了她的雪腕，总算没有倒下。

照夕喜极而泣地道：“勤妹……你怎么了？……我想得你好苦……”

他说着话，由不住眼圈也红了，实在地，这句话后，正有千万句痴情、相思的话，等待着倾诉，可是江雪勤这一霎，竟如同一具木偶也似的呆住了，她一只手虽在照夕的握中，可是照夕感到她颤抖得厉害。

忽然她挥手，把照夕推出了三四步以外，自己却以手加额，连连后退着。

珍珠串儿也似的泪水，扑扑打打跟着淌下来了，她抖瑟的道：“照夕……是你……你还想着回来么？”

照夕上前了一步，内愧地道：“我回来了……勤妹！我是来找你的。”

雪勤这一霎，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也似的，她脸色苍白的连连苦笑着，却又挥了一下手道：“不要走近我……不要走近我……”

江雪勤这种动作，不禁使管照夕大吃了一惊，他怔了一下，上前一步，张大了眸子道：“雪勤……是我！你再仔细看看……”

江雪勤这时脸色苍白，嘴角微微颤抖着，她用那双含泪的大眼睛，盯着照夕，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！我知道……可是……你快走吧！”

照夕心中一酸，那数年来的相思痴情，都不由化为晶莹的泪水，由双瞳里流了出来，这一霎，他只是觉得这个姑娘变得太离奇了，同时他脑中也感觉到某些不幸的阴影！

他讷讷地道：“姑娘，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雪勤，我们谈一谈好不好？”

江雪勤这一阵，脸色更白了，她缓缓的坐了下来，把垂着的头慢慢抬了起来，轻轻自语道：“天啊……他回来了……他回来了！”

照夕乍闻此言，又不由一喜，他破涕为笑道：“我已回来两天了。”

雪勤目光慢慢转向了他，泪儿如同断了线的珠串也似的，一点点的都洒落在衣襟之上，她忽然趴在了椅背上，嚤嚤的哭了起来，一面道：“太晚了……你回来得太晚了……”

照夕一时又陷在茫然之中，他连“为什么”三字都忘了问了，雪勤哭了一会，似乎已变得冷静多了，她冷冰冰地道：“我现在已经结婚了。”

方说到此，照夕突地面色一青，他身形显着地晃了一晃，可是并没有倒下，雪勤却紧紧的咬着下唇，她脸色更是白得可怕，却颤抖着继续道：“你不要怪我……我并不是有意负你，实在……”

说到此，她又哭了，她一面用左手的手背，把流出的泪擦了擦，看了照夕一眼，讷讷地道：“实在……”

管照夕这一刹，就如同是一个待斩的死囚一样的，他只感觉到全身一阵阵发麻，雪勤解说些什么，他根本就没有听见，可是那仅仅听见的一句，已足以可使他生命由三十三天而降至地狱的深处了！

他呆若木偶的看着雪勤，一时也说不出是忿！恨！羞！辱！

总之，他感到自己这一霎那，似乎是一切的希望幻想都消失了，而自己如在这个地方，多停留一分钟，也就多增加一分钟的羞辱。

他抬起头，细细的打量着这个姑娘，这个欺骗了他感情的姑娘！红晕晕的面颊，沾满了纵横的泪水，长长的睫毛之下，衬着那双灵活似会说话的大眼睛，就像新雨初霁后，西天的两颗小星星，那颤抖着的修长丰腴的娇躯，就像是微风细雨中的一树梨花……

世界上尽管有的是美人儿，如果以明珠来比拟她们，那么雪勤正是明珠中的一颗夜明珠，如是一串珠串，她就是串中那粒舍利子，别有与众不同的清芬高贵气息……

然而这一切的一切，对于照夕来说，都不会再有什么作用了。

他想哭，可是他倔强，他想骂，可是他懦弱，他想拨头就走，可是他双腿颤抖。

这是一副极难形容的画像，现在一切他都明白了，为什么家里人，都瞒着他雪勤的消息，为什么江雪勤的哥哥江鸿也是那么吞吞吐吐，为什么？

忽然一股热血上冲发梢，他冷笑了一声，身子晃了一晃，伸出右手，把欲倒的身子支住了。

雪勤抽搐着道：“是我不对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可是……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这地方你是不该来的。”

照夕冷笑道：“我是来找你的……为什么我不能来？”

雪勤知道他已是由失望而转为愤怒了，不由一阵心酸，又落下了些泪，她泣道：“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不能怪你，可是这是楚家，我已是楚家的人了，万一要是少秋此刻回来，你岂不是要背上一个不洁的名誉么？”

她紧紧的偎上了一步，不安定的颤抖道：“照夕……你听我的话，快些……走吧！”

照夕忽然哈哈一笑，倏地双眉一挑道：“楚少秋？”

可是立刻他的声音又变小了，同时他已想到，愤怒与忌嫉，此刻对于他来说，都是如何多余的了。

他强自镇定着，让愤怒的烈焰，由发梢至脊骨之中，慢慢的散消，他开始冷静的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我该走了。”

他苦笑笑了笑，而悲哀和失望，都是人类直接的感情意态，它们从不愿接受伪装的，他苦笑道：“今夜我是不该来的，如果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，我是不会来的！”

他冷峻的对着雪勤，投下了最后的一霎，然后深深的对雪勤打了一躬，微笑道：

“姑娘！现在一切我都明白了……这是天意，人力有时候是不可挽回的。”

他苦笑笑了笑，极力的忍受着悲伤的情绪，他不愿落泪，因为这是他隐藏的弱点，有些男人，是不愿过份把弱点在异性面前显露的。

他勉强的忍受着极度的悲伤，却伪作出平静的微笑，继续道：“我只恨我自己，如果……”

忽然他感觉到，一切都是多余的了，即使是说这些话，也是太多余了，当时把出口的话忍住了，只长叹了一口气，颤抖地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雪勤见他转身欲去，不由抽搐道：“照……夕！”

照夕回过身来，苦笑道：“姑娘还有事么？”

雪勤只是流着泪，她抖着声音道：“你还住在家里么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雪勤这时竟哭出了声音，她颤抖着身子，却挥了挥手道：“你去吧！忘了我吧，我是一个不配你留恋的人。”

照夕这一刹那，真是心如刀扎，他很想过去安慰她几句，可是，他仍是僵硬的立着，因为他已失了安慰人的资格，同时，他又该如何去安慰对方呢？昔日的恩情，虽浓如墨，虽甜如蜜，可是……如今只能视为曾经飘过眼前的浮云，曾经绕膝而过的流水……当任何事物只成了过去的时候，是无法再抓回来的……人类的感情，也是如此的，何况管照夕本人，又是如何的需要别人来安慰呢？

他望着这个，曾经占有了自己全部感情的人，即使是在睡梦之中，也曾经思挂着她的心上人……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触。

实在地，他是不愿再在这里多留一分钟，对于雪勤的哭泣，也许他应该感到茫然，可是这时候，却不容许他去想得太多，他顿了一下，叹息了一声道：“午夜打搅，实在不当得很……我走了。”

说着话，但见他身形一躬，人已飞纵上了窗棂，正待飘身而出的当儿，忽听身后一声冷笑道：“来客留步。”

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当时回过身来，顿时他就怔住了，只觉得出了身冷汗。

身后，也就是紧偎着雪勤身边，站着一个人长身少年，这少年一身皂色绸衫，目光如炬，浓眉大眼，十分威武。

照夕很快的已认出了，来人正是这所宅子中的少主人，楚少秋！如今也正是江雪勤新婚的丈夫。

照夕不得不强作笑容道：“原来是楚兄！小弟失礼了。”

说着飘身而下，楚少秋哈哈大笑道：“别来数载，管兄风采如昔，只不知午夜私访内子，所为何来？”

他说着话，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盯视着照夕，好似待机而发。

照夕被他这么突然的一问，一时只觉得面红耳赤，当时苦笑笑道：“小弟与江姑娘原系故交，此番造访，旨在探望，楚兄不必多疑，小弟尚有事，告辞了。”

他说着，正欲转身而去，楚少秋忽然冷笑了一声，叱道：“且慢！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同时他也不由有些恼羞成怒，可是他到底不便发作，他慢慢的转过了身子，苦笑道：“楚兄尚有事么？”

这时江雪勤神色上，已带出显著的不宁，她笑道：“少秋！管兄既有事，你又何必留人家？”

楚少秋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既来寒舍，也就是我楚少秋的客人，却不能这么快就走呢？”

照夕心中早已燃着一腔无名怒火，自己本有无限辛酸，却连丝毫也无从发泄，此刻再为楚少秋盛气凌人的态度一逼，愈发难耐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“小弟午夜来访，虽是过于唐突，可是江姑娘与阁下成婚之事，并未前知，否则当不致如此冒昧，此刻已感无地自容，楚兄又何必一再见逼呢？”

楚少秋哈哈一笑，他回头看了雪勤一眼，不屑的笑了笑道：“愚夫妇结婚之事，北京城也很热闹了几日，虽不能说家喻户晓，倒也市井交传，管兄竟会不知么？”

照夕不由剑眉一挑，冷然道：“莫非我还骗你不成？”

雪勤见二人言语不善，心中好不着慌，自己嫁给楚少秋，按理说已对照夕负情，在感情上来说，自己爱照夕之心，更是远超过楚少秋，只是既已嫁此人为夫，俗云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也只好对照夕打消情念，她本已痛心疾首，芳心尽碎，正感无以对昔日情人，偏偏楚少秋竟会中途出来，无事生非，一意对照夕刁难，在自己来说，一个是丈夫，一个是昔日情人，自己实在是难以处理。

她颤抖着声音，对楚少秋道：“少秋！他是真不知道啊……你不要难为他。”

楚少秋听爱妻如此说，更是嫉火中烧，偏头朝管照夕看时，却见对方面色苍白，一双眸子，正在爱妻身上浏览，管照夕对雪勤的谈话，适才他也偷听到了几句，虽然他们双方尚称理智，可是言词之间，句句都透着刻骨相思，自己和雪勤如今虽是夫妻，却终日难得见她一笑，更未闻她一句真情体贴之言，虽说是绝代芳姿，无异蜡人石像，有时想起，于骄傲之中，亦难免期期之感，此时再听雪勤为他讨情，更不禁勃然大怒。

但他为人阴险，虽恨不能当时一掌，毙对方于掌下，可是这么做，定必

会加重爱妻恶感，倒不如故示大方，放照夕回去，自己再借送客为由，待机暗下毒手。

这几年来，他倒也曾下了些功夫，练成一种极为厉害的掌力，自信一掌定能奏功，胸有城府，也就表面较方才镇定多了。

此时嘿嘿一笑道：“你还以为我是故意为难管兄么？哈！你真是错了。”

他说着话，又转过了身子，对着照夕一抱拳，微微笑道：“小弟方才全系戏言，管兄万勿见怪。”

他笑了笑，看着惊愕的二人，又接道：“慢说管兄是初来不知真情，即使是明知而来，又有何妨？管兄少年奇侠，誉满京城，又岂会……”

说着他仰天打了个哈哈，脸色青红不定，可是他脸上浮着笑容，更是莫测喜怒。

照夕此刻早已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灰，他只想早一点离开这里，致于楚少秋对自己用什么心思，他根本未去深思，当时闻言，不由抱拳苦笑道：“既是楚兄见谅，小弟告辞了。”

他说着身形一躬，二次以“冷蝉滑枝”的身法，嗖一声已窜上了窗口，上肩水平，一丝不动，所谓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。

管照夕这种身手，立刻使楚少秋和雪勤二人吃了一惊，尤其是雪勤。

她记得六年以前，照夕可以说尚未入武功门径，想不到六年以后，竟会练成如此一身功夫，只看他这一手“冷蝉滑枝”，只凭足踝点顿之力，膝盖不弯，身形不晃，凭自己经验，只一眼就可断定，他已练到了轻功之中极难练的“气游三虚”地步，轻功既已如此，其他功夫当可想而知之。

这么一想，江雪勤真是又惊又喜，同时也更就暗自神伤，悲怆不已。

反过来，在楚少秋的眼中，更是恨上加恨，当时哈哈一笑道：“管兄此来是客，待小弟送你一程。”

他说着猛一垫步，也朝窗台上飞纵了去，可是管照夕却在楚少秋纵身之先，已二次腾身，用“海燕掠波”的身手，腾身上了藤萝花架，只一沾足，又再次腾起，却向一堆花石之尖梢上落去！

楚少秋不想管照夕身形如此快捷，为泄心中之恨，哪能不追下去？

他二次拧身，也用“燕子飞云纵”的身法，扑上了花架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管兄慢走，小弟送你来了。”

他说着话，实已恼羞成怒，猛一折腰，已如同一只大鸟也似，紧蹑着照夕追了下去。

也就是他身形才起，花架上轻飘飘的又落下一人，这正是雪勤，她惊慌的向前方张望着，她为管照夕捏了一把冷汗。

可是当她看到，管照夕那么疾快的背影时，那一颗紧提着的心，也不由放下了。

她知道，凭楚少秋那种身手，是难以追上的，江雪勤这一刹那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。

她那娇柔的躯体，站在紫藤花架上，随着夜风，颤颤的摆动着，多情的眼泪，为什么总是爱在孤独无人的时候，偷偷流出来呢？

她叹息了一声，想到了眼前这一段孽情，一时真是不知如何是好？在花架上呆呆的站立了一会，晚风吹着她的发丝，吹着她流出的热泪。

可怜的女孩，除了悲伤之外，又能如何呢？细细想来，原是自己的不是，又怪得谁呢？空负有一身超人的奇技，却为此一“情”字，而令肝肠绕结，

放置不下，伤心饮泣，暗弹珠泪，然而却又奈何？

照夕羞愧悔恨的纵身而出，听到了楚少秋所说之言，不由足下更加足了劲，生恐为少秋追上，又说些难以令自己置答的话。

所以身形纵出，倏起倏落，如同星闪电掣，霎息之间，已扑出了楚家围墙，身后的楚少秋，本想追上照夕，出一口恶气，毙对方于掌下，却不想虽施出全力，依然没有追上，只恨得顿足戟指，大声厉骂了几句，这才快快返回家去。

且说管照夕一阵疾驰之后，已离家宅不远，他回头看了看，楚少秋并不曾跟来，这才稍放了些心，其实倒不是楚少秋没有跟来，而是他跟不上。

管照夕把身形放慢了，且行且自叹息不已，这个残酷的打击，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太大了。

想不到江雪勤竟会真的变了，她既狠心弃了自己，另结新欢，自己又该如何呢？

夜风吹着他那双欲哭无泪的眼睛，这浓浓的天，恼人的夜，不时还传来三两声野犬的吠声，月亮也被一片浓黑的云遮住了，酷暑的夜，也似有了几分雨意。

风中夹着几颗细微的雨星儿，这是何等凄凉惆怅的一个夜晚啊！

这独行的少年，本是多么英俊活跃的影子，只一日之间，却变成了如此一个愁人儿，他有满腔的愤恨仇怒，可是他又能如何发泄？他有委屈伤心的心事，又能向谁吐诉？

怅望着漆黑的前路，他有一步没一步地迈着，脑子里一幕幕的过着尽是江雪勤昔日欢笑、娇嗔、可爱的影子。

而这些美丽的影子，随着时光的飞逝，和无情现实，或将成为他脑中的一块化石，一个光亮的泡沫，或是一声叹息！

数年来的热心梦想，今夜，也就是这一霎间，全部粉碎了，有人说：

“没有希望的人生，正像缺乏源头的泉水。”

照夕的生命之源，在这一刹那，确是干涸了，两旁树林房舍的倒影，匆匆向后驰着，他只觉得两腿发软，心中发苦，不留心踏到了路旁的深沟，随着翻身栽倒了，沟中的臭水溅湿了他美丽的衣裳。

他无力的爬了出来，苦笑着又站了起来，暗忖道：“雪勤！你害得我好苦……你已重重的伤了我的心……只怕我一生一世也不会幸福了。”

他不是个软弱的男孩，素日亦不喜流泪，可是这一刹那，泪珠涌泉而出。

在这冷清清的夜里，他摸索着，一步步的走到了家门，他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也似的，身上一阵阵发冷，脑中如同一块死木也似的，当他走到家门口，竟自倒下了。

门口的侍卫，忽然吃了一惊，叱了声道：“谁？”

照夕无力的又撑起了身子，勉强走了几步，不知如何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一阵目眩又摔了下去！那门卫吓了一跳，口中喝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一面跑到近前，用手中的灯光在照夕脸上照了照，这才发现来人，竟是新近回来的二公子，只见他脸色青白，泪光纵横，仿佛是生了大病一般，不由吓得叫道：“公子……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他一面回头大嚷道：“不得了，快来人呀，二公子可是不好了！”

照夕耳中听他这么喊，心知自己如此样子，倒令他疑心的病了，不由一

面站前，喊道：“不要叫！我没有事。”

谁知他才说了这么一句，双腿一软，不由自主的又倒下了，这才暗暗吃惊道：“我莫非是真的病了么？”

原来照夕果然是病倒了，数月来日夜疲累，本已种下病因，只因体质素好，一时也发现不出，又加上深思雪勤，梦寝不安，如今的雪勤这一别嫁，对于他来说，真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感情于刹那之间瓦解崩溃，人却也一分精神也提不起来了，新忧旧痴一并发作，遂成重疾，他却尚不自知。

这时已由门内，陆续跑出了好几个人，慌忙乱成了一团，照夕深怕惊扰了父母，连连道：“我没有什么，只是太累了，你们把我搀到房中去就没事了。”

奈何，这消息早已传至内宅，夫人正在烟床上躺着抽烟，乍闻少爷得了大病，倒于门外，现在已搀了进来，这一吓，可是不轻。

当时惊慌出来，将军也得了消息，正由后室内仓促赶出，老夫妇二人，匆匆赶到后院，只见照夕房中，也是一片哭喊之声。

老人老泪纵横的扑了进去道：“我儿怎么了？”

几个丫环婆子，正自围在床边，哭叫成了一团，此时见将军夫人都来了，忙让至一边，纷纷请安叫道：“老爷！太太！”

将军皱眉道：“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！还不下去！”

众人始纷纷散了下去，只剩下思云、念雪二人，仍偎在床旁边，直掉眼泪。

二老上前一看，只见照夕此刻双目紧闭，脸色铁青，面上汗渍淋淋，已似人事不省，夫人早忍不住大哭道：“孩子！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说着就往照夕身上扑去，却为将军一把给拦住了，他紧紧皱着眉毛道：“你是怎么？没看见他难受么？”

将军说着话，低头又细看了看，一面重重顿足叹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昨天他不是好好的么？”

太太目光转向了两个丫环，思云、念雪不由吓得一齐跪下了，纷纷哭道：“奴婢实在不知道，少爷什么时候出去的……他得的什么病也不知道。”

夫人本想骂她们几句，可是方寸已乱，只挥手道：“你们先起来……他没事还算了，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二人可小心着。”

说着又偎近床边，将军这才瞪着双眼道：“请大夫没有？”

两个小丫环一怔，双双站起来就往外跑，太太嚷道：“哎呀，去一个就够了，真是笨东西。”

思云这才跑回来，二老就坐在照夕身边，太太愈看愈是着急，眼泪只是淌个没完，管将军也是叹息连声，见枕边放着照夕的一口长剑，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一定是出去打架去了，受了伤了？”

夫人更不由哭道：“受伤了？老天！伤到哪里了？”

将军顿足道：“你就不要哭了，我已够烦的了，我这只是猜想，我又不是大夫。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回头看道：“大夫怎么还不来？”

说着话，果然外面念雪嚷道：“大夫来啦！”

原来照夕一进门，那岳侍卫已看出不妙，已打发人去请大夫去了，这一会就见一个老先生，匆匆从前院走了进来，他手里提着一个小藤箱子，念雪在前面领着他，这大夫匆匆进房，见了将军及夫人，正要请安问好，夫人已

急道：“张大夫，不要多礼了，快看看这孩子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了？可把我们吓死了。”

这张大夫是京里有名望的大夫，平日多给一般王公大臣看病的，是管府里的熟客，这时听夫人这么说，也就不再多礼，匆匆走近床前，细细往照夕脸上看了会，又把照夕眼皮拨开来看了看，不由脸色微微一变，将军见状不由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有关系么？”

张大夫眉毛微微皱了皱，遂含笑道：“晚生要详细诊断一下才能知道，不过以病情看来，似乎是中了热暑的样子。”

将军瞪着一双眼睛发急道：“中了暑？怎么中了暑？你快给他看看吧！”

夫人也急得一个劲的直搓手，连连念佛，这位张大夫一面放下了箱子，令念雪用枕头把照夕扶起来靠坐着，只听见照夕口中长长喘了一口气，微微哼了一声，念雪不由喜欢地叫道：“好了！公子醒啦！”

众人都不由一喜，果见管照夕全身一阵颤抖，忽地大吼了一声：“雪勤……你好没有良心！”

声如霹雳，把全室的人，都吓了一大跳。

二老吓了一大跳，不由互相看了一眼，心中自是不解，夫人见儿子醒转，早已扑上叫道：“照夕！你醒……了？你是怎么……了？”

那位张大夫，以手按唇，微微嘘了一声，夫人这才止住哭声，站到一边，张大夫这才坐下床边，照夕此时已睁大了眸子，将军忙对他摇了摇手，不令他说话，一面皱着眉毛道：“你不要多说，让大夫给你好好看看。”

照夕目光向室中各人转了一转，只觉得通体发热无力，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不由又回想到了适才自己的经历，不禁一阵辛酸，差一点又要落下泪来，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却又把眼睛闭了起来。

这位张大夫，照例检查了一遍之后，又问了问照夕病情，照夕只把往楚家访雪勤之事瞒下不言，只说自己去访友，归途实地病发倒地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。

张大夫闻言虽觉得有些离奇，可是这种病，他倒是有把握，当时只是点了点头，含笑道：

“公子，你好好静养，这是你沿途受了暑，过于疲累，病情来势虽凶，可是只要好好静养，能有半个月，也就够恢复了。”

说着站了起来，用目光向将军看了一眼，含笑道：“公子的病无什大紧，大人可放心……”

他说着双眉又皱了皱，却直向室外走去，管将军忙尾跟了出去，一出门就问道：“有关系么？”

张大夫看了左右一眼，才微微皱着眉，又笑了笑道：“晚生看公子的病，虽说是中暑在先，可是病发离奇，将军可知他近日有些什么不对么？”

管将军怔了一下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呀！今天早上还好好的，我还见他骑马出去呢！难道还有什么不对？”

这位张大夫笑了笑，脸色十分尴尬道：“晚生私下看来，公子定是眼前遭受了什么感情上的……上的……”

因为管将军一双虎目正瞪着他，所以他反倒接不上了，又嘿嘿的的笑了笑道：“公子今年贵庚？成过家没有？”

管将军听大夫问到了这些，不由有些迷糊，当时怔怔地道：“还没有，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张大夫闻言笑了笑，这才把身子向前靠近些，探出头小声道：“以晚生看来，公子也许是有了些麻烦，是关于姑娘那一方面……”

将军不由又是一怔，张大夫却又笑了笑道：“大人可听见，方才公子口中叫些什么没有？”

管将军怔了一会，也没说话，张大夫遂笑道：“病没有什么要紧，只消服晚生十帖药，也就没什么事了，只怕公子还有心病，那可就难医了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又朝管将军看了几眼，这才到一边案子上开方子去了，他又关照了些注意事项，开了方子，又向将军请了安，这才退了下去。

这时太太正坐在照夕床上问长问短，亲自为儿子脱衣理被，管将军却坐在外厅椅子上直发呆，心中不由又有些气恼，一个人想了半天，才叹了一口气，慢慢走了进去，照夕见父亲进来，忙挣扎着要坐起，管将军用手按住他，爱惜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孩子！你有什么心事，你说出来听听看，方才大夫说是你有心病，你看这不是怪事么？”

照夕闻言不由脸一阵热，当时目视着父亲，张口无言，只讷讷道：“孩儿没……有什么心事……你老人家请放心……我这病，也不过养几天就会好了……”

管将军看着儿子，还想说什么，却也没有好出口，只叹了一口气，这时管夫人在一边，关照两个小丫环，叫她们要好好照顾着他，现在就叫他睡觉，不要吵他，一有事就赶快来通知自己，又回到床前，安慰照夕，嘱他放心睡觉，千嘱万嘱，这才回头问将军道：“大夫是怎么说的？”

管将军含糊道：“我们出去再谈，现在叫他休息吧！”

说着和夫人走出了房门，夫人不由急问道：“大夫怎么说呀……你怎么不说呀？”

将军见四下无人，这才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怎么说？这孩子竟是得了相思病了。”

管夫人不由吓得站住不走了，当时怔道：“什么……这怎么会呢？”

管将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也是不信呀，可是张大夫好像是这么说的，他还问照夕结过婚没有，我说没有，他冲我直笑，又说什么心病，他这么一点孩子，又哪会有什么心病？你看不是相思病是什么？”

管夫人听得也愣了，只是把眼睛看着将军，连连道：“这可怎么好呢？”

管将军哼了一声道：“俗语说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看样子，还得找到那个他想的人才好……”

说着又重重的叹息了一声，接着又皱了一下眉，感慨道：“想不到这孩子才回来几天，竟会惹上这种病，你可知道为谁么？”

夫人摇了摇头，将军忽似想起了一事，哦了一声，遂道：“对了，我想起来了……方才他口中像是叫了一声谁的名字？你可听见了？”

管夫人经他这么一提，也不由突然记起，当时也哦了一声，她忽然拉着丈夫的手，紧张地道：“我知道了……我知道了……”

管将军忙问故，夫人这才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我真是傻，竟会没想到是她啊……唉！可怜的孩子，也难怪他会生病了。”

管将军不由被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忙问道：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怎么不说呀？”

夫人这才摇了摇头，十分难过地道：“你哪里知道啊……方才他口中不是叫着雪勤的名字么？你猜这位雪勤姑娘又是谁呢？”

将军摇了摇头，夫人才叹道：“这就是对门的江家姑娘……唉……”

管之严乍闻之下，不由又是一怔，他耸动着眉毛道：“什么？江姑娘不是已经结婚了么？怎么会？”

太太一面用小手中擦着眼泪，一面叹道：“咱们进房去谈吧！唉！要是她，这孩子的病是不会好了。”

管将军急于知道细情，当时忙拉着夫人进到房中，坐下匆匆道：“这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点说吧！”

管夫人这才又叹息了一声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照夕这孩子在一六七年以前，已经认识了这位江姑娘，那时不是参加过什么诗社么？江家姑娘更是天天跟照夕在一块，他们两个人，常常出去游山玩水，骑马射箭，真是好的形影不分。”

管将军听得张大了眼睛，怔道：“啊！原来还有这回事……可是……”

夫人流泪道：“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呀……那时候，大概是两个人私下里已经订了婚约。”

将军听到此，重重拍了一下桌子道：“荒唐！荒唐……”

太太叹息了一声道：“这事也是由思云、念雪两个小丫环口中得知的，她们两个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的……说是照夕因为那位姑娘有一身好本事，自己还不如她一个女的，所以这才外出访师，练成了本事。”

将军又重重的叹道：“荒唐！荒唐！就算有这种心，也不能不告而别呀！可是那江姑娘可又怎么会嫁给别人呢！这也太不对了。”

太太用手中抹了一下眼泪，抽搐了一下道：“说的是呀……可是，照夕出去六七年，没有一点消息给人家，连我们自己家里人，也不知道他的死活，你说人家姑娘又怎么能等？”

管将军听完了太太的话，也不由翻着一双眼睛，发了半天的怔，张大了嘴道：“这……这可怎么好？这消息照夕又怎么会知道的呢？”

夫人摇了摇头道：“他一回来就问我，我瞒着他没说，而且还关照思云、念雪，叫她们也不说，大概是他自己出去打听出来的，再不就是已经见着那位江姑娘了。”

将军听到此，不禁长叹了一声道：“这真是一段孽缘……唉！唉！”

夫人皱着眉道：“你说心病还须心药医，这个‘心’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人家已出阁了！”

将军叹道：“当然是没办法罗！不过！他也是不小了，我们倒也真该给他说明亲了。”

夫人默然点了点头道：“可不是……不过这孩子眼光很高，以后要是再找像江姑娘那样好的可就难了！”

不言二老在那里，为照夕的病及婚事而发愁，且谈这位一代情侠，辗转于病床之上，昏昏沉沉的脑海之中，所能思虑到的，尽是一个江雪勤的影子，他痛苦的摇着头，叹息着，尽量想让自己平静，可是他竟是办不到。

昏睡中，口里情不自禁的断断续续叫着雪勤的名字，那断肠的叫声，使得一旁的两个小丫环又惊又怕，她二人对看了一眼，俱知道少爷叫的是谁了。

思云关切地走到照夕身前，含着泪道：“少爷！那位江小姐已经结婚了，你又何必再想着她？少爷你要想开一点。”

念雪就愤愤不平地道：“天下女人多的是，她既然不顾少爷，又何必再想她？干脆叫老爷再说一个不是更好么？”

照夕闻言睁开了眸子，他无力地看了二人一眼，脸色更是难看，他苦笑笑道：“你们是不知。”

二女眼圈红红的，各自都偎在他身边，她们三人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情逾骨肉，本是无话不谈，此刻二女见照夕病苦至此，自然心如刀割，真恨不能以身代之，好言安慰，体贴入微，须臾下人送上了药汁，二丫环又把照夕搀扶坐起，劝他饮下了药，又为他盖好了被子，这才转了出去。

照夕在床上思今追昔，真是爱一阵，恨一阵，甜一阵，酸一阵，壁角的铜漏滴滴答答，不知不觉夜尽天明，好长好难耐的恼人之夜，总算过去了。

这一夜却使这位多情的少侠，渐渐平静了，俗谓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也许管照夕，此刻确是死了心了，当天色微微明亮的时候，他竟进入了梦乡。

白天夫人来看了他两次，在他床前守了一个多时辰，他都没醒，夫人很为他高兴，因为能睡觉对于病人，总是好现象。

吃药的时候到了，夫人也不敢唤他，照夕这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自醒转，他精神好多了，夫人得信又匆匆赶了过来，照夕忙含笑坐起，夫人见他已不像昨天那么憔悴，心中很是安慰，亲自看着他把药吃了，又守着他吃了些东西，这才问了问他病情，照夕只告诉母亲是中了暑了，对于江雪勤之事，却是一字不提，管夫人虽知儿子病因，可是却不敢问，因怕由此加重了照夕病情，只想等再过几天，病情大好之后，再伺机问问清楚。夫人在床前，和照夕谈了一会，因见他今日精神好多了，心中暗喜，母子二人谈了一会，管夫人又令他休息，正待离去，忽见念雪自外跑进，含笑对照夕道：“公子！外面来了一个姓申屠的，要见公子。”夫人方皱眉道：“他如今有病怎能见客，你请他到客厅，待我去见见他好了。”照夕闻说申屠雷来访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当时在床上猛然翻身坐起道：“母亲且慢！还是请他进来吧！”一面对念雪道：“你快去请他进来，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不便去接他，请他直接来此就是了。”念雪领命而去，照夕遂对母亲道：“这就是孩儿路途之中，结识的一位兄弟，想不到他今天竟会来找我。”夫人早已由儿子口中，得悉他在路途之中，结拜了一个兄弟，把申屠雷说得人品如何如何清高英爽，心中也颇想一见，此时一听来人就是，不由心中也甚欢喜，方想出外迎接，却闻得室外一声笑道：“怎么！大哥贵体不适么？”

接着念雪先进，她身后跟着出现了一位英俊少年，此人正是申屠雷。

只见他身着宝石蓝绸衫，外罩天青官纱马褂，头戴玄色缎帽，中镶着一块朱红的珊瑚结子，愈发显得英姿飒爽，气宇不凡。

照夕此时已靠身坐起，见他进来，忙含笑道：“多谢贤弟来访，愚兄只是沿途受了些暑，如今引发，没有什么大病。”

申屠雷乍见照夕情形，似乎吃了一惊，正待开口，照夕却为他引见了母亲，申屠雷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，口称伯母，夫人忙让他坐下，又令思云去端来酸梅汤待客，申屠雷却是目注照夕，满脸关切之容，因管夫人在此，却不便露出吃惊情形，直似欲言又止，夫人又问了几句申屠雷家居情形，又嘱告照夕不可多言，遂向申屠雷微笑道：“小儿沿途多承关照，更蒙结为金兰之好，如今贤侄也不是外人了，以后尚请时来舍问玩耍才好，等照夕病愈之后，再请其至府上向尊大人问安吧！”

申屠雷忙弯身道：“伯母休要客气，小侄与令郎一见如故，情同骨肉，令郎人品才学较小侄高出十倍，错蒙谬赏，敢不尽心结纳，你老人家太谦虚了！”

管夫人私观这申屠雷，果然人品谈吐俱佳，儿子能结识此子，心中也代他高兴。

因知年青人在一起，自有他们一套说词，自己不便混在其中，遂略微谈笑了几句，径自返房而去。

申屠雷亲送管夫人背影去远之后，才回身进房，吃惊地道：“适才因伯母在座，我不敢说，怎么别才数日，大哥竟会如此憔悴？看来病势还不轻呢！”

照夕为他这么一提，只觉得心中一酸，当时只苦笑笑道：“你是情有未知，一言难尽，以后我再慢慢给你说好了。”

申屠雷怔了一下，遂接叹道：“我只当你这几天故人把握春风得意呢，谁知却是卧病在床，早知如此，我该前两天就来看你。”

照夕闻言似有感触的叹息了一声，当时目视窗外，却没有言语。

申屠雷知他定有心事，只是自己问他，他未必肯吐实情，好在来日方长，以后不难打探出来，自己与他既是兄弟之交，情逾骨肉，决不能目视他如此意志消沉，他想到了这里，心中有了主张，却也不急于探询，遂微微一笑道：“家叔听说我路上结识了大哥，极为欣慰，也颇想一睹大哥侠容呢！”

照夕含笑道：“我一二日内病好了，理当去叩见大叔。”

二人遂又谈了些别的，申屠雷因知他心情不畅，所以尽找些轻松愉快的事情，与他攀谈，照夕亦是健谈之人，不由也暂时抛开愁绪，和申屠雷谈笑了起来，一直到晚上，照夕还留申屠雷在房中，一起用了饭，才行告辞。

自此天天申屠雷都来，每日都是到晚上才走，有时带几幅书画，二人床前同评共赏，有时谈些趣闻，吟些诗句，气氛至为清纯。

照夕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心事既能抛置，病情也就一天天的大为转好了。

到了第八天，照夕已大致康复了，等申屠雷再来访时，他已早下床了。

申屠雷自是十分高兴，照夕因在房中闷了将近十日，心情十分烦闷，见申屠雷来，不由含笑道：“我方才已命小厮备好了马，今日我病已全好了，我要与你共骑而出，小游一下，借此开畅一下心性，不知你意如何？”

申屠雷不由点头道好，却又微颦道：“大哥久病新愈，骑马远行恐不宜吧！”

照夕摇头笑道：“你也把我看得太娇嫩了，我们只不要走太远也就是了。”

申屠雷遂笑了笑：“话虽如此，还是不可大意，我看再迟一二日，等你大愈了再去的好！”

奈何管照夕意志已决，非要去不可，后来并有怒容，说是申屠雷要是不去，他一人也非去不可。

申屠雷拗他不过，只好叹道：“既是大哥执意非去不可，我也只好奉陪，只是却要改骑乘轿才好，大哥如同意，我们就去，否则我是不敢从命。”

照夕无奈笑道：“好吧！依你就是……”

遂把念雪唤了进来道：“我要和申屠公子共出小游，你快去前院叫小厮准备两抬小轿……”

念雪怔了一下，遂笑道：“夫人可知道？”

照夕双目一瞪，念雪马上笑道：“好！好！我去！我去！”

说着转身飞跑而去，申屠雷哈哈笑道：“不只我一人不叫你去吧，你看这位姐儿也怕你身体不行呢！”

照夕脸色微红笑道：“这丫环是同我从小一块长大的，玩笑惯了，倒令你见笑了！”

说着念雪已笑着跑了回来，一面笑道：“少爷！你们要上哪去玩呀？”

照夕皱眉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出去逛逛也是好的！”

念雪看了申屠雷一眼，转着那双大眸子道：“啊！我想起来了，西四牌楼护国寺，今儿个可热闹，听说有大庙会，各地方人去的很多，少爷和申屠公子去那里走走岂不是好？”

照夕不由笑道：“好！好！我们就去护国寺看看庙会好了。”

申屠雷闻言也很高兴道：“好！去看看庙会倒是挺热闹。”

当时念雪遂找出了一套水缎袍绸长衫，照夕匆匆换上，对镜理了理头发，又戴上了一顶小凉帽，觉得十分轻快，申屠雷打趣道：“大哥病了这几天，如今看来更是潇洒了。”

照夕少不得也回敬了几句，两个允文允武的翩翩佳公子，遂把臂而出。

两乘小轿，已遵命直抬到了花园里，轿帘打开着，这种东西，一向是妇人女子乘坐，二人都很久没有坐过了，心中自有一种新奇感觉。

这时思云又追上来，笑着与照夕送来一个绸子披风，说是夫人令送来的。

照夕不忍拂母亲之意，只好收下笑道：“等一会冷了，我自会穿上。”

申屠雷却在一边微微发笑，他心中不由暗自忖道：“这位照夕哥，原是如此一位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，却能学成这么一身功夫，可真不简单。”

照夕接过斗篷，见申屠雷正自望着自己微笑，知他所想不由俊脸一红，讷讷道：“兄弟！你笑什么？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啊！”

申屠雷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正是如此，所以也令我想起家中的双亲……也不知二位老人家近来可安好？”

照夕不由微笑道：“你也不过才离家二月有余，伯父母大人，怎会不好呢！别多想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说着让申屠雷上了第一抬轿子，自己上第二乘，抬轿子的小厮，平日是府中的大闲人，难得有点事做，自是抖擞起精神来，对二人请了安，才把小轿抬起，吱吱呀呀的直往门外走去！

二人在轿内上下晃动着十分适意，须臾已抬出了大街，果真街上行人较往常多了不少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，二人彩衣俊貌，吸引了不少目光，见者无不交谈，却猜不出是哪府里的公子哥儿。

轿夫疾行了一阵，已抵达护国寺门前，只见寺前肩舆如云，马车也不少，尤其是各种叫卖东西的，更是较往常多了十倍，来来往往的游人如同过江之鲫，二人下了小轿，照夕嘱咐轿夫把轿子搁至一边，自去玩耍，等一会来接自己二人就是。

这才同着申屠雷随着人群自向庙内行去，二人本来对这种热闹，一向是不感兴趣的，但一来久别故京，再方面照夕大病初愈，心情烦闷，借此开心一下，所以上来兴致很高。

护国寺是所很有名的大寺院，地方极大，今日适逢庙会的日子，各处烧香拜佛的人极多，尤其是素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们，今天也都出来了，多是带着随身小婢，穿行于殿内人群之中，指指笑笑，妙语如珠，更为这大庙生色不少。

二人游玩了两处大殿，到处只觉乱嘈嘈的，兴致不由减了一半，申屠雷遂提议至后殿走走，那里面是僧人作课的地方，比较安静多了。

照夕自是同意，二人又转到了后殿，殿前有一湾荷池，在这酷暑的日子里，池内荷花盛开翠盖如云，偶然吹过一阵小风，也带着些爽神的清芬，池

边柳树成荫，蝉声高唱，孩子们拿着细长的竹竿，正在粘知了，有的卷起裤管，在水边上摸鱼。

荷池的右边，耸立着红墙翠瓦，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，规律的梵唱和木鱼之声，由殿内传出，正是僧人们作课的时间。

这殿内此时是不可随便进去的，有那兴趣高的朋友，也只能在殿外，隔着窗子往里看看。

二人行到池边，就不想再走了，见树荫下，尚空着一个石椅，遂告坐下，摘下帽子，连连挥着折扇，看看水里的小鱼，也是怕热，只在荷叶茎下打着转儿，却不往别处游。

殿外又来了不少人，扶老携幼，都围在殿外，听说是和尚们只要念完了这堂经，就可任人出入了，庙会也就开始了，并且主持大师，还要亲自主持盛会，经堂大师也要开讲经文，所以人聚得很多！

二人好容易找到了这一处清静的地方，不想这一会又成了热闹之区，好不扫兴，照夕正要起身唤申屠雷迁地为良，忽见由前院踱进一男一女，衣冠十分华丽，男的在前，女的在后。

照夕先见那男的一个侧面，已是吃了一惊，再向后面那少妇模样的玉人儿一看只觉得双目一花，由不住又坐了下来！

申屠雷见状不由一惊，只见照夕双目发直，如同泥塑也似，不由吃惊道：“大哥！你是……怎么了？…

照夕才似惊觉，当时把头一低，咬了咬牙，重又站起道：“兄弟！我们走吧！”

申屠雷见这一阵子，照夕脸色，竟变得一片铁青，不由十分诧异，四顾了一番，问道：“大哥！你看到了什么了……还是想到了什么？”

照夕苦笑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忽悠悠地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遂站起了身子，低着头，直向殿外而去，申屠雷忙跟了上去。

不想冤家路窄，那一男一女，却正由对面走来，照夕头却低得更低了，申屠雷却是边走边唤道：“大哥……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？”

申屠雷这么说着，一面追了上去，却见迎着照夕正面走来一双少年男女，那男的长得身形魁梧，浓眉大眼，衣着华美，这么热的天，他在长衫之外，另加上一件猩猩红的坎肩，看来更是刺目，昂然四顾，举止高傲，令人望之生厌。

申屠雷乍看之下，对这奇装异服的男子，不由多看了一眼，偏他身边随着的那个少女，却是自己平生仅见的一个娇滴滴的人物。

这女的高高的个儿，一张瓜子脸儿，宫样蛾眉，盈盈秋水，偏又是愁染相思，轻颦凝视，她那乌云也似的头发，用一串明珠，把它轻轻束起，就像是漆黑的天空里，闪烁着一串星星，翠袖短窄，露出一双雪藕也似的玉腕，下着八幅风裙，一色水绿，衣浪轻轻起伏，就像洞庭黎明的烟波……

“哎呀！”

任何人看见她，也会由内心发出这一声情不自禁的呼声，这少妇装束的女人，她的出现，立刻吸引住了任何人的目光……就连申屠雷也惊得张大了眸子，暗暗惊叹道：“啊……好美……”

不意之间，这一男一女，已走到了他身边，申屠雷方觉这么看人家，不大像话，才把目光一转，却觉得肩上为人拍了一掌，那红衣男子已面已而立，

嘻嘻冷笑道：“小子！看红了眼是不是？”

申屠雷脸色一红，正要发作，照夕已在前面唤道：“贤弟！走吧……”

众人目光，几乎无不为此绝色少妇吸引住，却只有这个俊公子，他一直是低着头，连正眼也不看她一眼，他虽然口中这么叫着，却是背朝着申屠雷。

申屠雷闻言，本是羞愤难当，听照夕这么一催，不由对这红衣少年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哥哥叫我，不与你一般计较，否则……”

说着正要举步自去，不想那红衣人，却伸出一只大手，又向他肩上搭来，一面嘿嘿笑道：“小子！你别走！回来！回来！”

申屠雷向前卸肩，红衣人大掌落空，他不由气血上冲，猛地一个翻身，剑眉一挑道：“你要如何？”

红衣人见申屠雷竟能逃开自己暗中贯力的一掌，口中不由突地一惊，当时后退了一步，上下看了申屠雷一眼，哈哈大笑了一声。

他用手一指身侧那绝色女子，朗声道：“小子！要看女人，也要打听打听，我楚少秋的娘们，是能容你这么看的么？”

淡妆少妇闻言蛾眉微蹙，玉面绯红，她似乎对红衣人这种粗俗的话和动作十分不满，只见她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走不走？我可走了！”

说着遂欲自行而去，不想那红衣人哈哈大笑了一声，一晃身，已到了少妇身前，只见他张开二臂，拦着这少妇的去路，一面嘻皮笑脸道：“不行，都不能走，我不是给你说过了么？你是我一个人的！谁要看你，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……现在你看看我，看我说话算不算数。”

那少妇闻言，一阵心酸，竟自掉下了两滴泪来，自感遇人不淑，竟自嫁了这么一个粗俗轻狂之辈，比起自己那意中人，真是相差一天一地！

当时于众目睽睽之下，真恨不能有个地缝自己钻进去才好。

那红衣人毫无怜香惜玉之心，见状并不以为意，只向申屠雷点手笑道：“小子！来送终吧！”

申屠雷听这红衣人说了这些话，早已气得热血怒涨，方自把身子一纵，却为一人拉住了，惊视之下，见拉住自己的正是管照夕。

他脸色极为难看，眸子里闪烁着悲痛的光采，申屠雷觉得他那只拉着自己的手，微微发抖着，因为他大病新愈，看情形，说不定旧疾又发，这一惊，不由把先前一腔愤怒化了个干净，惊道：“大哥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照夕苦笑了一下道：“我们快走！回去再说。”

申屠雷茫然的点了点头，方想用手去搀扶照夕，就听得一声怒吼，那楚少秋已扑了过来，照夕和申屠雷说话之时，因是背朝着楚少秋，所以楚少秋并没有看见来人是谁，他满心想在爱妻眼前，表现一下自己的英勇，见申屠雷欲去，如何容得，当时厉吼了一声，已纵了过来，厉声叱道：“喂！小子想走么？”

申屠雷闻言重复恨得牙痒痒的，当时一跺脚，对照夕道：“大哥稍候，待我会会这厮。”

正想回身，却又为照夕紧紧抓着他一腕，小声道：“一介鲁夫，你别与他一般见识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说着拉着申屠雷足下加速而行，不想那楚少秋却是大有非打不可之意，见二人连头也不回，更不禁暴怒十分，向前一垫步，猛一翻掌，竟用“百步劈空掌”，双掌齐出，照着二人身后就打！

他这掌力方一推出，就听一声娇叱道：“不可伤人！”

楚少秋抖出的双腕，竟为来人一双玉掌给分了开来，惊怒之下，才发现来人，竟是自己爱妻，不由双目一翻，怒道：“你这是为何？”

这少妇并非别人，正是江雪勤，只因丈夫恃强凌人，心中不平，却因事为自己，本来尚能勉强忍着，只是内心感伤难受而已。

谁知对方少年并不与他一般见识，几番求去，竟均为丈夫所阻，此刻又来一少年，拉了先前少年就走，分明识礼之人，不愿多事，却不想自己丈夫，竟死追不休，更要下毒手，把对方二人全部结束掌下，似此狠毒，真是无异禽兽一般。

因知楚少秋劈空掌力不弱，生恐二少年受了重伤，这才不顾羞辱，众目之下，奋身上前，把楚少秋鲁莽的举动予以制止。

不想楚少秋恼羞成怒，竟自厉颜相对，要说江雪勤武功，实在高出楚少秋不少，既生厌恶之心，大可反目自去，可是须知那时社会情形，女子一旦出嫁，讲求的是三从四德，哪怕所遇非人，也要忍气吞声下去，何况江家更是声威显赫之大家，雪勤自幼受熏陶，这种妇道观念，早已根深蒂固，不容少变。

她昔日嫁楚少秋，一半是久候照夕不归，不知管照夕生死存亡，如何能空守名份？再者是楚少秋之父为官正直，很为父亲器重，楚少秋执后辈之礼，出入江府颇勤，加以外貌武功尚称不恶，楚父既一再提亲，江提督先还支吾其词，后久候管照夕，非但照夕自己没有影子，就是管氏老夫妇，也没有提亲之意，因念及“女大不中留”，这才忍痛将爱女出嫁。

江雪勤闻讯之后，很哭了好几天，对照夕更不由有些失望，俗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再加上那谋有深心的楚少秋，在这一段时日里，竟是体贴入微，人前人后寸步不离，须知“烈女怕缠郎”，日子久了，江雪勤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。

这时候，那活泼英俊潇洒的管照夕，在她脑中，已渐渐成了淡影，那花前月下，共结的海誓山盟，也都由于失望而退了颜色，尽管是犹自常在耳际绕转，也都成了空谷之音……

感情！真情！哈！我真应笑它们……它们是一具纸老虎，是经不起考验的。

它们的存在，是由于相聚而甜蜜，分离是它们的致命一击，世上确有痴情真心之人，短短的时间里，大家全是痴情之人，可是如以十年的时间加以分判，那真情就微乎其微了，更不要说一生一世了！

江雪勤也就这么把终身许配给楚少秋，一朝出阁，就成了楚家的人了！

世上的事，真是太离奇了，想不到那久无音讯的管照夕，竟会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出现了！

江雪勤如同遇到一个晴天霹雳，那晚照夕离去之后，她几乎悲不欲生，一切失去的幻想重又复活了……真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似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整整的十天，她沉醉在悲痛的命运，与大胆的幻想之中。

在旧道德观念与真情奔放的两个极端之中，打着漩涡，暂时，她仍是屈服于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这种观念之中。但是，她原本平静的心，这时已起了层层波澜，再也不安宁了。

在幻想中，她享受到甜美的爱情滋味，奈何漏短更长，幻想得愈美，现实也就愈丑陋。

照夕挺俊的影子，一天不去，楚少秋也就益发粗俗惹厌可憎。

她想到那夜照夕的突然来临，他那种狂喜的情形，直到得悉真情之后那种悲愤呆痴！那苍白的面颊，失神的眸子……

雪勤每想到此，心如刀绞，她真想去找到他，投到他怀中，哭诉一个够，自己把话说完了，任他处置自己好了，如他愿带自己走，自己就抛弃这些虚名假节，随他远走天涯海角……

这种观念虽能使她暂时兴奋，可是冷静之后，她又不这么想了！

她想到照夕临去时那种失望冷漠的情形，这种热念，立刻冷了一半，她知道，管照夕是不会再理她了，只看他临走时那种表情就可确定。

这么多日子以来，这可怜的女人，一直是沉痛于这种矛盾的观念之中。

照夕病了，她自是无从得知，可是每一个夜晚，她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总认为照夕一定会来的，她怕他来，可是她又希望他来。

十天以来，她总是这么期望着，可是她失望了，她知道照夕是不会来了，定是恨透了自己了，热念一消，也就不敢再存着痴想。

楚少秋是何等厉害之人，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？他每夜都是假装借故出门，其实都伏侍在暗侧，只以为管照夕定必不会死心，只待他再来之时，定要暗中给他一个厉害，即便是出了人命，谅江府也不敢张扬。

他这种心机毕竟也是白用了，一连七八天过去，他才知自己竟是猜错了。

因见雪勤日日愁锁眉间，对自己直似无往常那么亲近，心中又恨又愁，可是却又莫可奈何，因知本月十五日，护国寺有盛大庙会，十分热闹，就再三约了雪勤同去一游，雪勤却因是

自己愁闷得厉害，故此一说就成，遂就轻装而出。

楚少秋本以爱妻总似不愿随己出游，今日却想不到一提就成，大是受宠若惊，心中大喜，特地选了一件大红坎肩穿定，用意无非吸人目光。

夫妇二人乘骑而出，沿途之上，雪勤却是一言不发，楚少秋虽用了不少心机，奈何雪勤仍是不发一言，殊不知雪勤此刻一颗心，早已不属于他，即使同出共游，无异视其为路人一般，有时迫不得已，谈说三言两语，也只是迫于无奈，多是言不由心。

她这种心情，令楚少秋心中大是不悦，要是别人，他早就发作了。

无奈他确是爱雪勤太甚，情知自己得此娇妻，已遭天忌，更不能稍有得罪，心中虽怒，却还能强自忍着，遇有路人对二人投以目光，他尚要作出一副得意的笑容，显示自己艳福不浅，沿途更是大声说笑，毫无忌讳。

雪勤知他度量奇窄，性又阴毒，再加以骄横任性，这些缺点，也都是在婚后一一为她发现的，因之痛悔十分，奈何木已成舟，也只有徒呼薄命而已。

楚少秋陪着娇妻出游，在婚后来讲，还算是首次，为了在雪勤眼前逞能，这才有意找申屠雷麻烦，不想双掌内力眼看撒出，却为雪勤出身拦阻，心中自是不悦，他性本多疑，又以为雪勤或是爱上对方年少英俊，故不忍令自己伤他。

疑心一起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却不知江雪勤因丈夫无故欺人，芳心早已不悦，这时见他几欲对自己翻脸，不由更是气恼，只冷笑了声道：“你自欺人，难道说人家生来眼睛，却连看人的自由也没有了么？”

她说着话，愈发触动伤怀，泪珠儿在眸子里直转，方想转身而去，却见前行二少年，忽然站住了身子，内中一人倏地转过身子，冷笑道：“楚少秋！你也欺人太甚了，莫非我管照夕还怕了你不成？”

雪勤乍闻这人口音，已似耳熟，她本也没注意二少年是如何长相，此时

听这人一报名，不由暗中叫了声：“啊呀……”

目光视处，那前行二少年正自转身走来，那发话之人正是自己心中梦寐深思的心上人。

只是这几天不见，却料不到，他竟是消瘦到如此地步，可想而知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必是伤心到如何地步了。

江雪勤情不自禁地叫了声：“管大哥……”

以下的话却为那泉涌的泪水所取代了，她呆呆的看着这个她所负情的人，娇躯由不住颤抖了起来。

可是照夕却理也未理她，他眸子内射出惊人的光，直视着楚少秋，一步步地向他逼近着。

楚少秋这时已认清了来人是谁了，他真的做梦也想不到，会在这里碰到了他，当时又惊又怕又怒，他脸色倏地变了一下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惊异道：“啊……原来是你……”

接着发出了一声冷笑，目光又向申屠雷扫了一眼，这时申屠雷心中更是惊疑，他想不到，照夕竟会早认识他们，谈话之间，更是不辨敌友。

因为那少妇曾唤照夕为“大哥”，可见交情不恶，可是少妇又是这楚少秋的妻子，这其中关系，申屠雷又如何能猜知，他越发感到迷惑了，不由侧身看照夕一眼，惊问道：“大哥认识他们么？”

照夕这时并不答他的话，只看着楚少秋，狠狠地道：“我这位朋友，有什么不对了，你要如此对他？今天倒要请你还个公道？”

楚少秋哈哈一笑道：“好个管照夕，你当北京人怕你么？来！来！今天楚二爷倒要好好教训你一番！”

管照夕闻言后退一步，冷然道：“如此，我倒要领教了。”

申屠雷见照夕竟要与红衣人动手，只以为他旧病复发，如何能是对方敌手，当下大惊道：“大哥！你病还未好，把这狂傲的小子交给我吧！待我来收拾他也是是一样的。”

照夕方自冷笑道：“无妨，我病已好了。”

楚少秋见照夕出面动武，本就心虚，只想待机冷不防，再下毒手，正自为难，无意间听到了申屠雷这句话，心下大喜，暗忖道：“好小子！你原来是带病出来的，今天活该你小子倒霉。”

想着胆子大增，一迈腿，已窜近照夕身前，正要猛下毒手，却闻得雪勤一声惊叱道：“少秋！不可……”

楚少秋浓眉一展道：“怎么？”

雪勤只抖声泣道：“管大哥有病，你就算胜了他，又算什么英雄？我们……还是回去吧！”

楚少秋闻言嘿嘿一声冷笑，正想不起什么说词，却见管照夕目光向自己爱妻转了一眼，那锐利的目光，立刻化为乌有，他嘴皮微微动了动，却没说出什么，只冷笑着道了声：“要你多口？”

说着却又重重地往地上跺了一脚，一拉申屠雷道：“走吧！兄弟……”

申屠雷简直被弄了个莫名其妙，这种复杂的感情因素，不要说他一个局外人无从得知，就连当事人的他们自己，一时却也不可思议。

申屠雷心知定有原因，心中虽恨楚少秋到极点，巴不得叫他尝尝厉害，可是照夕既如此说，他不便不依，只狠狠的瞪了楚少秋一眼，转身而去。

这时四周早已围满了人群，二人本正在愤怒头上，还没发觉，这时见状，

不由大吃一惊，愈发无意再闹下去了。

管照夕拉着申屠雷，很快的钻出人群，直向庙外而去，身后却还跟着不少人。

二人匆匆出外，轿夫早已在外面等着了，管照夕脸色悲痛的催促道：“快回去！快走！”

申屠雷遂也跟着跳上了小轿，两乘小轿遂自抬起匆匆而去。

申屠雷原以为陪照夕来此，可解除一下心中烦闷，却想不到反倒更为照夕加重了伤情，只见他坐在轿上，脸色青白不定，状同呆痴一般，不由心中十分过意不去，待小轿走了个平行时，才苦笑道：“今天都是我不好，为大哥惹了一肚子气。”

照夕勉强笑了笑：“这又怎能怪你，那楚少秋太欺人了！”

申屠雷叹了一口气：“大哥怎会和他们认识呢？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，却摇了摇头，申屠雷益发不解道：“大哥如有心事，不妨吐出，一个人闷着，总是不大好。”

照夕忽然双目一动，苦笑着对申屠雷道：“并非是愚兄藏拙不肯告诉你……实在是……这其中有些难言之隐！”

申屠雷黯然道：“我与大哥情逾骨肉，还有什么难言之隐……适才见那少妇似对大哥颇为情深。”

才说到此，照夕长叹了一口气，一时伤心道，“那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……我与你说起过的江雪勤……她如今……”

申屠雷不由一怔道：“啊……就是她……可是她又怎会？”

照夕神色黯然的苦笑：“如今她已嫁了楚少秋为妻，就是那穿红衣服的少年……”

他说着仰目视天，申屠雷仍可见他眸子里晶莹的泪水，他心不由也跟着一阵难受，下面的话，却不便再多问了，遂叹了一口气，劝道：“这世界上的一切事，都不必看得太认真了，大哥还是想开一点的好。”

照夕强作笑脸的苦笑，并没有说话，申屠雷很明白他此时的心情，却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。

小轿走了一程，他到底忍不住道：“大哥，我看那江雪勤心中仍似爱你，她之所以嫁给楚少秋，怕也有她的难处。”

照夕仍是不发一言，申屠雷正想再找些话来安慰他一番，却听得身后一连串铃响声，跟着跑来一骑飞快的小驴，驴背上坐着一个青布衣裳的姑娘，老远就嚷道：“喂！喂！前面的轿子停一停！停一停！”

轿夫闻声，各自停步不行，却见那小黑驴响着脖子上的串铃，已飞快的跑到了轿前。

驴背上的姑娘，大约有十七八岁，她仰着腰道：“你们之中谁是姓管的？”

照夕还没说话，申屠雷已用手一指照夕道：“他就是，你是谁？有什么事？”

这姑娘忙翻身下驴，先对二人请了个安，站起来笑道：“我是江小姐的陪房丫环，名叫小琴，方才二位公子和我们姑爷吵架，我都看见了，出来以后小姐哭得不得了，她偷偷的叫我来找管公子，送一样东西！”

说着扬手打来一物，照夕伸手接着，正自发怔，小琴已上驴飞驰而去。

管照夕再看丢来之物，竟是一块手帕，当时一面令小轿前行，一面把这块手帕徐徐打开一看，顿时他吃了一惊，原来那方素帕之上，似用炭笔草草

的写着几行字，为：

“心如刀割，一言难尽，明晚请在什刹海茶亭等我。”

其下却具名一个“勤”字，照夕一时不由心血翻涌，顿时就怔住了，他暗惊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...这如何使得.....”

可是，这却是一针无比的兴奋剂，令他大大的振奋了，他把这块手帕揉在掌心，心情随着起伏的轿杆，上下波动着.....

照夕把这块手绢，收入袖中，心中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，又惊又喜，暗忖：“江雪勤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莫非忘了，你已是有了丈夫的人了，这种事是让别人知道那还得了？”

可是转念一想，这多年来，自己朝思暮想，甚至于梦寐之中，所念者，亦只此一人，素日只愁难得一见玉人芳容，相思成疾，难得有此机会，如何再能错过？

这么一想他心中又是一动，那紧紧皱着的双眉，也慢慢松开了，同时也由不住笑了。

隔轿的申屠雷见状，也忍不住问道：“大哥！是怎么一回事呀？信上写些什么？”

照夕脸色一红，本想说一个谎，可是申屠雷那双眸子，却似能看透他的心意似的，直直地盯视着他，使他到口的谎话竟是说不出来，只是尴尬地看着申屠雷，讷讷不能成言，申屠雷不由傻笑了一下道：“怎么？大哥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么？”

照夕脸色不禁又是一红，他本不擅撒谎，再为申屠雷这么一激，不由窘笑了笑道：“我的事怎会瞒你？只请不要见笑……再说这件事……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把袖中的那块小手帕掏出来，递于申屠雷，遂苦笑了一下道：“你看这姑娘不是胡闹么？”

申屠雷接过了那方小手帕，见是白丝细绸，四周围还绣着蓝边，不由笑道：“好精致的玩艺儿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把这方小手帕打了开来，细细地看着上面用黑炭块写的字，顿时他就怔住了，照夕一直注意地看着他，这时见状，只以为申屠雷定会义正词严规劝一番，谁知道申屠雷却是重重地往腿上拍了一下道：“怎么样，我一看就知道这位姑娘还是对你旧情难忘，你看可不是！”

照夕苦笑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这话此时也不便谈，等回去我们再说好不好？”

申屠雷含笑点了点头，说话之间，这两乘小轿子，已出了西单牌楼，照夕正要催他们抬快一点，却见身前轿夫一连打了两个喷嚏，他这一开头不要紧，那抬申屠雷的两个轿夫也跟着打了起来，一时此起彼落，连轿子也跟着颤抖了起来。

照夕不由皱眉笑道：

“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怪不得今儿个出大太阳呢？”

那轿夫闻言，不由回头笑道：“公子您老可别糟塌我们，实在……实在……”

他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，照夕见他讲话之时，竟是眼泪直流，鼻涕也不停地滴流着，而且满脸倦容，像是疲惫不堪的模样，不由一惊道：“咦！你怎么了？”

申屠雷这时也叫道：“大哥！你看我这轿夫，不也是一样么？”

照夕再一注视，果然四个轿夫，都差不多，满脸死灰之色，一个个都在打着哈欠，照夕不由怒叱道：“你们是怎么了？昨天都没睡觉是不是？”

那轿夫回过头来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公子你是不知道……我们哥几个是犯了瘾了！”

照夕怔道：“犯了瘾了？犯什么瘾？”

那轿夫流着泪，吞吞吐吐地苦笑道：“是大烟瘾，公子你行行好，叫我们抽两口就好了！”

照夕闻言真是又怒又怜，因想到自从外国的毛子，输入了这种东西之后，中国人受这种东西的害，可是太大了，一般人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贩夫走卒，莫不嗜之如命，弄得人人鸠面鹄首，面如纸灰，尤其瘾发时，这种涕泪纵横之态，令人望之生怜，他脑中不禁愤愤地想道：“林则徐为了禁烟，竟发配到新疆去了，看来再找像林则徐这样的好官可就难了！”

他脑子里这么想着，可忘了那轿夫的话了。那轿夫却停下了轿子，申屠雷的那抬轿子也停了，四个轿夫，竟自由轿座之后，弄出了一杆烟枪，往旁边草堆里一倒，拿出一个蛋壳作烟灯，四个人七手八脚，一会儿就弄成了，轮替着吸了起来，看起来真是其味无穷。

管照夕见状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只好在轿子里皱着眉等着，四人各自吸了几口，已算过了瘾，这才呼啸着，收起了烟枪，把轿子抬了起来。

这一抬起来，可就和先前大不同了，其快如风，其平如水，前后呼应着，叫一声：“换肩”，小轿同时举起，把重点由左肩移向右肩，轿中人并不觉丝毫摇动，遂又闻一声“上坡”“下坡”，小轿仍是平稳如前，十分舒适，照夕本是一肚子不高兴，倒也不好发作了。

一盏茶工夫，已抬到了家门，申屠雷下了轿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总算到了，我也不进去了！”

照夕忙道：“你不进去坐一坐么？”

申屠雷摇了摇头，又眯着眼睛一笑，拍了照夕一下肩膀道：“大哥，今天晚上……咳！咳！”

照夕不由俊脸一红，斥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我去不去还不一定呢！”

申屠雷微笑道：“哪能不去？只是……”

他说着笑了笑，又拱了一下手，就转身而去了，照夕目送着他走远之后，才叹了一口气，径自往门内行去，说也奇怪，他本来沉重的心情，现在似乎也松快多了，可是他仍然是紧紧地皱着双眉。

他回到了房中，把帽子脱下来，呆呆地往椅子上一坐，心里想着今天所遇见的事情，真是令自己难以相信，他想到了那楚少秋，禁不住剑眉一挑，星目放光，抡拳在桌子上重重拍了一下。

可是当他转念一想到江雪勤，那股怒气却渐渐平下了，她那凝波也似的一双大眼睛，亭亭玉立的身材……尤其是含情脉脉的对自己一瞥……

“啊！雪勤……”

他低低地这么叫了一声，由不住脸又一阵红，接着他站起了身子，苦笑了一下道：

“我真是快疯了，莫非没有她，我就活不成了么？”

可是马上一个反应给他道：“她仍是爱你的！你岂能如此无情！”

照夕又来回走了一转，他推开窗，看着西天那一片金红色的云彩，正有无数的燕子飞来飞去，呢喃之声不绝于耳，窗下的新菊，已有几枝开了，意识到秋天是来了，而人们总是在这个季节里，引起伤感的！

他感慨的又叹了一口气，心中继续道：“不论她是否还爱我，我却是不能再理她了，因为她已是人家的人了！”

想到此，他觉得有些委屈，又有些气愤，于是他把心一狠，就决心不再

想这些问题了！

可是一个人有时候，是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的，就像是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一样的道理。

他仍然荡漾着雪勤窈窕的影子，久久不能去怀，他看见墙上的那口长剑，他才恍然的怔了一下，不由得低下了头道了声惭愧，暗想着当初那雁先生传自己绝技和赠自己剑，原意是想我能立一番名业，却想不到自己甫来北京没有几天，竟自患上相思病，如今病虽然已好了，可是仍是放不下那个负情的女人，这又能算是什么样的英雄侠客呢？

这么一想，他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也不住伸出一只手来，在自己的头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发出了“啪”的一声，却听见一声娇笑道：“嗨！这是怎么的了？没事自己打自己？”

说着由侧面出来了个少女，照夕看是思云，不由脸色一红，苦笑道：

“你知道什么？我都烦死啦！”

思云瞪着一双大眼睛，脸上带着稚笑道：

“怎么烦啦？烦也用不着自己打自己呀！公子，你有什么事烦呢？”

照夕摇头道：“你也就别问了……”

思云笑了笑道：“你总是一个人有事闷在心里，其实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！”

说着又咬着嘴唇笑了，照夕不由一惊道，“你知道？你知道什么？”

思云翻了一下眼皮，笑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是你肚子里的肠子，你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？”

照夕只以为她是乱说，也就不再注意了，却想不到这小丫环，忽然跳上一步道：“哼！你是在想对门的那个江小姐是不是？”

照夕脸红了一下道：“不要乱说！”

思云嗔道：“谁乱说！”说着又撇了一下嘴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少爷你可是犯不着，为一个女人弄成这样。”

这小女孩无心一句话，倒像一根针似的，深深地把照夕刺痛了，他由不住脸色一沉，思云却吓得逃到了一边，一面笑着摆手道：“你可别发火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我是学人家说的！”

照夕忙问道：“你学谁说的？”

思云耸了一下秀眉道：“我是学老爷说的！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道：“老爷说的？他怎会知道？”

思云不自然地笑了笑，一面翻着眼睛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昨天晚上，我亲耳听见老爷是这么说的！少爷！我猜得不错吧？”

照夕脸色不由一阵惨白，心中却暗暗着急道：“糟糕！这事要是叫他老人家知道，那可不大好意思……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思云见他突然听自己的话后，竟自发起了愁来，不由抿嘴一笑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这个丫头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，看着我愁，你就高兴了！算了！你请走吧！”

思云晃了一下身子，红着眼圈道：“我干嘛高兴呀？我才替你难受呢！我要是你，像那种女人理她干吗？凭少爷你……”

照夕忽然摇了手烦道：“算了！别说了……”他转过身来，很生气地道：“你不能这么说她，她虽然嫁给了楚家，可也不能全怪她！实在说，应该怪我自己……”

思云先是一怔，后来又撇着嘴，照夕一看她，她却又作出一副笑容道：“本来嘛！她一个姑娘家，又怎么能拿定主意，到底该嫁谁？”

照夕知道她还没有懂自己的意思，遂也就不再多说，只冷冷地道：

“你既然知道了，就不要再这么说了！”

思云含笑点头道：“好了，我以后不再乱说就是了，倒是太太叫我来请少爷吃饭呢！”

照夕站了起来，随着思云就往外走，饭桌子上，管将军只看了看他道：

“怎么样，好一点了没有？”

照夕忙恭敬地回答道：“孩儿的病已经全好了！”

将军哼了一声，又点了点头道：“我看着是像也没什么了……以后要小心身体……”

太太也在一旁道：“热天就得脱衣服，天冷也要多加……”

将军也说了一声道：“你也太把他看成一个小孩子了，这些事他还能不知道？我看——”他说着看了管照夕一眼，又加了一句道：“我看真正的病情，恐怕另有文章吧！”

照夕不由脸色一变，夫人却忙用眼睛去睨她丈夫，管将军才没有再怎么说下去，他劝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很有前途和志气的孩子，眼光要看开看远一点，尤其不该为一些不值得事情伤情和发愁，要想到留着有用的身子，为国家多做一点事情，知不知道？”

照夕诺诺连声地点着头，一面用筷子往嘴里扒着饭，吃到了嘴里，真不知是什么味道，只是发酸，勉强吃了一碗饭，却是再也吃不下去了。

将军和夫人，却是很注意他，他怕二老看出来自己又闹情绪，只好又添上一碗，勉强往口里划着，太太就问道：“孩子！你是又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么？”

照夕忙伪笑道：“没有！我很好！只是方才同申屠雷弟逛庙会，吃了些东西，现在不觉得饿！”

太太就点着头道：“那你就别吃了，喝点稀饭算了，等会饿了，再弄点心吃！”

一旁侍候的听差，忙又端上了小米稀饭，照夕勉强喝了一碗，就先离桌而去了，管将军望着他的背影，怔了一会儿，皱着眉道：“这孩子今天，我看又不大对劲儿，他又出门找谁去了？”

太太摇了摇头道：“今天出去我知道，是坐咱家里小轿子出去的，是上护国寺逛庙会去了！”

将军遂不再言语，只是叹气，再说管照夕，听了父亲的话，心中愈发是感到惭愧不安。

他一个人回到了房中，倒在床上，暗暗想道，“我莫非真是如父亲所说，是一个没志气的人么？唉！父亲！你是不明白的啊！你要是我，恐怕你更不知要如何呢？你怎会了解我的感情痛楚啊！”

他这么说着，不由又把那块小手巾，由身上掏了出来，慢慢打了开，细细又看了一遍，他猛然由床上翻了个身起来，自语道：“去！去！去见她一面，见她最后一面，以后就再也不见她了！”

想着他就要往外走，可是他又似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又站着不走了，他脑子里想：

“既然不想见她，又何必再见她这一面呢，干脆一面也不见她，不是更

好么？”

这么一想，他又停住脚不动了，由此走一步停一步，心中一直犹豫不决，最后他叹了一口气：“雪勤啊！你原谅我吧，我是不能再见你了，我从今以后，不但不要再见你一面，而且我还要忘了你，今天晚上我不去了！”

他说着，就把鞋脱了，重重地往地下一摔，把外衣也脱了，表示他不去的决心，随后就往床上一倒，闭上了眼睛，可是过不了一会儿，他又睁开了。

因为外面天已黑了，他立刻又不像方才那么有决心了，最后他仍然翻身下了床，穿上了鞋，穿上了一套黑绸子衣裳，把宝剑背上，就慢慢往门外去了。

他到前院马棚里，找了一匹马，一个人骑上它，就出了大门，直往什刹海趟了下去！

那时的什刹海，冬天虽然也照样结冰，可那时候，却不流行溜冰，所以冬天根本没人去，到了热天，可热闹得很，有说书唱戏的，也有耍杂耍的，沿着池子有一溜极长的茶座，差不多的人，都爱在那里乘凉，喝茶赏花，尤其是晚上人最多！

管照夕就策着马，一路直往什刹海趟了来，他心中十分后悔，不停地叨念着：“唉！我是不该来的！”可是他仍然是往前走着，不多时，见前面有一处马棚，他就牵着马进去，把马交给了一个伙计，忽然他眼中一亮，注视着棚内一匹骏马，这匹马全身雪白，只是鼻心却是黑的，四蹄也是黑的。

他不由怔了一下，心想这不是我送她的那匹马么？原来她竟是早来啦！

他心中立刻感到了一阵紧张，接着把马交给了那伙计，就向茶棚走去！

这时候他心中觉得十分紧张，就好像自己是做贼一样的，生怕人家在注意他，他向前走了十几步，走到了一棵柳树下面，正在举目四盼的当儿，却听见身后有一些细碎脚步之声。

管照夕忙一回身，却见一个穿黑衣服细腰的小伙子，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注视着他。

这小伙子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子，戴得很低，几乎都快遮住了眉毛，可是他那一双眼睛却是又圆又亮，嘴巴很小，照夕方自心中一动道：“这人是男是女？”

却见这人动了一下身子，讷讷地道：“是管兄……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同时已觉得对方是一个女人，声音也很熟，他就点了点头，这人只把头一低，一面回过身来，口中道：“此处谈话不便，请随我来！”

照夕一面在后面跟着，一面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人猛地一回头，她张大了眸子，惊奇地问：“你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么？”

照夕走近了一步，借着月光仔细地往这人脸上看了看，在才见那乌黑的小帽檐下，散露出一簇头发，随风飘动着，那双眸子一闪一烁的也分明是美人的眼睛，那樱桃新熟的小嘴……柳叶似的眉毛！白而密细的牙齿……他忽然怔了一下道：“啊……雪勤……”

这女孩在他细看自己时，还只是低眉感伤，眼中噙着热泪，此时听他这么一唤，竟由不住嚤然说道：“照哥哥……”

她就像是一只乳燕似的，猛然张开双臂，投向到了照夕怀中，她把那雪藕似的一双腕子，紧紧地搂住了照夕的脖子，娇躯紧紧偎来。

管照夕全身就像突然浸在冷水缸里一样的，猛然惊了一下，那仅有的—

点理智，使得他猛然把雪勤往外一推，自己往后退了一步，吃吃道：“这……这怎么行？”

江雪勤却哭着又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肩膀，她大声哭道：“好哥哥！你不能不理我！你抱着我……抱着我。”

管照夕这一霎时脸色苍白，他往后又退了两三步，而且很冷静地、用力地把江雪勤的双手分开，俊目之中放出冷峻的光芒，雪勤见状，不禁呆了一呆，她一面流着泪，一面道：“怎么啦？莫非……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既然仍如此爱我，又怎会嫁那楚少秋？”

江雪勤怔了一下，她退了一步，狠狠地道：“你还问我？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能不告而别，你一出去这么多年，毫无音讯，叫我怎么等你？”

照夕哼了一声，默然道：“如果你真地爱我，不要说六年，就是六十年也能等下去……”

江雪勤不由侧身趴在了一棵树上，嚤嚤地哭了起来，她一面说：“不错！是我对不起你……我错了……可是我是一个女人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”她擦了一下眼泪，又抽搐道：“你知道，我根本不爱他……我爱的是你，你如果不嫌我，我们现在就走！”

说着话，她又把头低下了，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他真想不到，江雪勤竟会说这种话，当时吓得脸一阵白，他后退了一步，惊恐地道：“不行……你这是胡说！”

雪勤忽然往前走了两步，她伸出两只胳膊，想往照夕身上扑，可是马上又停住了，泪珠挂在腮旁，噙动的小嘴哭声地说道：“怎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照夕……”

管照夕这时呆同木塑似的，因为江雪勤这种念头，太使他吃惊了。

他稍微把心定了定，才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不能做这种事，这种话你也不要再说了，因为……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紧紧用牙齿咬着嘴唇，把星星似的眸子瞥了她一眼，默然地道，“因为……唉！实在告诉你……我对于你的心，已经伤透了，今夜我来，意思只不过是见你最后一面，以后我们是不会再见了！”

江雪勤听到这里，口中微微哦了一声，她身形显然地晃了一下，差一点坐了下来，她伸一只手，用力地撑着身旁的一棵树，眼泪可又簌簌地流下来了。

她紧紧地咬着牙齿，半天才冷冷地点了点头道：“很好！你竟这么说，那么，我们什么也不要多谈了……我们就好像谁也不认识谁就是了！”

她说着慢慢转过了身子，直向那一边黑黑的小路上走去，一面举起一只手，似在抹着脸上的泪，照夕这时心中就像是刀扎似的难受，他向前冲了一步，口中方道了一声：“喂！”

可是他当时又把到口的话忍住了，江雪勤却马上转过了身子，她抽搐道：“你……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

照夕咬了一下牙道：“雪勤！我并不是你所想的忘情之人，实在是现在的环境已到了这种情形了，我们又能如何？所以……”

江雪勤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那么，你既是这么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，可为什么今天白天又故意……”

照夕也冷笑道：“我故意什么？我和我拜弟是无意遇到你们的……哼！你可以告诉楚少秋，假使他再敢如此横行，我早晚要对他不留情……”

雪勤这一霎，却似犯了小孩的性子似的，她重重地往地上跺着脚，一面哭道：“你不要管，他爱怎么样，就怎么样，他是我丈夫，我是他的媳妇，你……你凭什么要多管？”

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那双眸子内似要喷出了火来，可是他仍然忍住了，只冷冷地点着头道：“好！好！我言尽于此，我真想不到，你这几年，竟会变成到了这样……”他又冷冷了一声道：“算我管照夕瞎了眼睛。”

他说着愤怒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江雪勤惊得往后退着，她半哭道：“你想怎样？你想……”

照夕苦笑着对她深深鞠了一躬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楚夫人，我现在才真正地认识你了，我没有好对你说……再见吧！”

他说着这话时，江雪勤全身只是连连地颤抖着，等他说完话时，她的声音可哭得更大了。

可是这愤怒的少年奇侠，早已如同是一只巨鹰似的，倏地拔身窜了起来，他拔身在一棵树上，忽然发现这是一处游人众多的地方，不便施展轻功，这才又飘下身来，他怀着极度的愤恨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。

江雪勤这时，只觉得热泪如同滚珠似的，由眼眶之内簌簌地淌了出来，她双腿一阵发软，再也是站不稳了，噗嗤一声，跌倒在地下。

在这沉沉的夜里，阴凉的小风里，这姑娘就是如此的痛哭着，谁也没注意到她，也没有去理她……忽然一条纤柔细长的影子，由对面的一棵大树后面闪了出来，这影子在月光之下，显得很窈窕，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江雪勤身边，微微伸出一只穿着绣花鞋的脚，在雪勤肩上挑了一下，一面皱着眉毛道：“喂！喂！不要哭了，起来吧！”

江雪勤正在哭得伤心当儿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她猛然坐起了身子，看了这人一眼，惊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”

月光之下，她看清了，来人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高高的个子，头上梳着抓髻，圆圆的一边一团，前额是刘海发式，微风正轻轻地吹动着它，一双大眼睛又大又亮，正盯视着自己，这对眼睛里，找不到同情，它只是灵活地转动着。

雪勤用手揉了一下流泪的眼睛，忙坐了起来，她看着这陌生的女孩道：“我不认识你呀？你找……谁？”

这小女孩皱了一下眉毛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可是知道你……你是江雪勤不是？”

江雪勤不由怔了一下，她由地上站了起来，仔细地又看了这小女孩几眼，擦了一下泪道：“你！找我干什么？”

这小女孩用一种不屑的眼光，上下看了她几眼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是一个女的么？为什么打扮成这种不男不女的样子？”

雪勤不由脸一阵红，她本来已是一肚子委屈，伤心欲绝，呼天不应的当儿，想不到这时却又来这么一个女孩，自己既不认识她，她却说话这么难听，这时不由心中大怒，她把一双秀眉，往两边一挑，不悦道：“我不男不女，你管得着吗？我高兴！”

小女孩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管你干嘛？我只是看着你可怜！”

她说完了这句话，又撇了一下嘴，江雪勤不由挺了一下腰道：“我可怜，也用不着你来管！再说……”她冷笑了一下又接道：“我为什么……可怜？”

小女孩耸了一下肩膀道：“谁管你的闲事，我只是来给你谈谈，你方才

跟人家私会我都看见了。”

江雪勤不由杏目圆睁道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你不要胡说！”

这小女孩也把眼一瞪道：“我乱说？告诉你，我刚才就在这棵大树后面，你们说什么做什么，我全看见了，全听见了！”

雪勤更不禁生气，暗想着，方才自己的诸般丑态，都为她看见了？

想着连羞带怒，不由得玉面绯红，她气得全身发抖道：

“你这小姑娘……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为什么偷看我们，偷听我们说话干什么？”

小女孩转着眸子，笑咪咪地道：“实在告诉你吧！我和管照夕是好朋友，我们在一个地方学本事的，现在也是一齐来北京的……”

江雪勤不由一怔，她眼睛很快地在这小姑娘身上转了一转，紧张地道：“你是……乱说！”

小姑娘微微一笑，她轻轻的摇着身子，眨动着她那双大眼睛，道：“你爱信不信，不过今天我可是警告你了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能再去找他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把小嘴一嘟，两道秀眉往上一扬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应该知道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。”

江雪勤微微冷笑了一下道：“这是我们的事，不要你管！”

不想她一句话，却把这姑娘触怒了，她猛然往前跨了一步，娇声叱道：“我们？哼！哼！谁是我们？”

江雪勤灰心失望之余，本已是万念俱灰，想不到竟又会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冒失鬼，看她岁数虽是不大，可是说出话来，却是句句刺耳，令人难以忍受。

江雪勤本想动手给她一个厉害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何必与她一般见识，不理她也就是了。

想着气得脸一阵白，她猛然转过了身子，正想自己走了就算了，不想这小女孩，竟是厉害得很，她又娇叱了一声：“喂！回来！”

江雪勤仍是不理她，她此刻内心，确已是伤心到家了，真是不愿再多惹事，虽然要依着她往常的心意，早就想打人，可是此刻她实在不愿再这么多事了，再说，对方又是一个不懂事的姑娘，虽然她自己也是一个女的，可是她却一向不愿找女的为打架对象的。

她装作没听见的样子，依然往前走着，却觉得身侧一股疾风扫过，一条人影电似的，由自己身边擦过，江雪勤不由吃了一惊，心想：

“莫非这小女孩，真的也会功夫么？”

一念未完，已见那姑娘凛然站在了自己眼前，她两只手叉在了腰上，冷笑道：

“你的话还没说清楚，就想走可不行！”

江雪勤这时实在忍不住了，她退后了一步，蛾眉向两下一挑，冷然道：

“你为什么一再地找我麻烦，要知道我江雪勤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小女孩冷笑道：“你不好惹，我也不好惹。”

江雪勤勉强忍着怒火，苦笑了一下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是谁叫你来的？我们并没有什么仇呀！”

这姑娘本来摆出一副想打架的样子，却想不到人家又变客气了，眼看着这个架又打不成了，她不禁十分气恼，暗付：“今天我非要和你斗斗不可，你不想打也不行，我倒要看看管照夕凭什么从前这么迷你？”

想到这里，这姑娘不禁一股酸气，直冲脑门，她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说没仇就没仇，要说有仇吗！也可以说有仇，江雪勤你不是自认为有本事么，今天我们就比划一下，你要是赢了我自然无话可说，要是我赢了你，也放你离开就是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江雪勤不由一怔，心说：“看起来，这丫头是存心来找我打架来的？”她不由很不悦地道：“这么说你是专门来找我打架来的是不是？”

小女孩脸红了一下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吧！”

雪勤蛾眉一挑，冷笑道：“这为什么呢？我连你名字也不知道！”

这姑娘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！我告诉你，我名字叫丁裳！”

江雪勤轻轻念了一下这两个字，觉得很陌生，自己决不认识这个人，不由摇了摇头，她这时心中烦透了，本想找个地方，好好痛哭一场，却来了这么一个十三点似的姑娘，在这里跟自己瞎缠胡搅，这时她心中也就不由真的动怒了。

偏巧这是一个较为冷静的地方，左面是一片湖沼，右面却是一片竹林，当中空出十丈许的一块草地，倒是一个打架的好地方。

雪勤把眼前地势打量清楚了，心中也就定了，她后退了一步，仔细地瞪着丁裳，冷笑道：“好吧！既如此，你就过来吧！我倒要看看，你凭什么要欺侮人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就好了……”

江雪勤双腕一分，玉掌下沉，同时左足分开半尺，丁裳却笑道：

“行意掌是恒山派最拿手的功夫，你就不必施展了。”

雪勤不由玉面一红，忙把左足一勾，右手领了一个诀式，这是一套厉害的功夫名唤蝴蝶散手，她安心要以这一套厉害的功夫，来教训一下这个狂傲的姑娘。

果然丁裳没见过，她皱了一下眉，身形向下一矮，左掌虚推半尺，江雪勤轻如鸿雁似的已扑到了跟前，玉指一骈，向前就点。

丁裳把那只虚推出的掌，向一边一分，却用“拿穴手”，照着雪勤腕上“腕脉穴”就拿。

江雪勤本以为这个冒失的姑娘同自己动手，还不是三招两式就败在自己手下，却想不到对方竟擅拿穴的手法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当时连惊带怒，轻视之心已完全去了一个干净。

她微微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以为会几手拿穴的功夫，就可欺侮人么？姑娘今天可要教训教训你！”

丁裳啐道：“什么姑娘，婚都结了还是什么姑娘？”

她这句话，就像是一根极为尖锐的针尖，把江雪勤刺痛了，她不由脸一阵红，暗中一咬银牙，气得冷哼了一声，娇躯再转，玉臂飞抡，这一次却是以“平沙落雁”的手法，一双玉掌霍地推出，直向丁裳后腰“志堂”及小腹侧边的“气海”两处大穴上猛击了过去。

丁裳也是一时轻敌过甚，没想到江雪勤已是恒山派冷魂儿向枝梅的嫡传弟子，一身绝技，已得乃师真传，尤其对于拿穴点穴打穴更有深湛的造诣，比之丁裳从师不久，确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丁裳见她双掌劲风疾劲，暗中也自吃惊，对方内功不弱，自己可以腾挪之法取胜，当时不慌不忙，足尖一点，腾身而起。

可是江雪勤这种“蝴蝶散手”施展开来，如影附形，确有鬼神不测之妙。

丁裳身形方自腾起，却觉得两只足踝上一阵奇痛，低头看时，江雪勤一双玉掌，已自抓住了自己双踝，她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当时就空一弯腰，自己抱定了与对方同归于尽的决心，双掌上挟着一股劲风，直向雪勤顶门骨上猛击了下去。

这一招名叫“油锤贯顶”，真要容她双掌打上了，就能马上脑浆迸裂。

雪勤乃久经大敌之人，焉能不识得这一招的厉害，当时又惊又怒，她真想不到这丫头，竟存下与自己拚命之心，暗付道：“好个丁裳！我与你有什么仇，你竟然下这种毒手！”雪勤心中这么想着，把银牙一咬，当时娇叱了一声：“去吧！”

她猛然双手用力往下一扯，倏地往左一拧一抛，丁裳整个身子，就如同是球也似的，被抛了出去，在这沉沉的午夜，又像是一只展翼的大鸟，忽悠悠一出数丈，直向那侧面的池中落去！

丁裳哪想到雪勤竟会有这一手？满以为她自己施了辣手，定会撇了紧拉着自己双踝的一双手，自己也可从容落地，谁知道她竟安心要自己丢个大人，竟把自己用力甩了出去，心正暗笑，这又岂能把我摔着？遂一提丹田之气，想飘落下去。

气方提起，身形轻轻飘下，只觉落处似颇平坦，心方暗喜，谁知再一细视，却见波光荡漾，有星月，竟是一波池水。这一惊，丁裳不由出了一身冷汗，暗叫了声糟糕，奈何身形已坠落下去，离着池水不及一丈，惊慌之下，想施展“登萍渡水”的轻功绝技，寻踏水面上的任何浮物，却都来不及了。

只听见“噗通”一声，整个身子都下了水了，隐隐听见岸上雪勤冷笑道：“这种功夫，还敢如此横行，真差劲儿！”

丁裳听在耳中又羞又怒，忙开口骂道：“呸！不要……脸……”

不想不开口还好，这一张嘴，因她身形又是元宝的落势，咕噜一声，灌了一口水！

丁裳被这口水呛得连声的咳嗽，这才吓了一跳，当时也顾不得再骂人了，所幸她还会游两下，当时连羞带气，一面哭着，一面直向岸边游去。

这么游了十几下，见离着岸边，还有三四丈远，试着用脚一试地，还不算深，差不多浸到脖子，想到了江雪勤实在可恨，就停住了脚，一面哭一面骂道：“死丫头，你等着好了……等我上岸我们再好好算账……”一面口中呜呜地哭着，气得用手拚命地劈水，大骂道：“死水！臭水……滚你的……”似这么走几步骂几步，那水却也是深几步浅几步，浅还好，要是深，她就把小嘴闭得紧紧地，不让水流到嘴里，好容易走了十几步，却又怕江雪勤走了，忙站定了，娇叱道：

“姓江的贱人，你可不要走，怕你……不是人！”

骂完了侧耳听了听，却是没有一点回音，她不由心中一动，暗忖：“不好！莫非她真地走了么？”想着又扯着嗓子叫道：“嘿！我是给你说话呢，莫非没有听到么？”

可是依然没有一点回音，只有几只大鸟，由池边水草里拍打着水面，突地飞了起来，倒把丁裳吓了一跳，她本是一个童心并未全退的女孩，先前是仗着一时之勇，并未想到什么害怕。

这一阵子，可就不同了，一来是吃了亏，弄了一身水，敌人更不知是到哪去了，如此深夜，四顾连个人影儿都没有，全是树林子，再为那几只野鸟冲出一叫，她可是有些害怕了。

当时吓得也不敢哭，忙加快步，往岸上走去，水中行步不比路上，好不容易快到了岸边了，却见眼前伸着一根细竹，她就一手往那竹子上抓去，却不想手方一挨着那根细竹子，耳中却听到了一阵叮叮的铃声。

原来那竹枝顶尖，竟系着一个小铃子，丁裳手一扶竹，自然那小铃就摇晃了起来，事出无意，丁裳不由被吓了一大跳，忙把手松了。

耳中却听见“哦”的一声，一人哑嗓子道：“咦？你是干什么的……奇怪！奇怪！”

丁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忙向发声之处看时，却见芦苇丛里似坐着一个头戴大斗笠的人，她胆子不由顿时大了。

当时闻言不由脸一阵红，所幸天黑，人家也看不见，她就笑了笑道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是摸鱼……摸鱼的……”

那人本是半倚着树根睡着，这时忽然坐了起来，哑着嗓子叫道：“摸鱼？你摸什么鱼？我老人家好不容易等了半天，眼看快上钩了，你这么一搅，我还钓个屁呀！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丁裳这时已上了岸，只觉全身衣服湿透了，平平地贴在身上，头上还有一个劲往脸上淌着水珠子，她的气可大了，再一听一个钓鱼的居然也对自己发脾气，她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奇怪！许你钓鱼，难道就不许我摸鱼么？我看你才是岂有此理呢！”

那人口中咦了一声，猛然站了起来，把鱼竿往旁边一摔道：“你这小姑娘是存心捣蛋是不是？我明明看见你由树上跳下来的，噗嗤一声，把我鱼全都赶跑了，我老人家已经很不高兴了……你要不抓我鱼竿，我也不说你，你哪是摸鱼呀！我看你真是抽疯！”

丁裳这时才看清了，这钓鱼的果然是一个老人，一部五绺长须垂挂在胸前，大蒜鼻子又圆又大，一双小眼睛虽很小，却是挺精神。

这老人身穿着一身黄麻布的短衣短裤，因为人本是就瘦，所以更显得瘦骨嶙峋，看来真是瘦得可怜，他那样子真像是一个渔翁，因为腰后面还挂着一个鱼篓子，内中似有鲜鱼跳跃的劈劈啪啪声音。

丁裳本想发作，这时一看对方情形，反倒不好发作了，何况本是自己理亏，还有什么好说呢！当时气得嘟着小嘴，跺了一下脚道：“我跳下来就不行啦？我高兴嘛！”

老人眯着一双小眼，晃了一下大脑袋道：“咦！你是存心找我麻烦是不是？小姑娘！你说，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吧？”

丁裳这时心中急于一会雪勤，想报落水之仇，哪有工夫在此跟这老渔夫瞎聊。

她说了这句话，就一溜烟似的跑了，口中一面大声叫道：“江雪勤！你不要跑，姑娘跟你可没有完，你快出来吧，要不然我可是要骂你了！”

谁知道这么跑着叫着，找了半天，哪有江雪勤一点影子，丁裳的火可大了。

一路忍不住又哭又骂，身上全是水，尤其是两只鞋子里灌满了水，一走噗哧一声，那滋味可是难受透了。

她正想不起现在该怎么办，气忿懊恼的当儿，忽觉后腰上一阵奇痛，那味儿就像是被人用针扎了似的，痛得她啊哟了一声。当时忙一回头，不由顿时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怒叱道：“你是想死么？”

原来回身看时，却见又是那个老渔翁，他一只手举着鱼竿。

丁裳所以感到针似的扎痛的原因，竟是为他鱼钩钩在了腰上的缘故。

那老渔夫一面拉着鱼竿，一面嘻笑道：“我叫你跑！你跑呀！”

丁裳劈手把钩在腰上的鱼线抓了下来，痛得一皱眉，然后两手用力一扯，想把他鱼线扯断，谁知那鱼线看来虽是又软又细，可是丁裳那么大力气，却是连扯了几把也没有扯断！

那老渔夫更是嘻嘻地笑道，“你扯呀！扯呀！”

丁裳又扯了两下，还是没断，她这时气忿头上，却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内力，怎会竟连一根钓鱼的线也扯不断，岂不是怪么？

当时恨得把鱼线猛力往回一带，想把老人手中鱼竿拉过来给他弄断出气。

谁知这一用力拉竿，仍然是纹丝不动，这才不由吃了一惊，忙一看那老渔夫。

却见她只手持竿，那竹竿虽为丁裳大力拉成了弓一般弯，却是不断。

最奇的是，丁裳却反倒觉得一股极大的内力，把自己身子，硬往那老人身前拉去，丁裳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哪里还再敢硬扭，慌忙松手把鱼线放了。

只见老渔人哈哈一笑，手中鱼竿在空中连连挥动，线已盘缠在了竿子上。

然后那老人又哈哈一笑，才把竿子往身后一插，一只手指着丁裳哈哈大笑道：

“你这女娃好没来由，平白无故，把我老人家上钩的鱼弄跑了，却是一声对不起也不说，扭头就走，你做得对么？”

丁裳此刻已知老人决非一般常人，只是气忿头上，也没有什么好话，当时大怒道：

“老鬼！你一再和我为难，究竟是安着什么心，要知道我可是要……”

老人嘻嘻一笑道：“打人一拳防人一脚，你方才是如何地去欺侮人家，此刻老夫也如何地摆制你，女娃娃，你觉得不对么？”

丁裳不由脸一阵红，心说原来方才的一切，这老鬼都看见了，此刻定是有意来寻自己晦气的了。

想到这里真是又悔又恨，暗怪自己今天真是打人不成反被人打，江雪勤把自己已经弄得够惨的了，却想不到半路中又杀出了这个该死的老东西，他竟然趁火打劫，也来找自己麻烦，莫非我就这么容易欺侮么？

想到这里，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那姓江的丫头一党了？”

老渔夫又呵呵一笑道：“我不但和姓江的是一党，跟姓江的还是朋友，你明白了吧！”

丁裳气得全身发抖，当时也顾不得再多说，猛然向前一纵，已到了老人身前，一掌直向老人面门打去，口中尚且叱道：“我叫你贫嘴滑舌！”

不想这一掌方自打出，那老渔人忽然呵呵一笑，大头一晃，丁裳这一掌，竟是打了一个空。

她不由心中一惊，知道不好，猛地一个怪蟒翻身，方自把身形转过，却见那老渔人，竟早已坐在身前丈许以外的一棵大树枝桠之上，正自哈哈大笑！

丁裳这一惊，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心知今夜自己算是遇到了极为厉害的高手了。

当时不由吓得目瞪口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那老渔人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

这时那老人，在树枝上甩动着一双泥足，怪笑道：“女娃娃！我知道你心里对我，还是一百个不服气，来！来！来！把你所会的功夫，都使出来吧，

看看是否能得逞？”

丁裳这时可真是又羞又愤，对于这个老渔人的突然出现，她实在不知如何应付，可是她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气，哪能就如此任人欺侮？

虽然表面上假装呆痴，可是内心早已打好算盘，一步步慢慢向前凑去，同时口中冷冷道：“倒看不出你这老鬼，竟还有些能耐，你就报一个万儿出来吧！”

老渔人仍似未觉地嘻嘻笑道：“什么万不万，我可不知道，你这女孩怎么光问些不三不四的话，叫人听着就有气！”

在他说话之间，丁裳已偷偷至囊中，摸出了一大把制钱，暗中把内力贯于掌心，这时见老人只顾说话，竟是无防，不由心中大喜，暗忖：“老鬼！我看你再有什么办法，能逃开我这一掌金钱镖？”

她心中这么想着，算计着距离已正好够上了，猛地怒叱了一声，娇躯一拧，口中喝了声：“打！”

双臂挥处，那预先扣在掌心的十数枚制钱，就如同是一阵风也似的打了出去。

丁裳这种“满天花雨”的打法，确是异于一般，系得自鬼爪蓝江的独门传授，非但可六丈见准，最厉害的是，能打人体三十六处大穴，一出如雨，简直是厉害无比！

了裳在暗器未出手之前，心中多少还存了些顾忌，因对方老人，虽是有意与自己为难，可是到底还谈不上什么仇恨，故此不愿下手太毒！

所以暗器打出，只是集中在老人上身，暗忖对方如系一有真功夫之人，尚不难躲开，反之！那也说不得，只好令他挂彩了！

也正是她心存一念之慈，反倒因祸得福，否则这老人，乃是当今武林内极为棘手厉害的一位老前辈，其声望武功，都不在淮上三子之下，丁裳如心存伤害对方之意，只怕逃不开对方掌下了。

俗谓“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！”丁裳这一掌金钱镖方自出手，却听见老人冷叱了声：“女娃娃大胆！”

只见他大袖向上一挥，并不见他身形任何移动，却闻得一阵铮锵之声，那十数枚之多的金钱，竟是全部无踪，扫数都入了老人大袖之中。

看着这老渔人那一双小眼睛，倏地一睁，丁裳只觉打了一个冷战，方觉不妙，却见老渔人哈哈一笑道：“着！”

只见他右手倏地向后一探，丁裳方以为定有暗器打到，不由忙往旁一拧身，方自跳出尺许，却觉得腰上一紧，原来又为老人手中渔竿所制，遂再闻得那老渔夫大笑道：“还不与我快过来？”

就见他手中鱼竿猛地向回一带，丁裳竟身不由己，滴溜溜地一阵疾转，已到了老人身前，相距不过尺许，直转得头昏眼花，一跤跌倒地上。

老人呵呵一笑，一长身，已由树上跳了下来，哑着喉咙道：“怎么样？小娃娃你服气了么？”

这时丁裳福至心灵，已猜知老人决非常人，自己如再不知进退，结局更是不可预料。

当时心中又羞又怕，再加上生气、难受，不禁干脆往地上一趴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了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一位老前辈，有……什么了不起嘛，我也没有……惹你，你何必呢……呜……”

老人先头还是笑眯眯地道：“你不要哭呀！哭有什么用呢！”

可是经不住丁裳连声大哭，双脚乱蹬，哭个没完，这老渔夫笑脸也变成哭脸了。他急得连连皱眉，一面搓着手道：“嘿！你不要哭好不好？我只不过是给你闹着玩的，也不是存心想找你麻烦……”

丁裳哭声渐小，一面抽噎道：“人家已经够受了，你老人家又何必再找我麻烦，再说这哪像是开玩笑呀！钩子钩人不痛呀？”

老渔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算我不对，可是你自己呢！那一把金钱镖要是打着人了，好家伙，那还得了！”

丁裳这时已看出了，这老渔人确是一武林前辈，对自己绝不似有什么恶意，一时也就放下了心，这时就停住了哭声，一面坐了起来，微嗔道：“谁叫你惹我呢！”

老人低了下头，看着丁裳，半笑道：“本来不想管闲事的，后来见你欺侮人了，所以才想伸手管一管，想不到你竟是没有有什么本事，只为人家一甩，就掉到池塘里去了，你武功，实在差得太远了。”

丁裳不由玉脸一红，不服地道，“哼！那是我没有注意到，否则怎会为她摔倒？”

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可知先前那姑娘对付你，用的是一套什么功夫？”

丁裳摇了摇头，老渔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莫怪你不是她敌手，这套功夫，名叫‘蝴蝶散手’，是一套极为厉害的掌法，那姑娘定是和冷魂儿向枝梅有关系……”

老渔人说到这里，禁不住白眉一挑，一连冷笑了两声，丁裳不由十分惊讶道：“啊！难怪她有一身好功夫……原来竟是这位前辈的徒弟！”

老渔夫遂又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向枝梅把这一套蝴蝶散手，认为是生平绝技，素日自傲得很，其实在老夫我看来，她这种雕虫小技，实在肤浅得很……总有一天……”

说着他又哼了一声，丁裳这时不由心中一动，因为看这老头儿脸上这表情，似乎对冷魂儿向枝梅有些怨恨似的，当时也不好直问，只是看着他发愣，老渔人看了她一眼，微微笑道：“你的骨格气质都不错，很有练武的条件，可惜用功不勤，再不就是学艺不久，你学了几年功夫了？师父是谁？”

丁裳因周身为水浸透，再在地上一滚，此刻真个成了一个泥人，本想早些回去换衣服，不想这老人偏又是谈个没完，因知他武功了得，定是一有名的人物，因此丝毫不敢得罪，当时

闻言耐着性子答道：“弟子丁裳，家师为蓝江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这老渔人似乎怔了一下，不禁又呵呵大笑了起来，一面点着头道：“原来这个老太婆还在人世上……只是……”他皱了皱眉道：“只是……看你武功，却似未得蓝江真传呢！”

丁裳脸一红道：“弟子随家师不及三载，所以武艺肤浅得很，你老人家见笑了！”

“娃娃……六十年前，我曾与令师有数面之缘，那时候令师就和你现在长得一样，连说话声音全都是一样……真怪……真怪！”

说着又嘻嘻一笑，丁裳听他竟与师父认识，自然更是不敢得罪了，不由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老前辈大名怎么称呼？请道出以

免弟子失礼！”

这老渔夫双手连连地搓着，一面嘿嘿地笑道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夫退隐武林，已多年了，你小小女孩，是不会知道的！不过

你师父，一定会知道的……”他仰首长叹了一口气，遂含笑道：“不是你问起，老夫几乎把自己名字都忘了，这多年以来，江湖

中只称我无名钓叟，可是数十年之前，我却是身掌一派的宗师，我名应元三，人人称我‘生死掌’，你听你师父说过么？”

丁裳不由一惊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哦！你老人家就是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，以三阴绝户掌闻名江湖的应老前辈么？弟子真是多有得罪，尚乞老前辈勿责。”

应元三不由哈哈一阵大笑，宏声道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女孩，见闻倒是不差，老夫不才，正是你说之人，只是韶光如水，年华不再，如今早已失去当年豪气，成为一介老朽了！”

想不到如此豪迈的一个老人，回想到了当年的往事，竟也会变得伤感，可见回忆足以消磨豪情壮志，并不是一件过分甜蜜的事呢！

这位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，说完了这句话，白眉连耸，似有无限伤感，那双细小的眸子，却又视向丁裳，咧开巨口一笑道：“你师父真放心，像你这种功夫，也敢放你到江湖上来走动？难道就不怕损及她威名么？”

丁裳心中不由大不是味儿，当时脸红了一下，气得低下了头，应元三忽然大笑了几声道：“你不要听了不舒服，我老人家向来喜欢提携后进，何况与你师父，又是道义之交，交往泛泛，自然不能看见你任人欺侮，譬方说……”他微微冷笑了一下道：“像方才你和那向枝梅的徒弟打架，输给她了，我就很为你不高兴……”

丁裳听他提到了江雪勤，重忆起落池受辱之事，自然气愤异常，当时一鼓腮帮子道：

“哼！早晚我还要去给她碰碰，我才不服气呢！”

应元三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不去还好，去了受辱更甚，你的武功，比起她来，差得大远了！”

这句话不禁令丁裳听得十分不悦，当时明眸一翻，气虎虎地道：

“照老前辈这么说，弟子这个仇是一辈子也报不成罗？”

应元三微微一笑道：“何至于如此严重，这只是在你了！”

丁裳眨了一下眼睛道：“老前辈的意思是……”

应元三那双小眼睛，又眯成了一道缝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好糊涂的姑娘……我的话你莫非真不懂么？”

丁裳傻傻地摇了摇头，应元三拍了一下腿道：“唉！我干脆问你，你不想报这个仇呢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皱着眉道：“那还用问么？她把我弄成这样，你看！都成了什么样子啦？”

她拉了一下衣服，又有点想要哭的样子，无名钓叟应元三哈哈一笑道：

“好！你不要难受，我有办法给你报仇！”

丁裳不由一怔道：“你老人家要帮我的忙？”

应元三摇头一笑道：“我一个堂堂长辈，怎么能帮你忙，去打一个晚辈呢？”

丁裳不由甚为失望道：“那你老人家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应元三笑道：“你好糊涂！我虽不帮着你去打她，可是却可以教你几手功夫，让你出口气总是可以办得到的！”

丁裳不由喜得一跳道：“真的？”

应元三本喜她天真，见她如此，不由又笑了，一面道：“我还会骗你不成？”

丁裳忙往地上一跪，对着他磕了一个头道：

“这么说，你老人家也等于是我师父了，请受我一拜！”

应元三让向一边，摇手笑道：

“我可不敢做你师父，我怕你那师父鬼爪蓝江找我算账，我可惹不起她……”

丁裳也被逗得笑了，一面问道：“你老人家打算怎么教我呢？”

应元三手拈银须道：“我大约在北京还有半个月的耽误，白天我可没时间，这么吧！从明天起，你每天晚上到这里来，我传授你一两个时辰……”

丁裳不禁皱着眉道：“这么几天，能学到什么呢？”

应元三呵呵一笑道：“自然要想学成了不起的功夫是不可能，不过我所传你的功夫，旨在专破那女孩的一套蝴蝶散手，你要学成了，和她对敌时，她只要施出那套蝴蝶散手，包你可以赢她，你还不满意么？”

丁裳想了想笑道：“好吧！反正我和她也没有什么大仇，只是她今晚太气人了，我只要出了这口气就算了。”

无名钓叟应元三微微一笑道：“对了！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只出了这口气也就算了。”

丁裳不由一怔道：“你老人家说什么？”

无名钓叟摇头一笑道：“没什么！你记好了，从明天起，每夜月上时来此，我可是过时不候！”

他说着一手提了渔竿，拖着一双破鞋，梯答梯答地走了！

丁裳等他走后，略微想了想，心中也想不出，这位应老前辈到底是何用意。

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只要能学到些功夫，又何必顾虑他许多，当时心中不由一宽，重新又忆起方才落水之耻，只气得小腮帮子一鼓，真恨不能即刻找到江雪勤，再和她狠拼一场。

她一个人如此又发了一阵子狠，这才半忧半喜地离开了什刹海。

虽然天已很晚了，可是还有不少人来来去去，看到她这种样子，都停下了步子仔细地看她，她只好加紧了步子走到她投宿的一家客栈。

平日她都是女扮男装进进出出的，旅舍之中都当她是男的，所以这时她却不能由正门进去了，只好由外翻墙而入，到了屋内，改了装束，这才唤来店伙打水洗澡洗头，忙了大半夜，才算洗了个干净。

不言丁裳自此每夜都去找那无名钓叟偷学功夫，且说照夕那夜怀着懊悔的心情返家之后，心中真有万分感慨。

尤其是江雪勤约他私奔的话，当时听来，虽感不当得很，可是事后冷静的想想，却每每令他坐立不安，午夜他辗转在软榻之上，脑子里更是难定取舍。

他知道自己如不早作决定，早日离开北京，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！

可是自己久别家园，如今方始返回，岂有再走的道理？二老面前如何说法呢？

他这么想了半夜，长吁短叹不已，到了天亮，仍然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处理自己。

整整好几天的时间他都闷坐在家里，有时候看看书，可却也是心不在焉，

内心的苦闷，真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

管老夫妇见这几天照夕日日闭门读书，也不出门，私下谈起来，还都很高兴，只以为他已把心定下来了，所以连预先想给他告诫的话，也都为了怕伤儿子的心，都不再提了，谁知照夕此刻内心，已到了最愁苦的阶段，压制得愈狠，本能的反抗也愈厉害，只怕到时一触而发，即成不可收拾之局。

这一夜月明星稀，照夕洗过澡之后，一个人在院子里走了一转，觉得十分烦闷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我何不练他一会剑，借此消遣一番，总比这么闲着好些吧！”

这么想着，遂返回房中，把那口新得的霜潭剑拿了出来，这偏院的花园厢房之内，只住着他一人，除了一个扫地的小厮，和一个听差的以外，没有什么外人了，而照夕住室附近花园内，更是绝无一人。

因此他也就很放心的，把宝剑撤出，一时展开了身形，进退腾翻，点窜伏跃，一时间但见青光闪闪，人影飘飘，这一套“七情剑”得自血魔洗又寒苦心造就，施展出来，毕竟不凡，小院之中剑气纵横。

管照夕一时兴起，也就聚精会神的一招一式演练了下去，待一套剑法演毕，向回一领剑诀，抱元守一，只觉心平气和，面不红气不喘，心中不由暗自欣慰，因为很久日子没练，这套剑法仍然如此纯熟，因此他又想到了那怪老人雁先生所传的几套功夫，很是微妙，不如趁兴也练它一回。

想到这里，方把宝剑插回鞘中，却见屋脊上似有黑影一闪，这黑影身形十分利落，直向院内一座假山石上飞坠了下去。

照夕不由心中一惊，冷叱了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随着这声喝叱，他自己却也用“潜龙升天”的身法，猛然拔身而起，直向假山石上猛扑了过去！

可是那先前人影，似乎已发现了照夕身形，故此照夕身方腾起，这人却以“怪鸟入林”的绝快身法，二次腾身而起，反又向那洞门暗影之中飞落了下去！

管照夕不由大怒，暗想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眼前如此张狂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再能逃开我的掌下？”

他心中这么想着，不由冷笑了一声，一提丹田之气，以“燕子飞云纵”的轻功绝技，两起两落，已扑到了这黑影之后，朦胧之中，似觉前行黑影，十分灵活，腰腹之间颇见功力，心知绝非弱者，故此不敢太以轻敌，身形一落，冷笑道：“何方朋友，请留贵步，管某却要强留侠驾了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猛地一抖双掌，用“十字手”，相互交叉着，直向这人两肋上猛然插了下去！

那人背向着照夕，显得身材修长婀娜，照夕双掌齐出，才突然领悟到，对方似一女子，不由心中一动，觉得不该下如此重手，慌不迭把内力向回一敛，口中低低地哼了一声。

可是那女子，却在照夕未撤双手前一霎，弯身拧腰，如同一朵莲花也似的拔了起来。

这一次，她却直向一棵大槐树上直纵了上去，照夕不由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这女人真是好本事！”

只是她却似有意躲着自己，似不愿和自己对面，这样却更引起了照夕好奇之心，当时双手一抱，星目注视着那棵大槐树，朗声道：“来客如再不发话，可恕管照夕得罪了！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却见那树身静静的，没有一点回音，心中不由十分诧异，正自不知如何是好，却似听到一阵抽搐之声，由树上传来，那声音虽是十分低，却是被照夕听了个清楚，他下由怔了一下，当时退后了一步，剑眉微皱，暗想道：“这真是怪事！莫非我遇到了鬼不成？”

他心中这么想着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，当时提着勇气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怎不说话？”

谁知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那悲泣之声，却是更大了，照夕这时已听清了，确是人声，不由胆子放大了，一拧腰“嗖”一声，已纵至树身之下，可是树上佳人，却是如同一缕青烟也似的拔了起来，管照夕冷笑道：“你想走么？”

当时因心中存了好奇之心，势要一探究竟，所以更是穷追不舍，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足下更加了十成功力，起落之间，和那前行之人已成了首尾之势，这一次管照夕是安心想要把她留下来，察问一番，所以下手也不再客气了。

他知道这女人轻功了得，自己如不施出些真功力来，怕是拿她不住，当时见够上了步眼，冷笑了一声，一伸右手，骈二指向这人后腰“志堂”穴上就点。

可是他手指挟着一股劲风，眼看已快点到了这女人背上，却见她猛地向前一踉跄，乍看来像是摔了一跤似的，其实在照夕眼中看来，却不由吃了一惊，他知道这是一招“马失前蹄”，为“燕青十八翻”中之第九式。

这是一套武林中少见的功夫，却想不到对方一个娉婷女子，竟能施展得如此纯熟，可见是一武功极高之人。

心中这么一惊，那夜行女却已纵出了七八丈以外，腾翻之间，却似向大围墙之外扑去。

照夕这一阵真是又惊又怒，惊的是今夜自己可算是遇到了对手了，而对方竟是一女人，只看她一举一动，却都似避着自己，并不想与自己动手，可是既如此，她又何故来此呢？

怒的是既来了，却又不愿和自己对面，只是一意回避，自己虽三番两次出言相询，她却是理也不理，下手拿她，却是拿她不住。

他脑中这么想着，见这夜行女已纵离墙下不及数丈，只要给她窜出了墙，今夜在动手上来说，自己可就算栽了！这么一想，管照夕可不得不下煞手了！

他探手由腰上采下了一串制钱，前足用“跨虎登山”的身法，大大地踏出了一步，上身一挺，口中叱了声：“哪里走！打！”

这声“打”字方一出口，右腕翻出，这一串制钱可是出手了！

他这种金钱镖打法可又和丁裳不同了，丁裳是以“满天花雨”的打法，出手就是一大片，可是管照夕却用的是“连珠”打法，十数枚金钱出手，如果由前方看来，像是只有一枚的样子，其实却是一整串，一枚接一枚，挨着紧紧的。

他这种暗器打法，可谓之是江湖独步，是洗又寒隐居后独家的创作，传之管照夕后，今夜还是首次施展，果然他这种打法十分厉害！

十数枚制钱一出手，就发出一股尖啸之声，又快又疾直向那夜行女后颈上打去！

夜行女子，正想腾身的当儿，乍听到了这种啸声，她是久经大敌之人，知道暗器已迫近了，这时是救命要紧，不由把银牙一咬，心忖：“好冤家，你真下毒手！”

她猛然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已看清了奔颈而来的竟是一枚制钱，不由宽

心一放，心想小小一枚制钱，你还想伤我么？

她想着，不慌不忙，轻起玉掌，出二指以“拈”字功诀，电闪般的，直向那制钱边沿上捻去，倒是手到捻来。

谁知她才把这枚制钱捻到了手中，只听当空“哧哧哧”一阵乱响，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敢情那一枚制钱之后，竟跳出了十数枚同样的制钱，一时分上中下，三路直逼了过来。

也是她上来轻敌过甚，更加上自己本是金钱镖的能手，所以大意了些，否则并非不能躲过，此时见状，却是有些惊慌失措，双手挥动，以“捻”字诀，一连又为她捻下了六七枚，可是管照夕这种打法，大异一般，一排上下十三枚，如若近身，任你神仙也难逃开，这夜行女子哪知厉害，方自捻下了七八枚，顿觉双膝上一麻，不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

还算她心中明白，知道管照夕擅长暗器打穴之法，于急痛之下，双掌自行往双膝上用力一拍一揉，把穴道解了开来，可是身子却是再也挺不住了，一跤倒下，这时管照夕已疾风似的扑了过来，他十分惊恐地道：“伤着了没有？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那负伤的女子这时挣扎地坐了起来，她流着泪仰起了小脸道：“你看看我是谁吧……你打死我好啦……”

照夕痛心之下，细一打量这人，不由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顿时如同呆人似的怔住了！

